

第一章 來世福分換孩子

大治國，承平三十五年，京城。

太平盛世，京城尤為顯得繁華熱鬧，即便外城是一條不怎麼重要的街道，也是人來人往，店鋪或掛著迎風飄動的布幡，或懸著鎏金的牌匾，無不顯眼，小販們則或背、或挑、或扛著各式各樣琳琅滿目的貨物，行人們衣著鮮豔，姿態悠閒地在街上三三兩兩的閒走閒聊。

忽然從街道拐角，急匆匆跑出一個身著錦袍的粗壯漢子，只見他一手撩著袍子，一手在額頭抹汗，還要不時回頭張望，不一會便撞到了無數行人，一路上不斷邊跑邊回頭的道歉聲「對不住，對不住」。

太僕寺主簿吳大人是個白白胖胖的中年人，他腆著微胖的肚腹，摸著頷下的薄鬚，在茶博士點頭哈腰的恭送下，微瞇著眼睛出了茶館，眼角餘光就瞄見了一邊回頭，一邊狂奔而來的漢子。

「這不是牛大人嗎？幸會幸會。」吳大人笑呵呵的揖手問好。

「啊？」正在奔跑的人——牛大壯，止住腳步回頭發現是同僚，放下袍角揮揮袖子，平穩了幾口呼吸，這才一本正經的揖手回禮，「吳大人，幸會幸會。」不待吳大人接著寒暄，街角又傳來一道嬌斥的女音——

「牛大壯，你給我站住，看你今天往哪跑！」緊接著街角轉出一個身材挺秀，明眸皓齒的美人。這美人的明眸正在噴火，皓齒正在咬牙切齒，一手提著裙角，一手提著棍子，急急忙忙的跑過來。

牛大壯一見大驚失色，連忙拱手告辭，「吳大人，我公務在身，告辭告辭。」

吳大人才把手半搭到胸前，牛大壯已經撩著袍角，一陣風似的跑了，只留下吳大人和他被風帶動的薄鬚輕輕飄揚。

「牛夫人，幸會幸會。」吳主簿愣了一下，又向提著棍子跑過來的美人行禮。

美人止住腳步，放下裙角，提棍子的手搭在腰間福身行了半禮，喘著氣說道：「吳大人……呼呼……有禮，家裡……呼呼……有事，告辭告辭。」然後也一陣風似的追著前邊的人跑了。

「牛大壯站住，有種別讓老娘逮到你！」

前邊的漢子在聽到「站住」兩字時遲疑了一下，但在聽了後邊的話，接著跑得更快了。

他們雞飛狗跳的越追越遠，空留下吳大人半搭在空中的雙手和飄揚的鬚子。

街上的行人紛紛議論起來，「這是哪家娘子，可是夠凶。」

「不知道，不過長得真是絕色，比得上倚香樓的……」頭牌玉碎姑娘，後面這幾個字還沒說出來，就被路邊的小販打斷了。

「不要命了，那可是正四品親衛牛大人的夫人。」

「不會吧……」官家夫人就這德行？換了誰都沒法子相信。

「欸，你們是外地來的吧，我跟你們說，這在京城早就不稀奇了。」小販神祕的低語。

「啊？莫非這位夫人不許大人喝花酒？」聽的人露出猥瑣的樣子。

小販四下看看，瞥了個白眼道：「牛大人別說去喝花酒聽小曲，就是小妾的屋子都不敢進去。」

「這麼厲害？」行人瞪大眼睛。

「切，你們知道什麼，這位牛夫人從鄉下來的，在鄉下就厲害得很。」旁邊另一個小販聽了一會兒，不以為然的插話一句。

於是幾個閒人圍在一起，聽那小販說起牛夫人鄉下時的故事……

承平三十一年，寶雞府，杏花村。

渭河蜿蜒的流過村子後，在有些涼意的早秋清晨，籠著一層輕紗般的薄霧，一直往北是一道垣，中間的田地阡陌縱橫，村舍儼然。

此時正是吃早飯的時候，村子裡並沒有閒人行走，忽然從牛三旺家門口，傳來一陣哭嚎——

「哎呀我的娘啊！這還真是繼婆婆，心思這麼毒，妳乾脆掐死我們娘倆就行了，何必一點點的折磨。」

雖說是連哭帶嚎，可是一點也不影響村人們把話聽得清清楚楚。

「淹不死我們娘倆，妳就要餓死我們啊！我的親娘啊，還有沒有天理啦——」一哭三歎，還很有節奏。

牛三旺家對門的劉家娘子輕輕嗤笑著，對自家男人劉實滿說：「這顧氏又鬧上了。」劉實滿放下碗筷抹抹嘴，「走吧，既然鬧開了就得去看看。」

「要我說早就該鬧了，平白受幾年磋磨，還害得臭蛋差點送命。」劉家娘子也跟著站起來拍拍衣裙，準備出去看看。

不過最早出來看的不是劉實滿兩口子，而是他們隔壁的里正家，陳明德家兩口子。

「大壯媳婦這是怎麼了？」陳明德皺眉看著抱著臭蛋，坐在地上哭嚎的乾瘦婦人。顧默默一手抱緊懷裡瘦弱的孩子，坐在地上一手捶地哭嚎，眼縫裡瞄到周圍已聚起一圈人，哭著對陳明德說：「大舅啊，我婆婆不給我和臭蛋飯吃，是想活活餓死我們啊！」

「哪有的事。」被指責的婆婆楊秋娘，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婦人，乾乾的笑著解釋，可是不等她把話說完，坐在地上的顧默默又扯開嗓子大嚎——

「沒有？妳不許我給臭蛋夾菜！夾一筷子妳抽一筷子，可憐臭蛋這麼小就沒飯吃……不是親的就不是親的，我的那個親婆婆啊，妳快看看妳孫子要被人餓死啦……」

陳明德喝道：「別哭了。」

顧默默還在前仰後合的身子，像是被施了定身術，哭嚎也戛然而止。

「我看妳們這樣整天鬧騰也不是個事，不如分家吧。」陳明德乾脆的說。

「不能，不能分家。」楊秋娘急了，她僵硬的扯動臉頰露出凶惡的笑，對顧默默說道：「好媳婦，都是我不好，老婆子給妳賠禮了。」

話說到這裡，顧默默就知道今天的目的達不到了，就算都知道是怎麼回事，面上

也得過得去才行。

村裡人都散了，顧默默抱著臭蛋回到屋裡，一直坐在屋裡的牛承祖見了，冷冷的瞪了她一眼。

顧默默當做沒看到一樣，對於這個害死了一條人命、害得自己不得不來頂替的少年，顧默默白眼都懶得給他。

桌上的飯菜還在，顧默默看了一眼，轉身去廚房。她把大碗裡炒好的肉，撥了一些出來端到屋裡，旁若無人放在自己面前，一邊餵臭蛋自己一邊吃。

臭蛋身子太弱了，都快三歲了還不會說話，看起來就像兩歲的孩子，瘦巴巴的臉上一雙眼睛骨碌碌的顯得尤其大，而顧默默自己也是一把骨頭，因此她只吃白麵饅頭夾肉，要趕緊健康起來。

這娘倆吃得香了，另外三個人就食不下嚥的瞪著她，不過顧默默毫不在意，對於這種逮著軟的往死裡欺負的狠毒之人，做了婊子還要立牌坊的事，她敬謝不敏，實在覺得他們連真小人都不如。

吃完飯，顧默默筷子一擱，轉身就走。

顧默默的公公牛三旺看不下去了，罵道：「臭蛋他娘把碗筷收拾了，光知道吃啊妳。」

顧默默面無表情的回頭，看了看桌子上的碗筷，再看看滿眼嫌棄的牛三旺，她走過去一手抱著臭蛋，一手在桌子上一揮，「匡噹」一聲，碗筷全摔地上了。

「妳、妳、妳！」牛三旺頓時氣得渾身哆嗦。

楊秋娘趕緊過去扶住他，牛承祖握著拳頭就要撲過來。

「你動我一下試試。」顧默默靜靜的站著。

「承祖回來！」楊秋娘連忙喝止，牛承祖氣得胸脯一起一伏，楊秋娘也是氣得不行，對顧默默道：「妳不是顧默默，妳被惡鬼附身了！我要找人來給妳作法。」顧默默冷笑，「隨妳，儘管來，我正愁沒事可鬧呢。」

顧默默抱著臭蛋回到自己屋裡，炕上的被褥都是新換的，這也是她鬧來的，以前的都不知道是多少年的陳貨，晚上冷得她把臭蛋捂在胸口，顧默默就是這樣暖著臭蛋。

唉，顧默默歎了一口氣，看向懷裡軟綿綿的孩子，已經兩歲多了路還走不穩，全靠自己背著抱著。

「娘。」吃飽了的孩子軟軟的叫了一聲，真可憐這麼大了只會叫一聲娘，只是現在急也急不來，顧默默把臭蛋放在炕上，給他縫起了冬天的襖褲。

想著五天前自己還在給大一新生備課，顧默默就覺得不可思議。她的祖父是國學大師，尤其擅長工筆畫，她自小就跟隨祖父學習，自己怎麼也算是書香門第出身，如今卻坐在地上撒潑……顧默默歎了口氣，還是想辦法先分家再謀其他吧。

同一時間很遠的北境邊城，在一座兵營裡，幾個粗壯的漢子正裝扮成普通韃靼人的樣子，頭戴披肩帽，身穿光板皮袍，紮緊腰帶，腰帶上掛著彎刀，腳上穿的氈圪達。這幾個人來北境有幾年了，風吹日曬讓他們皮膚比關內的人粗糙許多，加一點顏料偽裝膚色，瞧上去一時很難看出是漢人。

「牛小旗，咱們幾個裡就數你韃子話說得地道，這次出去要是能套到有用的情報，一個總旗跑不了了。」一個低矮的漢子朱喜子，咧開白牙笑哈哈道：「到時候別忘了哥幾個。」

「沒問題，咱們兄弟誰跟誰。」牛大壯拍著胸脯大聲答道。

雖然還是秋天，北境已是滴水成冰的冷寒天氣，這一天晚上趁著夜色，幾個人包得嚴嚴實實的出了城，偽裝成尋找失散羊群的牧人，消失在漆黑的草原裡——而杏花村牛三旺家正屋這裡，此時氣氛相當凝滯。

「這日子沒法過了！」牛三旺拍著桌子吹鬍子瞪眼道。

楊秋娘也是滿肚子火，原本溫順聽話的人莫名其妙就變了個樣子。她沒好氣的說：「那怎辦，總不能分家吧？」

十二歲的牛承祖咬牙切齒道：「不行的話一塊弄死算了！」

顧默默縫了一會兒臭蛋的棉衣，發現屋裡靜悄悄的，抬頭一看，臭蛋已經側躺在炕上睡著了。她放下手裡的活計，輕手輕腳脫掉臭蛋身上的舊衣服，給他蓋好被子，看著孩子，她忍不住歎了一口氣。

她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穿越，因為她是被自己的前世召喚來的，而原因就是為了這個瘦瘦小小的孩子。

在現代，她叫顧一默，那天晚上，她睡得正香，夢見一個形容枯槁的古裝女人，她對自己說：「妾身在佛前許願，願意用自己的命換回臭蛋的命，代價是將自己輪迴的所有世中，最有能力的那一世福分壽命散盡。」

顧一默醒來時還覺得莫名其妙，她當時還沒有注意到環境的不同，腦子裡驀地出現了很多畫面，是顧默默一生的記憶。

這個可憐的女人，把自己的命給了孩子，讓來生的自己放棄幸福生活，過來照顧孩子，從此現代知識分子、歷史系女博士顧一默就成了村婦顧默默。

重新拿起針線，顧默默覺得前世的自己太傻了，實實在在一個溫順賢良的女人，所以也正應了那句「人善被人欺」，活活被人欺負死了，害自己得來收拾爛攤子，別的先不說，分家勢在必行，否則只怕臭蛋甚至自己遲早又要被牛家幾口人害了。說起來臭蛋可是牛三旺的長孫，只可惜這牛三旺實在不是個東西，當初家裡弟兄多，娶不起妻子，就來杏花村做了陳家的養老女婿，養老女婿比上門女婿好點，孩子還是姓牛，可就這樣依然深深的傷害了他說不出口的自尊。

牛三旺雖然不說，可是等陳寶珠——顧默默的親婆婆懷第二胎難產過世剛剛百日，他就迫不及待的娶了原來同村青梅竹馬楊秋娘，那時候的楊秋娘是個帶著一個女兒的寡婦，進門不到八個月就生下了「早產的」牛承祖。

明明是卑劣小人，卻偏偏端出一家之主架子的牛三旺；明明是假仁假義的婊子，卻還要立牌坊的楊秋娘；覺得牛家都是自己的，把臭蛋當成眼中釘的牛承祖。顧默默想起來實在覺得噁心，嫌做養老女婿丟人，所以不待見大兒子、大孫子，你別來啊，誰還求你不成，想立牌坊你別做婊子啊，讓顧默默和臭蛋吃飽穿暖啊。

至於牛承祖的想法更是好笑，這家雖然姓牛，可是房子、田地都是陳寶珠的，如果都按嫁妝算的話，壓根與他牛承祖沒有半點關係。

顧默默冷笑，她當然知道他們不肯分家是為了什麼，怕東西都歸臭蛋，但是這家是非分不可，否則那幾個人絕不會讓礙他們眼的臭蛋長大成人。歷史上為了權勢錢財，向自己至親動手的人太多了，上回臭蛋被害一次就夠了，顧默默絕不會重蹈覆轍。

且不說顧默默怎樣下定決心要分家，只說牛三旺聽了牛承祖的話愣住了，他驚愕的看向小兒子，「上次真的是你故意的？」

上次是在說哪回事，這屋裡的人都清楚得很。

七天前原主顧默默正在渭河邊洗衣服，牛承祖趁她不注意，把她旁邊坐在髒衣服上的臭蛋給踢到河裡，然後轉身就跑。

那時候附近沒有別人，顧默默顧不得去追牛承祖，自己趕緊跳下河去救臭蛋，幸好河邊的水很淺，她很快就抓住了孩子。

等顧默默渾身濕漉漉的，抱著同樣濕透了的臭蛋跑回牛家，楊秋娘卻擋在院子裡，慢條斯理的教訓道——

「多大的人了，洗衣服還能掉到河裡去？」

牛三旺也皺著眉頭說：「妳婆婆說妳也是為妳好，這樣的天氣妳讓孩子怎麼受得了。」

瘦弱的顧默默凍得嘴唇發紫，而懷裡的臭蛋更慘，整個臉都變成了紫色。她第一次沒有聽完公婆的教訓，衝回屋裡給臭蛋換衣裳。

給孩子換好衣裳，顧默默顧不上自己，又急匆匆跑出屋子，想去廚房給臭蛋熬點薑湯，結果又被楊秋娘擋住教訓，直到里正陳明德，也就是陳寶珠的堂哥聽到消息趕過來，楊秋娘才停下來。

楊秋娘不僅不罵了，還討好的跟陳明德說：「臭蛋他娘實在是不會帶孩子，為了寶珠姊姊和大壯，我也只能多費點心。」

這話差點沒把陳明德給噁心死，可是顧默默自己立不起來，他就是想幫忙也幫不上。

後來在陳明德的要求下，牛三旺不情不願的找了個江湖郎中來，嘟囔道：「小孩子喝點薑湯發發汗就好了，何須這麼麻煩。」

結果第二天不管是薑湯還是江湖郎中的藥都沒用，臭蛋燒得臉色通紅，口吐白沫翻白眼，村裡人看著都說不行了，原主顧默默絕望之下，抱著孩子一步一磕頭的去廟裡祈禱，一天一夜再回來的時候，臭蛋神奇的好了。

沒人知道，這是一個母親用自己的命換回了孩子的命。

也是那一天之後，顧默默在村人面前大變樣，哭鬧說是牛承祖把臭蛋踢到河裡，要霸佔臭蛋的家財，又說是繼婆婆想要凍死臭蛋，不給暖和被褥，總之一天到晚鬧不停。

楊秋娘拉住梗著脖子就要承認的牛承祖，對他使了個眼色，這才回頭說話，「臭蛋他娘自己看不好孩子，訛承祖你也信。」

牛三旺聽了就不再追究，只是心氣不平的說：「臭蛋他娘中邪了不成，好好的日子不過，整天瞎鬧。」

可不是這樣嗎？楊秋娘心裡也不舒服，就說今天為吃飯的事就鬧騰起來，以前哪有她上桌吃飯的事！連吃剩飯的資格都沒有，都是先做好他們三人的飯菜，她再給自己用高粱或者麩皮熬些粥飯。今早不過是楊秋娘看不慣顧默默只揀菜裡的肉吃，抽了一筷子，結果她就抱著臭蛋坐在大門口哭鬧。

楊秋娘心裡想了一回，走到牛三旺跟前低聲說：「我看真是邪穢上身了。」

「什麼？！」牛三旺低聲驚叫，旁邊的牛承祖也嚇得一哆嗦。

「你想啊，以前臭蛋娘那性子軟得隨咱們捏，如今呢？再者臭蛋明明是不好了，現在又像是沒事人一樣，怎麼看怎麼奇怪。」

楊秋娘一點點分析，牛三旺聽著不住點頭。

「肯定是邪穢上身了，就是臭蛋也不好說是人還是鬼了。」楊秋娘說得信誓旦旦。

「娘，他們不會是專門來找我報仇的吧？」牛承祖嚇得躲進他娘的懷裡。

牛三旺覺得屋子裡忽然陰森起來，也不知道他注意到牛承祖的話沒，只聽他有些害怕的說：「不會吧。」

「怎麼不會？」楊秋娘越說越來勁，「你看看她如今那性子，再說臭蛋這兩天也蔫蔫軟軟的，不像個正常孩子。」

顧默默性子變了是真的，說臭蛋不對勁就是胡說，臭蛋向來營養跟不上，一直都是那樣子的。

牛三旺把兩隻手捏在一起，有些膽怯的說：「那怎麼辦？」

楊秋娘心思得逞，拍了拍衣襟說：「怕啥？！沒聽過『魔高一尺道高一丈』嗎？我回劉家莊請王仙姑來給他們驅驅邪。」

劉家莊是楊秋娘先前嫁去的地方，她跟王仙姑關係很好，對驅邪的事知道的門兒清。哼！楊秋娘心裡冷笑，不管你是真中邪還是假中邪，老娘說你有鬼就是有鬼！

「那咱們什麼時候去請？」牛三旺問道。

楊秋娘開始翻箱倒櫃的找衣裙，她一邊忙活一邊說：「這事趕早不趕晚，現在就去。」說完她又想起什麼，回頭看看灑了滿桌子滿地的飯菜碗碟，對牛承祖說：

「承祖去把桌子地上收拾收拾。」

「我不收拾，憑啥讓我幹？讓顧默默來。」牛承祖翻了個白眼出去玩去了。他向來不叫大嫂的，都是這般連名帶姓的叫。

「這孩子還真有脾氣。」楊秋娘對著牛承祖的背影笑噴了一句。

牛三旺也不高興的說：「這本來就不是大老爺們幹的活。」說這話的他忘了自己的大兒子不但會洗衣刷鍋，還會燒茶做飯。

「是、是、是，你們父子都是真丈夫，自然不做這些女人家的事。」

楊秋娘關上櫃門，笑吟吟的挽起袖子收拾，牛三旺則去後院套牛車。

劉家莊離杏花村不過十餘里地，趕牛車去不過小半個時辰。王仙姑其實就是個神婆，有人信有人厭惡。

「哎喲，這不是秋娘妹子嗎？聽說你現在的日子好得很，還能想起你老姊姊我。」

王神婆男人死了多少年了，一直帶著獨子獨門獨院的過活，聽到楊秋娘在院子裡招呼的聲響，笑著出屋迎接。

寒暄完進了正屋，楊秋娘說起自己的來意。

「我家媳婦也不知道怎麼回事，連著孩子都變了性子，這不就來請王姊姊去給看看嗎？」楊秋娘一邊憂心的說著，一邊遞上一串銅錢，這是規矩。

王神婆從鼻子裡哼笑出來，十里八鄉誰不知道，楊秋娘把先頭那位的兒媳婦捏扁揉圓的隨意折磨，這會兒來驅邪，大半是人家不依了，跟她對著幹呢。

不得不說人老了事情就看得明白，王神婆還真猜對了，不過這事情可不好接下，誰知道楊秋娘想要個什麼結果，所以王神婆一副沉吟的樣子，最後為難的說：「不是老姊姊不幫你，實在是最近不宜出門。」

楊秋娘一臉瞭解的笑著說：「是有什麼不方便，不如咱們姊妹倆私下說。」

看著兩個女人手挽手去了隔壁廂房，牛三旺嘟囔了一句，「女人就是事多。」然後便安心的坐著喝茶。

到了隔壁楊秋娘二話不說，從腰裡摸出十兩銀子的銀元寶，放到王神婆面前。

王神婆嚇了一跳，「妹子，你這是要幹麼？」

「姊姊別慌，只是請姊姊去驅邪。」

「你……」王神婆不知說什麼好，自己這驅邪的把戲，楊秋娘哪還有什麼不明白的，這是要……

楊秋娘笑笑，「我那媳婦，中邪中得厲害，怕是要姊姊多費些力氣用棍子趕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楊秋娘笑得凶惡，「不管她是什麼邪穢，幾棍子下去就能讓她乖乖的。」

王神婆舒了一口氣，原來是教訓一頓，這倒不難，她伸手便去拿桌上的銀子。

楊秋娘卻按住她的手說：「那邪穢厲害著呢，王姊姊可要不惜力氣。」

王神婆感覺著手底的銀子，心底倒覺得這事兒不難辦，「再厲害的邪穢也能趕走，就怕你家媳婦得有些日子不能下炕。」

楊秋娘收回手笑著說：「下不了炕也沒關係，總還有我這老婆子伺候她，總比邪穢鬧得家宅不寧強。」

王神婆心裡撇嘴，也不知道那媳婦怎麼得罪你了，要這樣教訓。

不過她猜錯了，楊秋娘不是要教訓，楊秋娘知道顧默默的身子到底怎麼樣，只要打得下不了炕，哼，還有命能活多長？

牛車轂轆轤的往杏花村返回，車上王神婆故意叮囑楊秋娘，「打起來邪穢會亂跑的，可要先關好院門，逮住人捂上嘴才好。」邊說邊瞟趕車的牛三旺一眼。

牛三旺老神在在的趕車，就像沒聽見似的，楊秋娘則積極的回道：「王姊姊放心，咱們三個人還收拾不了一個人嗎？」

第二章 性子轉變有理

臭蛋睡了一覺醒來，看見顧默默還在做手裡的針線活，乖乖的躺著沒動，軟軟的叫了一聲，「娘。」

顧默默停下手裡的活計，也幸虧她有前世的所有記憶，因此做什麼都很順手。她

輕快地幫臭蛋穿好衣裳，給他餵了點水喝，接著抱他出去解手。弄完這些顧默默回到西廂房，把臭蛋放在炕上開始疊被子，收拾東西。

按理顧默默是長媳要住在東廂的，可是婚後不久就被楊秋娘說了，和牛承祖換了屋子，住到西廂。顧默默邊忙活邊搖頭，這原主真是太好說話了，才被楊秋娘肆無忌憚的欺負。

明明杏花村裡的人一半多都姓陳，和陳寶珠或近或遠都是親戚，偏偏原主不知找人依靠，別的不說，住在自家東邊不遠的九外爺和陳寶珠父親是一個爺爺的堂兄弟，斜對門的里正陳明德和陳寶珠更親，他們倆是同個爺爺，陳寶珠的爹是老大，陳明德的爹是老三，這些人不好好當靠山傍著多可惜。

顧默默收拾好，抱著臭蛋出門，先去了九外爺家。

「九外爺，九外婆在家不？」顧默默站在院門口揚聲問道。

「大壯媳婦來了。」屋裡出來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婦人。

這婦人高個兒、身體偏瘦，上穿著駝黃色斜襟夾襦，裙子是靛藍色，看起來特別精神，一頭黑髮不見白的，整整齊齊的盤緊，拿布巾裹了。

她打起簾子笑呵呵的說：「快帶臭蛋進來。」

顧默默知道這就是九外婆了，一個特別爽利的婦人。她抱著臭蛋笑著屈膝行禮，道：「臭蛋醒了，我帶他出來轉轉，多見見人興許能早點學會說話。」

「妳早就該這麼想了。」九外婆高興得很，她的性子是非分明，早就看不慣楊秋娘一面要臉皮一面卻專做不要臉的事，更何況顧默默和臭蛋才是和她有親。

顧默默跟著九外婆進了屋子，發現九外爺也在，他正坐在炕下的小板凳上，編著密實的蒲草鞋。顧默默一看就知道，這是給冬天準備的。

「九外爺萬福。」顧默默抱著臭蛋屈膝。

「起來吧，就妳講究這些。」九外爺沒抬頭，繼續忙著手裡的活計，「這兩天我有功夫，給妳和臭蛋一人打了一雙草鞋，待會兒回去記得帶上。」

「嗯。」顧默默笑著應道，沒說謝謝，說了也只會惹九外爺不高興，覺得見外。自從九外爺有年發現原主鞋爛了沒得換，先是九外婆給了幾雙舊鞋，然後每逢換季，九外爺都會幫她打一、兩雙鞋，這幾年原主都不知道穿了九外爺多少雙鞋了。雖然不說謝謝，但是這份恩情顧默默牢牢地替原主也替自己記在心裡。

九外婆喜孜孜的端了一個粗瓷茶碗過來說：「妳月娥姨中秋節來看我和妳九外爺，帶了些乾棗，九外婆拿紅糖泡了，妳和臭蛋喝喝看。」

九外婆口中的月娥是她的大女兒，已經嫁人了，有一個五歲的兒子，臭蛋沒少穿人家的舊衣服。

「嗯。」顧默默笑著點頭。

「就要這樣才對，」九外婆笑著說：「等會兒我去給你們娘倆拿點吃的出來。」

「不用了，九外婆我在家吃飽了的。」顧默默心裡真的為這村人的淳樸感動。原主從前坐月子時，吃的幾次紅糖雞蛋都是九外婆端過去的，九外婆平常也會煮個雞蛋塞給原主和臭蛋補補。「我現在想通了，他們再苛刻我，我就豁出去臉皮跟他們鬧，看誰到底不要臉。」

「早就該這樣了。」九外婆高興地說，說完又覺得有些奇怪，「以前我勸你多少回，你都不聽，這回怎麼想通了？」

顧默默苦笑著摸摸臭蛋細瘦的小手說道：「以前我總想著家醜不可外揚，再者家和才能萬事興，誰知道這次……」

見她沉默下來，九外婆摸了摸她懷裡臭蛋小小的身體，道：「這次害苦了臭蛋了。」這樣小的孩子細細瘦瘦一點點，渾身燒得通紅的口吐白沫翻白眼，可憐呀。

「我不知道誰教的，牛承祖竟一腳把臭蛋踢到河裡，我好不容易抱著孩子回家，誰知道……」誰知道那兩口子，居然有意無意的拖時間想把人凍死。

「哼！他們兩個爛心腸的，是看大壯一去幾年沒有音信，起了歹毒的心思。」九外婆憤恨的說道。

顧默默看著趴在自己懷裡，安安靜靜的臭蛋，無奈的說：「我原想著，不管怎樣臭蛋總是公公的親孫子。」

「哼，人要是壞了心腸，還管什麼孫子，親兒子也……」也能不肯出銀子讓他去送死，不過這話沒說完被九外爺打斷了。

「好了，大壯是去守國門，有什麼不對？一個不去兩個不去的，誰來保大治的江山？」

這個話題不好再說了，因為前幾年朝廷徵兵去打韃子，九外爺原想讓自己的兒子陳明信跟牛大壯一起去的，結果九外婆以陳明信是獨子為由給攔了，當時九外婆還想讓牛三旺出銀子，免了牛大壯的徵召來著，誰知牛三旺怎麼說都不肯。

顧默默看著氣氛不太好，笑著緩和說：「反正上次要不是菩薩保佑，臭蛋就沒命了。我想通了，誰不讓我們娘倆活下去，我就跟誰拚了。」

九外婆不住地點頭，「早該這樣了。」

顧默默摸了下茶碗不燙了，端起來給臭蛋餵了一口，臭蛋喝過之後眼睛亮了，他抬起細細的胳膊，把茶碗推向顧默默，軟軟的喊，「娘——」

「瞧我們臭蛋還不會說話，就知道孝順自己的娘。」九外婆笑呵呵的看著他們母子倆道。

九外爺也說：「百善孝為先，這孩子你要好好養著。」

記憶是人格的一部分，也許是原主留下的記憶太完整，總之穿越來的顧默默打心眼裡可憐這個自小就沒吃好的孩子，十分心疼，不過這會兒該煽情還是要煽情的。顧默默抿唇有些羞澀的笑道：「這是大壯的骨血，我自然會用心的。」畢竟人家同情她，是因為她確實值得同情，但更重要的是人家和牛大壯的血緣關係。

她說完淺淺的喝了一口被臭蛋推到自己嘴邊的糖水，再端回臭蛋嘴邊餵他喝。

九外婆笑著說：「這個常喝對大人孩子都好，一會兒九外婆給你們包點帶回去。」顧默默笑著應了，又說道：「我今天過來，主要是有些擔心，我現在撕破臉跟他們較勁，就怕他們……」

「怕什麼，我這把老骨頭，怎麼說也是牛三旺的長輩，只要不是你做的事出格了，有什麼事你就來找九外爺。」

顧默默笑著應了。她今天過來主要有兩個目的，一是跟人解釋自己性子變了的原

因，二就是來找外援的，所謂人為財死、鳥為食亡，她不覺得她那便宜婆婆會善罷甘休。

搞定了九外爺家，還有斜對門的陳明德家，因此顧默默帶著九外婆給的東西放回自己屋裡後，便抱著臭蛋去了陳明德家。

陳明德家院門大開，他正在灶房外的牆根下磨鎌刀，一手緊握刀把，一手摑著刀頭，肩背一起一伏，「霍嗤、霍嗤」的刀刃就重新發亮起來。

「大舅忙著呐。」顧默默抱著臭蛋，進了院子後笑著打招呼道。

陳明德停下手裡的活計，抬頭笑著說：「妳先帶著臭蛋進屋，妳大舅母在屋裡呢。」話音未落，正屋的門簾便掀了起來，走出一個年約三十五六，白淨微胖的婦人，穿著豆綠色鑲深黃領夾襯，下著秋香色布裙，頭上用一塊青綠色的細絹攏成包髻，插了兩支小小的紅絹花。這面容柔和的婦人，便是陳明德的妻子張臘梅，為人很是親善淳厚，就見她笑著迎過來——

「臭蛋給我抱抱，妳歇會兒手。」

因為她隔三差五總會避著人給顧默默塞點饅頭煮雞蛋之類的，臭蛋對她很熟，見了她露出一個小小的笑容，也不拒絕的任她抱在懷裡。

兩個大人一個孩子進了正屋，還沒坐下張臘梅就關切的開口道：「廚房裡還有點饅頭醬菜，妳別嫌棄，大舅母給妳端來。」

顧默默微愣了一下，自己吃不飽這事真是……不過說起來，要是沒有大舅母不間斷的接濟，臭蛋只怕看起來更可憐，最起碼臭蛋瘦歸瘦，四肢健全也沒有大病症，這都多虧了眼前的婦人。

顧默默笑著說：「如今我每頓都能和孩子吃飽，不給吃我就丟了臉皮鬧騰。」

「唉。」張臘梅抱著臭蛋歎了口氣，原本多漂亮溫順的人，硬生生給欺負得瘦得沒二兩肉。

顧默默笑著安慰她，「大舅母不用為外甥媳婦難過，原是想著怎麼樣也是一家人，忍一忍他們興許就能看到外甥媳婦的好了。不過經過臭蛋的事，我不忍了，再忍下去大壯這滴骨血就要被他們害了。」

「妳能明白就好。」門簾一掀，陳明德走了進來，「一起子不知足的東西！原本我看他們折磨妳，主張分家，家產一家一半，結果妳也是沒腦子，竟然被他們說動了不願意。」

顧默默低下頭，原主也很無奈，在那樣的環境下長大，長成溫順的性子也沒辦法。

「如今妳想分家了，只怕一家一半，那兩個東西也不願意。」陳明德放下挽起的袖子，坐到椅子上皺眉。

顧默默冷笑，他們把原主都逼死了，還想能落得多少好處？！「我要比一半更多，不給我就鬧得他們過不成日子。」

「妳這性子也變得太厲害了。」張臘梅咋舌道。

「妳知道什麼，不是菩薩顯靈，臭蛋小命就沒了，換成妳妳還能有好性子？」陳明德反問。

張臘梅想想要是有人要害自家大滿的命……她打了一個哆嗦，那她鐵定恨死對方

了。

顧默默微笑。很好，看起來大家都能接受自己的改變，也是，不管誰，面對一次自己孩子的生死，再好的性子都得改。

「外甥媳婦就是怕他們會想出法子再折騰我。」

陳明德擺擺手，「他們做得出格了，妳只管來找大舅。」

在陳明德家裡待了一會兒，顧默默便回去了。

剛到家不久，聽見院門一陣響動，原來牛三旺趕著牛車回來了。

顧默默抱著臭蛋出來一看，還多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婦人。這婦人原主的記憶裡也有，是楊秋娘的好姊妹——王神婆。

牛三旺轉身門上院門，楊秋娘笑吟吟的，邊走近顧默默邊說：「上次臭蛋受驚了，我請了王仙姑來給他收收魂。」只要能近顧默默的身，楊秋娘相信自己能壓制住她。

顧默默一手抱緊臭蛋，一手把他的頭按進自己懷裡，吸了一口氣，大喊道——

「救——命——啊——殺——人——了！」一道嘹亮高亢的聲音直破雲霄。

院子裡的幾個人都愣住了，看著顧默默喊完後，吸了一口氣，扯直脖子接著喊，「啊——啊——」

楊秋娘先反應過來，快步跑來想要捂住顧默默的嘴。

顧默默哪裡會給她機會，她的聲音戛然而止，不過在不知情的外人聽來，好像是被人捂住了嘴才不能發出聲音。

不等楊秋娘近身，顧默默閃到一旁，一手抱緊臭蛋，一手從牆根下撿了一根柄有手腕粗的鐵鍬。

楊秋娘嚇得停下腳步，有些驚疑的看著顧默默。

牛三旺和王神婆終於反應過來，兩個人挪動腿腳，也過來要抓顧默默。

顧默默一手抱緊臭蛋，一手拽著鐵鍬閃躲。

不過片刻，牛三旺家的大門被人用力拍得「砰砰」響。

「開門！開門！大壯媳婦怎麼啦？」第一個敲響門的是九外爺家的小舅陳明信。

接著是九外爺憤怒的聲音，「牛三旺，你給我開門！」

還有九外婆焦急的聲音，「大壯媳婦，妳人好不好？給九外婆應個聲。」

門外傳來好些人跑來的腳步聲，和著些雜七雜八焦慮擔憂的問話聲。

這中間唯有陳明德的聲音冷靜沉著，「都讓開，我來拿鋤頭把門砸了。」

話音落了不久，就聽見「砰」一聲，院門被震得直晃動，然後又是「砰」的一聲。

牛三旺和王神婆嚇住了，跟著震動一起打哆嗦。他們事情本來都想得好好的，怎麼會忽然被人圍住砸門？他們實在有些反應不過來。

楊秋娘眼珠子急轉了幾圈，定下神後笑著應道：「別砸了，我這就來開門，沒什麼事。」說著就去開了門。

顧默默反應神速，她把鐵鍬快速換到抱臭蛋的那隻手上，騰出手來就扯亂自己的

頭髮，扯開點衣領。

眼看楊秋娘就要走到門口，她再把鐵鍬換手，舉起去打王神婆。

王神婆下意識的抓住鐵鍬，顧默默使勁往回拽，作勢要再打，王神婆趕緊兩手一起抓緊。

顧默默一手抱著臭蛋，一隻手自然比不上人家兩隻手的力氣，更何況顧默默的身子是真的弱，就算用上兩隻手也會落敗，但是她本意就不是要打人，她瞥了一眼，看見背對著神婆的楊秋娘拉開了院門，她頓時輕輕的鬆手，捂住臭蛋的耳朵，自己嚎哭了起來——

「你們這是合起夥來要打死我啊……」

院門剛開，陳明德就一把推開楊秋娘，大步流星的走了進來，後邊還跟著陳明信、九外爺、劉實滿等一群人，大家看到的就是牛三旺和王神婆圍著瘦弱的顧默默，王神婆還雙手抓著鐵鍬，而顧默默不但頭髮亂了，衣領也被扯得有點亂，瘦瘦弱弱的站在中間，抱緊臭蛋邊哭邊打顫。

陳明德怒火中燒，一把奪過鐵鍬，一腳踹倒王神婆，怒道：「你們想幹什麼？」

楊秋娘連忙扶起王神婆，乾笑著說：「前些日子臭蛋不是受驚了，我請了王仙姑來給臭蛋收收魂。」

「妳剛才明明不是這麼說的。」顧默默哭嚎，沒辦法，沒有能隨時流淚的技能，只能乾嚎。「妳剛才抓住我，在我耳邊說要讓神婆打殘我，別人問起來就說是給我驅邪……」

陳明德被顧默默的大嗓子吵得頭疼，「不許嚎了。」

顧默默立馬收聲，乾嚎也費嗓子呢，她放開捂著臭蛋耳朵的手，默默的站著。

楊秋娘驚疑不定的看著顧默默，她怎麼知道自己的算盤，難不成真的是邪穢上身了？

其實顧默默一個學歷史的，正經史書、稗官野史上什麼樣的手段沒見過，想謀財害命手段還得使得光明正大，借鬼神是最容易的。

楊秋娘扯出一個僵硬的笑容說道：「我什麼時候說過那樣的話，真的是來給臭蛋收魂的。」

王神婆剛才被踹得有點懵，這會兒也反應過來的連忙說：「妳婆婆來找我的時候，就說是要給她孫子收魂，妳可別亂說。」

「給臭蛋收魂？妳當大家是瞎子，妳拿著鐵鍬給臭蛋收魂？明明是我公公遞的鐵鍬，我婆婆抓住我捂住我的嘴，讓妳下狠手教訓我。」

周圍的人都鄙夷的看著王神婆，王神婆這才明白，剛才自己中了顧默默的招。

一旁的楊秋娘驚愕的瞪大眼睛，看著顧默默胡說，反應不過來。

倒是牛三旺這會兒才從自家被砸門的驚嚇中反應過來，氣得臉都紅了，「臭蛋他娘妳胡說什麼呢？明明是妳拿鐵鍬要打王神婆，人家才奪過去的，再說妳婆婆什麼時候抓到妳了，還捂住妳的嘴？」

顧默默低下頭整了整衣領，牛三旺才注意到她被扯亂的頭髮。

他驚訝的張大嘴，「明明是妳自己扯亂的！」

王神婆在一旁點頭，她想著自己還有牛三旺兩口子作證，因此挺起胸說：「我們一進來，妳就大喊大叫，發瘋似的又是拿鐵鍬打我，又是扯自己的頭髮。」說到這裡王神婆心裡一激靈，難不成真的中邪了？

牛三旺也直點頭，「就是，誰知道妳發什麼瘋呢？」

楊秋娘心裡也和王神婆想到一處去了，難道真的鬼上身了？所以怕神婆就亂發瘋！

她不禁手指著顧默默，哆哆嗦嗦的說：「妳不是顧默默，妳是鬼！」

這三個人這次倒是一起反應過來，連忙躲到人後，「妳、妳、妳別過來……」

這些古人也太迷信，顧默默也是無語了。

她抱著臭蛋苦笑，「公公婆婆要這樣汙衊我，兒媳也沒法子，只能一起去府衙，請知府大人來斷一斷，想來任何鬼魅都不敢進府衙，剛好也請青天大老爺斷一斷，我這繼婆婆合著神婆要謀害繼子兒媳，該當何罪？」

村裡人都覺得顧默默是因為臭蛋的事情被逼得忍無可忍變了性子，因此沒人懷疑過，他們只相信自己聽到的——顧默默戛然而止的聲音，明明是被人捂住嘴了；他們看到的，顧默默被扯亂的頭髮，還有衣領，所以這三人還好意思說沒抓人不想對人家怎麼樣？他們進來時可看清楚王神婆雙手抓著鐵鍬呢。

陳明德輕蔑的從鼻子冷哼一聲說：「也行，既然你們都說大壯媳婦中邪了，咱們就去府衙辨一辨，看到底是她中邪了，還是你們沒安好心。」

楊秋娘先反應過來，敢去有官威鎮著的官衙，肯定沒中邪，所有邪穢皆不敢去官府的。她現在肯定，自己著了顧默默的道，沒想到一向柔順的人硬起來會有這樣的心計。

她眼珠子左右亂轉了一會兒，站出來順著顧默默的說詞，皮笑肉不笑的賠禮，「原是我這老婆子的不是，看著兒媳婦性情大變，怕她是中邪，這才請王仙姑來，一來是給臭蛋收收魂，二來萬一兒媳婦真中邪，就讓王仙姑給嚇嚇，結果她見了王仙姑拿著鐵鍬就直叫，我只好抓住她捂她的嘴，是怕驚動了各位鄉鄰，誰知道……」

「妳胡說什麼呢？」牛三旺瞪她。

陳明德冷笑著對牛三旺說：「我也覺得她胡說呢，我看咱們現在就去府衙，讓青天老爺來斷一斷。」

牛三旺這才明白，妻子認下兒媳婦的話是為什麼，不認就是有一方亂說，就得被陳明德壓著去府衙，想想去了府衙搞不好是他們自己要吃罪，因為誰知道楊秋娘到底和王神婆說了什麼話。

牛三旺咬咬牙不再吭聲了，見村裡人都用白眼看他，把他氣得不行，就因為人人都瞧不起自己這個養老女婿，他才不待見牛大壯和臭蛋，那就是自己的恥辱——他也不想想自己當初娶不起媳婦兒，好不容易有老婆樂顛顛答應的時候。

陳明德雙手負在背後說：「你們這樣鬧騰，攬和得一村子都不安生，我看分家吧。」

「不行！」牛三旺瞪大眼睛，「我看攬和得大夥都不安生的，就是這婦人。」牛三旺指了指顧默默，狠狠的說：「我要替牛家清理門戶，休了這賤人！」

楊秋娘也惡向膽邊生，揚聲道：「說休了妳是抬舉妳了，妳不過是我家買來的一個奴婢，惹得我不高興今天就賣了妳！」

陳明德一怔，看向臉色猙獰的楊秋娘，他怎麼也沒想到楊秋娘會說出這種話。當初牛大壯年滿十六歲，按理就算沒訂親也該在相看了，可是好人家的不願意家裡有繼婆婆，歪瓜裂棗的自己和大壯又看不上，親事就給耽誤了。

後來朝廷突然徵兵，牛大壯一心要去，他想在沙場上拚個前程，才不枉費來一趟人世。

那會兒牛大壯要走陳明德苦留不住，就逼著他成了親再走。牛大壯也怕自己一去不回，讓陳家的祖業都落在外人手上，於是同意了。

牛大壯原意是娶個厲害點的才能震住他那個後娘，都相看好了，是隔壁村的姑娘，誰知道牛三旺兩口子拖拖拉拉的，最後給攬和得砸了。

從徵兵到發兵中間給了一個半月，拖得沒時間了，陳明德恨得不行，最後一發狠，說娶不上媳婦，認罰也不許牛大壯去。

沒想到牛三旺兩口子就鬼鬼祟祟的去寶雞府，買了顧默默回來。當時顧默默一進村，村裡的人都驚呆了，長得那叫一個漂亮，皮膚白得像雪似的，眼睛水汪汪的，見人就微微屈膝抿嘴輕笑，那時候楊秋娘到處宣揚，自己是多麼疼愛長子，給他找了個這麼天仙似的媳婦兒。

可是牛大壯並不滿意，漂亮是漂亮，那性子一看就溫順得很，只是時間來不及了，楊秋娘也一再保證，絕對拿媳婦當親閨女看待，無可奈何只好成了親。

結果這女人現在卻說不過是拿顧默默當奴婢？！陳明德怒了，說話是放屁哩！

不過不等陳明德怒火發出來，顧默默冷笑著道：「婆婆大概是忘了，當初買我的時候怎麼說的了，再說我是良籍，成婚時又有三書在手，妳如今說我不過是個奴婢，可以隨意買賣……」她嘴角的冷笑越來越大，「婆婆是把律法當兒戲？良籍被妳上下唇瓣兒一碰就變成奴籍了？」

牛三旺見不得顧默默囂張，他煩躁的一揮手道：「管妳良籍奴籍，妳這樣的我們老牛家伺候不起，滾！」

陳明德一把抓住牛三旺的衣領，把他拎起來說道：「你叫誰滾？我看你滾還差不多！」

顧默默看著被陳明德拽起來就罵了的牛三旺，心裡覺得好笑。牛三旺大概是關起門充老大充慣了，忘了他是到別人家的養老女婿。

「大舅子……鬆……手，有話好說。」牛三旺被拽起來，不由得膽寒服軟。

「好說個屁！牛三旺你能耐了啊，我們老陳家人還沒死絕呢，輪不到你來折騰寶珠的兒媳、孫子。」九外爺看著牛三旺窩囊的樣子就來氣，當初大哥怎麼就給寶珠選了個這樣窩囊沒擔當的？

圍著的村人也都紛紛指責牛三旺兩口子，畢竟他們平日行事太過了，以前顧默默自己要忍，大夥沒法子，現在顧默默鬧開了，自然要為她討個公道。

「牛三旺，做人要講良心，大壯媳婦做了什麼，你要休了她？」

「人在做天在看，牛三旺你真不怕將來見了寶珠姊沒法交代？」

「哼！寶珠姑姑在地下等你們兩口子呢。」

楊秋娘被人指點著，低下頭眼珠子直轉圈，事到如今該怎麼收場？

顧默默看場面很熱鬧，抱緊臭蛋，一手捂著他的耳朵，跑到陳明德面前哭訴道：

「大舅，你和鄉親們也看到了，公公一個不稱心就讓我滾，婆婆只拿我當奴婢，這日子過不下去了……」

陳明德聽到顧默默哭嚎就頭疼，他扔掉牛三旺的衣領，把牛三旺扔得一個趔趄，回頭皺眉道：「別嚎了，有什麼事好好說，大舅給妳做主。」

顧默默明智的止住乾嚎，誰叫她覺得撒潑不乾嚎就少了點什麼。「既然公婆這樣不待見我，還是分家吧。」

楊秋娘還沒來得及說話，人群外就傳來牛承祖的叫囂聲——

「分就分，妳當誰樂意整天看見妳！」

第三章 折騰到你們怕

聽說家裡出了事，在外頭玩的牛承祖就跑回來了，不過他一直待在外邊沒進來。院子裡的人聽見他嚷嚷這麼一句都安靜下來，其實大家都知道陳明德想給臭蛋分家的事，今天鬧到這一步，應該差不多能成了吧？！

牛三旺和楊秋娘彼此看了一眼，沒有說話，他們想聽聽這家是怎麼分，顧默默實在讓他們受夠了，更何況看今天顧默默的行事，也知道不好對付，不如真分了算。陳明德清清嗓子說：「大伯留下了六十四畝地，一院七間大瓦房，按理這些都該是臭蛋的……」

「胡說，這明明都是我爹的！」牛承祖聞言頓時就急了。

大夥兒聽到牛承祖的話都哈哈笑了，「你爹的？這都是陳家的，按理都該是大壯的，你爹有本事自己去掙啊。」

牛三旺一下子臊紅了臉，他沒什麼本事，又吃不了苦，在陳家二十多年沒有多置下一畝地一間房，家裡現在的牛和牛車倒是置辦的，但是陳家原本就有這些，只不過是老了舊了他換成新的而已。

楊秋娘不管窘迫的牛三旺，也不管村人們的恥笑，只聽陳明德的話頭就知道分不了多少東西，她拿定主意，悄悄在自己腿上扭了一把，拉出帕子捂臉哭道：「這事到底是怎麼說的，我好心好意請了王仙姑來給臭蛋收魂，順帶看看為啥大兒媳性情大變，怎麼就鬧到要分家了……」

不得不說楊秋娘說哭就哭的本事比顧默默的乾嚎強了許多，最起碼人家真的有淚，音調也婉轉好聽些。

牛三旺經過剛才被人這麼一譏諷，終於認清了自己的地位。這會兒他垂著頭，蹲在地上不說話了，等楊秋娘救場子。

「就是說啊！」王神婆也給自己好姊妹搭腔，「承祖他娘多好的一個人，大壯不在就一心替他看好妻兒，分家了怎麼讓她安心？」

「好人？」顧默默心裡好笑，她反問道：「妳看看她穿的是什麼，我穿的是什麼。」王神婆一滯，顧默默身上穿的是有補丁的舊衣裳，如今村裡也很少有人穿了。

「哎呀，兒媳婦妳這樣說我得多難過，大壯不在，妳打扮得花枝招展給誰看？我

這也是為了大壯和妳好。」楊秋娘邊說邊哭，好似受了什麼天大的委屈。

九外婆指著她問：「那臭蛋呢？妳給他做過一件新衣裳沒？」

楊秋娘依舊用帕子捂著臉哭，「穿百家衣才能長命百歲，一生富貴，可憐我這好心都被當成驢肝肺。」

顧默默心裡玩味楊秋娘的話，照這樣說，不給吃的就是為了讓臭蛋吃百家飯嘍。陳明德懶得跟楊秋娘廢話，直接說：「別講那些有的沒的，大夥的眼睛不是瞎的。趁著今天人都在，我做主給你們把家分了。」

「就是、就是。」村人們紛紛附和。

楊秋娘一看情況不利自己，乾脆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「我那先去的寶珠姊姊啊~大壯不在，我費心費力的替他照顧妻小，就是我年紀小有不周到的地方，也讓我改啊，這一言不合就要分家，讓我老婆子還有什麼臉面活著……」

遇到這樣不要臉的，讓村人們面面相覷。

「兒媳啊，真分了家妳一個人帶著臭蛋，難免會有風言風語，婆婆都是為了妳好。剛才婆婆一時糊塗說錯了話，婆婆這就給妳賠不是。」楊秋娘哭完就要爬起來給顧默默賠禮。

顧默默心裡冷笑，從前陳明德要給他們分家，楊秋娘就是這番說詞，讓原主改了主意。

不過不管怎樣，楊秋娘如今肯拉下臉給兒媳婦賠禮，這家就分不成了，再鬧就是顧默默和陳明德沒理。

見大舅氣得眼睛都瞪圓了，顧默默道：「婆婆賠禮，兒媳婦可不敢接，不過收魂什麼的……」她是絕不會讓王神婆折騰臭蛋的。

楊秋娘一見事情有轉機，連忙擦乾眼淚說道：「我原也是好意，媳婦覺得不用就不用了。」說完轉身對牛三旺說：「他爹，你趕著牛車送送王仙姑。」

牛車還沒有卸，牛三旺站起來去調轉牛頭。

「我們家的事讓大家費心了，現在都快過了午飯時間，要不我現在去做，大家留下待會兒一起吃頓便飯。」楊秋娘笑著對院子裡的人說，其實就是在趕人。

大夥兒一看沒戲了，左右瞅瞅那就散吧。

九外爺「哼」了一聲，雙手負後地先走了。

陳明德冷著臉說道：「大壯媳婦妳跟我來。」

不一會兒，院子裡只剩下牛三旺兩口子和王神婆，楊秋娘攔住把牛車往外趕的牛三旺，要留王神婆吃午飯。

她苦笑道：「老姊姊，今天帶累妳了。」

王神婆這會兒才有空拍拍衣裙上的塵土，她被陳明德踹得不輕。「不是老姊姊說，妳那兒媳婦可真是好心計，怎麼也不像是能被人隨意拿捏的。」

楊秋娘一邊洗菜一邊道：「這幾年她一向聽話，我都忘了她原是有些來歷的。」

「哦，什麼來歷？」王神婆鬼祟的靠近楊秋娘，一臉好奇。

當年楊秋娘看不給牛大壯成親不行，就和牛三旺商量去買一個好拿捏的回來，他們想得很好，有賣身契在手，將來牛大壯走了，所謂的媳婦還不是掌握在他們手

心裡。

結果牙婆聽說他們是買媳婦，就笑吟吟的請了顧默默出來。顧默默和別的姑娘不一樣，不是由著牙婆賣，而是得讓顧默默自己挑選人家，據說是大戶人家出來的，因為八字和家裡新出生的小主子相沖，主子才不得不讓她來了牙婆這裡，但是去哪裡得由顧默默說了算。

「呀！」王神婆感歎，「大戶人家水深著呢，她能這樣得主子寵愛，可見心思多著喎。」

楊秋娘恨恨說道：「當初也不是非她不可，不過一屋子的姑娘就她看起來最好拿捏。」她沒說的是，顧默默的身價銀子很少很少，少到都不及顧默默身上的首飾，而且她還打算，這樣漂亮的，將來再賣也值錢得很。

「這樣的可不好對付，妳打算以後怎麼辦？」王神婆問道。

「哼！好歹處了幾年，也就是這回臭蛋讓她發狠了，放心，我有得是辦法收拾她。」楊秋娘想著等過了這陣子，再想法子一點點收拾她。

王神婆不懷好意的笑了，「陳家人護著顧氏，不過是因為妳那孫子，要是讓妳那兒媳流出什麼不檢點的風聲來……甚至說臭蛋可能不是牛大壯的……」

楊秋娘聽了眼睛一亮，這主意好，不過她低頭尋思了一會，搖頭說：「不行，臭蛋他娘平日裡很少說話，更別提和哪個男子多言多語了。」

王神婆知道楊秋娘的意思了，沒有合適的「姦夫」，這倒是個麻煩……王神婆想了想，眼睛一下一下的往外斜瞄著說：「這不是有個現成的？」

「誰？」楊秋娘驚訝的問，然後想到了什麼臉色一黑，拍開湊到自己旁邊的王神婆，「虧老姊姊想得出來，怎麼能拿承祖他爹墳坑，妹妹這日子還過不過了？」王神婆翻了個白眼說道：「想哪兒去了？姊姊說的是對門的陳明德。妹妹妳看陳明德一句話，妳那兒媳婦就跟著去了，再說他三番兩次想要你們分家，為的是什麼……」

王神婆言下之意就是，陳明德這麼上心就是為了和「淫婦」謀奪家財，聽起來多合理。

楊秋娘愣住了，直直的看向王神婆，只見她老臉放光，一臉得意。

楊秋娘愣了一會才回過神，她稍微想了一下便搖頭否決，「不行，捉賊捉贓，捉姦捉雙，要傳陳明德和臭蛋他娘的流言可不一般，沒有真憑實據到時候認真追究起來……」

王神婆撇嘴斜睨了楊秋娘一眼，有些瞧不上她有心沒膽，不過為了十兩銀子，王神婆又開始琢磨，她想了一圈，突然笑起來，「這事還真不用那麼麻煩。」

楊秋娘疑惑的看向又得意洋洋的王神婆。

「他們想分家最有力的地方不就是有臭蛋嘛！只要神不知鬼不覺的……」王神婆斜著一邊嘴角，在顴骨擠出一個肉疙瘩，嘴裡露出黃牙，雙手比了一個使勁掐脖子的動作。

要王神婆以驅邪名義，打死顧默默她是絕對不會幹的，人命牽扯到自己身上可不好，但是給人出主意，她就不在乎了，真有什麼事她大可推個乾淨，再說她也不

相信楊秋娘能蠢得留下把柄。

「怎麼神不知鬼不覺？」楊秋娘側著身子靠近被灶火映得臉上紅一塊黑一塊的王神婆，壓低聲音問道。

王神婆得意的低語，「妳那孫子身體那麼虛，只要讓他神不知鬼不覺的吃下巴豆……」

楊秋娘轉著眼珠子慢慢點頭，臭蛋確實身子很弱，要是狠狠地拉上幾次肚子……楊秋娘慢慢的冷笑起來。

王神婆尋思著怎麼做到人不知鬼不覺，她琢磨了會兒說：「不如妳把巴豆磨成粉，做成糕點給他吃。」

「太明顯了，怕被人發現。」楊秋娘搖頭，她想了下，捨不得孩子套不住狼，咬咬牙道：「我看就下在肉裡，到時候我們少吃點，讓他們吃去。」越想她越覺得這主意好，「量也不必太大，那娘倆身子都虛著呢，禁不起幾次。反正他們常年少食葷腥，吃多了拉肚子誰也不能說什麼。」

楊秋娘的打算很好，自己三口人也跟著吃了，不過底子好又少吃點，斷不會有什麼危險，不過她盤算得再好，也抵不過顧默默的一頓蠻橫。

陳明德家裡，張臘梅在灶房做飯，正屋裡陳明德正在和顧默默說話。

「那兩個東西欺人太甚，一味的想要霸佔我陳家產業。」怒氣沖沖的陳明德一拍桌子，震得桌上的茶碗「匡噹」響。

顧默默沒說話，一手抱著臭蛋，一手輕拍著他。要對付牛三旺兩口子，對她來說太簡單，就看他們怕鬼的樣子，一個院裡住著弄點燐火裝神弄鬼太容易，或者找個算命的說臭蛋老是身子這麼弱，是他們三個剋的，這樣便能分家。

辦法多得很，不過顧默默懶得費心思動手段，對這種把原主欺負死的人，她就一個辦法——折騰，折騰到他們怕了她算完。

說實話以顧默默的本事，家裡那點子田產她是真沒放在眼裡，揪著不放就是為了讓牛三旺一家子難受。敢欺負我，哪怕是前世，我也不會饒了你！這就是顧默默的真心話。

因此她聽陳明德的話沒說什麼，總不能說「大舅你放心，看我怎麼收拾他們」。

顧默默可是一直以受害者的面目示人。

陳明德平復了一下心情，看著低頭沉默的外甥媳婦，歎口氣說道：「要不就一家一半吧，錢財總是身外之物，再讓他們折騰下去，大舅怕臭蛋受不了。」

顧默默抬起頭說道：「大舅說得對，錢財終究是身外之物，臭蛋是婆婆和大壯的骨血，自然最重要，但那是陳家祖祖輩輩的田地……」她的聲音裡有了痛惜不捨，低下頭去。

陳明德又歎口氣，他大伯也就是陳寶珠的父親，是長房長子，分家的時候分的是陳家最好的良田，全部都是靠河不遠不近的水澆田，旱澇保收，那是有錢也買不到的好地。

顧默默看到陳明德不捨的樣子，又加了一把勁，她「羞澀」的小聲卻清晰的說：「臭蛋三歲就能上族譜了，外甥媳婦想讓他入陳家的族譜，姓陳。」陳明德驚愕的抬起頭，瞪大眼睛盯著顧默默。

「公公本來就是養老女婿，本該第二個兒子姓陳……」顧默默頓了一下，「如今就算讓相公一肩挑兩房也說得通，先讓臭蛋姓陳，將來等相公回來……」她低頭說不下去了，心裡卻仔細的回想了下牛大壯的樣子，發現原主竟然一直是低頭對人，竟然沒有仔細看過牛大壯的長相，印象裡只有在炕上時，他像座大山一樣壓下來，一起一伏間胳膊上的肌肉一鼓一鼓的強勁有力。

不過這個牛大壯辦事倒挺可靠的，當初是他堅持給原主改良籍，做全了三書六禮，雖然是五天時間就搞定，簡陋得不得了，卻讓原主成為了他明媒正娶的妻子。有了身分很多事都好辦，最起碼誰也別想拿她的身分說事，她也可以帶著臭蛋單獨定居。從這點來說，顧默默還挺佩服牛大壯的，不過十六歲就很瞭解自己的處境，並且能爭取到最大的利益。

陳明德終於回過神來，找到了自己的聲音，「大壯媳婦，妳說的是真的，真的讓臭蛋繼承陳家的姓？」

大伯、大伯娘，你們聽到了嗎？以後你們就有燒紙掃墳的後人了。陳明德的眼睛通紅濕潤，當初招牛三旺上門，說好了老二姓陳，可誰知道寶珠生了大壯後久久未有孕，好不容易懷上了卻又……後來大壯長大了說，自己將來第一個兒子先姓陳，可是朝廷徵兵，他去當兵了，即便有了臭蛋，臭蛋卻一直身子不好，能不能平安長大都難說，陳明德都要絕望了，沒想到大壯媳婦卻說要讓臭蛋姓陳！

「嗯。」顧默默點點頭，就牛三旺那樣的德行，顧默默寧願臭蛋姓顧也不願意臭蛋姓牛，不過除了姓顧以外，還有姓陳的選擇。

她現在說這個，卻是不想讓陳明德輕易捨棄那些家財，畢竟爭來的家財給牛臭蛋還是陳臭蛋對陳明德來說完全不同，給牛臭蛋爭，只不過是憐惜自己的大伯父、堂妹的一點骨血，給陳臭蛋則是給陳家爭，把原本屬於陳家的東西爭回來。

果然陳明德激動的站了起來，在屋裡轉圈。他轉了幾圈，激動完了才皺眉說道：「只怕那兩個東西不會容易就範。」

顧默默拉著臭蛋的手輕搖，不在意的說：「他們總會再想辦法，只要他們動手……」可她怎麼可能給他們動手的機會，整天防這防那的她還嫌累心。今天鬧的太多了，顧默默決定明天就給牛三旺兩口子玩個大的。

陳明德有些憂心，看他們今天請神婆的事，就知道他們若動手怕都是用些下作的法子。

「大舅不用擔心，飯都是外甥媳婦做的，平常在家裡我都會關好門窗。」顧默默勸慰道。

「唉。」陳明德歎口氣，要是能把那幾十畝良田要回來，他百年後去了見了祖宗也能直起腰。

「他大舅他舅母在家嗎？我來接大兒媳回家吃飯。」

院子裡傳來楊秋娘笑嘻嘻響亮的聲音，生怕左鄰右舍聽不到的樣子。

陳明德出了屋門，面無表情的看著楊秋娘的笑臉，說：「臭蛋和她娘今天就在這裡吃飯了。」

「哎喲，怎麼好意思麻煩你家，我那邊都做好了。」

楊秋娘繼續擺出一副笑臉，陳明德臉色淡淡的不搭話。院子裡安靜下來，張臘梅、顧默默都沒有露面。

楊秋娘跟耍猴似的，一個人乾笑了一會兒後道：「那就麻煩他舅母了，我先回去了。」轉過身不禁恨得牙癢癢的，心裡想著等那病秧子臭蛋沒了，看你們還怎麼做！

這一天杏花村牛家鬧了兩趟，他們都累了早早歇下。

顧默默給臭蛋脫了衣服，把他抱進被窩裡，臭蛋依靠在顧默默胸前，抬起頭軟軟的叫了聲，「娘。」

顧默默摸摸他黃黃軟軟的頭髮說：「你到底是聰明還是笨，膽大還是膽小？」

顧默默會有這樣的疑問，是因為這孩子真有些稀奇，今天早上鬧了一場，下午又鬧了一場，雖說她在哭嚎時都捂住了他的耳朵，可他竟然不管外邊怎麼樣，只是用兩隻細瘦的小手抓緊她的衣襟，把臉埋在她懷裡，不哭不鬧，甚至連聲音都沒吭一聲。

「娘。」臭蛋不會回答他娘的問題，只是軟軟的又叫了一聲，對她露出個甜甜的笑容。

顧默默心裡軟乎乎的，摸了摸臭蛋瘦瘦小小卻溫暖的小身子說道：「好孩子，睡吧。」抱著臭蛋一起閉上眼睛。

第二天天剛亮顧默默就起來了，不管是前世還是這一世，她都有早睡早起的習慣。她一起來臭蛋就睜開眼睛，可以說這孩子就沒有和她這個做娘的分開過。

把自己收拾停當，給臭蛋穿上暖和的衣服，顧默默用一根布帶把臭蛋綁在胸前，開始幹活。

打掃好自己的屋子然後掃院子，這時候楊秋娘也起身了，不過她並不做家務。楊秋娘早起是為了織布，她手藝不錯，織的布賣了錢大都是給自己攢私房，因此才能偷偷給王神婆十兩銀子。

等顧默默做好早飯，牛三旺和牛承祖才起來洗漱。

一家子吃飯的時候，牛承祖邊吃邊瞪顧默默，見她只挑好的吃，就把一雙筷子掄得飛快的搶。

不等別人吃完，牛承祖筷子一扔的說：「我吃飽去村學了。」拿手背把嘴一抹，趿拉著鞋子跑了。

等吃完飯楊秋娘皮笑肉不笑的對顧默默說：「臭蛋他娘，以前婆婆要是有不好的地方，妳也別往心裡去，咱們總歸是一家子嫡親的骨血，和和睦睦過好自己的日子才是真的，妳說是不？」

顧默默心裡冷笑，就算沒有原主的記憶，妳這副嘴臉也騙不了人。她沒有搭理楊

秋娘，只是把碗碟疊在一起，端去了廚房。

楊秋娘在顧默默背後跟牛三旺使眼色：看著吧，給她點甜頭，再硬不了幾天就能軟回來好拿捏了。

顧默默走進廚房，把碗碟都放進鍋裡，從柴草裡拿出一支早上做好的桐油火把點燃，把麥秸扯開，架在散亂的硬柴上。

她先點燃火把然後拎起斧頭，朝著鍋裡的碗碟一陣亂砸，聲音太大驚動了屋裡的牛三旺兩口子。

「顧默默，妳發什麼瘋？！」衝過來廚房一看究竟的楊秋娘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連鍋帶碗全部砸得稀巴爛。

「我發什麼瘋？楊秋娘妳不奇怪，臭蛋明明不好了，為什麼又活過來了？」顧默默一手捂著臭蛋的頭，一手舉著火把在自己面前晃悠，笑得像個惡魔。

「妳、妳、妳果然不是顧默默，妳是惡鬼！」楊秋娘和牛三旺驚嚇不已。

「錯了，我就是顧默默，不過我是得了菩薩指點，回來向你們討債的顧默默！」火把的光亮映照得顧默默的笑容詭異。「我要燒了這房子，害死你們三個，替我自己和臭蛋報仇！」她低低的說著駭人聽聞的話語。

「大壯媳婦，我聽到你們家聲響不對，是怎麼了？」院門口傳來九外婆的聲音。楊秋娘臉色一喜，人贓俱獲，看妳顧默默還怎麼狡辯！這一次老娘一定休了妳。心裡想著，她轉向外頭焦急地說道：「妳快進來，臭蛋他娘砸了鍋碗不說，還要放火燒房子。」

院門離廚房沒有很遠，顧默默聽見九外婆的聲音，將火把扔到柴草堆上，自己則雙手護著臭蛋軟軟的躺倒在地上，「暈」了過去。

架在硬柴上的麥秸見火就「噗轟」著了起來，牛三旺見了，著急的進去用腳踩著滅火。

楊秋娘整個人都愣住了，目瞪口呆的看著廚房裡牛三旺兩腳亂蹦的踩火，顧默默抱著臭蛋無聲無息的躺在地上。

九外婆見楊秋娘神色不對，連忙小跑過來，她看見廚房裡蔓延開的火，無頭蒼蠅似的在柴火上亂蹦的牛三旺，還有地上躺著的顧默默，九外婆震驚的叫喊出來，聲音都喊破了，「來、來人啊——走水了——」

她一邊喊，一邊完全不像個四十餘歲的人，麻利的衝進灶房，端起案板上的瓦盆，在水甕裡舀了一盆水潑到柴火上。

一盆不行再來一盆，好在火勢雖然大，不過麥秸火是虛火，不等引燃硬柴就給撲滅了。

這會兒的顧默默看起來淒慘極了，穿著打著補丁、顏色陳舊的衣裳，人瘦瘦小小的，倒在廚房混著煙灰的泥水地上，裙角不知道什麼時候被燒著了一點，現在又被水淹了，挨著地面的那一側都被洇濕了。

九外婆顫巍巍的半蹲下來，擔心害怕的喚道：「大壯媳婦、大壯媳婦醒醒啊，應九外婆一聲。」

就這麼轉眼的功夫，九外爺還有兒子陳明信、兒媳郭秀娘都趕來了，隨後是提著

水桶的陳明德兩口子、對門的劉實滿兩口子，陸陸續續其他的鄰居也都提著水桶、端著盆趕過來。

眼見火滅了，陳明德丟掉水桶焦急地問道：「大壯媳婦怎麼了，臭蛋還好嗎？」九外婆小心翼翼的伸出手指，在顧默默鼻子前試了下，感覺到她的呼吸，九外婆一顆心才放到實處。她想再試試臭蛋的，可惜顧默默就算昏迷也兩隻手緊緊護著臭蛋，她只能摸了摸臭蛋的後背心，過了一會兒她喜笑顏開的說：「都好著呢，就是不知道為什麼都暈過去了。」

楊秋娘已經被人擠到灶房外去了，她覺得自己肯定是著了顧默默的道，焦急的喊道：「是臭蛋他娘放的火。」

「放你娘的豬狗屁！」九外婆氣得破口大罵，「要不是我來得及時，大壯媳婦就得燒死在灶房裡！」

陳明德聽見大人孩子都沒事，鬆了口氣說：「先別理她。」他轉頭對張臘梅說：「妳和明信家的，先把大壯媳婦抬到炕上去。」說完他又囑咐陳明信，「你去府裡請個大夫來。」杏花村離寶雞府不過十來里地，所以這裡的人說府裡就指的是寶雞府。

圍在院子裡的人散開，開始忙活起來，陳明信去陳明德家套牛車，張臘梅和郭秀娘擠進廚房，和幾個村裡的婦人把顧默默抬到她屋裡炕上。

楊秋娘給牛三旺使了個眼色，兩個人訕訕的跟在後邊。

這樣總暈著也不是辦法，九外婆坐到炕沿上，伸出長了厚厚指甲的大拇指，她四指握起來，抬著顧默默的下巴，大拇指使勁在人中上按下去。

疼死了！顧默默心裡暗叫，然後「悠悠轉醒」，醒來的她似乎還有片刻迷茫，忽然驚叫，「公公就算你要我的命，也求你留下臭蛋，他是你親孫子啊。」

屋裡的人看著抱緊臭蛋瑟瑟發抖的顧默默面面相覷，牛三旺竟然想要臭蛋和媳婦的命？！

屋外的楊秋娘聞言急了，她高聲叫喊，「鄉親們的別聽她胡說，是她自己放的火，不但放火還砸了鍋碗……」

「放你娘的狗屁！」九外婆坐在炕沿上，一邊輕拍著顧默默安慰她，一邊衝著外頭罵，「要不是我老婆子來得早，等火燒起來，大壯媳婦和臭蛋今天就被你們兩口子害死了！」

牛三旺急紅眼了，殺人放火那可是死罪！他又氣又急，渾身顫抖的說：「臭蛋他娘，妳自己說到底是誰放的火！」

顧默默沒理他，一手護著臭蛋，一手伸到身子另一側拽了拽濕了的衣衫。

圍在炕邊的張臘梅看到了說：「咱們先出去，讓大壯媳婦先換下衣裳。」

屋裡的人紛紛應是，一個個出了屋。

牛三旺一邊向裡擠，一邊大喊，「臭蛋他娘妳倒是說啊，說是妳自己放的火！」

陳明德看著慌忙往人堆裡擠的牛三旺，氣得咬牙切齒，他一把抓住牛三旺的後領，把他拖出來吼道：「就算你想害死他們母子，也不急在這一會兒。」

牛三旺渾身輕顫回頭說：「他大舅你信我，真是臭蛋他娘自己放的火。」說完又

衝著屋子喊，「臭蛋他娘妳說話，跟大夥兒說是妳自己放的火！」

「公公要讓兒媳認別的，兒媳眼睛一閉也就認了，可是你都要害死兒媳和臭蛋，讓我怎麼認？」屋裡傳來顧默默哀切的聲音。

牛三旺驚得頭皮發麻，他先是目瞪口呆，接著發起狂來，跳起來要衝進屋子，「顧默默妳胡說什麼呢？」

院子裡的人連忙一起幫忙按住他。

楊秋娘知道著了顧默默的道，但沒想到的是，顧默默竟然要給他們按上殺人放火的罪名！她愣了一會兒，一拍大腿哭著坐到地上哭鬧，「老天爺妳睜眼看看啊，這不賢不孝的兒媳婦自己砸鍋放火，還要賴給公婆啊，老天爺啊妳睜睜眼吧，一道雷劈了她！」

顧默默在屋裡輕笑，老天爺要睜眼的話，也是先劈了牛三旺兩口子才對。她用哭音說道：「婆婆也不必這樣說，等兒媳換好衣裙咱們去府衙裡說，自然有青天老爺辨是非。」

陳明德聽了顧默默的話，對著坐在地上哭的楊秋娘冷嗤一聲，「給我閉嘴，不然捆了妳堵上嘴送去府衙。」

楊秋娘的哭鬧戛然而止，她的心突突亂跳，這顧默默竟然敢上府衙！明明是她做的……不過只一會兒她就反應過來，顧默默放火只有他們兩口子看見，壓根辨不出什麼真偽。

楊秋娘咬緊牙關，心裡發誓等這事情過去了，定要一把巴豆拌在肉裡要了這娘倆的命！

第四章 分家分得你吐血

顧默默換好衣裙，拉開屋門出來了。

牛三旺被按著蹲在地上，見了一貫不被他放在眼裡的顧默默，氣得撲上來要踢她，被幾個村人眼明手快的抓住。

牛三旺扯著脖子瞪顧默默，「妳這個賤人，胡說八道不怕遭報應？！」

顧默默懶得理他，只是抱著臭蛋對陳明德屈膝說道：「大舅，外甥媳婦收拾好了，咱們這就去府衙。」

「去就去，老子怕了妳不成！」牛三旺怒吼。

顧默默一手捂住臭蛋的耳朵，一手輕輕拍著他安撫，她淡笑著說：「到了府衙見了青天大老爺，公公也能這麼理直氣壯才好。」

「老子怎麼不能理直氣壯？老子沒做過的事，老子怕什麼？」牛三旺被按在地上，仰頭狠狠的瞪顧默默。他其實沒什麼膽子，只不過以前顧默默溫順的樣子讓他記憶太深刻了，所以才敢在顧默默面前大呼小叫。

「大夫來了，大夫來了！」門外響起了陳明信的叫聲。

這麼快就回來了，顧默默心裡一怔，暗道：可惜了，只怕待會兒楊秋娘會反應過來。

大夫進來就看見院子裡圍了一圈的鄉人，他捻著鬍子問道：「病人在哪？」

大夥兒讓開一條路，顧默默抱著臭蛋上前兩步，微微屈膝說道：「就是小婦人，

麻煩先生了。」

大夫輕輕頷首，光聽這話心裡就高興幾分，村人們都叫他大夫，豈不知叫先生才是對大夫的尊稱。

不過等他看清眼前的年輕婦人，忍不住深深的皺起眉頭。醫病講究的是望聞問切，只看眼前的人，頭髮黯淡乾澀、面容蠟黃、瘦骨嶙峋，懷裡還抱著一個也是很瘦弱的孩子。

「這幾年沒聽說哪兒鬧災，這是哪裡來的飢民？」大夫問周圍的村民。

村人們聽了都有些尷尬，陳明德則恨恨瞪了牛三旺兩口子一眼，然後回頭抱拳，慚愧的說道：「不是飢民，是村裡的人，因為暈倒了請大夫來看看。」

這村裡的人！大夫吃驚的看向明明一副飢民模樣的顧默默。

顧默默苦澀的笑笑，屈膝說道：「勞煩先生。」說完領著大夫又回到屋裡。

坐在桌前，大夫慢慢的撫著鬍鬚，閉著眼睛切脈，他撫著鬍鬚的動作越來越慢，眉頭漸漸的皺起來。

「這身子當初懷孕的時候沒有注意，差點流產，生產後沒有好好將養，乳汁斷絕……」

顧默默輕輕地撫摸著懷裡軟軟的孩子，跟著大夫的話回憶原主那時候的遭遇，臉色平靜得可怕，內心卻是波濤洶湧：楊秋娘、牛三旺，你們真的該死！

「這幾年過度勞累，吃得又差，如今身子虧空得厲害，再不好好養著怕是要折壽的。」大夫氣得吹鬍子瞪眼的，「就算這是孤兒寡母，你們一個村的就不知道幫扶一下？」

九外婆氣憤的盯著屋外被人押著、蹲在地上的牛三旺兩口子，嘲諷的說道：「這可不是孤兒寡母，家裡有公婆呢，不過婆婆是繼婆婆罷了。」

大夫順著九外婆的視線看向門外被村人們押著的兩夫婦，瞧他們衣著暖和齊整、臉上氣色紅潤，一看就知道身體康健。「就算婆婆不是親的，公公總是親的，這還有孫子呢。」

「孫子？」陳明德冷笑，「她公公是上門的養老女婿，巴不得孫子死了，好把正室的家產都留給繼室的兒子。」

大夫一僵，沒有想到還有這麼一回事，他疑惑的指指臭蛋問道：「那孩子的爹呢，不在了？」

陳明德歎了一口氣後道：「前幾年朝廷徵兵抵禦韃靼，走了，這幾年也不見音信回來。」他的語氣低沉了下來，牛大壯生死未卜，他這幾年來一直掛在心上。

杏花村的人都和牛大壯相熟，聽到這話都有些難過。

顧默默不想再耽誤下去，她說：「將養身子也不在乎這兩天的功夫，我看咱們還是先去府衙吧。」

「這又是為何？」大夫奇怪的問道。

九外婆憤恨的說：「那兩個黑心爛肺的東西，弄暈了大壯媳婦，想燒死她呢！」

「沒有！」楊秋娘急得想站起來解釋，被村人狠狠的壓著肩膀又蹲了回去，「大夫，你是大夫你號脈能看出來，那女人剛才沒暈過吧？是她放的火，見人來了就

假裝暈倒。」

大夫看著精氣飽滿、穿著比年輕兒媳婦好太多的楊秋娘就沒好氣，「這小婦人身子虛成這樣，就是再有點毛病暈過去也不稀奇。」

顧默默看向楊秋娘道：「婆婆何必和先生說這些為難他，今天的火到底是怎麼回事，咱們去了府衙自然有知府大人論斷。」

「論斷就論斷，咱們現在就走！」牛三旺瞪著眼睛，衝著顧默默吼。

顧默默也不生氣，她抱著臭蛋站起來說：「大舅，麻煩你替外甥媳婦先墊上診金，然後咱們一起去府衙論個明白。」

楊秋娘原本不怕去府衙，可是現在見顧默默一心要去，不由得多轉了幾個心思，沒有人證這火光憑嘴說，誰也說不過誰，可是……她遲疑的想了想還有什麼是自己沒思慮到的，電光石火間她忽然明白了。

看看她和牛三旺的衣裳還有身體狀況，一個虐待兒媳的罪名跑不了，要是再扯出臭蛋落水的事，再扯出王神婆的事情……到時候一個謀害正室血脈圖謀家財的罪名跑不了！楊秋娘一瞬間冷汗涔涔，立刻意識到不能去府衙。

她對顧默默哭道：「大兒媳婦，咱們是嫡親的一家人，有什麼話不能在家裡說要鬧到衙門去？不管誰是誰非總歸是咱們家丟人。」

牛三旺轉向楊秋娘呵斥道：「人家哪還拿你當嫡親的一家人？咱們就去衙門請官老爺斷一斷，這潑皮的媳婦咱們家不要了！」

「好，就依公公所言，咱們走吧。」顧默默前邊出屋，後邊杏花村人圍護著她一起走。

楊秋娘情急之下竟然掙脫開村人的壓制，跑到顧默默面前展開雙臂攔住她，焦急地說道：「別啊大兒媳婦，你一個婦道人家上公堂是什麼好事？更何況是和公婆對質，就是將來臭蛋大了也讓他名聲有損。」

顧默默心裡不得不服氣，楊秋娘有一張巧嘴，慣會拿捏人七寸。她這話說完，顧默默就瞄見陳明德的神情有了幾分猶豫。

「這樣心思歹毒的賤人你管她去死，咱們跟她上公堂！」牛三旺拉住楊秋娘直叫囂。

顧默默面上沒什麼表情，心裡卻笑了，楊秋娘應該是看出來自己的盤算了，不過牛三旺沒看出來，只會直拖後退。

果然牛三旺的話說完，陳明德臉上就顯出怒火。

楊秋娘不等顧默默說話，把牛三旺拉到一邊，急急忙忙的低語道：「上了公堂，你以為她九外婆會向著誰說話？村人又會向著誰說話？臭蛋母子身體那麼差，咱們呢？真上了公堂，咱們就死定了！」

咬牙切齒的說完，楊秋娘一把推開牛三旺，轉回去雙手扯住顧默默的胳膊哭道：「大兒媳婦啊，咱們有什麼事在家裡不能說要上公堂？臭蛋還那麼小，你都不怕嚇到他……」

「公婆都要放火燒死我們娘倆了，我還怕什麼？」顧默默掙開她，一副豁出去的樣子。

楊秋娘連忙從哭臉擠出一個笑容來，「沒有的事，是妳忽然暈過去了，妳公公著急去看，他不小心失手撞掉了灶台上的火摺子，妳也知道麥秸最容易著火。」接著她連忙轉向九外婆，乾笑著說道：「她九外婆，妳進來時也看到了，大壯他爹一直在撲火。」

九外婆鄙夷的斜睨了楊秋娘一眼，「我就聽到妳說，大壯媳婦砸了鍋碗要放火燒房子，怎麼才這麼一會兒，妳的話就變了？」

牛三旺方才聽了楊秋娘的低語，慢慢回過味來，霎時就是一身冷汗。顧默默這幾年確實是吃了不少苦頭，她九外婆沒少恨他們夫妻倆，杏花村的人也多不待見他們，若真去了府衙，到時候非但沒人替他們說話，可能還會落井下石。

再加上他們兩口子和顧默默明顯的對比，楊秋娘並不胖也能有一個半的顧默默，自己更是能有兩三個……虐待兒媳這罪名就不得了，萬一再加上放火殺人……牛三旺頓時急了，真不能去府衙！

陳明德心思急轉，這可是個大好機會！他拿定主意地開口說道：「杏花村出了這樣的事，一邊說是放火殺人，一邊說是滅火救人……」

「是救人，是救人啊！」楊秋娘急著插話。

陳明德瞟了她一眼，又道：「人命關天，我一個小小的里正也不敢隨意論斷，我看就去衙門吧。」

楊秋娘如遭雷擊，她已經扯出臭蛋了，怎麼陳明德還要去衙門？眼看眾人就要動身，楊秋娘一不做二不休，跑到院門當中一屁股坐下哭天喊地，「哎呀，我那寶珠姊姊就算我不親，你總是親的，你看看這些人，一言不合就要攬掇著大壯媳婦跟公婆上公堂，也不管大壯媳婦將來怎麼做人、臭蛋怎麼做人……我的那個寶珠姊姊，妳快睜眼看看吧……」

牛三旺學不來女人家的樣子，他只是垂著頭走過去蹲在楊秋娘旁邊，幫著把門堵死。

楊秋娘猜錯了，她扯出臭蛋陳明德猶豫的原因不過是諒他們不敢去衙門，再將一軍，待會兒好談條件。

「夠了，嚎什麼嚎！」陳明德怒斥一句，說道：「不去衙門也行，分家！要不你們這樣今天放火明天殺人，你們不過日子左鄰右舍還要過日子。」

楊秋娘止住哭嚎，她算是明白了今天這個家她想分也得分，不想分也得分，就看能撈到多少東西了。

顧默默聽了陳明德的話，就知道楊秋娘和牛三旺能躲過這次牢獄之災了，還真是有點可惜。

既然要分家，和陳家沒關係的，或者關係出了五服的人都走了，屋裡就剩下幾個陳家長輩和九外爺、陳明德以及牛三旺兩口子和抱著臭蛋的顧默默。

九外爺坐在上首，這裡他輩分最大，他先說話，「這家要怎麼分，按理該是牛三旺說了算……」

牛三旺聽了臉上露出笑容，可不等他接話，九外爺接著道——

「但牛三旺是養老女婿，這家財算起來都該歸大壯的……」

牛三旺臉上的笑容變成焦急的模樣，他拿眼睛去看楊秋娘，楊秋娘這會倒坦然了，她知道這次討不了好，現在只想聽聽這些人能給什麼，然後再想辦法多要點。陳明德接了九外爺的話，對牛三旺說道：「但不管怎樣，你總是替大伯養老送終了，我以大壯大舅的身分，還你當初上門帶來的五兩銀子，再另外分你五畝良田。」牛大壯的爺爺是個重情的人，當初他的妻子早逝，就自己一個人帶著陳寶珠長大，再沒有續弦，因此牛三旺只給自己的岳父養老送終。

牛三旺一聽只有五畝地，立刻跳了起來，「這樣分，我不分了！」

陳明德冷笑，「不分？行，那咱們還是去府衙吧。」

「去就去，這樣分都活不下去了，我害怕去府衙不成。」

楊秋娘拉住牛三旺哭道：「怎麼說大壯他爹也給公公養老送終了，現在這樣是打發叫花子呢！」

「哼，打發叫花子？妳知道陳家的良田一畝能賣多少錢？」陳明德冷哼，「十三四兩妳也買不到！」

「要真這樣，我們寧死不分！」楊秋娘見軟的不行，打算來橫的。

顧默默笑笑沒開口，她抱著臭蛋站起來，可有可無的說：「咱們還是去衙門吧。」楊秋娘愣了一下，臉上一瞬間閃過恨不得食其肉的表情，然後又一屁股坐在地上哭訴，「你們好狠的心啊，現在用不到三旺了就這樣對他，還有沒有良心？還有妳大兒媳婦，大壯他爹是妳公公，妳就狠心讓他老了連個落腳的地方都沒有？還有沒有天理了……」

「婆婆要這樣說，就把這宅子留給你們二老吧。」顧默默淡淡的說道。

楊秋娘聽了心中一喜，這宅子大著呢，將近一畝地，九間磚瓦房。看來顧默默還是念親情的，她決定再纏纏顧默默多要點地也好。「大兒媳婦妳一個婦道人家還帶著孩子，哪裡種得來那麼多地，不如多分些給大壯他爹，我們到時候把口糧送到妳手裡。」話語諂媚裡帶了些可憐的意味。

九外爺一聽就急了，這是哄誰呢？不過他眼角餘光掃到安坐如山的陳明德，忍了忍，這才沒有開口。

顧默默笑著說：「二老年紀大了，怎麼好讓你們勞累，再說以前家裡的地不是都在農忙時雇了短工嗎？媳婦忙得過來。」想要打親情牌，就妳會？顧默默心裡冷嗤，真當我是二百五？再說我就是把地都送人也不留給你們。

「老大家的，我跟妳說，地妳得給我們一半！」牛三旺還想試試自己在顧默默面前的一貫威風。

可惜顧默默聽了，二話不說就出屋門。

楊秋娘見狀連忙追出去，拉住她低聲警告，「顧默默差不多就行了，今天的事真鬧上公堂，妳也不一定贏，知府那裡也不見得都是任由妳說。」

顧默默回頭，同樣低聲放話，「知道我為什麼暈倒嗎？因為我被公公捂住了口鼻不能呼吸；知道為什麼你們動了殺機嗎？因為你們還沒折磨死我，我就開始為自己求活路了，你們看我不再乖乖任你們折磨，所以你們就動了殺機。」

「妳……」楊秋娘又驚嚇又憤怒，渾身顫抖起來，但她強撐著最後的勇氣道：「妳

嚇唬誰呢，妳九外婆可是看到妳公公在滅火。」

「呵呵，」顧默默輕輕嗤笑，「那是你們見人來了，事情敗露才去滅火。」

楊秋娘聽著顧默默彷彿飄在空中輕冷的話語，心都不會跳了，心中只覺得這女人太可怕了！

顧默默好整以暇的欣賞楊秋娘臉上的懼意，看著她臉色變得煞白，冷汗往下流。

「妳現在告訴我這個，是什麼意思？」楊秋娘氣恨的反問。如果顧默默存心要在府衙治死他們，就不會現在說這些，說了就是有別的事。

「我要分宗。」顧默默挑起一邊眉毛，等著楊秋娘答應。

陳明德不想鬧上衙門，楊秋娘反應過來，作賊心虛不肯去，顧默默一個晚輩，上衙門狀告公婆也不太好看。雖然有點可惜，但是她也不是很在意，反正要收拾這兩口子很容易，現在先把他們徹底踢開再說。

分宗這說法楊秋娘一時不太明白，他們都是普通鄉下人，不像大家族講究宗族，再說牛家在杏花村算是單門獨戶，哪有什麼宗族？

院子裡靜悄悄的，梧桐樹上的葉子邊緣已經開始泛黃，偶爾有幾片葉子，晃悠悠的飄落下來。屋裡的人許是見她們在說話，沒有跟著出來。

楊秋娘呆滯了一會兒才恍然過來分宗是什麼意思，對她來說分不分宗都無所謂，不過倒是趁著這個機會多要一點好處。

「分宗可以，我要三十畝地！」她獅子大開口。

「呵，咱們還是去衙門吧。」顧默默冷笑一聲，甩開楊秋娘的手往前走。

楊秋娘氣得瞪了一眼顧默默的背影，又無可奈何的追上去說道：「妳想怎樣？」

「再多給妳五畝地。」顧默默玩味著楊秋娘臉上，氣、恨、怒卻不得不服軟的表情，很開心。

楊秋娘咬牙切齒，「五畝太少了十五畝。」她合計著總共有二十畝地，再加上一座宅子，日子也能過得不錯。

顧默默輕笑一聲，「現在是我隨時可以治死妳，妳以為妳能和我討價還價？再說合起來十畝地不少了，一年的糧食吃不完，妳再織布補貼家用，讓我那公公勤快點出去幫個工，日子好過著呢，更何況分宗後咱們老死不相往來，地雖少卻實實在在是妳的，晚上睡覺也踏實不是？」

顧默默看著楊秋娘神色變來變去，一會兒皺眉一會兒咬牙。她心裡暗笑，以為就妳會說？

楊秋娘最後被顧默默說動，咬牙道：「就依妳。」

「好，妳提分宗，我提五畝地。」顧默默也很乾脆。

楊秋娘左右一尋思，扯出手帕一屁股坐在地上哭訴，「臭蛋他娘這是不肯講一點情分啊，這樣的兒媳我楊秋娘也要不起，什麼分家而已，我要和妳分宗，老死再也不往來！」

院子裡靜了半晌，楊秋娘突然哭嚎起來，而且說的話也讓人震驚，陳明德等幾個人都急忙從屋裡出來。

顧默默抱著臭蛋，回頭對滿臉驚訝的陳明德說：「大舅，既然婆婆要分宗，老死

不相往來，外甥媳婦就替相公做主，再分給他們五畝地給他們養老。」對牛三旺而言，牛大壯早就是個死人了，臭蛋他也從沒正眼看過，在他心裡臭蛋是養不大的，所以分不分宗他無所謂，但是一共十畝地就想打發了他，沒門！只是不等他鬧起來，深知他品行的楊秋娘已經抓住他的胳膊哭訴，「就這樣吧承祖他爹，以後各過各的，各自踏實。」大聲哭完，小聲在牛三旺耳邊說：「顧默默手上有咱們把柄，不想死就安分點。」牛三旺頓時老實了，陳明德則看著顧默默，心裡說不出什麼滋味，這結果比他預想的好太多了，他原本以為最好的結果就是——分家，再得分他們二十畝地。總之，這個顧默默不簡單吶。

大方向決定好了，事情卻辦得不算順利，畢竟除了家宅田產，還有銀子糧食傢俱這些。

「家裡一分銀子都沒有！」牛三旺蹲在地上，梗著脖子不鬆口。楊秋娘扯著帕子直哭，「家裡就那麼點地，還要分走糧食，這是要餓死我們老的小的啊！」

顧默默穿越過來七天，天天折騰著，說實話，她這副破敗的身子快扛不住了，再說糧食什麼的，她也不想吃牛家的，覺得膈應，所以乾脆都不要了，包括屋裡的傢俱，只把自己和臭蛋的舊衣服都帶走就好。

臨出門前她對陳明德說：「大舅，麻煩你把牛套好車拉走吧！」什麼？！牛三旺兩口子驚呆了。牛三旺臉紅脖子粗的吼道：「不行，牛和車是我自己後來置辦的，是我的！」

顧默默冷臉說道：「那你把原來的牛和車還來。」

「哼，說好分給你們十畝地和這座宅子，按理剩下的都歸大壯家，怎麼糧食和銀錢都留給你們還不知足？」

陳明德一把推開急紅眼的牛三旺，往後院走去。楊秋娘又恨又氣，她咬牙對陳明德的背影說：「你就不怕將來臭蛋他娘帶著這些東西改嫁？或者臭蛋沒養大，這些東西都歸了顧默默？！」陳明德僵住了，慢慢的握起拳頭。如今這些田產從牛三旺這裡分給顧默默，等於和陳家沒什麼關係了，而且也沒人有權管顧默默怎麼處理這些，除非牛大壯在。顧默默輕笑一下，抱著臭蛋對陳明德的背影屈膝說道：「外甥媳婦年紀太輕，怕是看不住這些家財，將來地契還是請大舅保管，還有外甥媳婦沒了宗族長輩可依靠，請大舅准許臭蛋滿三歲入陳家的族譜。」

跟著一起出來，還在門口的幾個陳家人，先是為著楊秋娘的話都停下腳步，臉色難看的彼此示意，這會兒聽了顧默默的話都抬頭哈哈大笑，打過招呼後各自高興的回家——祖宗保佑，陳家的良田又回來了。

「哈哈哈。」九外爺覺得，這幾年就是今天最暢快！他看了一眼滿臉不可置信的牛三旺兩口子，負著雙手大笑著回了自己家。

陳明德肩膀放鬆，腳下帶風地走去後院套牛車，只留下氣得快吐血的牛三旺兩口子。

「顧默默！妳到底圖的是什麼？」楊秋娘咬著牙，從齒縫逆聲，一個字一個字的問道。

顧默默笑咪咪的說：「就是想讓你們吐血啊。」

這天午飯，顧默默帶著臭蛋在陳明德家吃。這次分宗對陳家尤其是陳明德來說，簡直不能更舒心了，張臘梅自然知道自家男人多高興，也是憐惜顧默默母子瘦弱，便宰了一隻老母雞添菜，幾個人開開心心的吃飯。

「大壯媳婦，地契和戶口大舅已經給妳辦好了。」想著牛三旺在府衙裡薰了的鶴鶲樣子，陳明德就覺得很高興，陳家的地一大半都要回來了。

顧默默夾了一塊雞肉餵臭蛋，瞄了一眼陳明德放在桌上的地契，繼續盯著臭蛋小口的咬筷子上的雞肉。「大舅收著就好。」

陳明德一手拿著筷子，一手在腿上輕搓，看著地契不好動手，這可是五十四畝良田！

張臘梅瞄了自家男人一眼，看他有些激動又猶豫的樣子，便給顧默默夾了一隻雞腿，親熱的說道：「大壯媳婦，別光顧著臭蛋，妳也要多補補。」

「多謝大舅母。」顧默默笑著道謝，又對陳明德說道：「我信大舅，大舅不信自己？」

是呀，自己是什麼人，自己還信不過自己？陳明德心裡通透了，他拿起地契遞給張臘梅說：「這是大壯名下的地契，妳去收起來。」

張臘梅笑著應是，接過地契去了隔壁屋裡收好。

「大舅，外甥媳婦還要帶臭蛋，那些地麻煩大舅都幫我佃出去。」看見臭蛋眼睛直盯著白麵饅頭，顧默默一邊和陳明德說話，一邊掰了小半放到臭蛋手裡。

臭蛋看看手裡的饅頭，對顧默默露出一個小小的笑容。

要是往日看到臭蛋這樣，陳明德一定會誇幾句臭蛋真聰明之類，可是現在他的心思都在顧默默剛才的話裡，他不贊成顧默默的做法。

「都佃出去能收多少糧食？不如留下二十畝，到時候大舅和妳大舅母、大滿搭把手就收拾了。」

顧默默不在意的說道：「不知道大壯什麼時候才能回來，怎麼好常年麻煩大舅家。」她擺擺手止住陳明德要說的話，接著又道：「就這樣吧，還要麻煩大舅幫外甥媳婦把牛和車都賣了，再幫我賣上四畝地，我要買宅子。」

顧默默不種田的話，養牛的確不太划算，要賣牛和車陳明德沒意見，但是說到宅子，他就有些可惜大伯家的那座宅院了。

顧默默看出來他的心思，淡笑著說：「臭蛋在那裡長了幾年，那一家人從沒給過臭蛋一個好臉，大舅也知道臭蛋從來喜歡把臉藏起來不願意見人，不就是那幾口人造成的。」

陳明德看著低垂著眼睛，在顧默默懷裡慢慢啃手上饅頭的臭蛋，有些心酸，這是堂妹的長孫，竟被那家人害成這樣。

「那宅院外甥媳婦原本就不想要，給臭蛋換個家，說不定臭蛋就能活潑些。」屋裡的兩個大人都看向臭蛋，臭蛋卻恍如未覺般，慢慢啃自己手上的饅頭。
張臘梅收拾好地契進來，見到屋裡兩人沒吃飯，只是靜靜的坐著，不禁有些奇怪的問道：「怎麼不吃了？快趁熱吃。大壯媳婦把臭蛋給我，妳自己也好好吃頓飯。」顧默默笑著說：「不用麻煩，快吃好了，剛跟大舅商量賣牛車呢。」

「哦？」張臘梅笑著說：「那倒是巧了，昨兒九嬸娘跟我說，明信和秀娘這一年掙了點銀錢，想置辦牛車呢。」

陳明信和郭秀娘成婚一年多，小倆口都很勤快，一個編些擔籠、葦席、草鞋去賣，一個繡花換銅錢，除了郭秀娘的肚子沒動靜，再沒有讓九外婆不滿意的地方，不過他們還年輕，對這事不急。

「那還真是巧了，待會兒我就去找九外婆。」

陳明德收拾好心情，對顧默默說：「妳要買宅子是想買地自己蓋，還是買現成的？」顧默默的身體自己清楚，真的太虛了，她時常覺得頭頂輕飄飄，腳底發虛，有時候還會眼冒金星，她現在最需要的是安穩下來，和臭蛋一起好好養一養。

「大舅說的現成宅院，可是從這裡往西數第三家，明義舅舅家的宅子？」

陳明義家算是出了五服了，不再一起序齒，因此顧默默稱為明義舅舅。

「嗯，他們全家搬去寶雞府，村裡留著老宅就行，後來給明義蓋的那間宅院就不想要了，託大舅賣了。」

那處宅子還不錯，蓋了有六七年，最主要的是在村子中間，安全無虞。

陳明義一來同情顧默默過得不容易又沾親，二來那房子賣了一年多也沒賣出去，所以要價也低，陳明德在中間調停，第二天便用三畝地換了宅子。

牛車則是當天下午，被九外爺以八兩銀子牽走了。九外爺原本要給十兩銀子，顧默默卻不好收那麼多，畢竟全新的牛和車都要不了十兩。

顧默默笑著說：「九外爺也不必覺得沾了外孫媳婦的光，等你們家裡的羊下崽子了，外孫媳婦天天去討羊奶。」

不過九外爺始終不是喜歡佔小便宜的人，等第二天知道顧默默買了宅院，就送去了一百斤白麵、幾十斤小米、十幾斤菜油還有好些豆子。

第三天送走了幫忙的親朋，顧默默一手抱著臭蛋，一手拿著鑰匙，望著自己和臭蛋的新家。

陳明義家原本就是村裡的富戶，蓋的宅院自然不錯，三間正房坐北朝南，三間東廂房一律是紅磚青瓦，餘下一個挺大的院子種了幾棵柿子樹，如今金黃的柿子掛滿枝頭，一幅祥和農家小院的場景，讓人不由得身心平和下來。

穿越來十天，如今有房有地有兒子，相公……那個可以忽略，顧默默覺得還算不錯。她帶著臭蛋開始安安穩穩的調養身體，準備過悠閒的農家生活。

這時的顧默默不知道臭蛋他爹，正在北境搏命。

第五章 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

北地的風刮起來是順著地面橫刮過來的，呼嘯而過，吹在臉上好像刀割。牛大壯和朱喜子騎在馬上，盡量俯下身體把臉貼在馬脖子上，咬緊牙關抵禦狂風和寒冷。

草原上的草早已枯萎，一些乾草被風捲起來飛在空中，有些地方裸露出大地本來的面目，茫茫草原荒涼無邊。

朱喜子側著頭避過風對旁邊的牛大壯吼道：「娘的，才出來一天一夜就受不了這鬼地方。」

雖然兩個人離得不過幾步遠，說話卻要用吼的，要不然風就把話吹散了。

牛大壯活動了下，自己戴著厚羊皮手套的手指一路抓著韁繩，手都僵掉了。他側向朱喜子這邊吼道：「差不多繞到韃子軍後邊了，估計今晚就能碰到他們的後軍。」

「我韃子話不好，只能裝結巴了。」朱喜子抽了一鞭子繼續吼道：「這次要是能立功，我混個小旗，到時候給爹娘捎信回去，讓他們也高興高興。」

牛大壯笑笑沒說話，這鬼天氣實在不是聊天的好日子，一開口就是一肚子寒風。朱喜子也不再言語，兩個人專心趕著路，傍晚的時候他們遠遠地看見韃子的營地。

「光看這氈包和營地，像是駐紮了五六萬軍隊。」朱喜子低聲跟牛大壯說。

牛大壯站在馬的下風處瞇著眼睛，仔細的觀察這個營地。

將軍這次派人出來，是想打探關外韃子的虛實，因為天候太惡劣，秋冬向來是休戰的時期，可是將軍卻想趁此際打得韃子一個措手不及。

「不行，光靠營地和氈包不好判斷，萬一有詐呢？」

「那怎麼辦？」朱喜子冷得縮肩躬背。

牛大壯耷拉著眼睛，慢慢的有了主意，「你先調轉馬頭回去，我親自去一探虛實。」

「你不要命了！」

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」牛大壯跨上馬背，低頭對朱喜子說：「如果我不能回去，你就把眼睛所見回報將軍，走吧。」說完不管朱喜子，一人駕馬向五里外的營地跑去。

朱喜子咬了一會兒牙，最後一甩馬鞭上馬，往來時路返還。

「什麼人？」守衛的韃靼兵拔出馬刀，攔住牛大壯。

牛大壯豪爽一笑，用流暢的韃靼話回道：「我是來自噶順諾爾，塔塔爾部的牧仁，為了尋找最好的野馬來到了這裡，天色太晚風又大，所以找到這處山坳避風。」牛大壯一邊說，一邊從馬背上跳下來。

「這裡是軍營，不想死就趕緊走。」

牛大壯哈哈大笑，「你們都是草原上的英雄，還怕我一個人不成？今晚實在不好找地方避風，要不我沿著山腳往前去幾里？」

他並不往軍營裡看，回頭上馬準備走人。

「站住！」軍營裡出來一個佩著較為華麗馬刀的男人，牛大壯猜想應該是個小頭目。

那人手扶著彎刀，繞著牛大壯的馬轉了一圈，忽然笑著說：「難得碰到故鄉人，進來一起喝碗馬奶酒。」

牛大壯跳下馬哈哈大笑，「你也是噶順諾爾的，我怎麼沒見過你？你是噶順諾爾哪裡人？南邊的北邊的，東邊的還是西邊的？」

那個人微愣了一下說：「我是紮賚諾爾的。」

牛大壯毫不在意的笑著說：「那你在我的北邊了，你也是塔塔爾部的？」

那人拍拍牛大壯的肩膀，說：「我是克烈部的，雖然不是一個部落，也可以一起暢飲馬奶酒。」

「那倒是。」牛大壯拍拍自己的酒囊，「自家釀的，濃得夠味。」

韃靼小頭目笑著問：「怎麼沒帶乾糧？」

牛大壯拍了拍身上背的弓箭，「草原的兒子只要在有水草的地方就有食物。」

正說著天上恰好飛過一隻蒼鷹，牛大壯取下弓箭搭弓向天，他一眼微瞧一眼緊緊盯著飛翔的蒼鷹，弓拉滿月，忽地鬆手，箭若流星般直向蒼鷹而去。

附近的韃靼兵怪叫著撿來蒼鷹，小頭目拍拍牛大壯的肩膀笑道：「好箭法！」

太陽即將落山，營地裡燃起篝火，小頭目和牛大壯圍著篝火一邊烤鷹肉，一邊閒聊。

「你們塔塔爾部好幾個神射手，不知道你和誰學的箭？」

牛大壯解下酒囊，喝了一口遞給小頭目說：「有好幾個，蒙力克、脫朵、巴雅爾、巴圖，不過我是自己琢磨著練出來的。」

「咳、咳！你這酒也太烈了。」咂咂舌頭，小頭目說道：「這麼好的箭法，不如來打仗，早早做個千戶好娶妻子。」

「有了，在家裡等我呢。」

小頭目瞭解的笑笑，「哪個部落的，美不美？」

「布和百戶，外邊巡邏的抓來一個結巴，說是羊群被暴風吹散了在找羊。」一個韃靼兵過來稟告。

「又一個？」小頭目嘴角掛著不懷好意的笑容看著牛大壯，話卻是對著來報告的韃靼兵說的，「也帶過來。」

牛大壯聽說抓了個結巴就知道朱喜子被逮到了，他臉上全是事不關己的好奇，順著嘈雜聲響看過去。

「你……你……你們，放……放開……我……」朱喜子結結巴巴的對韃靼兵叫道。

「來來來，坐下烤烤火，這裡有酒有肉。」小頭目笑著揮手，讓人放開朱喜子。

「還……還……還是……這位……頭兒人好。」朱喜子推開韃靼兵樂呵呵的坐到火堆旁，伸出雙手烤火道：「真……真暖和……冷……死我了。」

牛大壯轉著烤肉不說話，小頭目問道：「怎麼不說話了？」

牛大壯瞄了朱喜子一眼，「跟個結巴說話費勁。」

「你……你……你……說……說……誰……誰結……結巴？！」朱喜子一著急，臉都憋紅了，衝過來就要撂倒牛大壯。

小頭目笑著拉開他說：「先烤肉，吃飽了才有力氣。」

幾個人隨意閒聊，一口馬奶酒一口烤肉，似乎都很愜意，當滿天繁星低低的壓向大地的時候，白天暴虐的草原變得安靜而祥和。

正在閒聊的小頭目忽然用純正的漢話說：「今天白天的風簡直見了鬼了。」

「可不是。」朱喜子一拍大腿也用漢話接了一句。

牛大壯臉色不變卻頭皮一麻，心道：糟了！

小頭目冷笑著扔掉手裡的骨頭，拔出馬刀指向牛大壯兩人，周圍的韃靼兵都圍了過來。

「幹什麼？」牛大壯用韃靼語疑惑而警惕的問小頭目，忽然他恍然大悟般的抽出蒙古刀直指朱喜子，「你是漢人奸細？」

接著他轉身，用馬刀晃了一圈怒道：「為什麼也指著我，難道我像漢狗嗎？」

小頭目斜起嘴角用漢話說：「裝得不錯。」

牛大壯瞇著眼睛看他，用韃靼話冷哼道：「你是草原上的男兒，吃了雄鷹就該有鷹一樣的眼睛，還是你們克烈部的都是瞎子？」

朱喜子見他們說話，忽然發難向旁邊一個韃靼兵猛砍一刀，趁人不備衝向他的馬。他知道今天自己一條命大概是要交代在這裡了，可他絕不能被抓住，他怕自己熬不過嚴刑招出牛大壯。

朱喜子的突然發難讓韃靼兵們一時慌亂，不過他們很快反應過來，追了過去，朱喜子被圍著且戰且退，眼看就要被圍住。

「抓活口！」小頭目大喊一聲。

圍著朱喜子的韃靼兵怪笑起來，你一下我一下的拿著馬刀去戲弄朱喜子，好像貓戲老鼠般要讓他筋疲力竭。

牛大壯看了一眼那邊的情況，把蒙古刀插進刀鞘。他毫不在意大大咧咧的重新坐在火堆旁，拿起酒囊喝了一大口馬奶酒，似乎喝得太多太急了，嗆得不停咳嗽，咳得眼圈通紅，眼淚都嗆出一兩顆。

「怎麼，心疼了？」小頭目也坐下，用漢話撩撥。

牛大壯冷嗤一聲，把酒囊遞給小頭目，「用美酒堵上你的嘴巴，聽到它們發出漢話，我就想殺人。」

小頭目毫不在意的接過酒囊用韃靼話說：「怎麼，你和漢人有仇？」說完他用眼睛看向朱喜子那邊說：「那裡就有個漢狗，要不你去殺了他報仇。」

「一個落入狼群的綿羊，殺他有什麼意思。」牛大壯冷漠的看向被圍住的朱喜子，眼裡平靜無波。

包圍圈已經合攏，朱喜子看著周圍密密麻麻怪笑著、用馬刀在自己身邊比劃的韃靼兵，知道生路已絕。他握緊蒙古刀大吼一聲，「爹、娘，兒不能歸故鄉了！」

啊——」喊完後伸直蒙古刀衝向眼前的韃靼兵。

韃靼兵一怔，隨即舉刀迎敵，卻不想朱喜子竟然回刀自刎，他用力過猛，脖子割斷一半，鮮血噴灑在空中。

一個韃靼兵過來報告說：「布和百戶，那個奸細死了。」

「拖出去餵狼。」

「那不是便宜他了？」牛大壯一邊嚼著烤肉，一邊滿不在乎的插了一句。

小頭目看著牛大壯，玩味的笑著用漢話說：「怎麼講？」

牛大壯原本漫不經心的表情忽然變得憤怒，他把手上的骨頭連肉扔向小頭目，拔出蒙古刀，「是英雄就動手，別跟個女人似的唧唧歪歪的試探。」

周圍的韃靼兵看見了，不但不動怒反倒起鬨，「上啊上啊，看誰是真男人。」小頭目懶洋洋的起身，解下盔甲馬刀扔到一旁，挑釁的看著牛大壯。

牛大壯鼻子冷哼一聲，脫掉袍子解下蒙古刀狠狠擱在地上，和小頭目走到空地處。周圍的韃靼兵起鬨著圍成一個大圈，把兩個人圍在中間，一群人亂叫，「上、上啊。」

牛大壯雙腿跨開，上身壓低，半張著胳膊瞇著眼睛，看向對面相同動作的小頭目，兩個人互相盯著對方慢慢左右繞圈，忽然小頭目伸手來抓牛大壯的胳膊，牛大壯及時撤手，另一邊身子側前去抓小頭目的另一邊胳膊，小頭目也是經驗老道，看到試探不成連忙後退。

兩個人又互相繞圈試探，你來我往幾次沒有什麼進展，但是圈越轉越慢。氣氛慢慢的凝滯緊張起來，韃靼兵們更加熱烈的起鬨，「上啊，上！摔倒他。」小頭目忽然大吼一聲，像頭公牛一樣衝向牛大壯，牛大壯雙腳張開踏穩，目光沉著，他張開雙臂穩穩的接住小頭目的攻擊，兩個人肩對肩撞在一起，彷彿兩頭公牛相撞擊，腳下的大地都好似也顫了顫。

「好！好！好樣的！」周圍喧囂不已，牛大壯和小頭目之間卻是無聲的力搏，小頭目放開牛大壯一條胳膊，想去抓他的腰帶，牛大壯身子一斜，用被放開的胳膊反去抓小頭目的後腰。牛大壯得手後立刻伸出一條腿去絆小頭目，小頭目不甘示弱，雙手按緊牛大壯的雙肩，兩腿躍起，落地後藉著衝力，抓緊牛大壯的雙肩，想要撂倒他。

牛大壯借力使力也一躍而起，雙腳又穩穩的落在地面。

「好！好！」
「加把勁，你們是女人嗎？上啊！」在韃靼兵的叫囂下，牛大壯和小頭目速度快了起來，兩個人胳膊快速的搏鬥，不一會兒就糾纏在一起，牛大壯頭頂小頭目左胸，一手抓其後腰，一手抱其腿，小頭目則一手抓住牛大壯肩膀，一手抓他側腰，兩人雙腿交錯。

牛大壯感覺到小頭目上半身向左後擰，就知道他想要用右腿絆倒他，他當機立斷雙腿向後滑，重心下移雙手抱住小頭目雙腿窩，往懷裡一使勁。

「咚」的一聲，小頭目後背著地，幸虧他用手和胳膊卸力，否則這一摔能讓他吐血。

牛大壯見小頭目摔倒閃身而上，一腿彎曲壓住他胸膛，雙手把他雙肩按在地面。
「服不服？」

「好，好，好啊！」周圍的韃靼兵一起叫好。
小頭目不在意的笑了，「服！真是我們草原的男兒，是個英雄。」說完他伸起一隻手。

牛大壯知道這是小頭目心服口服的表示，他豪爽的站起來，彎腰拉住小頭目伸出來的手，胳膊一使勁把人拉起來。

兩個人回到火堆旁，穿回自己的衣裳。

「你這樣的勇士不如來打仗，殺光那些懦弱的漢人，把他們肥美的沃土劃入我們

草原人的帳下。」小頭目一邊穿衣，一邊遊說牛大壯。

牛大壯漫不經心的穿上皮袍，紮緊腰帶，他一邊把蒙古刀掛回腰間一邊說：「就你們這氈包多，兵士少能打個什麼仗。」

「這是我們將軍的計策，秋冬休戰期人都撤回去生崽子，到明年一個個養足了力氣去殺漢狗。」小頭目一邊說一邊把牛大壯引向自己的帳篷。

牛大壯進了帳篷後盤腿坐下，「行！等我有了崽子就來殺光漢狗。」

一夜無話，第二天一早，牛大壯向小頭目辭行，「本來想找些好的馬種，現在不用了。」牛大壯回頭摸了摸小頭目送的三匹好馬。「我現在就回家找我的女人生崽子，等她有了動靜就來找你們。」

小頭目哈哈笑著指著三個韃靼兵說：「讓他們跟你一起去，免得你明年不認帳。」

「行！一起去，我薩日黑惕氏美酒管夠。」牛大壯說完翻身上馬，領著三個韃靼兵，帶著三匹良馬往噶順諾爾疾馳而去，而兵營裡另外幾個韃子則綁著朱喜子的屍體，往大治的邊城疾馳。

這是牛大壯給小頭目出的主意——被群狼和蒼鷹裹腹，是我們草原人才有的榮耀，死了的漢狗就應該丟在他家門口示威。

牛大壯領著幾個韃靼兵一路快馬，這裡距噶順諾爾一路不停也要六七天才能到，他知道小頭目派三個兵跟著他，就表明對他還沒有完全放心。

按理過兩天動手才更合適，可是想到朱喜子，牛大壯卻有些心急，他要趕回去找到喜子的屍身，不能讓他真的藏身野獸的肚腹。

天空傳來一陣鷹嘯，抬頭看去，卻是兩隻蒼鷹在空中盤旋。

幾個人勒馬停下，一個韃靼兵笑道：「牧仁，把你的好箭法展示一下。」

牛大壯抬頭端詳了一會兒，豪爽的笑著說：「讓你們見識一下雙射雙中。」

他驅馬來到不遠處的一個小土坡，弓搭雙箭拉成滿月，瞄準天空。

瞇著眼睛，仔細的盤算獵物的方位，雙臂跟著獵物調整位置，幾個韃靼兵在土坡下指指點點說笑。

變故只在剎那，牛大壯忽然箭指韃靼兵，眼睛一瞇手鬆弓弦，兩支羽箭流星般直奔韃靼兵的咽喉，不待他們反應過來，牛大壯迅速再抽一支羽箭搭弦激射，第三個韃靼兵還維持著一手持弓、一手去拿羽箭的姿勢，僵硬的從馬上摔下來。

牛大壯冷冷的驅馬過去，從一個韃靼兵身上換下衣服，偽裝成他們的樣子，領著幾匹馬往邊城疾馳而去。

他晝夜不停，馬匹累得不行了就換一匹，他咬緊牙關低低的伏在馬背上，終於在天微明的時候，趕到了邊城外幾十里的一個咽喉之地。

馬兒被牛大壯領到林子深處，韁繩綁在樹幹上隨意的吃草，他自己則悄悄地潛伏在路邊的低窪裡，給自己身上蓋了些樹枝枯葉，周圍的一切都靜悄悄的，他靜靜的潛伏著，手邊是他的弓箭。

地面遠遠的傳來震動，他把耳朵側貼在地上，仔細辨認來的有幾個人、還有多遠。他聽了一會兒，把弓箭拿到手上，雙箭搭弦上，已經可以聽到馬蹄聲了，對方有

五個人自己卻只有一個。

牛大壯穩穩的吸了一口氣，瞄準後雙箭齊飛，不待他們反應，又搭一箭，「嗖」的一聲，又一個韃靼兵應聲而落。

戰馬拖著韃靼兵的屍體亂跑，剩下的兩個手持弓箭，左右張望，喝罵道：「懦弱的漢狗，別藏頭縮尾的，出來！」

牛大壯冷笑，又是一箭，叫囂的那個也中箭落馬，剩下最後一個韃靼兵調轉馬頭，蛇行逃跑，牛大壯站起來食指拉弓鬆手，「砰」的一聲，那個韃靼兵嚇了一跳，從馬上摔落。

牛大壯不慌不忙再搭一箭，拉滿鬆手，一箭正中那韃靼兵的大腿。

他攔住一匹亂跑的戰馬，翻身上馬跑到滿地翻滾的韃靼兵面前問：「你們自詡英雄，為什麼聽到弓弦聲就會嚇破膽？」說完翻身下馬，將韃靼兵捆結實了綁在樹上。

之後他追上馱著朱喜子屍身的馬匹，熱淚滾滾，「好兄弟，我帶你歸故土。」

邊城除了駐城的大治兵士以外，還有一些百姓和商人。今天這些人所有的議論都和牛大壯有關。

「聽說沒？這次咱們的斥候出去，抓了一個舌頭回來。」

「我今早在城門看見了，不光抓一個舌頭，還帶回好幾匹好馬。」一個得意光榮的說道，彷彿是自己親自去抓的。

「是誰啊？這麼厲害！」

「你懂不懂規矩？這個不能打聽……」

街頭巷尾的紛紛議論到不了肅穆的總兵府，邊城的總兵姓俞叫俞善德，今年四十餘歲，雖然年紀不大，鬢邊白髮卻多了些。他身形適中，面色黧黑乃是常年守邊風沙吹襲所致，不過一雙眼睛黑亮有神。現在他正坐在堂中上首，聽下面的人稟告。

下首坐著的乃是他麾下左路前鋒遊擊將軍岳紹輝。他年僅十九但因為邊塞的風沙，顯得皮膚粗糙，看起來像二十餘歲，原本淺麥色的膚色變成了深麥色，但他身形挺拔、五官俊朗，不管誰見了都要讚一聲「好一個俊偉男子」。

這位遊擊將軍不僅有好樣貌，來歷更是不凡，他乃是當今聖上的嫡長孫、監國太子的嫡長子，站在這位遊擊將軍身後的，就是正被邊城軍民議論的牛大壯。

「依岳將軍所言，韃子前寨兵力不足五萬，左右兩翼也是兵力大減，後軍更是無人？」俞總兵雙眼微睜，沉吟的問道。

「是。」岳紹輝在座位上抱拳回道：「據被抓的韃靼兵招供，後軍僅存兩千餘人，前寨不知兵力，但月前曾有大約十餘萬兵力後撤。」

俞總兵閉眼沉思，堂裡靜悄悄的，岳紹輝和牛大壯屏息靜氣，怕打擾了俞總兵的謀斷。這次派牛大壯幾人外出打探，是岳紹輝一意力主——年輕的將軍很想能在這休兵期給敵人來個措手不及。

過了半晌，俞總兵睜開眼睛，他清明的眼神直視牛大壯，「牛小旗，你再說說在韃子後軍所見。」

「是。」牛大壯從岳紹輝身後走出，行至堂中拱手道：「韃子後軍氈包良多，然而屬下留意了灶頭，推估他們兵力應在兩千有餘。前寨主軍氈包佔地十里有餘，屬下遠遠眺望，旗幟獵獵，但屬下觀其馬草垛子，卻不足以支撐二十萬大軍過冬。」俞總兵聽完仰天闔目，半晌大笑起來，「哈哈哈，竟然跟本將玩空城計。」

岳紹輝和牛大壯相視一眼，目露喜色。

岳紹輝離座走到堂中，單膝跪地、雙手抱拳地朗聲道：「末將願請命為先鋒，替大人開路。」

俞總兵擺擺手，對門外的侍衛說道：「傳令官傳令各路將軍千戶，於申正時刻在大堂議事。」

「是。」門外幾個聲音同時領命。

俞總兵轉回頭對牛大壯說：「若事實相符，牛小旗便是大功一件，到踏平韃靼之時，本將自有封賞。」

牛大壯一身輕鬆，他憨笑著摸了摸後腦杓說：「這是屬下職責所在，不敢貪功。」

「哦，那就算了。」俞總兵輕飄飄的來了一句。

還在摸著後腦杓憨笑的牛大壯愣住了，他不可置信的看向俞總兵，半晌反應過來急得直叫，「將軍！屬下、屬下、屬下……」牛大壯一咬牙說道：「屬下還是貪功的。」

「哈哈哈！」俞總兵愉悅的大笑，「去吧，跟著你的岳將軍好好幹，將來總有你封妻蔭子的一天。」

第六章 貼心的孩子

兩個人出了正堂，在院子裡牛大壯就嘟囔開了。

「俞總兵怎麼老拿我尋開心？」

岳紹輝斜睨了他一眼，嘲笑他道：「誰讓你老在俞總兵面前裝傻充愣，能從韃靼兵營安然進出的，豈會是憨傻之人？活該你被捉弄。」

「欸，」牛大壯推了一把岳紹輝，「你的同袍之情呢？」

岳紹輝沒防備，被他推了個趔趄，站穩腳跟就掄拳頭要揍他，牛大壯笑著就跑。

「你們兩個當這總兵府是兒戲之所？皮鬆了要本將軍來替你們緊緊？」威嚴的聲音從正堂門口傳來，俞總兵臉色板正的問道。

岳紹輝狠狠瞪了牛大壯一眼，兩人老實的回頭，單膝著地拱手道：「屬下無狀，請總兵大人責罰。」

「下去吧，再有下次兩罪並罰，絕不輕饒。」

「是。」兩個人乖乖的起身，一前一後出了總兵府。

俞總兵站在正堂門口含笑看兩人遠去，心裡卻是對他二人讚賞不已——一個兵馬嫻熟有謀有略，一個看似粗狂其實心思敏捷。

說起來一個皇長孫，一個小兵原本怎麼也扯不到關係，可是岳紹輝自小習得文武藝，在太子的鼓勵下一心要發揚祖風，他原本是以正五品千戶到俞總兵麾下，俞

總兵在接到命令時本是打算把他供起來，可岳紹輝卻讓隨從歇在驛站，自己假裝新兵入伍。

也是緣分，他就和牛大壯分到同一小旗，幾個新兵被老兵欺負，別人也就罷了，岳紹輝仗著自己從小習武，跟老兵動起手來，牛大壯也跟著一起動手，兩個人一個靠武技，一個靠蠻力，熱熱鬧鬧打了一場，卻依然被幾個老兵打趴下了，當然那幾個老兵也沒佔到便宜，全是鼻青臉腫的。

打了一架的兩個人迅速融入到老兵裡，跟著學了不少本事，幾場仗打下來一起出生入死，老兵新兵都有折損的，這兩人倒是成了生死之交。

後來岳紹輝立了大功，要論功行賞他才擺明了身分，如今靠著自身能力做到了正四品的遊擊將軍。

牛大壯跟著岳紹輝到了兩人居住的小院，院子很簡樸，一進門是三間正房，兩邊各一間廂房。這小院最大的特色在後院，有四五丈寬、五六十丈長，是個小小的演武場。

一進演武場靠牆有兩間小房子，住著兩個韃靼勇士，一個是原本住在噶順諾爾，塔塔爾部的薩日黑惕氏巴仁泰，因為他的妻子被小首領玷汙殺害，於是神射手的他射殺了小首領逃到邊城，另一個則是奴隸巴拉，因為輸了摔跤比賽要被主子殺了洩憤，被探聽消息的岳紹輝所救，從此效忠於他。

牛大壯進了後院見到兩個人，屈起右臂放在左胸見禮道：「師傅。」

兵營的斥候自然有專人教習韃靼話和習俗，可是牛大壯覺得不夠，他便以岳紹輝親衛的身分，住到這裡和兩位韃靼師傅，按韃靼人的習慣同吃同住。

雖然才剛歷險回來，牛大壯卻一刻也不耽誤，先跟巴仁泰練箭。他弓搭三羽，直視五十丈外的靶子，手指一鬆三箭便直直射向三個靶心。

旁邊的岳紹輝輕笑一下，隨手撿了一顆石子扔向空中，牛大壯抽箭、抬頭、瞄準，一氣呵成，「叮」的一下，石子被射裂。

牛大壯練完射箭還要練摔跤，岳紹輝在另一處練了一回槍法，便收拾著要去正堂聽俞總兵和各位將軍議事。

「將軍，」牛大壯叫住岳紹輝，「這次贏了，能給朱喜予以小旗的身分撫恤不？」岳紹輝已經聽牛大壯說了朱喜子的事情，為了不拖累同伴自裁身亡。他拍了拍牛大壯的肩膀承諾道：「等贏了，我給他報總旗。」

總兵議事跟牛大壯這樣一個親衛小旗沒有任何關係，牛大壯練了一身臭汗，吃過晚飯後燒了一鍋熱水，好好的洗乾淨了這幾日的風沙和汗水。

夜裡躺在小院的西廂，牛大壯回想今天一天的事情——這是他跟岳紹輝學的習慣，每天都要把自己做過的事、說過的話、學到的東西，再在心裡過一遍。他想到俞總兵說「將來總有你封妻蔭子的一天」，不期然的想起了那個身影有些模糊的姑娘。

那姑娘牛大壯並不滿意，性子太溫順了，只能希望萬一有了孩子，大舅能幫忙照看。希望有了孩子，那姑娘能為了孩子潑辣些，否則恐怕沒法子在楊秋娘和牛三旺手上熬下來……

牛大壯在夜色裡皺眉，在心裡歎氣，要是沒有孩子也好，當初和大舅說好了的，沒有孩子就讓人家自行改嫁。

說到改嫁，牛大壯又想起了，那姑娘一身潔白似雪的肌膚……他在被子裡搓了搓手指，似乎還能感覺到指間的滑膩，要是真改嫁了也怪可惜的。

牛大壯再怎麼樣也想不到，那姑娘給他了一個驚喜——給他娘子換了個芯。

承平三十一年冬天，北境大捷的消息隨著軍報傳到了京城，給原本就因為快到年底而更加熱鬧的皇城又多添了幾分喜色。

有些商鋪還請了歌舞社火以示慶賀，人們臉上都是興奮的笑容，說的也多半是北境的傳奇。

「聽說俞總兵只是坐在馬上，長刀一揮那些韃子就嚇得屁滾尿流。」

「那可不是，俞將軍駐邊多年，那些韃子光聽名字也不敢造次。」

「你們還不知道？俞將軍自然厲害，但這次卻是皇長孫岳將軍立的首功！」

幾個喝茶閒聊的人，聽到不一樣的消息紛紛聚攏過來。

「怎麼說？」圍過來的人興奮好奇的看著說話的人。

說話的是個三十左右的文士，他舉起一隻手揚聲道：「小二哥，再來壺上好的茶。」

「來嘍——」小二哥輕快悠長的回答，麻利的去後堂沏出一壺新茶來。

那文士撫了撫薄鬚，一手甩袖子慢條斯理的提起茶壺，斟滿一盞茶。

「倒是說啊，咱們皇孫殿下怎麼立的首功？」旁邊有性子急的催促道。

那文士笑吟吟、悠哉悠哉的開始說：「這一次俞總兵原本是打算照例休兵，是皇孫殿下力主出其不意……」

講的人婉轉道來，一場仗講得他好似本人身臨其境，聽的人振奮激動，總之講的聽的都很滿意。

旁邊一張桌上有位五十餘歲的長者，一邊品茶一邊含笑聽著，看著越聚越多的人聽得興起，笑著放下茶錢，悄悄走了。

這位長者乃是太子詹事府右春坊從五品右諭德蘭大人，今日這文士便是他安排人手佈置的，不光這間茶館有，京城多處人群聚集之地都有，過些日子大的省府也會有這樣的人出現。太子雖然並不很贊成蘭大人的做法，但他一向信任這位蘭大人，便也沒有阻攔。

另一桌有一位華服少年，不過十四五歲，長得唇紅齒白，很是俊俏，他聽完文士的演繹，說了一句，「到底還是俞總兵及時決斷，才能有這次勝利。」

文士笑著向北境的方向拱手說道：「自然是主將肯聽皇孫殿下進言才能得勝，但是岳將軍身為皇孫能身先士卒充作先鋒，可見果然是高祖之風。」

少年有些得意，「岳家後人自然有高祖之血、高祖之風。」

那文士便接著少年的話，誇讚起當今皇上英明、太子德政，周圍的人聽得連連稱頌，不一會兒茶館裡便是一片歌功頌德的聲音。

皇宮。

長寧宮的主人是當朝寵妃陳貴妃，這位貴妃長得國色天香，肌若流霞還瑩潤，眼似秋水更清澈，當年一進宮就深受皇恩，後來在承平十七年三月十四日，聖上五十大壽之日，產下八皇子岳嘉彥，承平帝龍顏大悅，直接將她從正四品的美人晉位正二品寧妃。

承平十九年秋，承平帝忽發頭風，痛得徹夜難眠，國事盡付太子。陳貴妃通曉音律，便試著以古琴曲配合安眠香以及太醫院上好的湯藥，竟然讓萬歲爺可以偶爾睡個安穩覺。為了讓皇上能睡好，陳貴妃徹夜不眠輕彈琴曲，以至於纖纖素手手指紅腫，第二晚、第三晚卻依然不改，承平帝大為感動，從此後宮獨寵她一人。殿外是北方冬季特有的寒冷，大半樹木凋零，即便是巍峨富麗的皇宮也難免有些清冷，長寧殿裡卻溫暖如春，綠意盎然，陳貴妃接過宮女呈上來的湯盞，端到矮榻承平帝面前。

原本一個人下棋的承平帝，聞到味道皺起眉頭，「朕覺得已經好了，怎麼還要喝？」

「陛下自然是身體康泰，可太醫院不過循例進補，也是為了避免換季……」

沒等陳貴妃笑吟吟的溫聲說完，承平帝已經不耐煩的端起來一口喝完，旁邊自有宮娥擎著盤盞伺候漱口。

「陛下最近喜好對弈，何不召來大臣伴駕？」陳貴妃吩咐宮女拿來她給八皇子縫製的裡衣，一邊做一邊問。

「父皇、母妃，兒臣也要去北境建功立業！」

承平帝還未回答，殿外傳來少年的聲音，不等宮人通稟就闖了進來。他邊走邊脫下斗篷，扔給後邊跟著的內侍，原來竟是稍早在茶館裡的那個華服少年。

陳貴妃笑得無奈，「你這是又跑出宮去了？」

少年不答反倒坐在他娘身邊癡纏，「紹輝都可以上陣殺敵，兒臣是他的皇叔，自然也可以。」

「胡鬧，紹輝去的時候已經年近十六，他刀馬嫻熟，朕且不放心。」承平帝打量了一下自己小兒子細嫩的肌膚，「你就更不用提了。」

八皇子岳嘉彥放開他娘，扯著承平帝的袖子撒嬌道：「兒臣也刀馬嫻熟，宮裡的侍衛多不是兒臣對手。」

「那些侍衛哪裡敢真和你動手。」承平帝笑著搖頭。

陳貴妃笑吟吟的勸兒子，「彥兒身上流著高祖之血，自然想要禦敵於國門之外，但是彥兒還是太小了。」

八皇子氣哼哼的坐到一邊不說話。

陳貴妃繼續笑吟吟的說道：「彥兒若是真的敬慕英雄，母妃倒有一個好主意。」

八皇子眼睛一亮，轉過身拉著陳貴妃的袖子左右搖晃，「母妃有什麼好主意？」

陳貴妃任由兒子扯著自己的衣袖，笑著看向承平帝說道：「算來彥兒也有十四了，臣妾幫他相中了一門好親事。」

「哦？」承平帝一手摸著花白的鬍子，有些感興趣的看向陳貴妃。

「母妃！紹輝皇侄都十九了也還沒有訂親。」八皇子急得跺腳。

陳貴妃笑吟吟的繼續對承平帝說：「這門親事其實是投彥兒所好，他不是一向仰慕俞總兵的英雄氣概？俞將軍恰好有一幼女，年方十六，不僅姿容俏麗，更是將門虎女，想來以後一定能和彥兒夫妻相得。」

這樁親事便就此定下，蘭大人聽了皇帝將俞總兵幼女定為八皇子妃有些納悶，按理八皇子將來一個閒散王爺，娶了手握重兵的將軍之女，難免讓人多一些心思。太子聽了蘭大人的憂慮倒沒當一回事，他一邊批改奏摺一邊說道：「貴妃娘娘已經先行命宮人來通稟本宮，這門親事不過是小八仰慕俞將軍的英雄氣概而已。」蘭大人聽了也點頭，這十餘年來陳貴妃獨寵後宮，卻一向恭謹，從未謀過權勢，想來就是八皇子孩子心性罷了。

北境的勝利離杏花村太遠了，京城裡的彎彎繞繞也和杏花村沒有關係，已經到了冬日，顧默默帶著臭蛋好好的調養了幾個月。

天越來越冷，顧默默和臭蛋都換上了前些日子新縫的棉衣，臭蛋穿得像個小棉球，安安靜靜的坐在灶洞旁的小板凳上，看他娘做午飯。

顧默默一邊給灶洞裡添柴，一邊教臭蛋說話。

「火，暖和。」

臭蛋看看顧默默，再看看灶洞裡橘黃色溫暖的火焰，不吭聲。

顧默默無奈的用手背碰了碰臭蛋溫暖的小臉，說道：「你這是要『三年不鳴，一鳴驚人』嗎？」

臭蛋是可以聽懂話的，但就是不說，為此顧默默還特地帶著臭蛋去寶雞府找擅長醫治小兒的大夫，大夫確定臭蛋沒有問題，至於為何只會叫娘，大夫也只說興許再大一點就好了。

「大壯媳婦在家嗎？」

院子裡傳來張臘梅的聲音，顧默默聽到就明白，是送大舅去府裡順便捎帶的東西來著。

「在灶房做飯呢。」顧默默一邊應聲，一邊俯身抱臭蛋準備去迎張臘梅。

幾個月的調養，臭蛋不但個子長高了，身體也硬實許多了，好在顧默默現在也不再是輕飄飄的，否則都沒法抱起臭蛋。

娘倆剛迎到廚房門口，張臘梅已經挎著竹籃也到了廚房門口。顧默默後退一步笑著說：「還麻煩大舅母親自送來。」

張臘梅白淨的臉上滿是溫和的笑意，「幾步路的事情有什麼麻不麻煩的。」她把籃子裡的東西放到案板上。「大肉割了三斤，一隻公雞宰殺好了，還有幾根棒子骨，豆腐、豆芽、還有一顆白菜。」

最後她從籃子底提出一小串銅錢，遞過來說：「還剩下五十八文。」

臭蛋現在重了，顧默默一隻手抱不住，她對懷裡的小傢伙說：「臭蛋，幫娘接一下。」

臭蛋乖乖的伸出一隻小手去接，卻不想張臘梅順勢把他從顧默默懷裡抱過來。臭蛋也不反抗，只是在拿到銅錢的時候對著顧默默露出一個小小的笑容，把手裡的錢串遞到她面前。

顧默默接過錢，在臭蛋臉上親了一下，笑著說：「真能幹。」小傢伙臉上的笑容更加明顯，兩隻眼睛明明亮亮的。

張臘梅掂了掂懷裡的孩子，笑著說：「感覺比上次更壓手些。」

「是不？」顧默默笑著說：「我也覺得快要抱不動了。」

「妳也捨得給孩子補，羊奶雞蛋不斷，又是天天雞肉豬肉的吃著，能長得不好？」張臘梅看著現在的臭蛋就覺得高興，以前瘦弱得看起來小小一點的，現在臉上多了肉，也顯得小臉蛋嫩了些，不再是蠟黃消瘦。「冬天穿得多，臭蛋還是有點弱，不過我看明春他應該就能走得很穩當了。」

「那外甥媳婦這個冬天就好好給臭蛋補補。」順道也把自己給補得健康些，顧默默心裡想著。

聽到這句話，張臘梅臉上有些不自然的笑道：「妳大舅讓我給妳帶個話，日子還是要過得節儉些，妳這幾個月沒少花錢，妳大舅也是怕妳撐不到明年收租。」

顧默默聞言怔了一下，想了想匣子裡還剩下的銀錢，她點點頭，是該趁著快過年掙點小錢了。

顧默默把午飯擺到正屋的炕桌上，準備去灶房抱臭蛋，過去的幾個月都是這樣的。今天卻有些不同，她出了正屋門，竟看到臭蛋正扶著東廂的牆根，圓乎乎一團慢慢往正屋挪動。

顧默默站在門口，含笑看著那一團圓一點點的挪，不仔細還看不出來兩條小短腿有前後邁動。

臭蛋一手扶著牆，雙眼認真的盯著腳下，雖然很慢卻很穩當的往正屋挪，挪啊挪，挪到牆盡頭，他站穩停下，抬頭看向不遠處的正屋，他黑亮的眼睛裡倒映出他娘看得正有趣的笑容。

「娘——」他向顧默默伸出沒有扶牆的左手。

顧默默笑著幾步走過來，伸出雙手要抱，臭蛋卻拉住她的一根手指，抬頭叫道：

「娘。」

黑亮的眼睛看得顧默默心軟，她笑笑拉著臭蛋的小手，娘倆慢慢走回正屋。

北方的冬天很冷，更何況這一對母子身體還不算完全養好，特別畏寒，是以早就燒上了熱炕。

臭蛋穿著布襪，站在炕桌旁並不會冷到，顧默默給他戴上圍兜，從燴菜裡夾了一塊肥瘦相間的肉片，餵到他嘴邊。

臭蛋是個不挑食的好孩子，向來是給什麼吃什麼，更何況這種肥瘦相間的肉對以前缺少油水的母子來說是最香的，臭蛋以往也最愛這種，今天卻看了看，把肉推到顧默默嘴邊，叫了一聲，「娘。」

臭蛋常常這麼做，好吃的都記得顧默默，因此顧默默還沒有察覺臭蛋的不對勁。她笑著自己吃了，又夾了一塊給臭蛋。

臭蛋抿緊嘴巴搖了搖頭，他扶著桌子邊沿，挪到饅頭附近轉頭看顧默默，「娘。」顧默默笑著掰了一小塊遞到他手裡，臭蛋一手扶著桌子，一手拿著慢慢啃。

「來，吃塊肉。」這次顧默默換了一塊更大的。

臭蛋看了看香香的肉片，嚥了下口水，搖了搖頭。

這孩子今天怎麼不吃肉？顧默默有些奇怪，她換了一筷子金燦燦的炒雞蛋給他，他眼睛盯著雞蛋，嘴裡嚼著饅頭，慢慢的搖了搖頭，垂下眼睛。

顧默默皺眉摸了摸臭蛋的額頭，沒發燒啊，這是怎麼了？

「臭蛋，不喜歡炒雞蛋了？」

臭蛋拿黑黑的眼睛看了看金燦燦的半盤炒雞蛋，咬了一小口手裡的饅頭，點點頭，然後看向顧默默的胳膊又搖了搖頭。

又是點頭又是搖頭，顧默默實在猜不出孩子的心思，她索性夾了片白菜餵臭蛋，這一次臭蛋沒有拒絕。

眼看臭蛋手上的一小塊饅頭吃完了，顧默默又掰了一小塊給他，臭蛋卻搖搖頭，慢慢後退小心的扶著牆坐下。

這就吃飽了？連平常的三分之一都沒有，難不成前些日子吃太多，積食了？顧默默有些擔憂，她試探的問道：「臭蛋要不要再喝點粥？裡邊有臭蛋喜歡的雞肉。」臭蛋想了想，最後抿緊嘴巴搖搖頭。

看樣子恐怕是真的積食了，顧默默只能自己吃，她邊吃邊想，要是明天還這樣，得去找大夫看看。

一心兩用的她沒發現小小的臭蛋，看著她吃飯悄悄地吞口水。

吃完飯，顧默默收拾好廚房，從櫃子裡拿出幾個月前，去寶雞府置辦鍋碗的時候買的東西。

看著放到炕桌上的宣紙顏料、筆筒裡的大小毛筆，顧默默有些懷念的歎口氣。她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時候，因為意外離開人世，她是跟著爺爺長大的，爺爺是國學大師，還很擅長工筆畫，他的畫在國內很有些名聲，而從小和他一起學畫的顧默默畫技也很出色。

一張炕桌是沒法放下所有的東西，顧默默從偏屋又搬來一張炕桌，兩張桌子並排擺在一起，一張上面放了半熟宣紙，一張上面放著筆筒，筆筒裡有中號的提斗筆、大白雲、中白雲、小白雲、大號筆、中號筆、小號筆、點梅筆等等，旁邊一個筆洗、兩個白瓷盤，瓷盤下壓著試色的半熟宣紙。

顧默默研好墨，這些事都是前世做熟的了，幸好有那些經驗，否則就算她大概知道作畫的步驟，研墨也做不好，一次幾滴水要用勻稱的腕力研磨，然後再幾滴水半點不能著急，這樣磨出來的墨色，更容易表現出乾濕濃淡。

雖然花費了挺多功夫的，顧默默卻不打算在畫作上費太多心力，掙許多銀子。她現在可說就是寡婦帶娃，太有錢了不見得是好事，因此她只打算畫幾幅簡單的花鳥，掙點小錢。

顧默默一手撫平宣紙，用紙鎮壓好，她先用大蘭竹筆調淡赭墨畫出枝幹，下垂的枝條，再有焦墨皴，而後補焦墨線，她打算先畫幅《事事如意圖》。

先畫這個是因為院子裡的柿子樹上還掛著幾個晚熟的柿子，現在已經變成火紅色，是臭蛋的零食，再說寓意事事如意，比較好賣。

臭蛋是個很乖的孩子，只要跟在顧默默身旁，從來都是靜悄悄的不煩人。自從顧默默把他放在炕上，他就乖乖地坐著看顧默默忙碌，這會兒臭蛋見她跪坐在炕桌前不再動來動去，他想了想，自己爬起來，慢慢挪到桌旁靜靜地看，越看眼睛睜得越大——好神奇，好像自己吃的柿子。

只見顧默默用朱膘調曙紅，幾筆點出柿臉，再用那枝羊毫筆略蘸了點藤黃，畫出柿底，換小號筆用墨調胭脂點出柿蒂。畫好一顆，另在枝條的留白處開始另一顆。顧默默並不考慮構圖的濃密疏朗，實在是這種圖她畫過很多次，等第三顆畫好，她回頭用赭墨，調整顏色畫半乾的第一顆。

畫好柿子接著畫柿葉，柿葉要飽滿圓潤，顧默默用中白雲調好淡赭墨，大小錯落畫出有正有側有背的葉子，然後換點梅筆用濃墨，趁濕勾出葉脈，剩下的只要小小調整，再加上年月和落款就行了。

一幅事事如意最多花半個時辰，等顧默默畫好，就看見臭蛋眼睛亮晶晶的，站在旁邊看。

「喜歡？」顧默默好笑的問：「是不是想吃了？」

小傢伙眼裡的渴望太明顯了，讓顧默默不由得這麼問。

臭蛋聽了問話想了想，有些遲疑的點點頭，恰好這時候他的小肚子傳來「咕嚕」的聲響。

聽到這聲音，顧默默倒是有些放心，看樣子沒積食。

「吃飯時不好好吃，現在餓了吧？以後可不能吃飯的時候淘氣，我去給你熱羊奶。」每天天黑前，顧默默都會給臭蛋和自己熱上一碗羊奶喝，算是多補充的營養。

小傢伙眼裡明顯流露出渴望，顧默默笑著說：「很餓了吧，我再給你的羊奶裡打一個雞蛋花，泡點饅頭，放點白糖，好吃又頂餓，不過以後吃飯時要乖乖吃。」臭蛋一向聽話，唯一一次淘氣顧默默不想責備他，就在她收拾好畫準備去廚房的時候，臭蛋輕輕地叫道——

「娘。」

顧默默回頭疑問的看向臭蛋，「你不是餓了？我幫你弄吃的。」

臭蛋卻抿緊嘴巴看著顧默默的胳膊搖搖頭，兩隻小手緊緊抱著肚子。

看著堅持不肯吃飯的臭蛋，顧默默忽然福至心靈的想到——臭蛋不會是故意不吃飯，好讓他自己瘦點，自己才好抱他起來？午飯前自己不是和大舅母說快抱不動臭蛋了……

是了，一定是的，因此臭蛋今天沒像往日那樣等自己去抱，而是一點點的扶著牆走，午飯才吃得很少，還不肯吃肉和雞蛋，還有羊奶，明明很想喝，卻不點頭。因為大舅母說過，天天羊奶雞蛋不斷，雞肉豬肉的吃著，能長得不好？他聽懂就

是因為吃得多，吃得好自己才長胖長高了。

「臭蛋是不是怕自己吃胖了，娘抱不動？」

臭蛋點點頭。

顧默默忍不住眼眶發紅，鼻子一酸，才這麼一點點大就知道體貼人。

「娘。」臭蛋抱著自己咕嚕叫的肚子，衝著顧默默搖頭。

顧默默回到炕邊一把抱住臭蛋，不讓他看見自己紅了的眼圈。「臭蛋要乖乖吃飯，明年就能自己走了，再也不會累到娘。」

臭蛋依在顧默默的懷裡靜靜的聽，靜靜的想。

「臭蛋要好好吃飯，才能長高長壯，將來好保護娘。」

臭蛋有了決定，他在顧默默懷裡點點頭，抱著自己的小肚子，清亮的叫道：「娘！」這樣聽話懂事，顧默默心裡酸酸軟軟，她調整好了表情，笑著把臭蛋從懷裡扶出來說：「以後娘叫你『蛋蛋』好不？」以後你就是我的孩子，無關責任和前世，只因為你這樣小，就這麼貼心得讓人心疼。

臭蛋黑亮的眼睛看著顧默默，露出一個小小的笑容，「娘。」

「蛋蛋。」

「娘。」

「蛋蛋……」

第七章 賣畫掙錢

不過三四日便到了臘月，新年的氣息慢慢的開始蔓延開來。這天一大早，顧默默輕輕地捲好畫作，用特意縫製的布袋裝好，她背好布袋抱著吃得飽飽的小綿包蛋蛋，到了提前約好的陳明德家。

「麻煩大舅了。」顧默默抱著蛋蛋艱難的屈膝，她怕路上冷穿得也很厚重，再加上懷裡的小團子，實在是讓她有些氣虛。

蛋蛋察覺到她有點喘，小屁股一撅想從她懷裡滑下來，顧默默順勢把他放到了地上。

「這有什麼麻煩的。」陳明德笑著說。

「蛋蛋今天和大舅婆待在家裡，娘去給蛋蛋買糍糕回來吃好不好？」顧默默牽著蛋蛋暖暖的小手，彎腰低頭笑著問道。

「怎麼臭蛋改成蛋蛋了？」張臘梅一邊笑著過來領小綿包一邊問道。

顧默默抬起頭笑著說：「在牛家是臭蛋，以後到了陳家便是寶貝蛋蛋。」

「哈哈哈，好！」陳明德笑得暢意，「以後小名就叫蛋蛋。」

院子裡房舍青磚青瓦，地面白黃得亮堂，中間有幾棵只剩枝椏的桐樹，原本冷肅的冬季小院因著這幾個人臉上的笑容，多了幾分溫馨生動。

蛋蛋拉著顧默默的手指，小綿包的身體往後幾步，躲到顧默默的棉裙後。

顧默默察覺到蛋蛋的躲避，轉過身問道：「蛋蛋是不想和大舅婆待在家裡？」

「娘。」蛋蛋仰著脖子，黑亮的眼睛看向顧默默。

張臘梅過來拉蛋蛋另一隻手，「蛋蛋乖，外邊冷得很，蛋蛋和大舅婆坐熱炕，等著你娘和舅公帶好吃的回來。」

蛋蛋被張臘梅拉著走了幾步，另一隻手抓著顧默默的手指卻不肯放開，「娘——」顧默默蹲下摸了摸蛋蛋的小臉蛋，因為在院子裡待得有點久，顯得有些涼涼的。她溫柔的笑著安慰，「蛋蛋要聽話，外邊很冷，坐牛車更冷，蛋蛋要是跟著娘去了府裡，冷得生病了娘會心疼的。」

「娘……」蛋蛋眼睛裡是依依不捨，拉著顧默默不願意放手。
也是，蛋蛋自打出了娘胎，從來沒有和顧默默分開過，現在要分開，怎麼才能讓孩子安心？

「蛋蛋乖，娘保證等蛋蛋吃了午飯，娘就回來了。」顧默默把蛋蛋抱進懷裡安慰，這樣就看不到小傢伙的眼睛。她實在不忍心看到蛋蛋烏溜溜眼睛裡的祈求和不捨。

張臘梅笑著上前分開母子倆，「好了，不就是去趟府裡，弄得像生離死別似的。」她強行抱起蛋蛋。

蛋蛋整個身子側向顧默默伸出雙手，「娘——」

「乖啊，蛋蛋太小跟去府裡，也是給你娘添麻煩，就跟大舅婆在家裡等你娘回來。」說完，張臘梅轉向顧默默催促，「快走快走，妳待在這裡不是更讓孩子難受。」顧默默再看一眼張臘梅懷裡的蛋蛋，他大概也知道自己不能跟著去了吧，不再向顧默默伸出雙臂，只是拿黑黝黝的眼睛傷心地看著她。

「娘會盡快回來的。」顧默默承諾，強迫自己不去看那雙黑黝黝的眼睛，轉頭先出了院子，走得匆忙的她沒有聽到，蛋蛋對著她遠去的身影叫的小小一聲「娘」。寶雞府是方圓幾百里的一座大城，城牆高聳，城裡街道鋪著青磚，街道兩旁紅磚綠瓦，店肆林立，布幡招搖，路上行人衣著整齊，旁邊的小販聲音嘹亮而悠長。牛車、馬車、小販、行人、小轎都沐浴在冬日的暖陽下，讓這座古城顯得溫馨熱鬧。

顧默默請陳明德先帶她去了府裡比較有名氣的書畫齋。

許是要過年了，難免想要添一兩幅畫給家裡帶些喜氣，書畫齋裡的客人明顯比往日零零散散的景況要多些。

顧默默並沒有先找掌櫃的商量賣畫之事，她隨著客人一起欣賞、一邊觀察此時的流行畫法和大眾喜歡的圖案風格，一邊觀賞店裡陳列的畫作，聽夥計講解報價，盤桓了大約一炷香的時間，顧默默對陳明德說道：「走吧，大舅。」

陳明德跟著出來，有幾分擔憂的問：「怎麼，不問問？」他先前就知道顧默默打算賣畫，現在看她這樣，不禁擔心她是不是有些托大了，畫沒法子在高檔的鋪子裡賣出。他琢磨著，要不要去些低檔的書畫齋？

顧默默看出他的擔憂，笑著解釋，「這家鋪子倒還不錯，可惜夥計太以貌取人，我們觀賞那麼長時間，竟然不來招呼。」

兩人又進了兩家鋪子，但是這兩次顧默默都沒有盤桓很長時間，轉過一圈便出來了。

寶雞府西大街上有一家書畫齋，分上下三層，抬眼一看四開棗紅的萬字紋木門，黑底牌匾上三個厚樸斗大的鎏金字「藏雅軒」，兩邊的石座紅柱上書有一副端莊

的對聯——

崇藝崇文崇雅聚，禮誠禮信禮方家。

顧默默看一眼就對這一家有好感，再加上彩繪的斗拱飛簷，一看便知道這一家有些家底。

「大壯媳婦。」陳明德叫住提裙要進去的顧默默，神色有些猶豫，「這一家在寶雞府裡可是數一數二。」言下之意這裡的門檻太高，就算了吧……

「大舅不必擔心，先進去看看。」顧默默回頭笑笑，背著布袋進了藏雅軒。

這裡的畫作果然和別處比要好上那麼一些，構圖技巧更講究一點，有些筆觸裡還帶些靈性意蘊。

夥計見顧默默似乎很感興趣的賞鑒，不由得有些詫異：難道這位村婦竟是懂畫的？

「不知這位小娘子喜歡什麼？」不管怎樣有客人駐足觀賞，夥計盡職的笑問。

顧默默微微屈膝說道：「小婦人有幾幅花鳥畫想要出手，不知這裡哪位主事？」

夥計避開顧默默的禮，抱拳笑著說：「原是這樣，小娘子且隨我來。」

他帶著顧默默和陳明德往後院過去，一邊帶路，一邊回頭笑語，「兩位可是來巧了，剛好我們東家也在。」

顧默默笑著點頭附和，不過幾步路就到了後院一處安靜的房子。

「東家、掌櫃的，店裡來了兩位送畫人。」夥計在屋外朗聲稟告。

「請進來。」屋裡傳來一位中年男子的聲音。

顧默默和陳明德進了屋子，便碰到正從書桌後起身的東家，和已經從桌旁站起身的掌櫃，東家姓吳，三十餘歲，身形偏瘦，白面短鬚，正是當下文人的標準模樣。掌櫃也是姓吳，和東家是五服內的親戚，年紀四十餘歲，體態微胖，一團和氣的樣子。

幾個人相互介紹，分賓主坐下，顧默默站在一旁，她從布袋裡拿出畫作，請兩位行家一一鑒賞定價。

這麼幾日顧默默不過作了五幅，分別是《事事如意》、《事事大吉》、《連年有餘》、《牡丹富貴》、《子孫綿延》。

一幅幅看過來，吳東家和吳掌櫃相視一眼，不由得仔細端詳起眼前的村婦——頭髮梳了包髻不見簪環，上身是琥珀色鑲深紅色衣領的素面棉襦，腰繫紅色撒橘黃小花棉裙，一條豔紅的條子讓她整個人看起來精神不少。

只是面色有些蠟黃消瘦，雖然穿著棉襦裙卻依然可見腰肢纖細，不過吳東家覺得，此女要是豐盈白淨些，當是一個有十分姿色的女子，實在不知為何雖然衣著周正，人卻像是遭了饑荒似的。

兩人看出彼此的疑惑，卻沒有多問，只是把目光又放回畫作上。

《事事如意》圖——一枝下垂的枝條，繁多的柿子，肥厚的葉，構圖自然不顯匠氣，枝幹細膩中見遒勁，柿子飽滿中見圓潤，柿葉濃淡間見疏朗，意趣無窮。學畫一途說難不難說易不易，只要下了功夫，總能學得形似，可縱能形似，卻難得神似意趣。

這幾幅畫作中，《事事大吉》妙在仰頭斜視的公雞，牠警惕的注視著柿葉上的蚱蜢，兩隻翅膀貼著，低俯的身子蓄勢待發，似乎只要蚱蜢一動，牠便要飛躍而起撲過去。

《連年有餘》蓮葉蓮花姿態舒展，著色清雅，蓮下鯉魚似乎隨時可以擺尾而去。

《牡丹富貴》則是重彩寫意，著色富麗堂皇，深紅、明紫、淺粉、金黃、深綠、嫩綠，兩隻蝴蝶翩然其上，工寫相間虛實結合，以墨助色以色助墨，情景交融中似乎有微風拂過，滿幅的花瓣枝葉微微舒展，兩隻蝴蝶一隻似乎被吹得有些歪斜，一隻則奮翅向前，恰似「微風已送甜馥香，濃豔引蝶滿庭芳」。

《子孫綿延》則是一籃葡萄，和籃子旁幾個散落的石榴，葡萄飽滿瑩潤看來汁水豐沛，石榴則顏色鮮豔，引人垂涎。

吳東家搭在桌上的手指不由得輕點桌面，幾幅畫畫法、著色、立意皆不相同，雖然尺寸不大，也不是什麼名家之作，但是難得在都有意趣風骨。

「不知牛家娘子是想裝裱了讓小店代賣，還是直接賣斷給本店？」吳掌櫃笑咪咪的問道。

「賣斷。」

吳掌櫃聽了回頭看向吳東家。這樣的畫作雖然算是中上品，他也不是不能給定價，但是他跟著吳東家多年，知道他是真的懂畫愛畫之人，而這幾幅畫明顯是他所喜愛的，因此吳掌櫃決定看東家能給什麼價位。

吳東家沉吟了一會兒後向顧默默說道：「這幾幅畫並沒有裝裱，將來還需費工費時，全部賣斷五兩銀子如何？」

顧默默愣了一下，她沒有想到古代畫作竟比在現代更好賣也更值錢，這幾幅畫她原本覺得能賣個三、四兩銀子就很好了，想不到人家開口就是五兩。

其實再一想也就明白了，這個時候家境好一點的人家，都會買幾幅畫回去裝點屋子，而所謂書畫不分家，古人都用毛筆書寫，懂畫的人自然就比後世多，願意買的也多，不像現代人基本都是收藏為主，書畫市場日益零落，顧默默不由得苦笑。吳東家見了她的表情卻會錯意，他笑著說：「若是牛家小娘子覺得少，六兩如何？這個價位在寶雞府已經不低了。」

顧默默收拾好心情，微微屈膝笑道：「就依吳東家的意思。」

陳明德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走出藏雅軒的，他的心思震驚到輕飄飄：幾天功夫，大壯媳婦就掙了六兩銀子！

他默默的趕著牛車，送顧默默去採買東西。

雞鴨魚肉蔥薑油鹽，調味料一樣不少，在木器店裡買了大澡桶，布店裡買了好幾塊布料，還去首飾店買了絹花、絨花以及給蛋蛋買小銀鐲子。見到賣小兒玩意的貨郎，什麼不倒翁、布老虎、小鼓、小鏡、風車、桃核雕的十二生肖，眼睛眨都不眨的買了一堆，臨了出寶雞府前，又去糕餅店買了十幾匣子糕餅。

陳明德歎口氣，大壯媳婦有這樣的本事，將來只要大壯能回來，就算是殘了，她也養得起。唉，也不知道大壯什麼時候能回來……

牛車在土路上咯吱咯吱的響，田野裡種的是準備過冬的小麥，因為天冷變成了深

綠色，一望無際的緊緊貼著大地。

陳明德思慮再三後，還是開口問道：「大壯媳婦哪裡來的這好本事？」

顧默默正顛得難受，想著要不要下來跟著牛車走一段，聽到大舅的問話，讓她不由得想起原主的記憶，記憶裡庭院朗闊，樓台精緻，春水綠樹紅柱青瓦，還有一個溫和明潤的青年——顧青雲，那就是原主喜歡過的人了，他總是笑容淺淺、情意綿綿的看著顧默默。

顧默默歎口氣，苦笑道：「原來是大戶人家主子身邊的大丫鬟，自幼服侍主子，跟著一起學的畫。」

「那……」看樣子是得寵的，怎麼會被發賣？既然發賣了又還能自己挑買家？陳明德不知道該怎麼問，就聽到顧默默又說——

「過去的事情，外甥媳婦不想再提了，昨日種種昨日死吧。」

陳明德想想顧默默才來的時候的樣子，再想想這幾年她過的日子，歎了口氣，昨日之事昨日死吧。他另起了一個話頭，「妳買了澡桶，冬天燒炕也費柴得很，家裡柴火還夠用嗎？」

「能到明春。」

「到了明春，從大舅家再給妳拉些……」

兩人坐在晃悠的牛車上，閒話些家常，卻不知張臘梅在家裡焦頭爛額。

話說顧默默和陳明德走了後，蛋蛋在大舅婆的懷裡，看著大舅公趕著牛車出門，他伸出短短的小胳膊，用食指指向院門。

張臘梅猶豫了一會兒，也心疼他第一次離開娘，就抱著他到門外，兩人目送牛車慢慢的出了村子越走越遠，等回到院裡，蛋蛋又伸出小小的食指，指向廚房。

「蛋蛋不是吃飽了？怎麼又餓了？」張臘梅摸了摸他的小肚子，還是飽飽的。

蛋蛋憂傷的看了大舅婆一眼，執拗的指著廚房。

小小人兒竟然也會憂傷？張臘梅哭笑不得，但不得不承認蛋蛋的表情讓人很憐惜。算了，小孩長個子本來就餓得快，張臘梅一邊說服自己，一邊抱著蛋蛋進了廚房。

「大舅婆給蛋蛋蒸蛋羹好不好？」張臘梅一邊問，一邊把孩子放到灶洞旁的小板凳上。

蛋蛋乖乖的點點頭。

畢竟剛吃過早飯，張臘梅也不敢做得太多，怕吃撐了孩子，只打了一個雞蛋，不一會兒一小碗嫩黃的雞蛋羹就蒸好了，切點蔥花淋點香油，看得人食指大開。

蛋蛋坐在小板凳上，由著大舅婆一口一口餵完，等到吃完張臘梅收拾好鍋灶，蛋蛋就拉住她的手指，搖搖晃晃的往大門口去。

門外是空蕩蕩的村路，還有窩在麥秸垛下三三兩兩曬太陽的閒漢，天上沒有風，路邊光禿禿的樹枝一動不動，偶爾幾隻毛茸茸圓乎乎的麻雀，靜悄悄的在枝頭跳躍。

「外邊冷，蛋蛋跟大舅婆回家好不好？」張臘梅以為蛋蛋想要出去玩，彎腰和他

商量道。

蛋蛋仰起脖子，黑黑的眼睛看了看大舅婆，牽著她的手指沒動，只是靜靜的看著出村的路口。

對著一個不會說話的孩子，張臘梅也是無奈，她接著又道：「要不大舅婆帶你去狗子家玩？」

蛋蛋這次連張臘梅看都沒看，只是一動不動的盯著出村的路口，路口空蕩蕩的，什麼也沒有，他抬起頭疑惑的看向張臘梅。

蛋蛋眼裡的疑惑太明顯，張臘梅被看得也是滿心不解，她轉頭去看路口，什麼也沒有嘛！就在這時，村口邊周家的後生牽著毛驥出村去了。

張臘梅訝然，她想了想，彎下腰試著問道：「蛋蛋是在等你娘回來？」

蛋蛋點點頭，空餘的一隻小手摸了摸飽飽的小肚子。

張臘梅表情有些哭笑不得，「蛋蛋覺得剛才吃的是午飯，吃完了你娘就回來了？」

蛋蛋睜著烏溜溜的眼睛，乖乖的點頭，然後他看看村口，回頭仰起脖子，疑惑的看向大舅婆，還不忘摸摸小肚子。

張臘梅第一次和一個不會說話的孩子心意相通——蛋蛋的意思是，我都吃過午飯了，吃得飽飽的，娘怎麼還不回來？

她忍不住笑起來，抱起蛋蛋親了一口說：「到了中午吃的飯才是午飯，不是早飯過了再吃一次就是午飯。」

蛋蛋聽了以後，整個人彷彿受了莫大的打擊，他抬頭看了看天上的太陽，太陽連正中都沒走到，他不禁默默的垂下頭。

蛋蛋一瞬間就變成霜打的小茄子，張臘梅只覺得好笑，以前怎麼沒發現這小傢伙這麼有意思。

婆孫兩個回到屋裡，張臘梅給蛋蛋脫了鞋，讓他坐在被窩裡，自己則坐在炕上紡線。蛋蛋真的很安靜，張臘梅一邊咯吱咯吱的搖著紡車，一邊看他，發現他一直安靜的坐著，靜靜的瞅著門簾的簾腳。

門簾縫隙透進來一縷縷金色的陽光，仔細看會發現那光柱裡有許多輕輕曼舞的灰塵。

院子裡安安靜靜的，只有幾棵落光了葉子的桐樹矗立著，不知誰家的貓，悄無聲息的躍過牆頭，許久一隻母雞從後院遲疑的踱步出來，不知在院子裡叼到什麼，忽然「咯咯」叫了兩聲。

屋裡紡車的聲音規律悠長，蛋蛋的眼皮慢慢的耷拉下來，他使勁掙開眼睛，不過一會兒眼皮又耷拉下來，小腦袋一點點的歪過去，擁著厚厚的棉被坐著睡著了。張臘梅嘴角含笑的停下紡車，她輕輕地揭開被子，想讓蛋蛋躺好睡覺，可是她剛挨到蛋蛋，蛋蛋就驚醒了。

「蛋蛋乖，躺著睡啊。」張臘梅聲音低柔的一邊說，一邊讓蛋蛋躺下，但是等她坐回紡車那裡，卻發現蛋蛋自己坐起來，重新看簾腳縫隙的光柱。她笑著搖搖頭，接著紡線。

三番兩次的蛋蛋明明想睡得不行，就是不肯躺下來睡，最後張臘梅只能由著他坐

著睡，蛋蛋穿得厚，又擁著厚厚的棉被，坐在熱炕上即便睡著也不會冷到。蛋蛋斜靠著被子，睡了一小覺，醒來後眼神迷濛的看看周圍，沒發現顧默默的身影忽然驚醒過來，重新坐得端正，盯著簾腳。

也許過了很久，也許過了一會兒，時間的長短要看人的心情和是不是忙碌，蛋蛋仍是盯著簾腳看啊看的，驀地他眼睛亮了，有些笨拙的推開被子，小屁股往後挪，小身體往前撲，撲成爬著的樣子，再撅起小屁股颤悠悠的站起來，扶著牆走到張臘梅身邊，扯扯她的衣服，小手指向廚房的方向。

張臘梅停下紡車鬆鬆肩膀，順著他手指看過去笑道：「是該做午飯了，蛋蛋餓了？」蛋蛋既不點頭也不搖頭，只是用黑亮的眼睛看向張臘梅。

「你這孩子，總不會一直盯著簾腳就是看到時候做午飯了沒吧？」雙腿盤的時間有點長，張臘梅有些僵硬的鬆腿起身，還不忘逗蛋蛋。

蛋蛋睜著黑亮的眼睛認真的點頭，到了中午吃了午飯，娘就回來了。

張臘梅帶著蛋蛋做好午飯，原本是想等陳明德和顧默默回來一起吃，可是蛋蛋一直指著鍋，這回張臘梅倒是明白蛋蛋的小心思——這頓吃了就是吃了午飯，吃完他娘就該回來了。

她不知道怎麼能跟個孩子說清楚，不是吃了午飯他娘就能回來，而是吃了午飯，他娘就該回來了，而該回來不等於一定回來。

蛋蛋扯扯她的裙角，靜靜的看著她，一根小小的食指一動不動的指向鍋。

也罷。張臘梅歎口氣，反正看時間他們也該回來，自己慢慢餵蛋蛋，說不準正餵著時，他們就回來了呢。

張臘梅下好蛋蛋一人份的麵，調上澆頭，然後婆孫兩個都坐在灶旁的小板凳上，一個張著粉嫩的小嘴巴嗷嗷待哺，一個用筷子夾麵，慢悠悠的吹涼再餵。

張臘梅一是怕燙到蛋蛋，二是怕蛋蛋吃完就要去找他娘，因此餵得很慢。蛋蛋盯著大舅婆的筷子，慢慢從碗裡到她嘴邊然後慢慢吹吹，他眼睛一眨不眨的看著，只要筷子到了他面前就立刻吃掉。

終於吃完飯，蛋蛋眼睛亮晶晶的，他任由大舅婆幫他擦好嘴後，就牽著她的手指搖搖晃晃的走到院門。

張臘梅無奈的跟著，實在不知道一會兒看不到顧默默，要怎麼跟蛋蛋解釋？

蛋蛋眼睛裡帶著明亮的期盼，拉著大舅婆走出院門看向村口，可是村口空蕩蕩的……蛋蛋有些不明白，娘呢？他看了看太陽，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，娘呢？他有些驚慌的看向大舅婆：娘呢？

張臘梅抱起蛋蛋安慰道：「也許是你娘有什麼事耽誤了，過一會兒就回來了。」說完就要抱著蛋蛋回屋。

蛋蛋拚命的側著身子向院門伸，胳膊使勁的指向門外，張臘梅卻不肯待在院門口，口中安撫說著「蛋蛋乖啊，再過一會兒你娘就回來了」的話，蛋蛋卻恍如未聞的直指著院門。

進了屋，張臘梅幫他脫了鞋，把他放在炕上，按下他的小胳膊安慰道：「蛋蛋聽話啊，你娘一會兒就回來了。」

蛋蛋黑黑的眼睛裡有著越來越多的驚惶不安，他重新伸出胳膊直指院門。

「蛋蛋不怕，你娘很快就會回來了。」張臘梅一邊哄，一邊把蛋蛋抱到炕裡邊，免得他從炕沿掉下去，可是她剛放手，蛋蛋就晃悠悠的爬起來，重新往炕沿走，張臘梅連著逮回來幾次，蛋蛋都不肯放棄，最後她都給氣笑了，「好好，看你這個小短腿能跑到哪裡去。」她索性坐下，看著蛋蛋走到炕沿能怎麼辦。

蛋蛋走到炕沿，小心的往下看了看：好高啊！他有點害怕的回頭看大舅婆。

張臘梅笑吟吟的說：「你這個小倔驢，沒法子了吧。」

蛋蛋看出大舅婆是不會幫他的，他又回過頭看炕下，還是很高。蛋蛋抿抿唇，小心的向前邁出一步。

「天啊！」張臘梅驚叫著往前一撲，一隻胳膊抓到了差點栽到炕下的蛋蛋。她驚魂未定的把蛋蛋拽上來，抱進懷裡，「我的小乖乖，你是要嚇死大舅婆啊！」

張臘梅不住的慶幸，幸虧自己一直防備著蛋蛋摔下去，否則蛋蛋剛才若真正面摔下去，天知道會不會破相。「我的小乖乖啊，你娘一會兒就回來了，咱們再等等啊。」

可是這一次張臘梅的哄慰起不了作用，蛋蛋用盡全身的力氣掙扎。

「娘——」

他小小的身體能有多大力氣，被張臘梅困著手腳抱在懷裡，一動也不能動，只能使勁往屋外伸著脖子，發出陣陣高聲的「娘」，聲音越來越大，還快把自己脖子擰斷了。

張臘梅放開控制蛋蛋雙腿的胳膊，捂住他的嘴巴，心疼的說道：「小祖宗欸，你再喊下去要破音了。」

蛋蛋被捂住嘴，憋得一張小臉紅通通的，他一邊左右搖頭，一邊一隻腳踩著大舅婆的肚子借力，另一隻腳使勁往門外蹬。

「哎喲，吸氣、吸氣啊小祖宗。」張臘梅連忙放開手。

「娘！」

被放開嘴的蛋蛋直接叫破了音，張臘梅沒辦法，只好又捂上他的小嘴，不過這次倒是注意沒捂住鼻子，可是蛋蛋卻不肯用鼻子呼吸，他不再掙扎，只是睜著黑黑的眼睛看著大舅婆，小臉又開始變紅。

「小祖宗欸，用鼻子吸氣，你再喊下去喉嚨要喊壞了。」

蛋蛋一動不動，靜靜的看著張臘梅，他的臉越來越紅，紅得快要滴血，連眼睛都開始充血。張臘梅嚇一跳，這孩子太倔了，她連忙鬆手。

蛋蛋吸了一口氣，用小手指向屋外，「娘。」黑黑的眼睛裡有惶恐有祈求。

「唉，不是大舅婆不帶你去門口，這會兒寒氣上來了，凍了你怎麼辦？」張臘梅試圖和蛋蛋講道理。

「娘。」蛋蛋看著大舅婆，執拗的指向屋外，黑黑的眼睛裡聚起淚水。

蛋蛋這副表情實在讓張臘梅心疼，「好、好、好，找娘，大舅婆帶蛋蛋去找娘。」她拿了一件陳明德的棉襖，給蛋蛋裹上，抱著他出屋。

村口依舊空蕩蕩的沒人，蛋蛋指著村口方向，對著大舅婆說：「娘。」

「蛋蛋乖啊，咱們就在這裡等你娘，等他們一回來咱們就能看到。」

蛋蛋看著大舅婆，手依然指著村口方向，「娘。」

「乖啊。」張臘梅不為所動。

蛋蛋默默的垂下小胳膊，靜靜的看向村口方向。

懷裡的孩子總算安靜下來了，張臘梅覺得自己大冬天的出了一身汗，她舒口氣看向蛋蛋，準備再哄哄他，可是還沒開口就愣住了。

蛋蛋靜靜的看著村口方向，眼眶裡滿滿的都是淚水，淚珠一顆顆往下落。

張臘梅知道的蛋蛋從來都是安安靜靜的，今天還是第一次見到他哭，真讓她覺得心疼得不行。

「蛋蛋不哭，大舅婆帶你去找你娘。」她把蛋蛋放到地上幫他抹抹淚，鎖上院門抱著蛋蛋打算去村口迎顧默默他們。

第八章 日子越過越好

畢竟是快三歲的孩子又穿得多，剛出村口張臘梅就直喘氣。

蛋蛋察覺到了，小屁股一擰一擰的要下來。

張臘梅確實抱不了太遠，再說蛋蛋自己走的話更慢，也走不遠，倒是挺好的，於是婆孫兩人牽著手，慢慢的走在這條土路上。

陳明德先看見了遠處一大一小的兩個人影，皺眉道：「那是誰？天都要晚了，而且這麼冷還帶孩子出村。」

顧默默聞言凝神去看，看了一會兒忽然說：「好像是大舅母和蛋蛋。」她提著裙子跳下牛車，小跑過去。

「蛋蛋快看，你娘回來了。」張臘梅笑著對蛋蛋說道，總算是接到人了，她不禁舒了一口氣。

蛋蛋抓緊張臘梅的手指，眼睛亮晶晶的看著跑過來的娘親，努力地邁開小短腿，可是邁得再開，小短腿也走不快。他停下來仰起頭，眼睛期盼的看著大舅婆。

「走，咱們去接他們。」張臘梅笑著抱起他，快步迎了上去。

「娘。」蛋蛋向顧默默伸出雙手。

顧默默接了過來，笑著親了親蛋蛋嫩紅的小臉蛋，「怎麼不在家等娘，和大舅婆出來了？」

「娘——」蛋蛋抓緊顧默默的衣裳，把臉埋進她的懷裡。

張臘梅苦笑著搖頭，「大壯媳婦，以後妳到哪裡都還是帶著蛋蛋吧，不是大舅母不願意幫妳看孩子，實在是孩子太可憐了。」她邊說邊搖頭，「自妳走後，蛋蛋就指著灶房說要吃飯，吃了就去院外找妳，孩子不明白傻著吶，以為再吃一頓就是午飯，以為吃了飯妳就回來了。」

顧默默用臉頰蹭了蹭蛋蛋頭上的棉帽，嘴角含著笑，靜靜的聽。

「後來知道要到中午吃的才行，就坐在炕上眼睛眨也不眨的盯著簾縫的影子，不哭不鬧的死撐著眼皮不肯好好睡。」

顧默默安撫的拍拍懷裡蛋蛋的後背。

不等張臘梅說完，陳明德趕著牛車過來了，幾個人坐上牛車，顧默默用大棉襖裹

好蛋蛋，免得凍了他。

「妳不知道，到了時候你們沒回來，蛋蛋喊娘喊得喉嚨都快破，我捂住他的嘴他就不肯吸氣，憋得不光臉紅，連眼睛都充血了。」

顧默默心疼的看向懷裡蛋蛋的小臉，想看看他的眼睛有沒有事，卻發現自己胸前有兩塊水漬，蛋蛋烏黑的眼睛裡還有委屈害怕的淚花。

「看看，就是這樣不哭不鬧的一直流淚，大舅母這心都要跟著碎了。」

陳明德回頭看了蛋蛋一眼，沒說話又轉回頭去看前路。

顧默默心酸的不行，她忍住淚意強笑著說：「今天給大舅母添麻煩了。」

「欸，這沒什麼。」張臘梅苦笑著搖頭，再沒見過蛋蛋這樣心性的孩子了。

進了村子先到陳明德家，顧默默從車上揀了幾塊布料，對下了車的張臘梅說道：

「快過年了，外甥媳婦沒什麼好孝敬長輩的，這幾塊布大舅母給家裡人做身新衣裳吧。」

張臘梅有些遲疑的看看她手裡的布料，拒絕道：「家裡有呢，妳留著給妳和蛋蛋做。」

「這是特意給你們買的。」顧默默沒有收回。

張臘梅猶豫的看向陳明德，見他微微點頭，這才笑著接過來，「大壯媳婦有心了，對了，舅母還給妳留了飯，待會兒放完東西過來啊。」

牛車趕到顧默默家，陳明德幫著把東西卸下來說：「先過去吃飯，待會兒再收拾。」

顧默默屈膝，「大舅先請，外甥媳婦隨後就到。」

陳明德趕著牛車走了，家裡只剩下母子倆，顧默默憐惜的看著懷裡眼睛一眨不眨的，用著依戀的目光盯著自己的小傢伙，說道：「以後娘到哪裡都帶著蛋蛋好不好？」

蛋蛋把臉埋進顧默默柔軟的胸前，蹭了蹭，「娘。」

夜裡，張臘梅跟陳明德說了今天的事。

「蛋蛋真沒看出來，這性子真是……」她實在不知說什麼好。

「有性子是好事，有性子的才能有出息，沒性子能有什麼出息。」

張臘梅並不在意蛋蛋能不能有出息，平平安安長大就是福分，「大壯媳婦給了咱們家三塊上好的布料，夠咱們三口一人一身新衣裳，她真的賣到錢了？」

「嗯，這事妳暫時莫跟人提說，免得惹來是非。」

張臘梅在黑夜裡瞪了陳明德一眼，難道自己連這點子事都不知道。想想給自己的那塊布，不由得高興道：「我那塊布是柿子紅淺黃雲紋，做一身衣裙，過年走親戚保准顯眼又好看。」

「嗯，睡吧，累了一天了。」

另一頭，床上的顧默默也想著今天的事。

自己沒有按說好的午飯吃了就回來，應該是讓蛋蛋害怕了。

她側過頭看著就算睡著了，也要抓著自己衣裳的蛋蛋，輕輕歎了口氣。

「娘。」第二天一早看到顧默默醒了，蛋蛋親暱的叫道。

顧默默笑著摸了摸他因為暖和而紅潤的小臉蛋，說：「蛋蛋醒了。」她湊過去在小傢伙的臉上親了一口。

蛋蛋咧開嘴，甜甜的笑了。

顧默默麻利的給自己穿好衣裳，又給蛋蛋穿好，領著他去廚房燒熱水洗漱。清晨的曙光照亮了小院，幾棵光禿禿柿子樹中間有一棵還掛著些火紅的柿子，在朝陽下越發紅豔似火。

新的一天開始了，即便是寒冷的冬天，即便是農閒時節，勤勞的村人們也都開始起來打掃清除。

顧默默繫著圍裙，用笤帚掃院子，她一邊掃一邊笑著，對坐在小板凳上的蛋蛋說：「蛋蛋，早飯想吃什麼？娘買了草魚，給蛋蛋蒸著吃可好？」

院子裡只有笤帚掃地的「刷刷」聲，蛋蛋乖乖的坐在小板凳上，只要顧默默回頭，就能看見他明亮的眼睛一直盯著自己。

「蛋蛋想不想吃肉饅頭？娘還買了好些肉。」顧默默又笑問道。

「娘。」看到他娘回頭，蛋蛋清亮的叫道。

「好，早飯吃肉饅頭，晚上蒸魚。」顧默默臉上笑容加大，她知道了蛋蛋想吃肉饅頭。

吃過早飯，顧默默收拾好鍋碗，給自己和蛋蛋重新洗漱好，穿得暖和和和、整齊齊，她一手拎著籃子，一手牽著蛋蛋，慢慢的往九外爺家走去。

「妳這孩子，怎麼分開單過就這麼不會算計？！」九外婆看顧默默從籃子裡拿出許多東西，皺眉直抱怨道。

顧默默拉著蛋蛋笑著說：「看起來多其實也不值什麼，兩老照看我們娘倆這幾年，快過年了也該外孫媳婦表表孝心。」

她再指著東西說：「這塊布料九外婆看看做什麼合適，兩匣子點心一匣是酥油鮑螺，一匣是桂花酥，再一條魚，幾支綢花兒九外婆和小舅母過年戴著玩。」

九外婆心裡暗自算了算，雖不多但也很不少了，難為大壯媳婦有這份心，也不枉自己替她撐腰，但真讓她收下她又不願意，這些都是顧默默母子自己能用到吃到的，雖說她家裡有五十一畝地，可是也得等到明年夏天才能收租不是。

「大壯媳婦的心意九外婆收到了，東西妳還是帶回去吧。」

顧默默坐下，把腳邊的蛋蛋抱到腿上笑著說：「九外婆儘管收下，家裡還有呢。」

「外孫媳婦送來孝敬的，叫妳收妳就收下，哪來這許多事？」坐在炕下搓麻繩的九外爺不悅的開口，「妳心疼他們母子不易，一會兒裝點東西讓他們帶回去。」

「對啊，我可是老糊塗了。」九外婆一點也不在意九外爺的臉色，笑呵呵的對外揚聲道：「明信家的，來拿魚去灶下收拾，今天午飯咱們吃魚。」

「來了。」隨著清脆的聲音響起，不一會兒簾子一掀，進來一個十八、九歲的小媳婦，中等個子，眉目明朗，體態康健，正是陳明信的妻子郭秀娘。

「大壯媳婦來了，」郭秀娘笑著打招呼，見顧默默要起身行禮，連忙擺手道：「妳坐吧，抱著蛋蛋呢，不必見禮了。」

顧默默笑著點頭，「外甥媳婦多謝小舅母的體諒。」

郭秀娘一邊笑著點頭，一邊走到桌前，只是剛到桌前，就有一股讓人不舒服的魚腥氣直沖鼻子，她忍了忍沒忍住，轉過身捂著鼻子奔出屋門犯噁心。

屋裡的人面面相覷，九外婆愣了後露出喜色，該不會是有了吧！

她匆忙起身出屋，顧默默抱著蛋蛋跟在後邊。

「明信家的感覺怎麼樣？不會是有了吧？」九外婆神色殷切的問道。不是她要著急，實在是這小倆口成親整整一年半都還未懷上，時間有些長了。

郭秀娘下意識的摸向小腹，她神色有些茫然，有些擔心，「兒媳不知……」

「小舅母小日子什麼時候來的？」顧默默問道。

「我……」郭秀娘茫然的轉向顧默默，「還有兩天才到……」

九外婆看了看兒媳有點蠟黃的臉色，笑呵呵的說：「那八成是有了，有些孩子那就是猴精，剛上身就能鬧騰。」

「真的嗎？婆婆，妳知道……」郭秀娘眼眶發紅，有些說不下去。成親這麼長時間沒孩子，雖然公婆和丈夫都沒說什麼，但自己已經開始著急了。

九外婆知道兒媳的心思，笑呵呵的說：「妳一向身子康健，八成就是。」至於不是的話她不想說，說了豈不是讓兒媳多一層憂心。

「小舅母只管等好消息，九外婆年紀大見識多，既然她老人家說有了，八成就是了。」顧默默也跟著安慰。

一直在屋裡豎著耳朵聽動靜的九外爺，有些著急，到底有沒有？他想了想，從桌子上拎起魚，掀開簾子出來，原本是打算讓兒媳婦拎去廚房，自己趁機問幾句話，結果不等他說話，背對著他的郭秀娘就捂著鼻子往不遠處跑去。

「太難聞了，受不了……」

顧默默和九外爺默然，這是趕上狗鼻子了。

九外婆笑呵呵的說：「這孩子也太精乖了。」

九外爺乾脆說：「大壯媳婦，妳舅母既然聞不得這味，魚妳就拎回去和蛋蛋吃。」這一趟顧默默滿籃子去滿籃子回，還知道了一個好消息，心情挺好的。

「娘。」坐在板凳上的蛋蛋，察覺到了顧默默的好心情。

顧默默放下手裡的紅豆，轉身蹲下，雙手捧著蛋蛋的小臉左右「啾、啾」各親了一下，「娘的乖寶貝。」

蛋蛋咧開滿嘴的小糯米牙，笑得甜甜的，「娘。」

顧默默收攏好東西，再一次領著蛋蛋出門，這一次去的是陳家本家。

「外甥媳婦去了一趟府裡，也沒帶什麼好東西，就兩匣子點心，幾支絹花兒，三舅母別嫌棄。」

「嫌棄什麼，府裡的東西再沒有不好的。倒是大壯媳婦有心得很，去趟府裡還記得三舅母。」三舅母笑得沒心沒肺。

這位三舅母三十出頭，論起來關係比小舅母還遠了一層，到下一代就出五服了，平日裡也不像大舅家和九外爺家，對顧默默母子時有照應，但真有事了那也是骨肉親，就像上次分宗，三舅雖然沒說什麼，但是從頭到尾都坐在堂上，這就是態

度。

顧默默知道這位三舅母是個說話不講究的，也跟著笑吟吟的有一搭沒一搭的閒話。

「娘，我回來了。」

屋外傳來一個孩童清脆的聲音，三舅母對顧默默歡喜的說：「狗子回來了。」說完對著屋外大聲道：「狗子快來，你表嫂帶著蛋蛋來家裡玩了。」

屋外進來一個戴著狗頭帽的七八歲男孩，長得精瘦卻結實，一看就知是個機靈古怪的孩子。

「表嫂好。」他問完好眼睛滴溜溜一轉，看到桌上的點心匣子，歡歡喜喜的跑過來，「有點心吃！」說著興高采烈地對著他娘道：「娘，我要吃點心。」

三舅母愛憐的捏捏小兒子的鼻子，「整天就知道吃，也不見肉都長哪兒去了，不知道的以為我是後娘呢。」

「娘，我要吃點心。」狗子拉著他娘的衣袖撒嬌。

「還有人呢，真是的。」又捏捏兒子的鼻子，三舅母不好意思的對顧默默笑笑說：「都是些什麼點心呢？我看也留一份給狗子他外婆送去。」

「孩子長個貪吃，走到哪裡都一樣。」顧默默笑著湊趣道，然後指著匣子說：「這個是果餡頂皮酥，這個是桂花酥。」

三舅母聽了，把果餡頂皮酥收起來，拆了桂花酥，先遞了一個給蛋蛋，「蛋蛋乖，舅婆給蛋蛋點心吃。」

「娘！娘！娘！」狗子看蛋蛋都有了，急得直拉他娘裙子。

三舅母一巴掌拍開他，「老娘裙子一會兒都讓你拉亂了。」這才給了狗子一塊桂花酥。

「娘。」蛋蛋舉著手裡的桂花酥，遞到顧默默嘴邊要餵她。

顧默默小小的咬了一口，笑著說：「真香，蛋蛋吃。」

三舅母見了這一幕，再看看自家沒心沒肺吃得歡的小兒子，羨慕的說道：「大壯媳婦真是好命，有個這麼孝順的兒子。」

「娘！我也孝順，妳吃。」狗子聽到他娘的話，把手裡剩下的點心直往他娘嘴裡塞。

「去、去、去，一邊吃去。」三舅母笑著嫌棄小兒子的口水，又跟顧默默閒話，「妳這氣色比以前好太多了，人看著也有了點肉，不像以前就是皮包骨頭……」這天，顧默默去了好幾家陳家親戚，過了中午才回家，她把蛋蛋放在燒得暖暖的炕上，給了他一堆玩具，自己則拿出買回的布料，準備給蛋蛋和自己縫製過年的衣衫。

進了臘月年味越來越足，空氣裡彷彿都有了濃郁的喜氣，不管有錢沒錢，人們個個喜笑顏開的準備著過年。

已經是隆冬時節，天空中慢慢的飄下細細碎碎的雪花，屋外不時傳來零星的爆竹

聲，和孩童們驚喜的尖叫吵鬧聲，院子裡地面乾乾淨淨，幾棵柿子樹只剩枝椚，靜靜矗立在嚴寒之中。

屋裡的炕上卻溫暖如春，顧默默坐在貼了大紅窗花的窗下，縫製新年的衣衫，蛋蛋挨著她坐。

顧默默買了許多小玩意兒，蛋蛋最喜歡不倒翁，那是一個白白胖胖、肚子肥圓，身穿紅衣團壽紋的白鬍子老頭，臉上笑咪咪的。

蛋蛋一臉認真的伸出食指戳一下，白鬍子老頭就笑咪咪的在炕上左右搖晃，蛋蛋試過，如果放在被子上老頭就不會晃動。小傢伙靜靜的看著老頭晃啊晃，最後幅度越來越小的停下，然後他會再伸出食指戳一下，老頭又笑咪咪的開始晃動。

顧默默一邊縫衣衫，一邊含笑分心瞥著蛋蛋玩。「蛋蛋，娘抱你出去看他們放炮玩？」

蛋蛋從不倒翁上收回目光，仰起脖子看向顧默默。也許是這幾個月好吃好喝的養著有了作用，也許是冬天小孩子大部分時間都窩在屋裡，現在的蛋蛋看起來有了幾分白嫩圓潤的感覺。蛋蛋黑亮的眼睛裡，倒映出顧默默溫柔的笑容，他的神色也跟著喜悅起來，小傢伙對他娘搖搖頭，抱著他娘蹭了蹭，繼續轉過去戳不倒翁。顧默默也不強求，繼續縫製手上的棉襖，屋裡靜悄悄的卻很溫馨。

「大壯媳婦在家嗎？」院子裡傳來張臘梅的聲音。

「在呢，大舅母快請進屋裡來。」顧默默一邊揚聲回答，一邊把手上的針別好，把正在縫的棉襖放到炕櫃上。

張臘梅提著籃子進屋的時候，顧默默已經下炕穿好鞋，迎到屋門了。

「不用迎了，我這就進來了。」張臘梅一邊笑著說，一邊把手上的籃子放到桌上，然後把有些冷的手塞進炕上蓋著的大紅撒花的棉被下。「我來的時候外邊開始飄雪，妳還沒看見吧。」

「沒呢，一會兒帶蛋蛋出去看看。」顧默默笑著給張臘梅倒了一杯熱茶，桌子上的一碟撒子也拿過來放在炕沿上。

「外邊天沉得厲害，看樣子能有一場好雪。」張臘梅笑得輕鬆，「明年能有好麥子吃啦。」

顧默默笑著點頭，所謂瑞雪兆豐年，這場雪能讓年節的氣氛更添喜慶。

「哎喲幾天不見，蛋蛋像變了個孩子似的更白嫩了，瞧這可人疼的模樣。」張臘梅驚喜的看著坐在大紅被窩裡的孩子，唇紅齒白，一雙眼睛烏溜溜的水潤清澈。她喜孜孜的看了又看，笑著對顧默默說：「這孩子長相沒隨了大壯，隨了妳，可真漂亮。」

顧默默也不謙虛的收下讚美，現在她每天看著蛋蛋也是喜歡得很，不說性子乖，長得也是真好看。

「家裡進了臘月殺的豬，掛了好些臘肉臘腸，妳大舅讓我給妳提些過來。」

顧默默往籃子裡一看，足有大半個籃子，「這也太多了，怎麼好讓大舅母這麼破費。」

張臘梅沒有先接顧默默的話，倒是對蛋蛋說：「蛋蛋跟大舅婆回家去，找大滿表

叔玩。」說完才對顧默默說：「自家養的豬，有什麼好破費的。」

蛋蛋聽了大舅婆的話想了想，慢慢的從被窩裡爬出來，抱起不倒翁搖搖晃晃的走過來。

張臘梅滿臉的笑容，「瞧瞧我們蛋蛋，終於捨得娘跟大舅婆走了。」她這樣說是有緣故的，自上次的事之後，蛋蛋再也不要她抱了，本來她是顧默默之外蛋蛋唯一肯讓抱的，後來蛋蛋只肯讓顧默默抱。

不過她高興太早了，蛋蛋搖晃著走到她一臂遠的地方，放下不倒翁，轉身又走到靠牆的地方坐下。

張臘梅哭笑不得，「這是把不倒翁給大滿表叔玩的意思？」

蛋蛋認真的點點頭。

「這孩子還真有心。」張臘梅一邊笑著搖頭，一邊走回桌邊把籃子裡的東西取出來，「眼看著就要過年了，妳大舅問妳家裡還要添什麼嗎？」

「多勞大舅和大舅母費心，都齊備了。」顧默默屈膝道謝。

送走張臘梅，顧默默給蛋蛋戴上帽子，裹上一件自己的棉襖，笑著對他說：「娘帶蛋蛋去院裡看下雪。」

地上雖然還沒有積雪，但是天空飄灑的雪花越來越密，蛋蛋好奇的仰頭看天上飄落的雪花，沒提防一片落在臉上，隨即化成水，蛋蛋冰得一哆嗦。

「娘帶你接一朵雪花。」

顧默默拉出蛋蛋的小手，在空中接，一朵雪花慢悠悠的落在蛋蛋的小手上，然後一點點化成水。

蛋蛋覺得好奇妙，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自己手上的水滴。他想了想，自己伸出手去接，接到了趕緊收回手來，眼睛看著雪花慢慢的消融，他握了握小拳頭，又把手伸出去接。

「哎呀！妳這孩子，下雪了還帶蛋蛋出來做什麼？眼看要過年了，凍著了是好玩的嗎？」九外婆抱著一個包袱走進院子。

「九外婆來了，屋裡坐。」顧默默笑著領她進屋。

顧默默住的東屋進屋前，九外婆幫他們母子拍乾淨身上的落雪才進去。

「這虎頭帽子和虎頭棉鞋，是妳小舅母給蛋蛋做的，過年了妳給蛋蛋換上。」九外婆麻利的從包袱裡拿出東西，放到桌上。

「小舅母如今不方便，怎麼還好意思麻煩她。」顧默默給蛋蛋脫了鞋，把他放到炕上。

九外婆聽了「不方便」就樂呵得不行，因日子太淺不好跟人說，所以媳婦有孕的事全村還沒多少人知道。

「妳小舅母身子好著呢，就那幾天難過，這二十來天只要不聞著油腥，就像沒事人似的。」九外婆一邊說，一邊捲起包袱皮說：「妳小舅母說前些日子害喜，吃光了蛋蛋的柿子，這個是補給蛋蛋的。」說完把捲起的包袱皮夾在腋下，「家裡一堆事，我先回去了，有什麼事儘管來找九外婆。」

看到顧默默要送，她又說：「送什麼，看好蛋蛋要緊，這麼大的人了，可不能孩

子心性帶蛋蛋出去玩雪，他還小呢。」

「是。」顧默默屈膝笑著應道。

大雪下了幾天幾夜，田野裡白茫茫一片，村裡的屋頂樹上都積上厚厚一層雪，雪停的時候，新年來了。

初二這天早上，顧默默給自己換上新做的衣裙——大紅色鑲深綠領暗團福字棉襪，深綠色暗寶相花紋棉裙，腰繫亮橘色條子。

擦了桂花油把發黃的頭髮梳成迎春髻，挽起來後整個人也好看許多，簪上一對火紅的並蒂芙蓉，擦上脂膏，點一點口脂。

炕上的蛋蛋看得眼睛都睩大了，「娘。」

收拾好自己，顧默默開始打扮蛋蛋，同樣的大紅色鑲深綠領暗團福字棉襪，深綠色暗寶相花紋棉褲，頭上戴著威風的虎頭披肩帽，腳下是黑眼圓睩的虎頭鞋。

這娘倆收拾一新，顧默默一手垮起裝著年禮的竹籃，抱著蛋蛋走親戚。

他們家親戚最好走，就只有杏花村陳姓的幾家。

村裡也有一早出門走親戚的，看見這娘倆眼睛都瞪大了，「瞧瞧這精神的樣子，還是大壯媳婦和蛋蛋不？」

同樣初二回娘家的牛三旺一家，也看到了他們，楊秋娘還好些，到底只是臉色變了一下，就催著牛三旺趕緊鎖門好動身，牛三旺偷偷瞪了顧默默一眼，掏出鑰匙鎖門，可牛承祖就忍不住了。

「都是那個喪門星，把家裡牛車給賣了，今年還得走去舅舅家！」

牛承祖並沒有避著人的意思，聲音大得很。顧默默看了那三個人一眼沒說話，大過年的，她不想壞了興致。

顧默默抱著蛋蛋進了陳明德家，院子裡立馬熱鬧起來。

「大舅婆的寶貝蛋蛋來了，快來給大舅婆親香親香，瞧這一團雪似的玉人兒。」張臘梅歡歡喜喜的過來接住蛋蛋。

鋪子裡放年假回來過年的大滿則笑著接住顧默默遞過來的竹籃，「表嫂新年大吉。」

張臘梅抱著蛋蛋看著顧默默，臉上的喜色怎麼也壓不住，「瞧瞧這娘倆……」笑著笑著，她眼裡流出淚來，「終於是熬出頭了。」

「大喜的日子幹麼呢？」陳明德笑著說道，說著把一串紅繩串的黃燦燦的銅錢，塞到蛋蛋的衣服裡，「大舅公給的新年壓歲錢，讓我們蛋蛋歲歲平安。」

一家子熱熱鬧鬧的往屋裡走，張臘梅問顧默默，「往年妳大舅給蛋蛋的壓歲錢還在沒？都要給孩子留著。」

顧默默愣了一下，臉色就有些冷了，「往年的都是我婆婆收了，說是幫蛋蛋存著。」這話說完氣氛就有些冷，顧默默只要想起那幾口人、想起過去的日子就噁心。

倒是大滿伶俐的說：「誰還沒個三災八難，咱們蛋蛋是把這些都過過去了。」

這話說的有意思，那些人那些事就是蛋蛋的劫難，現在都過去了，蛋蛋一生也就

平平安安的了。

幾個人又熱熱鬧鬧的說起話來。

「大壯媳婦，大舅母是真沒想到，你們娘倆今天這樣好看，這要是大壯回來了得多喜歡你們娘倆。」

顧默默「羞澀」的笑著低下頭，不好意思說她和牛大壯完全不認識。

「是啊，說起來大壯當兵都快四個年頭了，也該回來了。」陳明德感慨的說道。

顧默默繼續羞澀低頭，真回來就尷尬了。

第九章 自打耳光求放人

大雪過後田野裡白成一片，路上的積雪有七八寸厚，楊秋娘的娘家和牛三旺自己的家離得不遠，在離杏花村二十多里外的王家莊。

牛承祖沒走多遠就不依了，「雪這麼厚我走不動！」

挎著籃子的牛三旺其實也不想去，一來路遠難行，二來嫌回去丟人。

自從陳寶珠難產過世，牛三旺娶了自己喜愛的女人，又生了兒子，他就覺得自己慢慢能挺起腰，日後怎麼樣陳家的家財也能分他一半，三十多畝良田再加上老婆孩子，牛三旺覺得自己熬出頭了。

這樣一來二去，牛三旺對上家裡的兩個哥哥，就有些自得的意思，後來牛大壯去打仗，更是讓他日子舒心不少，再後來一去幾年沒音信，臭蛋看著又不是個能養大的，牛三旺慢慢把陳家的家財都當成自己的，更是瞧不上兩個哥哥的窮樣，也話裡話外的奚落過，現在……

「雪這麼厚路又遠，要不我領承祖回去？」牛三旺對楊秋娘說道。

「就是，我要回去！」牛承祖囁嚅。

楊秋娘斜瞄了牛三旺一眼，轉頭笑著對牛承祖說：「你舅舅家有表哥表妹可以一起玩，還有壓歲錢。」

「我不稀罕！」牛承祖梗著脖子頂嘴道。

牛三旺跟著說：「這麼遠有什麼好玩的？你一個人去，意思到了就行。」

「就是、就是，娘你一個人去吧，我跟爹回家。」

楊秋娘被牛三旺氣得不行，把他拽到一邊耳語道：「你忘了，前兩年我兄弟媳婦的意思了？」說完還衝著牛承祖那邊努努嘴。

牛三旺恍然，承祖他小舅母想把小閨女說給承祖，不過前兩年楊秋娘以孩子還小，婉拒了，如今家裡敗了，人家恐怕不樂意這門親事了吧？

楊秋娘自是能看出牛三旺的心思，她說：「再怎麼樣家裡還有十畝地，九間大瓦房的宅子還佔了一畝地，村子離府裡也近，咱們倆勤奮些，等承祖成親再置辦兩畝地，日子不就過起來了。」

牛三旺為難的皺眉，勤奮些？說得輕巧，他零散做了兩個月短工，不過掙了一貫來錢，都不夠過年的。

「再說我是親姑姑做婆婆，還能虧待自家侄女？」楊秋娘說完，過來拉起牛承祖的手笑著哄道：「承祖聽話，娘帶你去舅舅家，他們給你多少壓歲錢，娘再照給一份讓你零花。」

以往那點小錢牛承祖還不放在心上，可自從分家之後，娘手頭就變緊了，想了想村學裡同伴們新買的小玩意兒，牛承祖噘著嘴，不情不願的踢了一腳地上的雪說：「分家就好過那個喪門星了，穿好的、吃好的，害得咱們家受窮！」

想想那娘倆今天光彩好看的樣子，楊秋娘心裡也不舒服，她都不知道見過多少次，村裡人給那娘倆捎雞捎魚的。

楊秋娘對牛三旺說：「我琢磨著她這樣花錢，手上應該沒剩什麼錢了才對，難不成這麼些年下來，她還有瞞著咱們的私房？」幾個人在雪地上，深一腳淺一腳的走著。

因為要見到自己兄長，難免被笑話，牛三旺心情很不好的回了一句，「能瞞著什麼，她東西不是早都被妳剝光了！」走了幾步仍是煩躁不已的牛三旺又說了一句，「沒錢？就那騷模樣，走暗門子多少錢沒有！」

「說啥呢，承祖還在呢。」楊秋娘扯扯他的衣角。

牛承祖跟在後邊對天翻個白眼，撇了下嘴，誰不知道暗門子是什麼意思！

陳大滿從自己屋裡取出一個泥塑的胖山羊，巴掌大胖乎乎的白底彩繪，一把白鬍子拖到地上。

「這是表叔在府裡給蛋蛋買的，蛋蛋喜歡嗎？」陳大滿笑咪咪的把胖山羊遞到蛋蛋面前。

蛋蛋看見眼睛就亮起來，他轉向坐在下首的顧默默，「娘。」

顧默默笑著起身，接過胖山羊對陳大滿道謝，「大滿表弟有心了。」

陳大滿看著顧默默笑吟吟的樣子，忽然發現自己這位表嫂還挺漂亮的，不知怎麼有些臉紅。原本在外邊做了三年學徒，算是見多識廣的大孩子，莫名有些拘謹的紅著臉撓撓後腦杓，「我也是蛋蛋的長輩嘛。」

屋裡幾個人都笑起來，張臘梅笑著羞他，「長什麼輩，連個媳婦兒都還沒說呢。」陳大滿越發臉紅，吶吶的退到一邊。

「娘。」蛋蛋向顧默默伸出胳膊。

顧默默把山羊放到他懷裡，將他從張臘梅懷裡接過來，回到原位笑著說：「大滿表弟也不小了，過了年該是要相看起來。」

「可不是，過年就十七了，是該準備起來。」張臘梅眼裡滿含笑意，慈愛的看著自己的兒子，就是陳明德也是滿臉喜色。

陳大滿渾身不自在的被自己爹娘笑著打量，正在想著要不要找藉口出去，院子裡一道清脆的聲音救了他。

「堂哥、堂嫂在家嗎？六妹給你們拜年。」

「拜年、拜年，還有壓歲錢！」聲音裡還有個頑皮的男童音。

陳大滿率先打起門簾迎出去。

張臘梅站起身笑著說：「六妹和嘎兒來了。」

幾個人一起笑著迎出去，剛到屋簷下，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就跑到陳明德面前討

喜道：「大舅，新年吉利。」

陳明德笑呵呵的，從懷裡拿出一小串黃燦燦的銅錢，遞給小傢伙。

「六姨，新年吉利。」顧默默抱著蛋蛋在旁邊屈膝。這位六姨和三舅家親，再有一輩就出五服，從前楊秋娘找了藉口，和這家斷了往來。

「這是哪個姊姊的閨女，我怎麼不太認識？快起來，抱著孩子見禮多不方便。」

「這可不是外甥女，這是外甥媳婦。」說完張臘梅又揚聲，對趕著牛車進院子的青年說：「六妹夫也進來，外頭冷得很。」

「這就來。」青年人笑著一邊答話，一邊從牛車上提了一個籃子進來。

「爹，看！」嘎兒跑過去舉高手裡黃燦燦的錢串。

進了屋子，陳六妹還在好奇的上下打量顧默默，「咱們家誰娶了這麼個端正的媳婦兒？」等她看清楚顧默默懷裡的蛋蛋，則變成了一臉驚喜，「瞧這孩子長得真可人疼，我來抱抱。」

蛋蛋立刻把臉藏進顧默默懷裡，張臘梅笑著說：「孩子小，認生。」

認生很正常，陳六妹也不在意，只是稀奇的看著顧默默說：「妳是哪家的媳婦，我怎麼沒見過？」

顧默默笑著陪大舅母促狹，道：「年年都見的，外甥媳婦成親的時候六姨還來觀禮。」

牛大壯成親時趕得很，陳家很多出嫁的姑娘都沒趕上，倒是這位陳六妹因為嫁得近，趕上觀禮。

「這是誰啊……」陳六妹看著顧默默思索……「哦、哦、哦，我想起來了，妳不會是大壯媳婦吧？！」說著驚得站起來。

她走到顧默默面前左右轉圈看，嘴裡嘖嘖稱奇，「還真是……這變化……」去年過年，顧默默穿著不知誰的舊衣裙，冷得臉色青黃、嘴唇發紫，厚點的衣服都裹在蛋蛋身上。

陳六妹感歎完心滿意足的坐回位子上，說道：「就因為妳年年沒衣裳穿，我還跟妳婆婆拌過嘴，結果那死婆子說——」

她捏起嗓子，學楊秋娘的腔調，「大壯不在家，她穿得花枝招展的是要給誰看，也只有妳這樣沒年紀的，才會這樣挑我的理。」說完音調轉回來，「我呸！明明就不是個好東西，還充賢慧人。」

提到那一家人，顧默默的神情淡了下來，她嘴角含著一點淺淺的笑，抱著蛋蛋不說話，而蛋蛋聽到楊秋娘的腔調，就把自己埋進顧默默的懷裡不動了。

張臘梅見狀笑著說：「如今可不是都好了。」

「是。」陳六妹喜笑顏開，「我也聽說你們分家了，只給那兩個東西分了十畝地，我呀，作夢都想笑，可笑他們當我們陳家的東西是他們的，這下丟人丟大了！哈哈哈。」

牛三旺確實丟人丟大了，前幾年兩個兄長嫁姑娘娶媳婦，手頭緊找他幫忙，他不

但一文不借，還趁機奚落了一番，出了一口當年不能娶楊秋娘卻要去做養老女婿的惡氣。眼下卻在牛家被大哥大嫂、二哥二嫂圍著笑諷，臊得兩口子恨不能找個地縫鑽進去。

牛承祖不依了，大吼一聲，「那些田產本來就是我們的，不是那個喪門星……」

「你們的？」牛大嫂一口痰唾到地上，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那地那房子可都是姓陳的，跟你一個姓牛的有什麼關係？」

牛二嫂嗤笑道：「還牛承祖，你承的誰家的祖？你爹不過是個進了別人家門的養老女婿，想要承祖你倒是改姓陳啊。」

「哈哈哈！」牛大嫂拿粗布帕子捂著嘴，對牛二嫂笑著說：「人家自有孫子姓陳，就算他巴巴的改了姓，人家也瞧不上。」

牛三旺抱著頭蹲在地上不說話，楊秋娘臉色白一陣紅一陣，她咬牙笑著說道：「兩位嫂子敢情是不想要咱們這門親戚了？」

「呸！妳也知道這是親戚？當初求到你們家門口，你們兩口子是什麼嘴臉？」

「滾、滾、滾，早就不想認你們家這門親了，丟人沒少過，苛刻大房兒媳，打量誰不知道那點子鬼祟心思。」

「不就是想害人家斷了後好霸佔家財嗎？」牛大嫂接著牛二嫂的話冷嘲熱諷。

顧默默帶著蛋蛋在大舅家又坐了一會兒，陳家出嫁的姑娘陸陸續續都來拜年，屋裡就顯得有些擁擠，她站起身跟陳明德夫妻告辭。

「時候不早，外甥媳婦還要去九外爺家拜年，去晚了怕失禮。」

屋裡一眾老的少的陳家姑娘也都跟著起身，「可不是，我們也要去九叔（九爺）家拜年。」

往年也都這樣，一村子都是舅家，提上年禮一家家拜年，陳明德夫妻笑著送眾位姑奶奶、姑爺出門。

張臘梅再三笑著叮囑，「今年該我家管飯了，到時候各位姑奶奶、姑爺可別忘了回來吃飯。」

「一定、一定。」眾人笑著應允。

也有和張臘梅年紀相仿，關係好的笑鬧道：「忘了又怎樣？不給吃飽我們一家就住這了，休當我們好打發。」

張臘梅笑著拍了說話人一下，「儘管來住，就怕妳捨不得家裡那幾十畝良田。」

一行人說說笑笑，幾步路就到了九外爺家，高一聲低一聲的賀年——

「九叔（九爺）、九嬸（九婆）新年吉利。」

顧默默則笑著抱著蛋蛋回家取要給九外爺家的年禮，她和別人不同，別人都是從外村趕來，年禮都帶齊了，她則是到哪家先回家取哪家的。

楊秋娘這邊真是事事不順，先是和牛大嫂、牛二嫂鬧掰了，又在牛承祖小舅家，

遭到他小舅母明明白白的拒絕——

「往日裡年景好，有好處想不到娘家侄女，如今不好了倒是知道親姑做阿家，不會虧待侄女，還是算了，你們牛家門檻高，我們攀不起。」

偏巧今年的飯就輪到在牛承祖小舅家吃，楊秋娘只能忍著羞窘，和其他出嫁的楊家老少姑娘笑著閒話。

也是楊秋娘往日面子功夫做得不錯，雖然偶爾會冒出來幾句意有所指的閒話，楊秋娘假裝聽不懂，笑笑也就過去了。

場面總算是圓過去了，可是這個年卻讓牛三旺窩火得很。

回家路上淺一腳深一腳的走著，牛三旺忍不住火道：「以後這王家莊，我再不來了。」

「就是，我也不來了，一群勢利眼的。」牛承祖跟在他爹後邊叫道。

楊秋娘無語的斜睨了牛三旺一眼，「四時八節你不來也就罷了，難道紅白喜事還不來？」

牛三旺聞言哼唧唧的垂著頭，垮著空籃子袖手趕路，牛承祖噘著嘴踢了一腳雪，磨蹭的跟在後邊。

走了一段，牛三旺想起一件事，回頭看了看不遠不近跟在後邊的牛承祖一眼，走到楊秋娘身邊低語，「他小舅母怎麼說？」

「什麼怎麼說？」楊秋娘一心趕路，牛三旺忽然問了這麼一句，沒反應過來。

牛三旺有些急了，「就是承租和他表妹的婚事！」

「哼！真是合著承祖的話——一群勢利眼，全不顧親戚情分。」楊秋娘也是窩火。

「我就說讓妳別提，如今咱們家敗了，人家肯定看不上眼，妳還自找不痛快！」

牛三旺斥了一句，自己往前先走了。

楊秋娘斜瞪了牛三旺一眼，不想再說免得兒子聽到又有事，卻不料牛承祖看他爹跟他娘低語，早悄悄跑過來偷聽大人說話，這會兒都聽到了，當然是暴怒。

「就小舅家那流鼻涕的丫頭片子，白給我都不要！」

牛承祖的怒吼嚇了牛三旺兩口子一跳，兩人一起回頭，就看見自家兒子氣得臉色通紅，氣喘吁吁，鼻子裡直冒熱氣。

「哎呀，娘的寶貝兒啊，別氣、別氣，咱們也看不上他們家。」楊秋娘連忙將牛承祖攬進懷裡，拍著安慰。

牛承祖一把推開他娘，怒道：「將來等我長大，掙了大錢讓他們都來巴結我！」

「是是是，我家承租將來一定讓他們後悔現在的勢利眼。」楊秋娘又貼過來安慰。

牛承祖咬牙切齒，「現在這一切都是顧默默那個賤人害的！我回去就要她好看！」他怒氣沖沖想著，怎麼做才能報復顧默默。

「哎呀，我的親兒啊，你可別給娘惹事，那個顧默默現在不好對付。」楊秋娘想到顧默默放火裝量，想到她後來的話，不禁打了個寒顫，「兒啊，你是細瓷瓶，咱們不去碰她那爛瓦罐。」

「哼！」

「承租，你要聽娘的話，聽話，娘回去給你十枚銅錢買零嘴兒。」牛承祖梗著脖子不說話。

「聽話啊，我的小祖宗，你這是讓娘過年都不能安生。」楊秋娘苦求兒子。半晌後，牛承祖才囁嘴皺鼻的算是答應了。

年節裡人們穿紅著綠、插花戴銀，一身嶄新的帶著家小、拎著年禮喜氣洋洋的走親訪友，過了初五便是舅家追節的時候——這是農家習俗，由舅家給外甥追節送燈，頭一年要給剛出嫁的女子送一對大宮燈，以後女兒有了孩子年年送燈，送到孩子長過十二歲，有說法是孩子十二歲魂就全了，不再受外邪入侵，所以送的燈上常有「長命富貴」字樣。

村裡的孩子們晚上便有了燈籠玩，有舅家還沒來得及送燈籠來的，便癡纏家裡爹娘先買來玩。

蛋蛋沒有舅家，做為舅公家的陳明德，早早送來一個長命富貴燈。

九外婆也不落後送了一盞鯉魚燈，她還笑著說：「這是最後一次送蛋蛋燈，等蛋蛋三歲入了陳家，可就不能再送了。」

當時張臘梅還笑言，「到時候我這大舅婆就變成大奶奶了。」一屋子來給顧默默追節的陳家人都哈哈大笑。

顧默默抱著蛋蛋，蛋蛋手裡提著鯉魚燈，村裡的孩子則提著什麼西瓜燈、蓮花燈、火葫蘆、蛤蟆燈，也有和蛋蛋一樣的鯉魚燈，還有能在地上拉的兔兒燈、馬燈……星星點點、明明滅滅，把孩童們稚嫩的笑臉映成溫暖的橘黃色。

幾個大些的孩子，互相追逐嬉笑的碰燈籠，不一會兒便有燈籠滅掉或者燃起來，贏了的孩子哈哈大笑，扶正蠟燭又去找別家的撞，輸了的哭喪著臉回家找爹娘癡纏，反正這時節家家戶戶都有好些燈籠，便是自家的燒完了，也可以去別家借來玩。

蛋蛋看看那些燃起來的燈籠，想了想把自己的燈籠收回來，「嘆」的一下吹滅蠟燭。

顧默默看了哈哈笑，這小傢伙真好玩。

時間很快到了十五，過了十五上學的、做長短工的、做學徒的都要出門，張臘梅與顧默默說好一起去寶雞府裡逛花會，也算是送大滿去做工。

顧默默想著家裡銀錢不多，她還想在蛋蛋生辰前給他買個長命百歲的銀鎖，便收拾好閒時畫的幾幅畫，抱著蛋蛋一起坐牛車去了府裡。

因為帶著孩子，牛車上半鋪半蓋著一床褥子，幾個人說說笑笑、搖搖晃晃進了寶雞府。年味還沒有散盡，街上的人穿著打扮鮮豔明麗，商戶小販們裝點得滿目琳琅，趁著最後的熱鬧竭力的引人注目。

顧默默不想太多人知道自己在賣畫，因此趁著陳明德兩口子喝茶聽書的功夫，自己抱著蛋蛋去賣畫，再回來時，蛋蛋的脖子上就掛了一個銀項圈，下面吊著一個實心銀鎖，正面四周是雲紋，中間四個篆字「長命富貴」，後邊是五福捧壽圖。

張臘梅笑著把銀項圈反覆看，「可是再好不過了，瞧著做工精細，還是實心的，沒有六七兩銀子怕是買不來吧？」

回到村裡，眼尖的劉家娘子第一個看到了蛋蛋脖子上的銀項圈，她家和陳明德家是隔壁，顧默默剛從牛車下來第一個就碰到她。

「欸，去了一趟府裡，蛋蛋脖子上就多了個明晃晃的好東西。」她笑著打趣道：「晃得我眼睛花，快來讓我瞧瞧。」

湊近看後又拉著蛋蛋的小手搖著道：「瞧瞧、瞧瞧，竟是實心的銀鎖，還戴著有鈴鐺的銀鐲子，我們蛋蛋就像個善才童子。」

對門的牛承祖今天沒能去成府裡玩，心裡正不高興，看到他恨的人穿著光鮮亮麗，一肚子的惡氣直沖上來，高聲嘲諷，「有個走暗門子的娘，自然能做善才童子。」

劉家娘子聽了一滯，不由得側目打量打扮得整整齊齊的顧默默，這樣看著，的確是有幾分姿色。

顧默默聞言卻是氣炸了。

她把蛋蛋交給張臘梅，怒氣沖沖的走向牛承祖，提裙一腳就踹向他。

「啊！」牛承祖沒想到顧默默居然膽敢踹他，還這麼疼，他蹦起來就要找顧默默拚命，誰知被顧默默又一腳踹翻。

「啊！顧默默我跟你拚了！」牛承祖一邊喊一邊想起身。

這一次顧默默沒給他機會，一腳踩住他，牛承祖掙扎不起來，手腳並用的揮踢狂吼，「顧默默你這個喪門星，你就是個暗門子！」

「殺人了！」聽到聲響，連忙停下紡車出來看的楊秋娘，見到被踩在腳下的兒子，驚慌失色的大叫著撲過來。

殺人了？顧默默咬牙切齒，去年那麼涼的秋天，還那麼瘦弱的蛋蛋只是乖乖的坐著，就被這狠毒的少年一腳踢下渭河。她越想越恨，腳下用力，引來牛承祖殺豬般的嚎叫。

「住手！顧默默你趕緊停下！」楊秋娘張牙舞爪直撲過來，卻被陳明德一把推開，跌坐在地上。

新仇舊恨湧在一起，顧默默彎下腰，拽住牛承祖的耳朵給他扯起來，又一個用力，將他摔在地上，「咚」的一聲，不說牛承祖怎樣聲嘶力竭的尖叫，就是旁邊看著的劉家娘子都齷牙咧嘴的想著：真夠疼的。

「顧默默你做什麼？你要殺人啊？！」楊秋娘看得目眴裂，大聲尖叫。

牛三旺也從屋裡趕出來，「放開我兒子！」

這動靜太大，不一會兒牛三旺家門口就圍滿了人。

楊秋娘坐在地上大哭，「各位鄰里給評評理，就是我們家承祖人小不懂事惹到顧氏，也不能下這樣的死手啊！到底有多大仇要置個孩子於死地啊？！」

牛三旺想要撲過去扶起自家兒子，卻被陳明德攔住。

顧默默一腳踩住趴地上的牛承祖，對九外婆說：「九外婆麻煩您老找條繩子來，我要把牛承祖送官。」

「好哩！」九外婆趕緊回家去找繩子。

同時響起的還有牛三旺兩口子的驚叫聲，「妳說什麼？」

「我說什麼？」顧默默彎腰又拽著牛承祖的耳朵，把他拽了起來，「我說，我要把這害人性命、汙衊人清白的王八蛋送官。」

「妳胡說什麼？」楊秋娘撲過來要拉開顧默默，卻被旁人合力抱住。

「你們仗著人多欺負我們獨門獨戶，陳明德你是里正，就任由你的族人橫行鄉里？」心愛的小兒子被人欺負得嗷嗷叫疼，楊秋娘雙腳使力連蹦帶跳卻無可奈何。陳明德後退幾步，免得她的唾沫星子濺到身上，他慢條斯理的說：「我只是個小小的里正，這會兒牽扯的是送官的事，我有什麼本事管？」

「娘，我疼！我沒有汙衊人清白，明明是爹說她走了暗門子。」

九外婆拿了一捆繩子來，她還特地找來好粗的一捆，「來了，大壯媳婦繩子來了。」幾個陳家本家的舅舅二話不說接了繩子，就把牛承祖捆成了粽子。

「娘！娘！爹！救我！」牛承祖長這麼大，第一次知道什麼叫害怕，哭得鼻涕橫流。

牛三旺被壓著不能動，楊秋娘連忙求饒，「大壯媳婦，怎麼說承祖也是妳小叔子，小孩子說話嘴沒有個把門的，妳教訓也教訓過了就放了他吧。」

「放了他？妳說話還真輕巧，我清清白白一個人，就隨你們在背後編排？」

「我呸！」被人押著的牛三旺梗著脖子罵道：「妳是作賊心虛了吧？就牛車賣了八兩銀子，妳哪來的錢整天雞鴨魚肉，新衣新裙？」說完看著蛋蛋脖子上的銀項圈怒罵，「光那長命鎖就得六七兩銀子，妳沒走暗門子哪來的錢？敢做就別怕人說。」

圍觀的人看看蛋蛋脖子上明晃晃的項圈，再看顧默默，雖然還是瘦卻也有幾分姿色，大家臉上的神情便有些微妙。

陳明德怒斥，「收起你的下流心思！」

「怎麼？你要說這娘倆日常花的銀子，都是你這個『熱心』的舅舅出的？」兒子淒慘的樣子讓楊秋娘口不擇言的嘲諷道：「她大舅母還真是賢慧。」

「呵呵呵。」陳明德怒極反笑，「可惜瞎了妳的狗眼，大壯媳婦有一筆好丹青，在府裡藏雅軒賣畫呢。」

聽了這話，周圍人的眼神由微妙變得敬畏——能在藏雅軒賣畫，那得是多大本事？

顧默默淡淡的笑，「大舅何必多跟他們費口舌，見官去。」

楊秋娘一臉震驚，不可置信的看著顧默默，她竟然有這樣的本事？！

直到一群人拉著牛承祖要走，她才回神著急起來，使勁壓著屁股往地上坐。

「哎呀我那寶珠姊姊在天有靈快睜開眼睛看一看，看看妳那好兒媳婦，就因為個孩子口無遮攔，就要把個孩子送官啊！」

顧默默理都不理，逕自轉身抱起蛋蛋就要去衙門。

牛三旺也急紅眼了，「大壯家的，妳不能這麼做！」

顧默默冷笑，「不是念在你生了蛋蛋他爹的分上，該綁了見官的可還有你呢。」

牛三旺目瞪口呆的說不出話，顧默默走了暗門子確實是他說的，紅口白牙污衊人清白那是要打板子、戴枷示眾的。

楊秋娘見哭陳寶珠也沒用，爬起來要去拉顧默默，她哭求道：「不就是個孩子不懂事，學了幾句不應當的話，妳打也打了，教訓也教訓了，就念在他是大壯弟弟的分上，求妳大人大量別跟孩子計較。」

「孩子？」顧默默抱著蛋蛋，對被人攔住的楊秋娘冷笑道：「誰家孩子能把自己的侄子一腳踢到渭河裡？」她越說越氣，「我念他是大壯的弟弟，他可曾念過蛋蛋是他的侄子？你們可曾念過蛋蛋是你們的孫子？他是孩子，那蛋蛋是什麼？蛋蛋有什麼錯，打從娘胎裡你們就巴不得他死掉，啊？！」

顧默默氣得胸脯一鼓一鼓的，蛋蛋感覺到了，抓緊他娘的衣裳，緊偎在她的懷裡給她一點溫暖。

「為了一點子家財，你們的人性呢？」往昔的記憶讓顧默默眼裡湧上淚花，她含淚冷笑著說：「我告訴你們，那點子東西我從來沒看在眼裡，若不是為了蛋蛋……」她不想再說下去，對陳明德說道：「大舅，趁著天色還沒有太晚，咱們趕緊走。」

「行哩，我去趕車。」之後又對陳明信說：「你也套上牛車，把劉家娘子和其他見證的人都載上。」

「好哩！」陳明信爽快的應完，就從人群出去回家套車。

陳明德抓著牛承祖上了自家牛車。

「娘！娘！救我，我不要去見官。」牛承祖聲嘶力竭的哭嚎。

「承祖，娘的兒啊！」眼看兒子要被拉上牛車，楊秋娘一咬牙，連撲帶爬的衝到顧默默面前跪下，「大壯媳婦，千不該萬不該，都是我們做長輩的不應該，求妳放了承祖，這要是真見了官，他一輩子都沒臉見人了。」

顧默默抱著蛋蛋冷冷的繞開她往前走。

楊秋娘看著不為所動的顧默默，恨得咬牙切齒，她把心一橫爬起來，拉著牛三旺一起又跪到顧默默面前哭訴，「看在我們兩個老人家的分上，妳就放了承祖吧。」楊秋娘說完，見顧默默還要繞過他們走開，乾脆一把拽住顧默默的裙子，一邊「啪啪」的自搗耳光，一邊哭道：「是我見財起意，是我沒養好承祖，我對不起寶珠姊姊，對不起大壯。」

牛三旺看著被人拉扯的小兒子，一狠心也「啪啪」左右搗了自己兩耳光，「是我這做老子的對不起大壯。」

這兩口子為了小兒子能這樣捨下臉面，鄰里們不免面面相覷，眼裡有了幾分同情：這樣低聲下氣，都是為了自家娃兒啊。

顧默默歎口氣，事情鬧到這一步——以老跪幼，見官是不可能了，但是就這樣放了人，她也不願意。

最後她讓牛承祖寫了悔過書畫押，算是留作證據，以觀後效，也讓牛家三口人再也不敢到她面前礙眼。

第十章 以後，你叫陳慶年

日子又安靜愜意起來，春天悄悄地來了，簷上的冰凌子一滴滴化成水落在地上滴

滴答答的響，是春天的敲門聲。

柳梢上一粒粒幼芽張開飛絮嫩葉，輕飄飄的白絮漫天飛舞，樹梢上田野裡，慢慢的染上了新綠，渭河的水嘩啦啦的流淌。

春天來了，蛋蛋要入陳家族譜了！

二月二十五是蛋蛋滿三周歲的生辰，也是蛋蛋要入陳家族譜的日子，不過說是入陳家族譜，其實鄉下人家哪有什麼族譜，不過是幾個本家人聚在陳明德家裡商量。九外爺摸著山羊鬍子說：「蛋蛋入了陳家族譜，可是陳家的長房長孫，得起個響亮的名字。」

日盼夜盼終於盼來了這一天，陳明德激動得有些眼眶發紅，「可不是，蛋蛋可是『慶』字輩的第一個，一定得取個響亮的名字。」

屋裡幾個陳家人紛紛出主意道：「慶文怎麼樣？蛋蛋性子安靜，將來一準是讀書的料。」

馬上就有人反對，「安靜就更不能叫文，男孩又是長孫，文文靜靜的可不行，依我說叫慶武……」他話還沒落地就有人不同意——

「慶什麼武，大壯倒是愛武，長大了去打仗，連個消息都沒有。」

「那就慶孝，百善孝為先。」

陳明德轉頭問抱著蛋蛋的顧默默，「大壯媳婦，妳看呢？」

按理蛋蛋的名字該牛三旺或者牛大壯取，就算是入了陳家族譜也該陳家的長輩取，不過蛋蛋在陳家關係最親近的長輩陳明德也不過是堂爺爺，因此陳明德便問問顧默默這個親娘的意思。

顧默默抱著蛋蛋站起來，先屈膝道謝，「勞煩各位外爺、舅舅們費心。」說完才起身，又道：「依外甥媳婦的淺見，慶有年、慶豐年、慶餘年，不如叫慶年。」

「這個好！吉慶年年。」

九外爺摸著鬍子也點頭，「慶有年是長壽，慶豐年是喜事，慶餘年是富有，不錯。」

「行，那咱們陳家慶字輩第一人就叫陳慶年。」陳明德拍了桌子定下蛋蛋的大名，他高興的對院子方向揚聲，「大滿她娘跟弟媳們上菜，早點吃了去大伯父和妹妹墳上跟他們報喜。」

張臘梅高興的從廚房裡探出頭揚聲問：「蛋蛋取了什麼名？」

「陳慶年！」陳明德揚聲答完，又感慨傷心的看著蛋蛋說：「今兒便請刻工，給大伯父的碑上刻下曾孫陳慶年的名字，也讓人知道大伯父不是斷後的……」話沒說完，四十餘歲的漢子捂著臉「嗚嗚」的哭起來。

屋裡幾個陳家人也有些感歎，陳明德不足八歲，爹娘就相繼過世，是陳老大一手帶大，要不是陳明德是獨子，他自己都願意過繼給陳老大當兒子，可惜他是獨子，自身也只有大滿一個兒子。

三舅看著捂臉哭得傷心的陳明德，有心想讓他高興就哄著蛋蛋說話，「看到那個哭的人沒？以後蛋蛋就要管他叫大爺爺了。」

陳明德聽了抹乾眼淚，充滿期盼的看向蛋蛋，「乖蛋蛋，叫聲爺爺來聽聽。」

屋裡人都屏息的看向蛋蛋。

蛋蛋烏溜溜的眼睛看著陳明德還紅紅的眼眶不說話，屋裡人等了一會兒，陳明德苦笑一聲，說：「蛋蛋還小，不急不急。」語氣忍不住有些落寞。

「爺爺。」

忽然響起一道稚嫩的嗓音，眾人都驚喜的看著蛋蛋，「蛋蛋會叫爺爺了！」

「叫我、叫我，我是三爺爺。」

「我、我是五爺爺。」

「都閉嘴，」九外爺威嚴的來了一句，然後對著蛋蛋露出笑咪咪的樣子，哄道：

「蛋蛋乖，叫聲太爺爺。」

蛋蛋靜靜的看了九外爺一會兒，開口喚道：「太爺爺。」

屋裡的人樂瘋了。

稍後吃飽了，一群人全往墳地那邊過去，不過習俗不滿十二歲是不好去墳地的，顧默默便領著蛋蛋留在家裡，遠遠地聽到墳地裡傳來劈哩啪啦的鞭炮聲，想著墳地那邊的情形，顧默默摸了摸蛋蛋的小腦袋，說：「以後，你就是陳慶年了。」

二三月間，天氣慢慢熱起來，人們都換上薄棉衣或者夾衣。這一日天氣晴朗，顧默默帶著蛋蛋在後院整地，準備種點瓜果蔬菜，郭秀娘拿著活計過來邊做邊閒聊。

「大壯媳婦，賣畫掙錢多輕鬆，何必種這些。」郭秀娘坐在小板凳上納鞋底，看了一眼笑道。

自從鄰里們知道顧默默在藏雅軒賣畫就都很好奇，只是顧默默不想這種好奇最後變成眼紅、嫉妒或不懷好意，因此總是同一個說詞——

「哪有很容易，是快過年了才好賣一些，平常可沒人買的，人家也不能收。」

這話顧默默對村裡好些人說過，因此郭秀娘聽了點點頭，又換了話題，「妳要種什麼讓妳小舅來就行，小心磨粗手。」

顧默默笑著放下耙子，「我也沒做什麼，這地是大舅前兩天翻好的，我不過是耙一耙就能種。」說完換鋤頭，拉出一條畦，對一直守在一邊的小傢伙說：「蛋蛋把韭菜根給娘提來。」

脫了冬裝換上薄棉衣的蛋蛋已經走得很穩當了，他雙手拖著有他一半高的竹籃，踩在鬆軟平整的土地上，磕磕絆絆的邁著小短腿，往他娘身邊走。

郭秀娘看著拖個大籃子、走得東搖西擺的蛋蛋愛得不行，她停下手裡的針線，摸了摸自己還不明顯的小腹，「我呀要多來看看蛋蛋，將來讓肚子裡這個跟蛋蛋一樣漂亮乖巧可人疼。」

「娘。」能幫到娘親蛋蛋很開心，一雙烏溜溜的眼裡全是喜悅的光芒。

顧默默笑著摸摸蛋蛋的頭，她蹲下身把韭菜根理順，整齊排放好。

「不管是乖巧的，還是活潑的，哪有不招人心疼的孩子，小舅母只管安心等著。」

顧默默家後院不大不小，開出大約一分地，種了幾畦韭菜、幾畦菠菜、兩行蔥外，她還種了南瓜、冬瓜，搭了架子種絲瓜、葫蘆，另有茄子、掃帚菜等。

高高低低錯落有致，顧默默很喜歡，還特意畫了一幅農家閒居圖，上邊除了蔬菜

瓜果，還有扶著鋤頭的自己，和拖著籃子拔菠菜的蛋蛋，這幅畫娘倆都很喜愛，裝裱起來後掛在東屋裡。

早上渭河的景致特別好看，顧默默挎著籃子，領著蛋蛋去河灘摘點野菜換換口味。朝陽高高升起，金燦燦的光芒照亮大地，河邊的野草在欣欣向榮的綠意中，從葉梢透出明豔的嫩綠，恣意的舒張蓬勃的生機。渭河水在陽光下蒸騰著一點薄薄的霧氣，安靜的蜿蜒向遠方，近處則反射出點點波光。

一望無際的綠野裡，潔白的山羊、棕色的黃牛都安靜悠閒地低頭吃草，偶爾甩甩尾巴。

「娘，娘！」蛋蛋手裡舉著一株野菜，小心的繞過太高的野草來找他娘。

顧默默停下動作，笑咪咪的親了小傢伙一下，蛋蛋眼睛笑得彎彎的。

「蛋蛋，來太爺爺這裡，太爺爺有好吃的給蛋蛋。」在不遠處放牛羊的九外爺，手裡舉著什麼東西，語調悠長的喊孩子。

那大山羊和小山羊顧默默和蛋蛋都很熟，他們娘倆可沒少喝羊奶，就是那頭牛也很熟，以前顧默默沒少背著蛋蛋給牠割牛草。

蛋蛋聽到太爺爺的話，轉過頭拿黑黑的眼睛看顧默默。

「去吧，娘就在這裡等蛋蛋。」顧默默笑著說。

不一會兒蛋蛋手裡握著兩把茅芽兒，小心的繞過野草回來，舉給顧默默看，「娘。」顧默默笑著抽出一根，剝開綠皮露出裡邊白如雪，嫩得入口能化的白茅幼花，餵到蛋蛋嘴裡。

蛋蛋把手裡的茅芽兒放到他娘的籃子裡，只留下一根，學著他娘的樣子，兩隻小嫩手笨笨的，食指拇指擠在一塊掐開綠皮兒，小心翼翼的剝出白茅幼花，「娘。」送到他娘嘴邊。

顧默默含住甜滋滋的幼花，順帶含住了蛋蛋嫩嫩的手指，母子倆一起瞇著眼睛笑。太陽再高些的時候，顧默默一手挎著籃子，一手牽著蛋蛋，娘倆慢悠悠回家，到家時正好碰到小舅母來取花樣。

自從知道顧默默能畫畫，村裡有些會刺繡的都會來求些花樣，顧默默從來都是笑著應承，因此村裡的婦人們都更喜歡顧默默了。

初夏的時候，田邊渠裡長滿了婆婆丁，清早或者傍晚，顧默默會帶著蛋蛋去採一些，涼拌或者炒雞蛋都很好吃。

「娘。」蛋蛋摘來一朵金燦燦的婆婆丁花兒，努力地踮起腳尖想要給他娘插到鬢邊。

顧默默笑著歪下頭，蛋蛋踮起腳，終於成功了。

「娘最好看。」

「大壯媳婦。」不遠處傳來陳明德的聲音，只見他滿臉喜色的趕著牛車過來。

顧默默想起來，大舅今天一早就去了府裡。

「大壯媳婦。」陳明德臉上的高興遮也遮不住，「我今兒去府衙查了，今年的撫恤名單裡沒有大壯的！」

呃……要不是有大舅經常提起，顧默默真的都忘了這個人的存在。

見大舅這樣高興，做為牛大壯的娘子，顧默默自然只能「羞澀的」低頭笑。

「蛋蛋，想你爹不？等你爹回來，給你騎大馬。」陳明德笑著彎腰，摸摸蛋蛋的腦袋道。

送走陳明德後，蛋蛋又找來一株圓滾滾、白絨絨的婆婆丁，放到他娘嘴邊，「娘。」顧默默輕輕一吹，白色的絨毛便隨風輕舞，越飄越遠。

時光在寧靜祥和中流逝，轉眼便到了次年八月，顧默默以為，她會和蛋蛋一直過著這樣悠閒的日子，沒想到會發生了變化，很大的變化。

承平三十三年八月初五，寶雞府。

中秋節就要來了，顧默默帶著蛋蛋來府裡賣畫，順便買些東西，剛坐著牛車進城門，就發現很多人圍著城牆上的皇榜議論。

原來是聖上的八皇子被封為親王，賜號孝義，並與今年十月初八大婚。皇上高興，特地減今秋的田賦三成，以示與民同歡。

「要減田賦太好了，真是皇恩浩蕩！」有人對著京城方向感激的拱手。

旁邊的人也是滿臉喜色，「可不是，咱們因為孝義王沾光了。」

一個文士模樣的人搖著扇子，高深莫測的說：「可不是因為孝義王沾的光。」

「哦？」周圍人露出好奇的神色。

那文士也不賣關子，說道：「原本貴妃的意思是，大赦天下以示皇恩，是太子殿下主張今秋減賦三成。」

「貴妃娘娘待在深宮裡還真會想，大赦天下？把那些犯人放出來算什麼好事。」有人翻了白眼說道。

「慎言！妄議皇家，你不想活了？」

翻白眼的人訕訕閉嘴。

「說起來孝義王今年才十六吧？」

大夥另起了話頭，在大治男子一般都是十八歲到二十歲間結親，十六歲是有些小。

「欸，這我知道，主要是孝義王妃年過十八，不能再等了……」

陳明德聽了減賦三成的話後，沒再耽擱，繼續趕著牛車前行。

「太子殿下歷來英明，實在是我大治的福氣。」陳明德說得很感激，百姓嘛只求能太太平平的種地過日子就成了。

顧默默把已經四歲半的蛋蛋圈在懷裡，免得他坐不穩摔倒，聽到陳明德的話，她淡笑不語，心想：有趣的貴妃，兒子結婚要大赦天下？知道什麼人什麼事才有資格大赦天下嗎？是真不懂還是假不懂？

有趣的孝義王，不管年齡娶一個比自己大兩歲的女子，是為什麼？呵呵……

更有趣的是太子，做好事一定要留名。

顧默默微微的笑，並不說話，這些事跟她一個農婦實在沒干係，也不對，她還有五十一畝地，減三成田賦她也是受益者呢，太子殿下果真英明。

吳東家今日來藏雅軒查看，恰巧又碰到了來送畫的顧默默，於是過來打個招呼。

他拱手笑道：「小娘子一向安好。」

顧默默放開蛋蛋的手，屈膝回禮，「吳東家萬福。」

蛋蛋跟著作揖，「吳伯伯安好。」

見過禮，吳東家帶著顧默默母子到後院看畫。

顧默默笑著說：「天氣晴好，不如在院中石桌上揀看。」

吳東家知道這是人家小娘子要避嫌，微笑著點頭應允。說是揀看，實際上顧默默的畫每次都是全收，賣得還不錯。

「現在『杏花村人』在寶雞府也有那麼點名氣了。」讓夥計收拾好畫作，吳東家笑著說道。杏花村人是顧默默的落款。

顧默默謙虛道：「吳東家鋪子裡裝裱師傅手藝了得，小婦人不過是借光而已。」

吳東家一手負後，一手撫鬚的打量眼前的小娘子——墨藍色紮染細布裙，月白色鑲寬邊靛藍色衣領上襦，一根淺色條子束著纖纖細腰，雖臉色微黃，一雙清澈的眼睛黑白分明，見之忘俗，頰邊晃著小巧的水滴形銀耳墜，一頭黑髮挽成髮髻，用墨藍色紮染的細布繫住，整個人彷彿有秋水的沉靜，讓人見了眼明心舒。

和顧默默相識也有兩三年，她待人接物進退有度，最難得的是一手丹青實在讓人喜愛，吳東家撫著鬚鬚，心裡有些意動。

第二天吃過早飯，蛋蛋在後院拿著瓢給菜地澆水，顧默默在東屋整理新買回來的布料，準備給自己和蛋蛋縫製秋衣。

「顧娘子在家嗎？」一個穿紅著綠、鬢插大紅花的媒婆進了安靜的小院。她這樣招搖，自然引來了村人的好奇。

「呀！這是要給大壯媳婦說親呐。」看見的村人面面相覷。

不過也不能說不行，牛大壯是承平二十八年走的，到現在五年多了，雖說陳明德年年去看撫恤名單，牛大壯也一直不在名單上，可打仗的事誰能說得準？再說就算牛大壯還在，這麼多年了人家不想等，誰也說不了什麼。

陳明德兩口子愁容滿面，他們倒不是怕顧默默帶走那五十一畝地，要說杏花村裡知道顧默默的畫到底賣了多少錢，沒人比他們兩口子更清楚，再說顧默默有多疼蛋蛋，大家眼睛也不是瞎的，只是一來有了後爹到底不一樣，二來替大壯可惜，這麼漂亮能幹的媳婦兒可不好找。

「他爹，大壯媳婦要是真的……」

「唉……」陳明德整個人像霜打了的茄子似的。「大壯這些年不回來，難道還能讓人家等到死？」

兩口子滿心難受，愁容相對。

東屋裡，顧默默上茶擺果子，笑著聽媒婆喜笑顏開的吹捧。

「顧娘子萬千之喜，城裡藏雅軒的吳東家看中娘子嫋靜，特意託了老身前來說合。」

顧默默怔了一下，竟然是他？

媒婆看著顧默默發呆，以為是歡喜過頭了，說得越發高興，「吳東家人物出色，不說長相雅俊，就是家底，那也是寶雞府裡數一數二的，先頭娘子去了四年多，身邊只有兩個丫頭伺候著，顧娘子過去就是正頭娘子……」

顧默默笑著阻止媒婆再說下去，「我家裡還有孩子，吳東家家裡也有，將來難免比短長，勞煩嬪嬪替我謝過吳東家美意。」

「欸！欸！欸！」媒婆急了，來時以為是十拿十穩的事，沒想到顧默默竟然拒絕了，要知道寶雞府裡多少黃花閨女都想去做吳東家的續弦。

顧默默不在意媒婆的不可思議，只是笑著屈膝道：「請嬪嬪代我回了吳東家的美意。」

還不知道自家娘子被人惦記的牛大壯，此時正在北境被韃子追擊，事情還是因為孝義王的婚事而起。

為了韃子犯境，俞總兵領兵征討八年有餘，因著上一次的大捷，這幾年邊境一直平安無事，承平帝便要召回俞總兵，一則因為重兵佈防太過耗費，二則是孝義王妃是俞總兵的幼女，感念俞總兵多年辛苦與家人分別，趁著女兒婚事，召他回朝休養團聚，也讓北境的兵士們能夠歸鄉和家人團聚。

可是韃靼們糧食總是不夠，這幾年休養生息，如果不能給予重擊，怕是再過幾年就是大患，因此俞總兵決意撤兵前主動出擊，痛擊韃靼以保北境十年太平。

為了減少正面戰爭的傷亡，俞總兵在邊城西北四十餘里設下埋伏，由岳紹輝領軍三千誘敵深入。其實誘餌俞總兵並不想岳紹輝去，不管怎樣他是皇長孫，身分矜貴，可是耐不住岳紹輝一力請命。

「末將做過多次先鋒，韃靼沒有不痛恨末將的，有末將為餌，定能釣來大魚。」岳紹輝自然知道俞總兵在擔心什麼，他抱拳繼續說道：「更何況這次末將並不需要正面迎敵，定能全身而退，不辱使命。」

俞總兵想想也是，岳紹輝連衝鋒的小卒都做過，這次也確是他去最合適。

可誰知道，岳紹輝的真實身分竟被洩露了。

原本並不難的事情，被韃靼們瘋狂的圍追堵截，變得異常艱難，三千精兵餘下不足百人，岳紹輝他們拚盡性命才於萬險之中把敵人引入西北方。

「衝啊，抓住那個領頭的，他是漢狗的皇長孫！抓住他官升三級！抓住他我們的妻兒不再挨餓！」不遠處催馬疾馳的韃子將軍舉刀高呼。

牛大壯策馬緊緊護衛在岳紹輝身後，咬牙道：「娘的！到底是誰洩了你的底？」

確實是有人故意將此事洩露給韃靼兵的，岳紹輝來北境五年多，除了俞總兵、岳紹輝的幾個貼身侍衛，就只有和他是生死之交的牛大壯知道他的真實身分。

岳紹輝面色沉穩，他低低的伏在馬背上，把馬速提到最快，再有幾里便能將敵人大部隊引入埋伏中。他現在只在心裡默念：俞總兵千萬莫要因為自己身在險境而提前發動，千萬千萬莫要功虧一簣，讓近三千將士白白犧牲。

事實上俞總兵親自坐鎮山崖上，已然發現岳紹輝處境不妙，可是敵人還有三分之

二尚在山谷之外。

俞總兵身邊的參將聽到韃子將領的高呼，神色大變，他悄悄低語，「岳將軍是皇長孫？那……」

俞總兵看著遠方緊緊咬著岳紹輝的敵軍，手裡的馬鞭越攥越緊，他凝視著山崖下策馬疾馳的小隊人馬，深深呼吸後冷靜說道：「按原計劃不變。」

馬蹄催起塵土碎草漫天飛揚，馬兒們鼻噴白氣，口角白沫，這是一場性命的追逐。凡是聽見岳紹輝真正身分的大治兵士，無不萬分感佩，原本就是人人敬仰的將軍，現在為了大治兵士少受損寧願以身犯險，因此都只等將軍令下，他們要韃子知道大治的威武。

就是不知道的，看到三千弟兄如今只剩不足百人，個個熱血沸騰的盯著如狼似虎追進來的韃靼兵，待將軍一聲令下就要生吞他們。

安靜的山谷裡忽然戰鼓雷鳴，萬千旗幟招展飄揚，「發射！」一聲令下萬眾同吼，巍巍氣勢地動山搖。

早就埋伏好的兵士砍斷繩索，一時間巨木滾石齊飛，弓弩手們齊齊發射流星似的箭雨，籠罩了山谷，韃靼兵陣腳全亂，自相踐踏。

韃子將領知道中計，如何甘心，他領著先鋒狂吼，「放箭，放箭！抓不到也要岳紹輝陪葬。」

密密麻麻的箭羽向岳紹輝齊發，不足百人的隊伍瞬間只剩下二十餘騎，他們轉身掄起刀槍，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掩護自己的將軍。

牛大壯為岳紹輝斷後，一把大刀不知道砍掉多少箭，心裡想著自己的人馬已經奔來救援，一定要堅持！

「啊！」牛大壯一個不備，被箭射中胳膊，他一個踉蹌，眼看再一波箭雨要來，他咬牙跳到岳紹輝馬上，抱緊他以自己的後背做盾牌。

「大壯！」察覺到背後一沉，岳紹輝失聲吶喊。

「衝啊！」大治的士兵終於趕到了，他們越過殘存的這幾人，衝向敵人。

第十一章 論功行賞

承平三十三年八月十日，大治軍殲滅韃靼軍主力二十萬，韃靼王庭北撤八百餘里，願意議和納貢。大治舉國歡慶，十月時班師回朝，承平帝攜太子、孝義王親自出城迎接。

光亮的鎧甲在陽光下反射著耀眼的光芒，雄壯的王師讓人心情激昂。

「太子哥哥，將來我也要做將軍保家衛國！」十六歲的孝義王，帶著少年沒有褪盡的青澀嚮往的對身旁的太子說道。

「好。」太子眼含寵溺的看著自己最小的弟弟，其他的皇子皇女都規矩的喊一聲太子殿下，或者大皇兄，只有這個從小被寵大的小皇子任性的喊他太子哥哥，無形中多了親近之意。

皇帝來到軍前，俞總兵翻身下馬，單膝跪地，手捧兵符，朗聲道：「末將幸不辱命。」

「好！」承平帝摸著鬍子，神情愉悅。

入宮來到大殿裡論功行賞，俞總兵封為正一品建威將軍，領京師左營都指揮使，另賜金千兩、銀萬兩，錦緞三百匹。正一品建威將軍其實只是虛銜並無實權，都指揮使雖然是二品但手握實權，更何況是京師左營都指揮使，可見承平帝的信重。岳紹輝屢立奇功，封正三品昭毅將軍，領京師右營都指揮僉事，另賜金八百兩、銀三千兩，錦緞兩百匹。

岳紹輝出列謝恩，「啟稟陛下，末將能有寸功，皆是兵士們拚上性命所得，末將願將金銀轉贈征北兵士，讓陛下之兵士皆沐皇恩。」

太子站在龍椅下，欣慰的看著自己的兒子，滿心驕傲，龍座上的承平帝更是笑瞇了眼。

「准奏！」承平帝笑咪咪的說完，見孫子並不退下，疑惑問道：「岳將軍可還有奏？」從這聲「岳將軍」就可聽出承平帝對孫子有多滿意。

岳紹輝猶豫了一下，道：「啟稟陛下，末將領兵誘敵……」

「什麼？！」承平帝怒喝，「你竟然以身作餌？」到底是自己喜歡的大孫子，聽到他以身犯險，承平帝沒忍住擔心的怒火。

原本單膝著地的岳紹輝雙膝跪地，俞將軍出列跪地領罪，太子轉身揖手，「陛下息怒，兵無常勢，身為將軍自當應勢而為。」

承平帝冷睇太子一眼，當初就是他讓自己的乖孫去北境，去就去吧，轉一轉看一看也好，誰知道竟然真的上戰場，還是先鋒！

得虧承平帝不知道自己的乖孫還做過衝鋒的小卒，否則能當場和太子翻臉，不過回過神後，承平帝也知道自己應對有誤，只怕會寒了其他將士的心。

他苦笑一聲，「果然兒孫都是債，朕也難免凡人情。」

朝中大臣馬上一片勸慰，承平帝抬手制止，「朕的孫兒是孫兒，天下人的孫兒亦是孫兒，即便萬千不捨，外敵來時岳家男兒自當身先士卒。」

「大治有陛下乃大治之福！」朝臣一起跪倒稱頌。

「岳將軍繼續稟來。」承平帝開口說道。

岳紹輝再次揖手，「末將誘敵卻被敵軍知道皇孫身分緊追不捨，三千精兵最後僅剩二十餘騎，成功之時敵軍羞惱，欲亂箭置末將於死地。」

太子並不知道此事，此時不由得雙拳握緊，承平帝更是雙眼微瞇，這是他緊張動怒的表現。

「幸虧有總旗牛大壯捨身相護，末將才能毫髮無損。末將想要把自己的軍功分一半給他。」

「胡鬧！論功行賞自有軍法，軍功豈是你說讓就讓的。」太子拂袖。

承平帝瞥了太子一眼，和顏悅色的說道：「軍中有如此忠勇之將士，自當賞賜，那個牛什麼……」

「牛大壯。」岳紹輝稟道：「他為末將身中十七箭，若不是他命大……」

說牛大壯命大，不如說他謹慎，他在自己的盔甲護心鏡下又多戴了一面護心鏡，這回才僥倖沒有被射穿心肺。

「此人現在如何？」承平帝關切的問道。

「在城外的大軍中待命。」

「宣。」

身邊太監得命，立刻揚高聲調，「宣，征北軍前軍總旗牛大壯觀見。」

「宣，征北軍前軍總旗牛大壯觀見。」

「宣，征北軍前軍總旗牛大壯觀見……」

一道道聲音從殿裡到殿外悠揚遠去，大殿裡依然在論功行賞，文武群臣都面有喜色，勝利總是讓人高興，只有那些得勝歸來的將軍面色平靜，眾人只道他們寵辱不驚，哪裡知道他們心裡還記著那些把性命留在北境的戰友。

「征北軍前軍總旗牛大壯前來觀見。」

「宣。」承平帝往大殿門口望去，好奇這個救了自己孫子的軍士是何等樣貌？

「宣。」隨著太監悠長的語調，殿外走進一個魁梧大漢，文武百官都愣了愣。

承平帝笑了，「這是猛張飛還是尉遲恭？」

官階小經常混跡於市井的官員們則在心裡想：這不就是肉鋪的屠夫穿了一身鎧甲嗎？

牛大壯身形高大魁梧，一臉炸蓬蓬的落腮鬍子，膚色是邊關兵將特有的暗黃，唯有一雙眼睛還算明亮。

牛大壯走到朝堂當中，雙膝跪倒，「啟稟萬歲爺，屬下……」他跪在地上遲疑了下，這自稱似乎不對，撓了撓後腦杓，試探的說：「小人……」他瞄了瞄一側的俞將軍，卻見俞將軍面無表情。

「末將……好像不夠格……」牛大壯一邊說著，一邊有些為難，「要不微臣……也不夠格啊……」他跪在地上為自稱糾結。

滿朝文武都忍俊不住，岳紹輝則像是覺得丟人似的很嫌棄，白了他一眼後乾脆低頭。

承平帝沒想到竟是個這樣的憨人，也是舉起袖子微微遮擋了下自己的笑意。

牛大壯為難了一會兒，乾脆問承平帝，「萬歲爺，小人該怎麼自稱啊？」

承平帝嘴角漾著一點淺笑說道：「此次論功，你該得什麼封賞？」

「百戶！正六品哩……嘿嘿。」牛大壯笑著回答。

「無禮！奏對陛下……」

承平帝揚起一隻手，打斷身邊太監的呵斥，笑著說：「第一次面聖，禮儀不周無妨。」他又轉向連忙叩首的牛大壯說道：「既有品階自稱微臣就可。」

牛大壯抬起頭憨笑，「萬歲爺真的跟岳將軍說的一樣。」

「岳將軍是如何說的？」承平帝笑咪咪的問道。

牛大壯笑出一口白牙，「岳將軍說，他爺爺是這世間最好的人。」

爺爺？

「哈哈哈！」承平帝笑得暢快不已，說起來他還沒聽人叫過他爺爺，要叫也是皇爺爺。「你們平常都怎麼聊朕的？」

牛大壯來了精神，他跪著擰了擰身子說：「那時候我不知道……不對不對！」他連忙改口道：「那時候微臣不知道他是皇孫殿下，閒暇時聊天，他最愛跟微臣吹

捧他家爺爺有多好，說是小時候他饞蝦肉包子，他爹不許他貪嘴，於是他爺爺就在自己屋裡備好些，讓他每次都能放開肚子吃。」

想起孫子小時候的饞樣，承平帝滿臉笑意。

「說是小時候他做不完他爹佈置的功課，只要找到他爺爺就不用受罰……」

岳紹輝暗暗磨牙，俞將軍面色平靜，好像沒發現牛大壯假意的憨厚。

「還說他手頭緊了，每次找他爺爺準沒錯。」牛大壯一臉憋屈的說：「這不存心欺負微臣沒爺爺嗎？」

「他還說他爺爺儀表堂堂，不出門就知天下事！那時候微臣不服氣還和他打過架，不過現在微臣服氣了。」

儀表堂堂的承平帝笑著問：「打架贏了輸了？」

牛大壯蔫了的咕噥道：「輸了。」但是他又跪直身子辯道：「是他耍詐。」

太子聽不下去了，他揖手啟稟道：「陛下，朝中還有封賞未完。」

承平帝被攬了興致，可在朝堂之上也不好發火，只好說道：「牛大壯憨直忠勇，又護了朕的皇孫，封正五品武德將軍。」

「陛下，論功行賞自有軍法，切不可因為他救了皇家血脉而格外……」太子話還沒有說完，不高興的承平帝冷冷打斷他——

「怎麼，朕如今要封個五品將軍也不行？」

太子連忙跪下，「陛下，國有國法。」

「哼！」

承平帝的一聲冷哼，讓大殿上安靜下來，落針可聞。

俞將軍身後一個柳姓武將出列啟奏，「陛下第一次見到牛大人，便問他是不是像尉遲恭，尉遲恭乃是先唐太宗的大將，又被封為門神。牛大人既是俞將軍手下，又能捨身護主，自然忠勇可信，陛下何不仿效先賢，收作『門神』讓他做個親衛？」俞將軍聽了眉目不動，出列啟奏，「牛大壯確是忠勇可信。」

承平帝哈哈大笑，「好，封牛大壯為正五品武德將軍，在朕的親衛營中做個總旗。」

親衛是皇帝的親兵，不受朝廷約束，由承平帝自己執掌，因此太子也無話可說。

牛大壯聽了拍著胸脯說：「陛下放心，只要微臣還有一口氣，定會保陛下毫髮無損。」

退朝後，太子隨著岳紹輝到了他新建的將軍府。

關上門後，太子臉色一變說道：「你們倆好大的膽子，誰都敢算計！」

岳紹輝、牛大壯雙雙跪倒，牛大壯也不再是一副憨直粗俗的模樣。

人還是那個人，卻渾身氣勢一變，變得身形挺拔，沉穩內斂。

太子看得冷笑連連。

「本宮聽紹兒說過，你是征北軍中最優秀的斥候。」

最優秀的斥候自然有最毒辣的眼睛，可以迅速判斷出當下情形，可以準確看出人

的性情，也可以扮出各種樣貌，因此太子指責牛大壯故意投皇上喜好。

「末將不敢當。」牛大壯只當太子誇他。

太子冷笑，「欺君都敢，你還有什麼不敢的？」

牛大壯笑道：「微臣豈敢欺君，不過是想有機會做忠臣。」

「父親，兒子這樣做，一是信任大壯的能力，二是希望皇爺爺開心。父親經常教導兒子百善孝為先，有大壯在，皇爺爺一定能笑口常開。」

太子想到今天皇上確實被牛大壯逗得開心，慢慢的緩下神色。

「微臣在朝堂上說的『只要微臣還有一口氣，定會保陛下毫髮無損』絕非戲言。」牛大壯臉色沉靜的保證道。

太子想到他為了護住自己的兒子，身中十七箭，確是忠勇可嘉，不由得放緩臉色。

「將軍，屬下劉青城前來覆命。」屋外響起一道年輕的聲音。

太子轉身坐下，說道：「你們起來吧，門外何事？」他問岳紹輝。

兩個人揖手起身，岳紹輝笑著說道：「回稟父親，是大壯託兒子派人幫他打探家裡的事。」

「家裡的事，打探？」太子皺起眉頭，家裡事直接寫家書回去就好，為何打探？因為牛大壯要成為承平帝的親衛，太子不得不留心。

岳紹輝為難的看了一眼牛大壯，對太子說道：「父親……」

「還是微臣親自說。」牛大壯攔住岳紹輝的話，臉色沉靜如水的重新跪下，「微臣是寶雞府杏花村人，臣父是養老女婿。」

牛大壯垂在身側的雙手慢慢的握緊成拳，岳紹輝則不忍心的別過頭，不去看他。

「微臣八歲那年秋天，有一次看見他不在河灘割牛草，卻背著擔籠一直往劉家莊那邊走。」

那不敢回憶的血色往昔浮現在心頭，牛大壯的眼裡湧上淚水，他喉嚨哽咽了一下，接著說：「在離劉家莊三里遠的地方，他進了高粱地，微臣好奇悄悄跟過去，竟發現他和一個婦人拉著手說話。」

太子皺起眉頭。

「微臣那時候太小不懂事，只覺得這不是好事，急匆匆回家告訴了娘親。」

那時候的陳寶珠正懷著八個月的身孕，聞言又急又怒，她盡力安撫牛大壯，不讓他告訴旁人，待到午飯時牛三旺回來，陳寶珠責問他，牛三旺起初不肯承認，後來被說得無可抵賴，只好辯解道——

「我不過看秋娘寡婦帶娃可憐，勸慰一下，真的沒什麼，要是有一句假話，就讓我天打雷劈！」牛三旺還發了誓。

「秋娘？叫得可真親！當初是她嫌你窮出不起聘禮，嫁到劉家莊，現在死了男人就來勾搭你，你倒是長點心。」

「妳說話怎麼這麼難聽，什麼叫勾搭？」

「呵，是我說話難聽，還是你們做事下賤……」

兩口子越說火氣越大，牛三旺煩躁的推了一把陳寶珠，想要出去，陳寶珠沒提防，猛地磕到案板角上。

「啊！」倒下去的陳寶珠立刻血水滲透裙子，在廚房外目睹了一切的牛大壯嚇傻了。

最後陳寶珠難產了，雖然村裡的穩婆、九外婆盡了一切努力，甚至請了府裡的大夫來，也沒能保住母子的性命。

牛三旺把嚇傻的牛大壯拉到背人處，嚇唬他說：「本來什麼事都沒有，就是你多嘴才害你娘喪了命。」

牛大壯眼睛睜得大大的看著他爹，眼裡全是不知所措和惶恐。

牛三旺繼續威脅道：「聽著！不許跟人說你娘是怎麼跌倒的，要不然我就把你搬弄口舌，害父母失和，更害死你娘的事告訴大夥兒。」

牛大壯跪在屋子中間，一邊痛哭一邊用兩個拳頭砸自己的頭，「是我害死了我娘，是我害死了弟弟，他都會睜眼了，會睜眼了啊！是我害死了他們，害死了他們……」

岳紹輝眼眶通紅的衝過來按住他，「大壯，不是你的錯，真的不是你的錯！」他和牛大壯同袍五年，知道這是他最深的痛。

「啪」的一聲，太子氣得怒拍桌子，「真是豈有此理！」

牛大壯咬咬牙，接著說下去，「後來，我娘過世不到三個月，他就娶了那女人進門。」他的臉色慢慢變得憤恨。「那女人慣會做人，知道自己進門太急，杏花村人都不待見她，於是對微臣百般示好，她帶來的女兒整天做活，還沒有好吃穿，那女人都把家裡最好的東西給了微臣。」

太子皺眉聽著，勾引有婦之夫的能是什麼好人。

那時候的牛大壯心裡都是自己害死娘和弟弟的愧疚惶恐，面對仇人，怎麼能給好臉色，卻不知正合了楊秋娘的意，牛大壯越是沒好臉色，她越是巴結討好，煩得牛大壯經常推開她跑出家門，楊秋娘就擺出一副慈母樣子，滿村追著噓寒問暖。到最後村裡有些人都看不下去，也會指責牛大壯太不懂事。

「壞了微臣在村裡的名聲倒是其次，最可恨的是她那兒子，明明是婚前通姦所孕，卻說是微臣推倒她害她早產！」牛大壯咬牙切齒，「微臣只不過是甩開她要拉微臣的胳膊，她就自己慢慢的歪倒地上，捂著肚子喊疼！」

然後牛三旺就給了他一巴掌，打得牛大壯口鼻流血，更坐實了他推倒繼母，害她「早產」的事。

「寡廉鮮恥之徒！」太子皺眉又問：「如今你打探了準備如何？」

牛大壯重新挺起脊背跪好，「微臣臨入伍前，為了陳家血脈不絕，娶了一房妻室，臨走前和舅舅說好，若是不能留下一男半女就讓她改嫁。現在不知情況如何，想要打探清楚再做決定。」

太子揮了揮手，牛大壯起身站到一旁，岳紹輝傳屋外的劉青城進來。

「屬下參見太子殿下，見過將軍。」

「起來回話。」

「多謝太子殿下。」劉青城再行一禮，站起身回稟探到的事情，「牛將軍走後不久……」

牛大壯走後不久，顧默默便有了身孕，那時候牛三旺兩口子雖然盼著牛大壯一去不返，但是到底人剛走，也不敢太過分，可是顧默默性情太過溫順，慢慢的倒讓牛三旺兩口子生出不該有的心思。

在顧默默懷孕六個月的時候，摸準顧默默性子的楊秋娘支使她去挑水，可憐顧默默那些日子吃不好穿不暖，又從沒幹過重活，挑起兩桶水身下就見了紅，多虧了九外婆看她挑水趕過來，這才保住胎兒。

陳明德察覺事情不對，去找了牛三旺兩口子一回，兩個人才安生些，可是吃的穿的就不要想太好了，從來都是那三口人剩下多少顧默默才吃多少，說起來多虧顧默默從前身子特意調養過，否則孩子就得胎死腹中。

後來好不容易生下來，又瘦又軟像個貓崽，牛三旺看了一眼就說：「怕是養不活，別費事了。」

陳明德氣得要揍他，楊秋娘連忙笑著打圓場，「孩子養養就好，不如叫『臭蛋』，取個賤名好養活。」

生下孩子的顧默默身體衰弱得不行，陳明德讓張臘梅去照顧了一個月才養得好些。

有了這麼個蔫巴巴的孩子，牛三旺兩口子心裡不舒服，難免更加苛待顧默默，剩下的飯菜也不許她吃，只讓她吃些麸皮高粱之類的，說是年輕吃些苦，老了才好享福。

劉青城說著自己探聽到的消息，心裡也有些不忍，這兩個人行事太下作了。

「因為牛家娘子吃得太壞，不足半年孩子就沒了吃的，多虧斜對門陳明德家的，經常背著人給點饅頭煮雞蛋，孩子才算是養了下來，但是一直都很弱，兩歲了還走不穩路，只會叫娘。」

牛大壯聽到自己有了兒子，臉上似悲似喜。那姑娘性子果然太弱了，自己在的時候那兩口子可從不敢折磨人。

劉青城接著說：「臭蛋兩歲多時，跟他娘在渭河邊洗衣服，被牛承祖一腳踢到河裡。」

「砰」的一聲是牛大壯沒忍住，拍壞了桌子。

劉青城不受影響的說後來的事，「村裡人都說孩子沒救了，牛家娘子不肯信，她執拗的抱著孩子一步一叩首，去廟裡祈求。」

牛大壯默默的跌坐在椅子上，心痛難忍。所以孩子沒保住吧？沒能等到爹來護著你……

「等她到了廟裡，額頭血流不止，可惜廟裡的大師說，孩子已經去往極樂世界。」

牛家娘子抱著孩子不肯離開，跪在菩薩面前不起來，誰也無法勸說。」

太子和岳紹輝同情的看向牛大壯。

劉青城卻兩眼發亮，聲音也略顯激動起來，「誰知道第二天，菩薩顯靈孩子活過來了，牛家娘子也大變樣！」

屋裡的人都轉頭驚喜的看向劉青城。

「牛家娘子變得那叫一個潑辣，幾天功夫就鬧得分了宗。」

牛大壯不可置信的睜大眼睛，「你是說……分宗？」

「是，現在孩子入了陳家族譜，小名蛋蛋，大名陳慶年。」劉青城沒忍住又加了句，「長得可漂亮了。」

「哈哈哈！」牛大壯忍不住喜極狂笑，「外爺、娘，咱們陳家有後了！」他擦了擦笑出的淚又說：「就憑這個，我感激她一輩子。」

「牛家娘子是真厲害，後來牛承祖犯到她手上，她要告官，牛三旺兩口子沒辦法，跪著自掘耳光說是對不住陳老夫人，對不住牛將軍……」

牛大壯霍地起身，一把抓住劉青城的胳膊，任劉青城也算訓練有素，都掙脫不了。

「你說那兩人跪著自掘耳光，說是對不起我娘？」牛大壯手似鐵鎯，緊緊地抓住劉青城。

「是。」劉青城忍者胳膊的不適答道。

牛大壯放開劉青城，撲通一聲跪倒地上，眼眶通紅的道：「娘！娘，妳聽到沒？那兩個人跪著承認對不起妳了……」他雙手向天高高舉起，失聲高呼，「娘！妳聽到沒？聽到沒？那兩個人跪著認錯了……」

想到枉死的娘和弟弟，他止不住的痛哭出聲，「娘，妳兒媳婦幫妳討回了公道，娘啊……」

岳紹輝也忍不住心裡難受，自己兄弟暗藏心底多年的疼痛，終於可以見光了。

「大壯，」他拍了拍牛大壯的肩膀，「你娶了個好娘子。」

「是。」牛大壯流著淚笑道：「我娶了個好娘子，這輩子我心疼她，心疼她讓陳家血脈沒斷絕，心疼她給我娘討回公道，這輩子我定把她捧在手心裡！」

第十二章 招夫條件

劉青城見牛大壯情緒平復些，才又接續說道——

「牛將軍的娘子真的變得很潑辣，據說鬧分宗那陣子天天坐在門外撒潑，雖然說是因為牛家兩口子要謀財害命，過不了日子才分的，可也有說法是牛家娘子自己放的火，嫁禍於人。」

牛大壯先前悲悲喜喜，這會兒勉強定下神站在一旁，聞言心裡暗嗤：他那父親從來就是個沒什麼膽子能耐的人，楊秋娘一貫巧嘴會做面子，這兩個人真讓他們自己動手殺人滅口，怕是沒那本事。

他搜搜自己的鬍子，有點得意的又想：沒想到自己的娘子嬌滴滴的倒有些意思，有意思的娘子更招人疼。

他對岳紹輝拱手說：「將軍，末將想麻煩將軍派人接我家娘子進京。」

「是得快點派人接來。」劉青城接了一句。

為什麼？岳紹輝雖然沒問出來，可是表情很明顯。

「自從今年秋天，寶雞府藏雅軒的吳東家去求親被拒……」

牛大壯高興的說：「吳東家？那在寶雞府也是數得上號的人物，我家娘子果然最好。」

岳紹輝看不下去他那張「我家娘子第一好的傻臉」，轉頭不理他。

劉青城也看不慣，心裡冷哼一下接著說：「屬下看牛家娘子似乎還用黃粉遮了膚

色……」

「我家娘子是不讓其他人多想，一心一意等我回去……嘿嘿。」

劉青城面上不動聲色，只是語氣平穩的說下去，他等著某人傻眼。

「雖然遮了膚色，可依然姿色姣好，自從吳東家之後便有好些人也都前來求娶。」

他眼角餘光看到牛大壯有些緊張，忍不住有些同情他。「尤其是有個年輕秀才，從不小心說漏嘴的夥計口中知道牛家娘子就是『杏花村人』，請了媒人死活要娶，杏花村人是牛家娘子畫作的落款，這三年來她的畫賣得可好呢。」

牛大壯緊緊地盯著劉青城，就怕他說出什麼「牛家娘子改嫁了的話來」。

「牛家娘子被媒人煩得不行，索性開出招夫條件。」劉青城同情的瞟了一眼牛大壯，「一，長相清雅，身形頑長。」

岳紹輝看看牛大壯——落腮鬍子、鐵塔似的身形，第一條就不行。

牛大壯努力地吸氣，試圖讓自己看起來頑長點，不是那麼魁梧。

「二，性格溫和爾雅，語調清越。」

岳紹輝看著牛大壯的目光變成同情，牛大壯「咳咳」兩聲，清了清嗓子。

「三，不曾婚配，不曾有丫頭近身伺候。」說白了得是童子雞。

牛大壯臉色一緊，心道：完了，我婚配過的。

岳紹輝見狀便知道他在想什麼，對天翻了個白眼，說道：「你婚配的不就是她。」

「哦哦，對哦。」牛大壯鬆了口氣。

岳紹輝又是個白眼，將來一準是老婆奴，見了老婆什麼都忘了，色令智昏！虧自己還在父親面前誇口，說他是最優秀的斥候。

太子不滿的開口道：「紹兒，你剛才是什麼舉動？你的禮儀學到哪裡去了？」

岳紹輝心下一緊，連忙擺出一副規矩的樣子，揖手道：「兒臣知錯。」

牛大壯見了也講情道：「都是因為微臣，將軍才會失儀，請太子殿下寬恕。」

「怎麼不是同罪嗎？」太子整整衣袖，慢條斯理的問道。

牛大壯笑著說：「太子殿下願意容情最好，若不然將軍被罰，微臣也好去悄悄支援將軍，同罪就沒有外援。」

這大實話聽得太子失笑：看來紹兒跟這牛大壯關係確實很好。他揮揮手說：「念你得勝歸來，這次且算了，再有下次絕不輕饒。」

「謝父親（太子殿下）。」兩個人揖手後站到一旁。

太子對劉青城說：「你且繼續道來。」

「是。」劉青城一揖手，接著說：「第四，要對蛋蛋視如己出。」

聽到這個，牛大壯笑得很開心，「我不用視如己出，本來就是己出。」

岳紹輝聞言忽然有些擔心自己的兄弟，就這麼個傻樣，能討他娘子歡心不？這要是討不到歡心，這笨蛋不得哭死！

好吧，其實他內心很想看這個兄弟的笑話，瞧他那笑得得意的樣子，真讓人不爽。

劉青城心裡暗翻白眼，看你能高興到幾時！他語調平平的說：「最後一條，婚後不得納侍妾、有通房丫頭。」

牛大壯愣了一下，屋裡幾個男人都同情的看著他，這樣的娘子真的不好消受，要

求太高又太厲害。

「太好了！」愣了一下後，牛大壯驚喜的說道：「我有娘子還要別人幹麼？這條我也符合。」他嘿嘿笑了下又說：「瞧瞧我娘子的要求，我都符合。」

屋裡靜了下來，幾個人都想不通牛大壯哪來的自信，認為自己符合牛家娘子的擇婿標準？

岳紹輝冷冷的提醒傻笑的牛大壯，「長相清雅，身形頎長……」他上上下下的打量牛大壯，鐵塔一樣的身材和張飛鬍子，哪裡符合了？

「嘿嘿，這你就不懂了，所謂情人眼裡出西施，我娘子心疼我，我自然就是長相清雅，身形頎長。」牛大壯得意洋洋的說。

岳紹輝覺得自己的腳特別癢，特別想踢人，他不想承認這個臉皮厚到沒邊的傢伙跟自己是兄弟：你從哪裡看出你娘子心疼你了？人家現在可是一堆人求娶，桃花旺得很，好不？岳紹輝在心裡嘲諷。

牛大壯收起臉上的笑容，對岳紹輝拱手說道：「末將請將軍即刻派人，接我家娘子來京。」

要不是他父王還在，岳紹輝都想對天冷笑：呵，原來你也知道著急啊，知道你娘子並不心疼你。

岳紹輝還未答話，太子先問劉青城道：「你說牛家娘子在藏雅軒賣畫有三個年頭，這麼說來她畫工不錯？」

劉青城答道：「屬下並不精通畫藝，不過杏花村人在寶雞府也略有點名氣，屬下只覺得牛家娘子的畫確實不錯。」說完他從懷裡掏出一張疊成四方的紙，呈給太子。「這是屬下買來的一幅。」

屋裡沒有其他伺候的人，牛大壯便搶先過去接住，轉呈給太子。這是他娘子畫的，想想他娘子的手也碰過這張紙，牛大壯就有些暈乎乎的覺得幸福。

太子看著牛大壯笑得傻乎乎的樣子，也是無奈，「打開看看。」

「是！」要看到娘子的手筆了！牛大壯激動得很，他用袖子抹了抹乾淨的桌子，小心翼翼的鋪平展開。

這是一副童嬉圖，畫的最上方是掛著幾個葫蘆的木架，旁邊是一叢繞著牽牛花的籬笆，一個四五歲孩童紮著朝天辮，穿著淺綠淺藍的衣褲，半蹲半跪在葫蘆下的籬笆旁，籬笆上的幾朵牽牛花正盛開，但是畫裡的小兒全不關心。

牛大壯看著畫裡手持草梗睜大眼睛、全神貫注逗著蚱蜢的孩子，眼眶有些酸澀，他用手指輕輕地觸摸畫裡的孩子，「這就是我的蛋蛋？」

「不是。」劉青城面無表情的說：「蛋蛋比這個孩子漂亮多了。」

牛大壯頓了頓，默默的收回手指，「我娘子畫得真好。」他給自己找了個台階下，卻沒想太子竟然接話了。

「是好，非但是好，還是很好。」太子凝眉看著這幅畫作，「這幅畫兼工帶寫，筆觸流暢，意趣橫生。」

牛大壯樂呵的在旁邊聽著，這裡是岳紹輝的地方，不需要他警覺什麼，因此他沒發現隨著太子話語出口，岳紹輝的神色慢慢凝重起來。

太子的手輕輕拂過畫上人物，慢慢說道：「不管是構圖，還是著色都自然不見匠氣，光說這小兒的髮際融色自然，這絲毛之法可不是人人都能精通老道。」這下牛大壯再怎麼滿心歡喜，也察覺出不對了。

「牛愛卿，你這娘子最少有十年的畫功，且是經過高人教導的。」牛大壯臉色有些震驚，他嘴巴翕合著說不出話來。

「牛家娘子該是有些來歷的。」太子感歎，聽劉青城的描述，就可以知道這位娘子姿色明麗，沒想到竟然還有如此畫工，真不知道是不是牛大壯的福分，明顯他和牛家娘子不是一路人。

牛大壯臉色沉靜下來，他鎮定的說道：「我娶了她，她就是我的娘子，不管她有什麼來歷，都是我想要疼一輩子的娘子。」

這是他的心裡話，如果顧默默還是以前的性子，他也會好好待她一輩子，他絕不會讓自己的妻子重蹈他娘的覆轍。如今替他娘討回公道的顧默默，他更喜歡，他定是要把她一輩子都放在心尖上。

太子淡淡的說：「你將是陛下的親衛，你娘子的來歷還是要好好查一查。」太子抬手止住牛大壯要說的話。「不是讓你休棄你娘子，而是要做到心裡有底。」牛大壯閉上了嘴。

岳紹輝聽了對劉青城下令道：「你速去查清楚牛家娘子的來歷。」

「是。」劉青城轉身欲走，卻被牛大壯叫住。

「等等，我娘子還在家招夫呢。」牛大壯滿臉急色的對岳紹輝說。

岳紹輝忍住自己想翻白眼的衝動，就你娘子那樣的條件，誰會去？不過看在兄弟急得要跳腳的分上，他又對劉青城吩咐道：「多帶幾個人去，盡快把事情辦好。」這也不夠啊，牛大壯不停地給岳紹輝使眼色，岳紹輝瞪回去，牛大壯還是滿臉急色的看著他，岳紹輝瞪著他氣得咬牙，牛大壯完全不為所動，使眼色使得都快把眼珠子瞪出來了。

岳紹輝磨牙，又對劉青城下了一道命令，「派一個人，專門攬和牛家娘子的婚事。」下完命令，他都不敢抬頭看他太子爹的臉，這絕對是自己下過最沒臉沒皮的命令。牛大壯啊牛大壯，本將軍算是陪你一塊丟臉了。

劉青城默了默揖手，「屬下領命。」轉身出屋。

「等等。」牛大壯又叫住劉青城，跟著出屋拱手對他道：「兄弟要快點查啊，拜託拜託。」

「將軍有令，屬下自當竭力。」劉青城對著屋裡拱手。

牛大壯又挨得近點，悄悄說：「那個去攬和的兄弟，一定要夠厲害夠能攬和才行。」你當我兄弟都是什麼人？劉青城算是明白為什麼將軍和牛大壯在一起，特別愛翻白眼了，他現在就想翻個白眼。忍下自己的衝動，他一板一眼的抱拳說道：「下官盡力。」

「一定啊，等我娘子來了，請兄弟們家裡喝酒。」牛大壯豪氣的拍了拍劉青城的肩膀。

劉青城面色平靜的在心裡翻了個白眼，「好說、好說。」然後轉身就走，腹誹道：

知道你是有娘子的人行了吧，顯擺……哼！回家就讓老娘給我也說個娘子……天色已晚，太子起駕回宮，屋裡就剩下岳紹輝和牛大壯，兩人隨意的坐著說話。「今天這事跟當初合計的差不多。」岳紹輝先說道。

牛大壯端起茶喝了一口說道：「我進去做個親衛，可以好好看看貴妃和孝義王到底有沒有打算。」

「唉，我父親就是不肯聽我勸諫，」岳紹輝無奈，「我八皇叔算是他看著長大的，在他心裡，八皇叔就是個孩子。」

牛大壯放下茶杯，「財帛動人心，更何況是萬乘之尊。陳貴妃多年獨寵後宮，人的心啊都是一點點養大的。」

「我父親監國十三年……」可是一點退路都沒有的。

牛大壯打斷岳紹輝的話，「陛下這幾年召朝臣下棋閒聊次數太多，還有孝義王的親事有些耐人尋味，咱們做個防備總不會錯。」

第二天一早，牛大壯收拾東西去親衛營報到。

御林軍有三部分，京衛、近衛、親衛，每一衛都分前、後、左、右、中，分別把守內城、皇城、宮城的南北東西中，其中親衛守的是宮城，是皇帝的直屬衛隊，有一萬兩千人，負責皇帝的安全；近衛守的是皇城，另外負責皇帝后妃的出行儀仗，有四萬八千人，承平帝和太子各掌一半。

牛大壯因為得承平帝喜愛，被分到了親衛中營，這是皇帝的貼身侍衛，是所有御林軍中唯一可以跟隨皇帝進入後宮的侍衛，同樣的官階侍衛都不能與之相比。

牛大壯因為戰功被分到中營，捨身護主是每個中營將士的最高榮耀，因此牛大壯沒有受到任何挑釁，他手下的五十個執戟衛尉排列整齊，都崇拜的看著他，心想著：為了保護皇長孫殿下，身中十七箭，得到皇帝的青眼，這是他們夢想的榮耀。和新下屬見過之後，牛大壯拜見自己的上官——百戶李將軍，從四品信武將軍。閒聊了幾句宮裡當值的禁忌，李將軍特意轉達上意，「陛下特地傳了旨意。」

牛大壯起身跪下，「末將接旨。」

李將軍笑笑說：「也沒什麼，就是親衛營都須注意儀表，但是陛下覺得你的鬍子不錯，讓你不要剃了。」

本想剃了鬍子，讓自己看起來俊朗些的牛大壯面色不變，叩首道：「末將領旨。」起來後笑呵呵的說：「末將也喜歡自己的鬍子，覺得特別有男人味。」

這句話完全是瞎說，當初留著鬍子是為了扮韃靼人，後來是怕粗俗憨直不能打動承平帝，就想著也可以拿相貌打扮起來像韃子來吸引承平帝注意，現在卻只能順勢而為了。

正事忙完，牛大壯回到自己屋裡躺下，回想劉青城口中自家娘子的種種，是因為蛋蛋所以置之死地而後生吧，牛大壯不禁心酸起來：一個人要改變自己的性情談何容易，真是苦了娘子了……他的心裡有絲絲的疼痛。

再想到自家娘子的擇夫標準——長相清雅、身形頗長，性格溫和爾雅、語調清

越……牛大壯想起初見顧默默的樣子——婉轉秀麗、衣著雅致，他在心裡苦笑，這樣明確的標準，怕是曾經有這樣一個人在她身邊。

不過有又怎麼樣？自家娘子自始至終都是自己一個人的。

牛大壯收回心思，變成那個憨厚的村夫，他在心裡練習怎麼哄自家娘子：娘子，有鬍子的男人才有味道，妳一定要喜歡啊……

他不知道的是，他家潑辣的娘子，就因為大鬍子拒絕了寶雞府裡鄭屠夫的求娶。鄭屠夫有兩家肉鋪，也算是小有資財，聽媒婆說牛家娘子拒了他的求娶，很是不爽的親自上門堵顧默默。

「我說小娘子差不多就行了。」鄭屠夫中等個子，臉上一副油汪汪捲曲的落腮鬍，即便已是深秋穿著厚夾衣，也擋不住腆著的肚子。「小娘子嫌棄吳東家有兒子，我沒有啊，小娘子還想要什麼樣的？」

顧默默不想和陌生人多計較，只是淡淡的說：「小婦人跟媒婆說得很清楚……」

「哎喲喂！」鄭屠夫怪叫，「就妳那條件，再有一百年妳也嫁不出去。」

「小婦人不是嫁人，是要招贅，請。」顧默默淡笑說。

鄭屠夫看著面前顧默默姣好的容顏，再想想她每過一兩個月就去藏雅軒賣畫，實在不想錯過這麼個好看又有本事的小娘子。他站著不動地說道：「小娘子，小白臉有什麼好？我這樣的才是真男人，再說婦道人家有幾個招贅的？」

嫁出去讓蛋蛋做拖油瓶？顧默默姿勢不變，淡笑著說：「請吧。」

「妳還真當自己是黃花大閨女呢！」鄭屠夫看顧默默油鹽不進，怒了。「就妳這樣的寡婦還帶娃，老子看中妳是妳的福分！」

聽到動靜過來的張臘梅瞪了一眼鄭屠夫，村裡別的閒人也慢慢圍了過來。

顧默默冷笑，「我就是嫁豬嫁狗，也不嫁給你這個大鬍子！知道不？我最討厭男人留鬍子！」還是落腮鬍！

陳明德心裡暗道：幸好大壯不留鬍子。因為顧默默的招贅條件，陳明德覺得大壯只要回來還是有希望的，畢竟有那麼好的條件的男人，誰會入贅？而且仗不是打完了？大壯只要沒事，頂多明年就該回來了。

陳明德出面阻止還想說什麼的鄭屠夫，而鄭屠夫見村人都圍著自己，也只能無功而返。

藏在不遠處的劉青城默默的為牛大壯哀悼，心道：牛將軍，你要是不再顯擺，下官願意好心勸你，見你娘子前先刮鬍子。

這時的劉青城還不知道，牛大壯註定要「悲劇」了。

註定要悲劇的牛將軍，此刻穿著嶄新的鎧甲，頂戴紅纓頭盔，他一手扶著腰間的佩刀，領著五十個手下，雄赳赳、氣昂昂的跟在承平帝身後走馬上任。

今日天氣不錯，承平帝帶著陳貴妃出了宮城，到皇城西南的御花園賞玩。

此時正是深秋時節，天空一碧如洗，不見一絲白雲，西山的紅葉連綿不絕，絢爛奪目，倒映在清澈的御水河裡，周圍嶙峋的假山怪石，精美的樓台亭閣，各處菊花爭豔——白白泡泡一團雪似的瑤台玉鳳、絲絲縷縷纖細嫩黃惹人憐惜的古龍鬚，金中帶紫雍容華貴的紫龍臥雪……

牛大壯半低著頭，一邊留意閒適坐著垂釣的承平帝，一邊將周圍環境印在腦海裡。

「這位將軍眼生得很。」一道明麗的女聲輕柔的響起，是陳貴妃笑著和承平帝說話。

承平帝看了一眼沒有動靜的釣魚線，起身攜陳貴妃到亭子裡坐下，旁邊自有太監過來盯著水面，亭子裡也早就鋪好墊子，擺好水果茶點。

為了不打擾到帝妃，親衛們都在五十步外，唯有牛大壯跟到了亭子外。

承平帝笑著看了一眼牛大壯說：「這是牛將軍，打仗時身中十七箭，只為保紹輝平安，朕念其忠勇，收作親衛。」

「身中十七箭，牛將軍果然是忠勇過人。」陳貴妃笑吟吟的對牛大壯說道。

牛大壯抱拳躬身道：「那時末將是岳將軍的親兵總旗，保護將軍安全無虞是末將的職責所在。」

承平帝忽然有了興致，笑著說：「你且來講講那次的事情。」

牛大壯精神起來，道：「那一次岳將軍請命做誘餌……誰知道敵軍會曉得岳將軍身分尊貴，火速調集人馬圍堵，我們左右狂奔才沒被包圍，好不容易才引到埋伏裡……後來末將胳膊中了一箭，眼看箭要射來，末將怕揮刀慢了攔不住許多箭，乾脆跳到將軍馬上抱緊他。」

「牛將軍對皇長孫確實忠心耿耿。」陳貴妃讚道。

牛大壯扶著佩刀，撓撓後腦杓笑道：「小時候末將外爺教導末將，做人做事要守住自己的本分。末將既然是岳將軍的親衛，自然要誓死保衛將軍的安全。」

承平帝面露笑容，「好一個做人做事要守住自己的本分。」

陳貴妃則笑吟吟的關心問道：「牛將軍當時受傷可嚴重？」

「是啊，身中十七箭養了多久？」承平帝也關切的問道。

牛大壯不好意思的笑笑，「末將皮厚不要緊，就是在邊關靜養了幾日，大軍回朝時不能騎馬坐車，在擔架上趴了一個半月。」

承平帝膝上手指一動，心道：當真是個慄人，紅傷趴在擔架上一個半月，可見是極重的。

「哎呀。」陳貴妃輕呼一聲，「大軍回朝用了兩個月，那豈不是牛將軍到現在身上的傷也還沒有完全養好？」

牛大壯抱拳說道：「謝謝貴妃娘娘關心，就算沒有全好，末將也絕不會讓任何宵小之輩驚擾陛下。」

「陛下。」陳貴妃轉身對承平帝說道：「牛將軍這樣的忠勇之士，實在讓人感佩，不如讓牛將軍休沐一旬，徹底養好傷再來當差。」

牛大壯連忙拱手辭謝，「多謝貴妃娘娘美意，末將差不多都好了。」

承平帝笑著說：「中營且有人手，牛愛卿就是休息一旬也無妨。」

「光休養沒人照看，牛將軍一個男子恐怕也很難照顧好自己。」陳貴妃跟承平帝說：「前兩日臣妾在宮中召大臣妻女賞菊，戶部張郎中的女兒嬌俏可人，臣妾聽說她的姊姊最是溫柔體貼……」

「貴妃娘娘，末將家中已有娘子。」牛大壯連忙道。

「無妨，本宮不是隨意亂點鴛鴦之人，張郎中的這個二姑娘是庶出，本宮是想為牛將軍說個溫柔侍妾好服侍將軍。」

牛大壯憨笑著抱拳道謝，「多謝貴妃娘娘美意，不過末將的娘子愛吃醋，她不許末將納妾。末將喜歡她，不想她生氣。」

陳貴妃舉起袖子掩口輕笑，「牛將軍娘子遠在千里之外，還要奉養公婆，知道將軍只是養傷不便，定會體諒的。」

牛大壯笑得憨厚，「我家娘子……」

「牛將軍一力拿自家娘子說話，莫不是看不上本宮的好意？」陳貴妃淡笑著說。

牛大壯單膝跪倒，低頭抱拳道：「末將不敢。」

陳貴妃看著承平帝，調皮的笑著用口型道：仗勢欺人。

承平帝笑著伸出食指虛點她，也是口型回道：淘氣。

牛大壯並不知道這兩人的眉眼官司，只聽到陳貴妃又笑吟吟的道——

「本宮只是一片好意，張郎中的二女兒……」

「張郎中是哪個郎中？」承平帝忽然問道。

陳貴妃回道：「就是戶部四川清吏司的郎中。」

「朕多年不朝，連這些官吏都認不得了。」承平帝有些感歎。

「臣妾也是偶爾召來朝臣妻女閒話解悶才聽到一些。」說完她笑得愉悅道：「說起來臣妾倒比陛下知道的人多。」她歪著頭看承平帝，笑嘻嘻一手輕點臉頰：羞。承平帝看了，笑著搖頭說：「愛妃還是當年初入宮的樣子。」

「怎麼會是當年初入宮的樣子，臣妾這次召朝臣妻女賞花，是想給彥兒找個側妃。」陳貴妃招手喚來宮女，將一盞燉得軟爛的冰糖雪梨奉給皇帝，這個季節喝這個最是滋陰養肺。

承平帝接過湯盞，漫不經心的說：「彥兒不是才大婚？」

「當娘的不都想要遠，彥兒和王妃恩恩愛愛，臣妾也歡喜，就是想著找兩個出身不那麼高的做側妃。」

承平帝慢慢啜飲，然後把湯盞遞給陳貴妃，陳貴妃伸出瑩瑩玉手接了，交給一旁伺候的宮女。

「臣妾也想讓他們小倆口和和美美幾年，因此相看的都是些十三四的小姑娘，再過兩年時間剛剛好。」

沒人叫起，可憐的牛大壯一直半低頭，老老實實地單膝跪著。

承平帝接過陳貴妃遞來的水漱口，又用溫熱的布巾擦拭，完了才問：「愛妃看中哪家了？」

陳貴妃一邊接過承平帝用過的布巾，交給旁邊的宮女，一邊溫聲說道：「別的倒也罷了，孝義王妃英武持重，臣妾便想著找個活潑俏麗的，給他們逗樂，臣妾看張郎中的這個嫡女就很嬌俏。」

牛大壯一動不動的跪著，心裡想著戶部四川清吏司管轄範圍……呵，但願這位貴妃真的只是喜歡張郎中女兒的活潑俏麗吧。

第十三章 接夫人進京

岳紹輝看著牛大壯的衰樣就忍不住哈哈大笑。

「恭喜牛將軍當差第一天就有了『美妾豪宅』，哈哈哈。」岳紹輝怎麼能不笑，這幾日牛大壯總把自家娘子掛在嘴上得意，這下好了，外表沒得救，又來了一個「美妾」。

是的，美妾豪宅——當時在御花園，牛大壯推辭說自己在京城沒有宅子，陳貴妃就笑著說：「巧了，張郎中剛好給這二姑娘在內城預備了一座小小的宅院做陪嫁。」

牛大壯白了一眼笑得沒形象的岳紹輝，冷不防向岳紹輝身後躬身道：「微臣參見太子殿下。」

「父親，兒子知錯。」岳紹輝來不及細看，連忙收拾表情，轉身揖手彎腰認錯。靜悄悄……

岳紹輝保持彎腰姿態，不動聲色的掃了眼周圍，除了牛大壯，連個人影都沒有。

「好你個牛大壯，枉我拿你當兄弟。」

岳紹輝撲過去開撲，牛大壯不客氣的還回去，兩個人在空蕩蕩的演武場裡，你一拳我一腳的來來往往。

論摔跤自然是牛大壯厲害太多，但是拳腳功夫岳紹輝自小隨著名家學習，牛大壯當然比不了，不過牛大壯有一身好力氣，所謂「一力降十會」，兩人打得倒也熱鬧。

半晌，兩個血氣方剛的小夥子都滿身汗的平躺在演武場地上，喘氣望天。

「孝義王我沒見過不好說，不過要說這個陳貴妃沒有一點心思，我不信。」牛大壯看著天靜靜的說。

岳紹輝側頭去看牛大壯平靜的臉色，他相信牛大壯的眼睛，這雙眼算是練出來了，毒得很。岳紹輝忍不住握緊右手，狠捶身下的平地。

牛大壯不為所動的說：「你自己算算四川清吏司，管了多少府衛的糧餉，就是京衛也在他手下討糧餉吃。」

「我父親和那些人太熟悉了，他不會信，我要說得多了，父親怕是要懷疑我的人品。」岳紹輝皺眉。

兩人一時無話可說，都只靜靜的看天，過了一會兒岳紹輝起身，拉起牛大壯。

「這個庶女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牛大壯拍了拍身上的塵土，道：「要是真的是個溫柔的姑娘，過幾年等事情完了，我貼點錢給她做嫁妝，把她打發嫁人就算完事。」

岳紹輝點點頭，自己的兄弟自己知道，顧默默替牛大壯治癒多年心底暗傷，牛大壯這輩子都不會對不起她，既然顧默默不喜歡侍妾，那麼牛大壯這輩子都不可能碰那些。

「以後咱們要避嫌少見。」牛大壯邊從演武場往外走邊說：「你這邊可有合適的人，將來做我娘子的丫鬟，咱們好傳遞消息。」

大治確實有個不成文的規定，皇帝的親衛不能和皇族其他人走得過近。

岳紹輝想了一下說：「放心，我會安排好人讓你娘子收作丫鬟。」

這天晚上長寧宮裡一間偏殿裡，只剩下一盞昏黃的油燈，一個年老的婦人有些心痛的勸慰道：「娘娘，收手吧，趁還沒人看出來。」

「不，奶娘，本宮不會收手。」陳貴妃的聲音低低的，「不管是誰都不能擋了本宮的路。」

稍後，戶部張郎中家裡，收到宮裡貴妃娘娘的銀兩和意思，立刻忙碌起來，一邊連夜找內城合適的小宅院，不能太大，畢竟一個正五品的郎中能有多少俸祿，過了就麻煩了。

另一邊張二姑娘張婉兒則被嫡母叫去訓話，重點只有一個——一定要伺候好牛將軍。

張婉兒溫順的應了，回頭就跟她的姨娘發火。

「我好歹也是正五品郎中的女兒，就做個五品將軍的妾！還要我『好好用心伺候』。」張婉兒悲憤不已，「就是做妾，好歹也做三品以上的吧。」

姨娘連忙捂住她的嘴，小聲說：「傻姑娘，三品以上的年紀都多大了？這位將軍年紀和妳多般配，娘娘也說他家妻子在鄉下，妳過去和正頭娘子有什麼區別？抓緊時間趕緊生個兒子最要緊。」

張婉兒推開她姨娘的手，滿心不情願：姨娘原本不過是府裡丫鬟，現在也是五品官家的姨娘，自己呢？可是官家小姐啊！最終淪落成和個丫鬟同命，要她如何甘心。

姨娘也知道女兒的心思，又勸道：「有了兒子就能立足，就算將來他那鄉下娘子來了也不怕。」她滿眼愛憐的打量清秀白皙的女兒，「一個村婦如何跟官家小姐比？說不得……」

聽到這裡，張婉兒揉著帕子慢慢坐下。說不得……說不得自己就能取而代之，甚至獨寵……張婉兒想到這裡，有些猶豫，「這不好，他娘子再怎樣也在鄉下替他奉養爹娘，如果為了女色就……也不是什麼好男人。」

姨娘撇撇嘴，捺下性子繼續哄，「不管怎樣這是宮裡貴妃娘娘的意思，誰也違抗不了。姑娘過去後先拿住將軍的心，再生個兒子才是正理。」

不管心裡怎麼想，張婉兒幾天後也只能穿著粉紅衣裙，坐著小轎進了張家買的小宅子。

夜裡紅燭燃到一半，張婉兒坐不住了，氣呼呼的吩咐丫鬟紅拂，「鋪床，我要安歇。」

她的奶娘程氏在一旁急忙勸道：「說不準老爺等等就回來了。」

「回來什麼，他不是讓人傳話說『貴妃娘娘的好意不敢不領，可是我家娘子的醋性很大，要等娘子點頭才行』？」說完又轉向紅拂，「鋪床！小姐還指使不動妳了？」

張婉兒又生氣又委屈，一個人躺在床上氣悶的想：我一個官家小姐來做妾，還求你不成？有本事一輩子別來！

而牛大壯在親衛營自己的屋裡，好好養了一旬傷後繼續當值。
時間一天一天過去，眼看就要到年關了，小宅子裡的人開始人心慌慌，就連一向冷著臉不知給誰看的張婉兒也坐不住了。
「回張府。」臘月二十八這天，張婉兒終於決定回家，找姨娘商量辦法。
牛大壯也有些躊躇，兩個多月過去了，劉青城竟然還沒有回來，自己娘子到底有什麼祕密，這麼難查？

承平三十四年正月二十。

在宮裡忙得天昏地暗的牛大壯，終於能在親衛營自己屋裡歇口氣，他的兩個親兵之一程光進來稟告。

「將軍，張姨娘年前二十九派人傳了口信說，夫人一個人在家鄉青春虛度，她想派人去把夫人接來和將軍團聚。」

牛大壯揮揮手，程光揮手退下。程光這樣的親兵不屬於親衛營，是由兵部調派過來的，專門幫將軍們跑腿傳話做些私事。

把顧默默接來，就是張婉兒的姨娘給出的主意，姨娘覺得牛大壯既然害怕自家娘子，又從不提說接來的事，肯定是不喜歡，想來那村婦一定十分潑辣，和自家姑娘兩相對比，牛大壯應該會更加疼惜自家姑娘。

至於說那村婦來了不點頭，姨娘一點都不擔心。自家姑娘做妾可是貴妃娘娘的意思，那村婦再潑辣，膽敢違逆貴妃娘娘？

牛大壯坐在屋裡靜思：馬上就要三個月了，劉青城還沒有回來，娘子，妳到底有什麼祕密？但是不管有什麼祕密，都必須把顧默默馬上接來。

牛大壯天天跟著承平帝，貴妃已經明裡暗裡說了好幾次張婉兒，眼看擋不住了。牛大壯換上便衣，騎馬去找岳紹輝。

「你要接你娘子來？」岳紹輝皺眉，劉青城還沒有回來，耽誤得越久說明顧默默的身分越有問題。

「是，無論如何，末將都是要和娘子共度一生的，早晚都要接來。如今她身分不明，末將會注意自己的言詞，不會說不該說的話。」牛大壯彎腰揖手。

岳紹輝背著手來回踱了幾步，停下後側身對牛大壯說道：「等你娘子入京，我就派人到她身邊，一為監視，二為咱們傳遞消息。」

「是。」

說完岳紹輝湊近牛大壯，拍拍還在彎腰揖手的他，「大壯。」

牛大壯抬起頭，十分有默契的瞭解他的意思。「我知道。」

出了將軍府，牛大壯春風滿面的騎馬去街上的裁縫鋪，進門就嚷嚷道：「掌櫃的，幫我裁兩身比較雅致的衣裳。」

掌櫃的看著客人魁梧的身形和滿臉的落腮鬍，有些為難的說：「客官的身形，穿華麗些反倒好看。」

「好不好看無所謂，我家娘子喜歡雅致的，本將軍就要穿得雅致些。」

然後又去首飾鋪子。

「掌櫃的拿些時新的首飾來，本將軍的娘子要來京城，本將軍要買首飾討娘子歡心。」

不過幾日，京裡人都知道御林軍的牛將軍遠在鄉下的娘子要來了，而且非常得夫君喜愛，喜愛到牛將軍一開口就是我家娘子。

這些話被出來買東西的紅拂聽到，忍不住酸了一句，「其實牛家娘子潑辣得很，牛將軍害怕她才不得不討好。」

「不會吧，牛將軍可是將軍啊，還是打過仗的將軍。」小販不信的搖頭。

紅拂笑嗤，「怎麼不能？我家小姐是牛將軍的侍妾，沒有夫人點頭，牛將軍都不敢來看一眼。」

「姑娘盡瞎說，牛將軍這麼怕夫人的話，還納什麼妾？」小販笑著搖頭，整理自己擔籠裡的菜。

「騙你做什麼，我家小姐是貴妃娘娘……」

又是一年三月暮春時節，杏花村的人都脫下冬裝換上春衣，有些性急愛俏的年輕姑娘小夥子早換上了單薄漂亮的夏衣。

蛋蛋已經滿五歲，黑黑的頭髮用紅頭繩紮了一個朝天辮，上身淺綠夾衣，下身深綠夾褲。

「娘。」他手裡拿著一只燕子風箏，站在院子裡等顧默默。

顧默默身穿淺青色素面夾衣，藍色素面布裙，鬢間插了一支銀海棠簪，頰邊晃著一對小小的銀耳墜。

「蛋蛋，咱們去哪裡放風箏？」她從東屋出來笑著問道。

「娘喜歡哪裡？」

顧默默不及回答，院外響起了一個熟悉的聲音——

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，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」

裝扮成雲遊道士的劉青城聽到這個聲音就頭疼：這個劉秀才實在是讓人無奈，嚇也嚇了，打也打了，就是死活要來牛家娘子這裡。

蛋蛋聽到這個聲音，走過來拉住顧默默的手，「娘。」

顧默默摸摸蛋蛋的小腦袋笑笑，然後牽著他的手走出去。

「劉相公，小婦人有禮了。」顧默默拉開院門，對還在吟詩的劉秀才屈膝。

「……溯遊從之，宛在水中沚。顧娘子……」十八歲的劉秀才看著夢中佳人的目光中有些癡迷，「顧娘子住在渭水邊上，正合了『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』。」他臉微紅的說道。

顧默默心裡很無奈：怎麼說都說不聽，幸虧他爹娘知道自己不會願意，也是無奈，才由著他隔三差五就來她家院外念詩。

「劉相公……」

劉秀才連忙制止顧默默的話，「顧娘子，我知道你嫌我年齡小，二不能入贅，

可是天荒地老，海枯石爛，你總會明白我的心意，現在我只是偶爾來看看你……」

「現在你看到了，快點回去讀書吧。」

劉秀才腳下像生了根似，他喃喃低語道：「顧娘子今天真好看……」然後臉成了一塊紅布。

一輛馬車停在顧默默不遠處，這馬車不像村裡的馬車為了拉東西方便，就是一輛大平板車，有車廂不說，裝飾也挺華麗，看得出是富貴人家所有。

也許是感覺到自身的「矜貴」，這輛車停在路中間，不和任何農院挨近，車旁還跟著一個騎馬的男子。

車上的布簾拉開，從裡邊露出一張中年婦人的臉，她問顧默默道：「這裡可是我家將軍的府邸？」

顧默默一愣。將軍，誰啊？

倒是一旁的劉秀才有些吃驚，他知道顧默默有一個去打仗、不知道人還在不在的夫君，難道他做了將軍？劉秀才的臉色慢慢變白。

中年婦人就是張婉兒的奶娘程氏，她見顧默默不說話，不由得多打量一眼：沒想到鄉下也有這樣好顏色的小娘子，就是沒有我家小姐皮膚白。

程氏下車走到顧默默面前道：「老身聽前頭的村人說，我家將軍府邸就在此處，麻煩小娘子讓讓，容老身叫門。」

顧默默……真的默了，「你家將軍叫什麼？」

程氏矜持的笑笑，「我家將軍姓牛，名諱大壯。」

果然是！劉秀才慘白一張臉拱手告辭，「顧娘子，不，牛家娘子，告辭。」說完轉身失魂落魄的走了。

程氏好笑的看了一眼腳步踉蹌的年輕公子，這是怎麼了？該不會是被自家將軍的名頭嚇到了吧？！

心裡笑過後，忽然反應過來，顧娘子……牛家娘子……她驚訝的睜大眼睛，這樣一個清婉的小娘子就是姨娘說的鄉下潑婦？

她很快換上笑臉問道：「小娘子該不會是我家將軍的妻子，這位可是將軍的大少爺？不知名諱？」

「陳慶年。」顧默默淡淡的說。

「原來是老身認錯人了，小娘子勿怪。」不姓牛，程氏笑著鬆了一口氣。

顧默默笑笑，「沒認錯。」

「那是小娘子改嫁了。」驚喜的神色出現在程氏的臉上。

顧默默在心裡玩味程氏的表情，笑著說：「沒有，你家將軍派你回來做什麼？」

「大壯……回來了？」早就注意到這邊的陳明德聽了一會兒，雙眼含淚，哽咽不止，「是大壯回來了？」眼淚順著中年漢子的臉上流下來。

程光翻身下馬，牽著馬走到陳明德面前，拱手道：「老丈可是將軍的大舅，姓陳名諱明德？」

對門的牛家悄悄的閉緊院門。

「是、是，是我，大壯這些年好嗎？」陳明德淚眼含著希翼，雙手顫抖的抓住程

光。

程光連忙扶住他說：「在下程光乃是將軍的親兵，奉將軍之命，前來給老丈送信，並迎夫人進京。」

不一會兒，杏花村的人都圍在了顧默默家門前，眼裡豔羨不止，心裡都想著：這下顧默默就是官家娘子，只等著誥命加身了。

眾人都圍在這裡也不是辦法，顧默默把幾個京城來的人和九外爺、陳明德兩口子請進屋裡。

院外的劉青城有些疑惑，自己還沒有打聽出來牛家娘子的身世，怎麼就要接到京城？而且竟然還有暗衛跟著？

他轉身就走，實在是沒有想到顧默默的身世這麼難打探，當初賣人的牙婆不管怎麼套話、利誘就是不肯說出顧默默的來歷，他得再想想辦法了。

此刻，屋裡最激動的就是陳明德了，「蛋蛋，就要見到你爹了，高興不？」他愛憐的摸摸蛋蛋的腦袋，「你爹長得又高又俊，比村裡的小夥子都結實好看。」

程光想想自己上官的樣子，保持沉默。

程氏聞言倒是挺開心的。自家小姐一直不情不願，如今人家夫人生得不錯，還有這樣招人疼的兒子，自家小姐再不上心這輩子就完了，要是牛將軍長得俊朗，沒準小姐喜歡，願意上點心，還能有奔頭。

晚上，顧默默看著睡熟的蛋蛋輕輕皺眉。她不想去京城，也不想做什麼官家娘子，可是蛋蛋卻離不開她，她也捨不得蛋蛋有後娘，因此牛大壯的正妻之位，她還是得佔著。

不過佔著沒問題，但那個男人就算了，要怎麼做才能讓他既不會休離自己，又對自己沒興趣？

第二天一早，張臘梅就過來幫著收拾，送顧默默母子上京城。

「大壯媳婦放心，大壯要是敢偏寵偏房，妳儘管寫信回來，讓妳大舅進京打斷他的腿！」說完還意有所指的看向在一旁想幫忙的程氏。

程氏笑著，說得和氣，「我家小姐和將軍都一心盼著夫人來呢，且這次來接夫人，也是我家小姐的主意。」

這都還沒怎麼樣，就鬥上了，無聊。顧默默沒接程氏的話茬，只是跟張臘梅交代家裡的事情。

一上路，程氏就喋喋不休的說：「這車也是我家小姐的，家裡的宅子也是我家小姐的嫁妝，不過我家小姐早早就替夫人收拾好屋子……」

顧默默懶得理她，只是問了一句，「妳家的規矩便是奴僕和主人同車？」

說得熱鬧的程氏訕訕的閉上嘴，坐到車外。

快到京城時，程氏心裡有些擔憂顧默默會壓過自家小姐的風頭，就在客棧裡攢掇顧默默什麼樣的衣著打扮最時新，顧默默聽得嘴角含笑，頻頻點頭。

娘子就要來了，牛大壯特意請了假，把自己收拾又收拾，不過在裁縫鋪子訂作的雅致衣袍，他當然不會選，那只是要把他娘子來京城一事鬧得人盡皆知的手段而已，他穿了岳紹輝府裡針線房做的藏藍色團花暗紋錦袍，腰繫白玉帶，頭戴黃金

冠，打扮得十分氣派。

又把鬍子梳得整整齊齊，連馬兒都是讓親兵刷洗過，換了新的鞍轡，整個人煥然一新，精神抖擻。

四月的陽光明媚照人，四月的風兒清爽柔和，牛大壯騎著馬飛馳到郊外長亭，娘子要來了！

一輛馬車轂轆緩緩駛來，程光遠遠瞥到主子，先一步策馬過來稟告，「將軍，屬下把將軍家眷接到了。」

牛大壯擺擺手，眼睛一眨不眨的看著馬車駛過來停下，他的心情激動不已：娘子來了！

車門打開，程氏笑著從車裡扶出一個人。

牛大壯看著從車上下來的人——暗黃的臉上塗著大紅的胭脂，穿著亮綠色的粗綢褶子，頭上戴了兩朵大紅絹花。他慢慢咧開嘴，笑出一口白牙，「娘子，妳真好看。」說完，撲過去便是一個熊抱。

顧默默還沒看清人，就被抱進懷裡，差點沒勒得她岔氣。

牛大壯在心裡暗笑：跟夫君玩花樣是不對的。

「放手。」顧默默艱難的說道，她覺得自己肺裡的空氣都被擠出去了，這混蛋好大的力氣。

顧默默的個子並不矮，甚至算得上偏高，可惜壓根比不過牛大壯的高大，她被他箍著腰背抱進懷裡，腳尖都構不著地。

牛大壯好心的將胳膊放鬆點，讓她喘口氣，然後又收緊，低頭在她耳邊深情款款的說：「娘子，為夫好想妳。」

「放手啊！混蛋，勒死我了。」剛吸了一口氣，又被勒得呼出去，顧默默怒了，使勁擰著身子拳打腳踢。

牛大壯感受著懷裡娘子纖細柔韌的腰身，還有充滿活力的腿腳——至於拳頭？不好意思，因為顧默默不好著力，那點粉拳落在牛大壯身上，完全被他忽略了。牛大壯深吸一口氣，滿心想著：娘子來了，太好了！

「娘子……」他深情的低語。

「混蛋！鬆手！」顧默默使勁掙扎，她悲哀的想到一句話——蚍蜉撼大樹。

「娘。」

關鍵時刻，蛋蛋解救了他娘。

牛大壯放下顧默默，眼睛晶亮的看著善才童子一般的蛋蛋，黑軟的頭髮用紅色頭繩紮成朝天辮，在頭頂像一朵盛開的喇叭花，白嫩的臉蛋上一雙眼睛黑白分明、清澈明亮，紅豔豔的小嘴巴像薔薇花。

頸戴銀項圈，下邊掛著長命鎖，一身寶藍色團花對襟衣褲，越發襯得蛋蛋雪團一樣。

牛大壯先是不可置信的對顧默默說：「他叫妳娘……這是兒子……我有兒子了！」接著激動的一把抱起蛋蛋。

「欸。」顧默默嚇得趕緊制止他，這混蛋手下沒個輕重，可別抱壞了蛋蛋。

不過明顯她的擔心是多餘的，牛大壯雙手抱著蛋蛋腋下舉過頭頂，蛋蛋除了抿緊嘴巴一臉嚴肅外，沒有什麼不適的樣子。

「兒子，我是你爹，跟爹說你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回老爺，少爺名諱陳慶年。」程氏笑吟吟的插話回道。

顧默默眉頭一挑，這是想離間？

「哎喲，姓陳！真好，爹來香一個。」聽了程氏的話，牛大壯越發開心，一臉毛鬍子親到蛋蛋粉嫩的臉上。

蛋蛋沒什麼表情的看看牛大壯，伸出小手慢慢的擦臉，然後轉頭看向遠方。

牛大壯抱著蛋蛋湊近顧默默，「娘子一路舟車勞累，不如為夫陪妳走一會兒？」

顧默默懷疑的看著牛大壯。怎麼他抱蛋蛋就沒出岔子？

牛大壯被她看得不好意思的低下頭，「為夫好幾年沒見娘子，想念得緊，一時沒控制住，嘿嘿……」

辣眼睛！能想像一個身形魁梧、滿臉鬍子的大男人，很是嬌羞的一低頭嗎？顧默默無語的別過頭看遠方。

牛大壯抬起頭，眼裡含笑的看看懷裡的兒子，再看看身邊的娘子，他的心終於落到實處。

不過他在自己心裡暗笑自家娘子，不知道作戲得作全套嗎？給蛋蛋收拾得這麼精緻好看，給自己就……哈哈，娘子道行不夠哦。

路上偶爾有行人車馬路過，都忍不住回頭多看顧默默兩眼。

「娘子，妳今天真好看，大夥兒都忍不住看妳哩。」牛大壯抱著蛋蛋湊近她，滿臉驕傲的說。

這審美觀，這眼神……顧默默冷汗。

蛋蛋皺著小眉頭看著他娘，半天才說：「娘最好看。」

「哈哈哈！」牛大壯暢意的仰天大笑，驚得路邊樹林裡的鳥兒齊齊飛走。

顧默默忍了忍，伸手接過蛋蛋，坐上跟在旁邊的馬車。

牛大壯也不計較，翻身上馬跟在馬車旁邊，自家娘子還真有意思。

馬車外的程氏心裡愁緒萬端，沒想到將軍是真的喜歡夫人，沒想到有這麼一個漂亮招人疼的兒子，沒想到將軍長得……唉，小姐一定不會喜歡的，這可怎麼辦？顧默默則是滿心無奈，她實在不記得牛大壯對原主有多愛，難道真的是他審美觀詭異？

馬車搖搖晃晃，一行人心思各異。

第十四章 憨厚的相公

「救命！救命啊……」

車外遠遠地傳來少女的呼救聲，馬車停了下來，牛大壯打了個手勢，程光策馬進了樹林，顧默默抱緊蛋蛋，坐在車裡沒動。

不一會兒程光牽著馬，領著一個衣衫有些凌亂的姑娘出來。

「回將軍，有兩個登徒子想要輕薄這位姑娘，屬下將人趕走了。」

聽到車外程光的聲音，顧默默領著蛋蛋出來，就見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哭泣著站

在車外，那姑娘見到車裡有女眷出來，連忙跪倒。

「奴家姓周名阿慈，從小被送給他人，誰知道前幾年養母添了兒子，這幾年越發不待見奴家，月前將奴家趕出家門。」

顧默默拉著蛋蛋，靜靜的看著面前長相還算清秀的姑娘，而旁邊的程氏已忍不住同情的說：「天可憐見的。」

周阿慈聽了抹著淚，說得越發悲苦，「奴家無處可去，只能遠涉幾百里路去找爹娘，誰知道爹娘已經不在，家裡兄嫂不容。天大地大卻沒有奴家的容身之處，如今險些被歹人所害。」

「瞧瞧，這可憐的。」程氏都恨不得替這姑娘哭一哭。

顧默默有些詫異的瞄了眼程氏，好歹也是官家積年的老僕，如果說在沒來京城前想壓自己這個村婦一頭也就罷了，現在牛大壯就在旁邊，怎麼還是這麼沒規矩？這其實都是張婉兒的嫡母把庶女這幫子人都扔在偏院放任而不教導，才會造成這樣。

「夫人，」周阿慈跪行幾步，「如今蒙夫人家人所救，奴家願意為奴為婢，終生侍奉夫人以報大恩。」

按照一般的劇情，顧默默就應該收下這個可憐的姑娘，還能多一個忠心耿耿的奴婢，可惜……

「不必了，你跟著我們到城裡後自謀生路吧。」顧默默淡笑著說完，就想要帶著蛋蛋回到車裡。

這個姑娘的說詞明顯不對，如果養父母或者兄嫂容不下她，明明是賣作奴婢，或者賣去當侍妾更划算，再說自己裝扮得這麼「別致」，這姑娘竟然視若無睹，說沒有鬼她不信，只是畢竟一個姑娘家在郊外始終不方便，且萬一她猜想錯還有隱情呢？因此顧默默才讓她跟在車後進城。

「夫人救了奴家，請給奴家一個報答的機會。」周阿慈急急地說道。

「舉手之勞，姑娘不必放在心上。」

眼看顧默默不為所動，周阿慈急了，「奴家一來是要報恩，二來也是無處容身，求夫人慈悲。」

顧默默回頭笑道：「姑娘到了城裡，找個幫傭的活計可不比為奴強。」

周阿慈張張嘴說不出話，不由得瞄了一眼牛大壯。

牛大壯早知道這是誰人的手筆，心裡無奈，臉上卻露出憨厚的樣子，說道：「這個姑娘看起來挺可憐的，剛好娘子也沒有丫鬟，要不就留下她。」

顧默默看向牛大壯，再勾著嘴角看看一邊眼淚汪汪的少女。

哦，原來是英雄救美、郎情妾意。她明白的點頭笑了，「全憑夫君做主。」然後就領著蛋蛋回到車裡。

牛大壯不引人注意的看了少女一眼，就這樣還做臥底？連自家娘子都搞不定，連累自己出來救場，被娘子誤會……娘子，為夫是冤枉的，牛大壯淚目。

不過娘子你怎麼能懷疑為夫呢？牛大壯臉上露出憨厚的表情。

馬車繼續前行，很快就過了城門。

「娘子，京城到了，隨為夫出來看看吧。」牛大壯掀開車簾，憨憨的笑著說。
顧默默淡淡的回道：「妾身有些累，改日吧，蛋蛋要出去看嗎？」她轉頭問孩子。
就算看不見，街道上各式各樣的聲音也很誘人，蛋蛋有些遲疑。
牛大壯見了探進半個身子，把蛋蛋抱出來，「蛋蛋隨爹逛京城。」
看著蛋蛋沒有拒絕牛大壯，顧默默心裡暗歎：這就是父子天性吧。
還別說蛋蛋和牛大壯的衣裳挺襯的，一個藏藍暗團花，一個寶藍黃團花，走在街上還挺引人注目的。
「欸！這不是牛大人嗎？」
牛大壯轉眼看去，是裁縫鋪掌櫃的。
「牛大人這是……」
牛大壯笑著看了看旁邊的馬車說：「我娘子從鄉下來了，這個是我兒子。」
「原來是牛少爺……」掌櫃笑容滿面的拱手。
「不是牛少爺，是陳少爺。」
掌櫃愣了下，回過神後又堆起滿臉笑容，「令公子真是好相貌。」
「那倒是，隨我娘子。」牛大壯滿意的看著蛋蛋。
「那尊夫人也一定相貌過人。」掌櫃笑著恭維。
牛大壯樂呵呵的回頭對馬車說：「娘子，這是陳記裁縫鋪掌櫃的，不如妳出來到他鋪子裡做幾身衣裙。」
「是啊，牛夫人，小店有京城最時新的樣式，有江南來的好綢緞。」
「多謝掌櫃的美意，我舟車勞累，下次再來叨擾。」車裡傳出顧默默清潤的嗓音。
牛大壯掀開車簾，誠懇的勸道：「娘子，妳這麼好看，再做新衣裙穿上身就更好看了，下來吧。」
「是啊，牛夫人到小店裡看看，保准有妳喜歡的。」掌櫃的也道。
顧默默僵笑道：「我累了，下次吧。」要真這樣「好看」的下去，丟人丟大了。
不一會兒，牛大壯又道：「娘子，妳來之前我在這家首飾鋪買了好些首飾，娘子妳再來親自挑選些。」
「不了。」
牛大壯憨憨的說：「娘子是在給為夫省銀子？不用省，為夫的俸祿都攢著呢給娘子用，妳來挑喜歡的首飾。」
省個鬼！顧默默忍了忍說：「多謝夫君美意，妾身太累了，下次吧。」
「好，娘子說什麼就是什麼，為夫聽娘子的。」牛大壯一副老實男人的樣子。
以為他能消停了，才怪！一路上就聽他大呼小叫著——
「娘子，這裡有雜耍來看。」
「不了。」
過了一會兒又喊：「娘子下來看吧，蛋蛋都喜歡呢，妳一個人關在車裡有什麼意思？」
顧默默也想陪蛋蛋看雜耍，可是比起頂著這身打扮出去丟人，她寧可枯坐在車裡。她淡淡的說：「不了，妾身嫌吵。」

馬車走沒兩步路又說：「娘子，這裡有間茶肆，娘子下來喝茶。」

顧默默淡淡的說：「妾身不渴。」其實在車裡坐久了，又悶又渴。

「娘子，下來吧。」牛大壯有些扭捏的掀開簾子說：「為夫想讓大家都知道我有個好看的娘子。」

看到那「嬌羞」的毛鬍子臉又出現在眼前，顧默默有點暴躁，當老娘是猴子嗎？又想到自己的兩坨紅臉蛋，她忍了又忍，僵硬的笑著，「妾身不渴，想自己靜靜。」牛大壯看著顧默默僵硬的笑臉，咂咂嘴有些可惜的說：「這家的茶很不錯的。」然後心滿意足的抱著蛋蛋進了茶肆。

顧默默枯坐在車裡，想想有人正坐在涼爽的茶肆喝茶，就覺得時間一分一秒過得好慢。

就在她越來越覺燥熱的時候，車門被拉開，牛大壯那張憨厚的笑臉出現了。

「娘子，為夫看他家的冰飲很好喝，給娘子端了碗來，娘子要試試嗎？」

「夫君既然端來了，妾身自然不能辜負你的美意。」顧默默矜持的說。

牛大壯遞上冰碗，顧默默接過來舀了一勺，涼涼甜甜解燥又解渴，真好。

看著顧默默享受的微睜眼睛，牛大壯心裡甜絲絲的：娘子要乖哦。

顧默默如果知道牛大壯的心裡話，一定翻個白眼。

「娘子，這裡的布匹花色真好看，妳來挑兩匹。」

「不了。」顧默默咬牙：別再叫我出去好嗎？你以為誰都跟你審美觀一樣，她這樣子出去多丟人！

牛大壯嘴角帶笑：扮醜好玩嗎，沒法見人了吧？

「娘，蛋蛋餓了。」

牛大壯憨笑，「娘子，這裡的飯菜可有名了，下來用飯吧。」

「等等……」顧默默洩氣了。

等車門再打開，出來一個膚色略黃，身穿青衣藍裙的小娘子，鬢間一朵小黃花，頰邊一副銀耳墜，雖是家常布衣，但素淨好看。

牛大壯抱著蛋蛋遺憾的對顧默默低語，「娘子，妳怎麼換樣子了？剛才那樣多好看。」

顧默默詭異的看向牛大壯，「你真的覺得剛才那樣好看？」

「是夫君。」牛大壯糾正。

她默了默，「夫君……」

「當然剛才好看……紅紅綠綠的像切開的西瓜。」說完他看著顧默默真誠的說：

「為夫最喜歡吃西瓜。」

笨蛋！喜歡吃西瓜看我幹麼？還沒到季節，難道我能給你變個西瓜出來？

可憐的顧默默，完全被牛大壯憨厚老實的模樣騙了，完全沒有多想。

在心裡翻個白眼，她暗思牛大壯的眼光，看來以後不用特意扮醜，只要素淨些就好。

牛大壯老實的站著等顧默默想事情，心裡有點得意，看來，以後再也不用折磨自己的眼睛了。

幾個人吃完飯，牛大壯先一步說：「娘子，為夫訂了客棧，娘子這些日子辛苦了，不如就去歇息。」

住客棧？顧默默詫異，牛大壯還沒來得及解釋，一旁的程氏急忙說——

「老爺，我家小姐早就收拾好上房等著夫人來住。」

「不必。」牛大壯拒絕。

程氏轉向顧默默，賠笑道：「接夫人來，是我家小姐的意思，如今讓夫人住在客棧，讓我家小姐心裡怎麼過意得去？」

顧默默倒是覺得好笑，怎麼侍妾來請，牛大壯卻阻攔？難道是怕自己見到他的小妾？還是這侍妾急著炫耀她的得寵？

牛大壯看到顧默默嘴角那一抹嘲諷的笑，心裡一轉就知道她想錯了。罷了，那就去看一眼，也好讓娘子知道自己的清白。

幾個人不一會兒就到了內城，靠近城牆的一條小巷。

程氏略有些得意，這可是自家小姐的陪嫁，她叩響門環，「紅拂、綠意，快請小姐出來迎接老爺、夫人。」

「來了。」

院門拉開，走出來一個由兩個丫鬟簇擁的少女，身著白底繡綠竹對襟褙子，頭髮斜挽插著一支流蘇步搖，大約十五六歲，瓜子臉眉眼都長得纖細。

顧默默在心裡點頭，是比自己這個村婦看起來清雅。

張婉兒並不抬頭多看，只是婷婷嫋嫋的屈膝，「婢妾見過老爺、夫人。」

牛大壯看著顧默默，顧默默莫名其妙，你的美妾你快叫起啊，看我幹麼？兩個人你看我我看你。

門口靜悄悄的，張婉兒忍不住悄悄抬眼看了一下，頓時，她瞪大眼睛，愣愣的站直身子，震驚的對牛大壯說：「你怎麼長這樣？」

「這位就是張小姐吧，有禮。」

顧默默傻眼，不是「我家將軍、小姐」的說得很熱鬧，兩人竟然沒見過？

牛大壯憨憨的低頭看著顧默默解釋，「為夫喜歡娘子，自然不會要別的女子，不過這是貴妃娘娘的好意……」他頓了一下又連忙說：「不過娘子放心，為夫絕不會做對不起娘子的事。」

一旁的程氏急了，說道：「老爺明明說只要夫人點頭……」

「我娘子不會點頭的，我娘子從來都不許我納妾。」

顧默默皺眉，原主有說過不許他納妾的話？原主那麼溫順，應該沒說過吧？或者是自己接收記憶有遺漏？可是明明小時候的事也都記得。

牛大壯看見顧默默的神色，就知道她以為自己記錯了，連忙打蛇隨棍上的繼續瞎編，他委屈的說：「娘子都忘了自己說的話嗎？娘子說為夫要是這輩子敢納妾，就再也不理為夫了。」

顧默默懷疑的看向牛大壯，這可不像原主會說的話。

看到顧默默懷疑的眼光，牛大壯心裡一頓：完了，演得過了。他一不做二不休的

乾脆一把抱住顧默默，繼續委屈的說：「娘子隨意說的話，為夫都記得清清楚楚，娘子你不能冤枉為夫，為夫這輩子只要你一個。」

張婉兒終於回過神，聽到牛大壯的話，生氣的想道：如果不是貴妃娘娘，難道我一個官家小姐還求著做你的妾不成？

她冷哼一聲，轉身回屋。

主人走了，顧默默看了這小院一眼也不想住，就是一座小小的一進宅院，兩間上房三間廂房，當然當初張郎中置辦的時候，就只考慮自己的女兒和牛將軍住。

顧默默最終還是領著蛋蛋，跟著牛大壯去了客棧。

沒有外人，牛大壯殷勤的給顧默默端茶倒水、捏肩捶背，原本牛大壯的手一上來，顧默默還嚇一跳，畢竟那個熊抱太讓人記憶深刻了，但是沒想到牛大壯伺候起人來還滿像樣的，穴位力道都拿捏得剛剛好。

「娘子舒服吧？以後為夫天天伺候娘子。」牛大壯討好的說。

蛋蛋坐在床上戳不倒翁，聞言看了他爹一眼，沒有表情的收回視線，看笑咪咪的白鬍子老頭晃來晃去。

捏了一會兒，牛大壯從懷裡掏出幾張銀票，「這是一千二百兩銀票，另外還有三十兩黃金，為夫不知道娘子喜歡金子還是銀子就沒有兌換，等咱們買了宅子，剩下的銀錢為夫全拿給娘子，另外還有些金銀首飾和為夫的戰利品，到時候都給娘子，房子咱們明天就去看。」

顧默默詫異的看向牛大壯，牛大壯不好意思的撓撓頭，「為夫有正五品的武德將軍銜，月俸七兩半，菜蔬燭炭補一兩，筆墨紙張補一兩，養家銀十六兩半，一個月有二十六兩銀，另外在親衛營做總旗每月另有月俸五兩，衣冠補五兩，養家銀十兩，全部四十六兩都交予娘子。」

雖然大鬍子很礙眼，審美觀很詭異，人也看起來很憨呆，但是不背著娘子找侍妾，銀錢全交。顧默默看了一眼蛋蛋，在心裡歎氣：唉，蛋蛋啊蛋蛋，你這個爹還真是沒話說。

牛大壯見到顧默默看蛋蛋的神情，心裡竊喜：果然有兒子就有底氣，嘿嘿嘿嘿，那麼今晚……

顧默默起來收拾銀票，牛大壯則陷入美好的想像。

「客官要的澡桶和熱水來了。」門外傳來小二的聲音。

娘子要沐浴！牛大壯的眼睛亮了，他笑咪咪打開房門放店小二進來，擼起袖子三兩下就把熱水倒進澡桶，急急忙忙送店小二出房門。

「娘子，為夫幫你擦背。」牛大壯殷勤的繞著顧默默前後轉，一副老夫老妻的樣子。「娘子一個人生活多年多有不便，以後為夫幫娘子擦背，娘子也幫為夫擦背。」顧默默的反應是轉身走到床邊抱起蛋蛋，放進殷勤跟著的牛大壯懷裡，把他轉個向，推出房門。

牛大壯抱著蛋蛋轉過身來，有些急的喊道：「娘子……」

顧默默「啪」地一聲關上房門，世界安靜了。顧默默來這裡幾年，第一次可以無牽無掛的自己待著，真好。她笑容愉悅的走到桶邊試試水溫，露出滿意的笑容寬

衣解帶。

慢慢的如剝春筍般，露出一個肌膚似雪的人兒，一隻瑩白如玉的腳輕輕抬起，跨進澡桶……

「娘子，妳放心，為夫會一直為妳守門的。」屋外傳來牛大壯的聲音。

顧默默驚得一個踉蹌，差點摔倒。

屋外牛大壯滿意的掂掂兒子，「兒子，你這小身板可不行，得多吃飯才能長得高長得壯，像個男人。」

蛋蛋上下打量了一眼牛大壯說：「長成你這樣，娘不喜歡。」

得意了一天的牛大壯受傷了，他還要分辯什麼蛋蛋卻別過頭，靜靜的看向樓梯。

「兒子來跟爹說說，你娘平時都喜歡吃什麼？」

沉默。

「兒子，平常你跟你娘在家都做些什麼？」

安靜。

「你娘最喜歡和村裡誰閒話？」

沒說話。

「兒子？」

「娘，只喜歡我。」

這是什麼意思？牛大壯思量，意思討好他就行了？可惜接下來牛大壯再問，蛋蛋都不吭聲。

「咯吱」一聲，房門拉開，顧默默披散著長長的濕髮出來，雖然還是黃粉遮面，但不經意露出的小片肌膚卻白膩誘人，一轉身便有淡淡的香氣縈繞鼻端。牛大壯覺得自己的心跳「噗通噗通」的。

「娘子，為夫好幾年都沒有好好的搓背了，一會兒麻煩娘子。」牛大壯嘿嘿笑著說。

「讓小二換水，待會兒讓他來幫你，小二力氣大。」

牛大壯悄悄拉住顧默默袖口，不好意思的說：「為夫就用娘子剩下的水，不用麻煩小二哥，他們怪辛苦的。」

顧默默發現，對著牛大壯她經常無語。扯開袖子她面無表情的走去樓梯口，揚聲道：「麻煩店家給乙字三號房重新換熱水。」

牛大壯抱著蛋蛋過來，「那一會兒麻煩娘子幫為夫搓背，生人為夫不好意思。」

說完臉色變得有些紅，「為夫不嫌娘子力氣小。」

不嫌力氣小是吧？顧默默笑得溫柔，「剛好蛋蛋大了，一會兒你們父子倆一起洗，讓蛋蛋幫你搓背。」

牛大壯失望的扁嘴了，不過鬍子太濃密，沒人看到他這幼稚的表情。

蛋蛋看了他爹一眼，默默的別過頭：自己都是被連累的。

到了晚上就寢時——

「娘子，天色已暗，妳也累了，咱們早點歇息。」嘿嘿嘿，牛大壯在心裡摩拳擦掌地笑得猥瑣。

顧默默淡笑道：「夫君住在哪間，請自便。」

牛大壯眨眨眼，「當然和娘子一間。」

「哦，可是床有點小，睡不下。」

牛大壯看看雙人床，有些不理解。不小啊，雖然自己身高體壯佔地方，但是自己完全可以把娘子抱在懷裡，床絕對夠大。

「再說蛋蛋妾身帶慣了，怕是他還不習慣夫君。」

牛大壯希翼的看向兒子，「蛋蛋也想和爹一起睡對吧？爹可以保護你們母子。」

他特意向兒子炫耀自己胳膊上隆起的肌肉。

顧默默笑著看兒子，不說話。

蛋蛋左邊看看爹，右邊看看娘，抿抿唇伸出胳膊拉起牛大壯的手指。

牛大壯得意的笑了，「我兒子果然最愛我。」

顧默默也笑了，因為下一刻牛大壯就笑不出來了。

「蛋蛋，你要領著爹去哪？不對啊這是出屋的方向。欸！欸！」

蛋蛋把牛大壯領到門口，停下鬆開手，把他爹推出房門。

「蛋蛋，你不想和爹一起睡？」牛大壯察覺到自己要悲劇了。

蛋蛋轉身走到房門邊，慢慢推動門扇，把一臉急色的牛大壯關在門外。

關上房門後，牛大壯小心的推開一條縫，可憐兮兮的說：「娘子，為夫沒有給自己訂客房。」

顧默默走過來笑著說：「夫君現在去訂即可。」說完伸出一隻手抵住牛大壯的額頭，輕輕的推出門外，關門落門。

「娘子。」牛大壯焦急的拍門，「娘子，為夫沒銀子。」

顧默默愣了一下，蛋蛋聽了，去桌邊拿起牛大壯的錢袋遞給顧默默。

「啾！」顧默默親了貼心寶貝兒子一口，打開房門。

「娘子。」牛大壯感動的笑笑，就要往裡邊擠。

「站住。」

顧默默一句話，牛大壯可憐兮兮的停下，一腳在門外，一腳在門裡，「娘子……

知道娘子要來，為夫高興得好幾天沒睡好，現在累了。」

要是蛋蛋撒嬌，顧默默還會心軟，可是一個高自己一個頭、寬自己兩倍還有餘，滿臉大鬍子的壯漢……顧默默就「呵呵」了，敬謝不敏。她把手上的錢袋拍給牛大壯，笑得溫柔的道：「夫君快去訂客房吧，小心一會兒訂不到……」

訂不到！牛大壯眼睛亮了。

「訂不到就只能睡柴房了。」顧默默溫柔體貼的說完，把愣住的牛大壯推出去，關門落門。

牛大壯手拿錢袋，愣愣的看著顧默默在他面前關上屋門，聽到落門聲後，他的表情變成了會心的笑意。

他掂了掂手上的錢袋，娘子還真忍心吶，唉，不過害羞的娘子真可愛。

臨走前，他臉上帶著笑意對著屋裡的顧默默說話，說的話卻和表情一點都不符合。

「娘子，那妳早點歇息，要是有事就叫為夫，為夫去把旁邊的客房訂下來。」

聽著屋外關切不捨的聲音，顧默默嘴角含著笑。其實這個男人除了大鬍子、身材太魁梧外，還湊合，憨厚、老實、體貼、聽話。顧默默覺得為了蛋蛋，可以觀察觀察。

第十五章 買了新家得幫手

第二天早上，因為牛大壯前一天晚上說今天要去看宅子，所以顧默默換上了新的衣裙，水碧色素面上襦，蔥綠色撒花下裙，一條青絲條繫著纖纖細腰，雖然不是綾羅綢緞，卻也是上好的細布，看起來素淨雅致，髮上一支素銀簪，兩朵小小的黃花，一副銀耳墜輕輕晃動，惹人注目。

蛋蛋抬起頭認真的說：「娘最好看。」

其實蛋蛋更好看，來的時候為了讓牛大壯喜歡蛋蛋，顧默默在路上幫蛋蛋置辦了好幾身漂亮的衣服，今天蛋蛋穿的是水碧色滾淺藍邊素綢斜襟夏衣，在寬鬆的衣領處露出白嫩的皮膚和一截水紅色的肚兜，顯得涼爽又舒服。

母子倆牽著手拉開房門，發現牛大壯不知何時已經等在外邊，他穿著一身淺灰色布袍，腰繫革帶，頭上一塊藍布巾。

「娘子穿布衣，為夫也陪著娘子一起穿布衣。」牛大壯憨憨的笑著，低頭對顧默默說：「娘子雖然沒有昨天豔麗，但是在為夫眼裡，娘子還是很好看的。」

能不提昨天的打扮嗎？顧默默忍住翻白眼的衝動，扯開一抹笑，「咱們什麼時候去看宅子？」

說到正事，牛大壯倒不含糊，「為夫都安排好了，咱們先去吃飯，吃完為夫雇了馬車，房子咱們慢慢看。」

待三個人吃完飯，牛大壯趕著馬車載著妻小，去看宅子了。

街道上行人穿著光鮮亮麗，青石的街面乾淨寬闊，藍天、白雲、紅日、綠樹、青磚、琉璃瓦。牛大壯一揚馬鞭，馬鈴叮噹響，馬蹄得得得。

「娘子沒來的時候，為夫在城裡城外找了九家要出賣的宅子，出價在八百兩到一千二百之間。」

顧默默正在想著要怎麼找合適的宅子，畢竟牛大壯看起來就不像是心眼多的人，買宅子這麼大的事情，他怕是沒什麼主意，沒想到他竟然提前做了這麼多。她正這麼想著，車外又傳來牛大壯憨憨的聲音——

「為夫也不知道什麼樣的好，就照著咱們能買起的都挑了起來……」牛大壯頓了一下，有些忐忑不安的問：「娘子不會嫌為夫太窮吧？」

「不會。」顧默默和顏悅色的回答，這個憨人這樣努力，把自己的一切都給妻兒，還小心翼翼的，顧默默忍不住有點心疼他。

聽到那悅耳的聲音，牛大壯一邊趕車，一邊無聲的笑了：娘子心疼我！

因為有牛大壯提前準備，一家人就悠閒的一家家慢慢從內城往外看。

「這一戶地段最好，巷子裡住的全是四五品的官員和一些富戶，甚至還有一些異邦人，出了巷子便是大街。」牛大壯一邊趕車一邊和顧默默介紹。「不過那些官員多半是租賃，因為地段好，所以……」

他的聲音落寞起來，「為夫錢財太少，只能看一家極小的宅院。」

顧默默溫聲安慰，「沒關係，地段不要緊，總歸是在京城。」

牛大壯打起精神說道：「城裡有四戶，這一家最小，城外有五戶，有的地大點，有的屋子新些。」

看的第一家確實很小，大概是誰家的後院隔出來一點，一塊細長條的地還做成二進，進門一間倒座屋，二進一排四間上下兩層向東的廂房，窄窄一個過道院子，屋子還算新，就是地方太逼仄，要價一千兩。

顧默默喜歡敞亮的院子，忖度著內城的宅子他們能買的怕是都不大，索性讓牛大壯載去外城看看。

外城的五家用了兩天細細看了一遍，最後顧默默挑中最靠近內城的一戶兩進的宅子，比她鄉下住的院子還大一些。這在京城中等人家裡已經是極好的，要不是牛大壯上過戰場拚過命，有豐厚的賞賜和一些戰利品，也是買不起的，最起碼相同品級的人若沒有祖產，或者沒上過戰場，都是租房子住。

這座宅子一進門是頂著青瓦的粉白牆，迎門的地方做成影壁，中間是一幅松鶴延年的圓形磚雕，左手邊三間倒座房做了下人房和廚房，最左邊是一道二郎擔山式垂花門。

進了二門一丈遠直對西廂房，粉白的牆下種著幾竿瘦竹，東廂房相對的那一角有一座井亭，正院十字青磚甬道，三間坐北朝南的正屋，左右各兩間廂房，正屋後邊還有一個不大的後院，有馬廄還有幾棵雜樹。

原來的主人應該比較風雅，十字甬道中間有大小高低幾口缸，養了些睡蓮金魚，廂房門口種了兩棵龍爪槐，正屋一側則種了一棵高大的泡桐樹。

牙人姓黃，三十餘歲，正是能幹的年紀，一雙眼睛極精明。這房子牛大人早一個多月前便來看過，如今一家人又兩天看了兩次，這是有六七成的把握了。

他揣度這一家三口，牛大人抱著孩子，跟在娘子旁邊，並不很在乎房子，但凡牛夫人有個皺眉，或是疑問，總能及時解答，而牛夫人很留意院落屋況，他想了下，對顧默默笑著抱拳道：「這房子主人原是江南一帶的人，因此這處宅院細看便有很多別致精細的地方，比方門窗的萬字不到頭，便和北方不同。」

顧默默已經看出來了，畢竟她的前世在揚州待到十二歲。她側頭問牛大壯，「妾身覺得此處還行，夫君以為呢？」

牛大壯抱著蛋，憨憨的說：「為夫都聽娘子的，娘子喜歡，為夫也喜歡。」

黃牙人聞言愣了一下，他整日和各色人等打交道，見過形形色色的夫妻，但是像牛大壯這樣一心只聽老婆的卻是第一次見，不由得悄悄看了兩眼。

牛大壯似乎沒有察覺到偷看自己的目光，只是一直注意著自家娘子。其實九間宅子中他也最中意這家，不過如果顧默默喜歡別家，他也隨自家娘子。在牛大壯看來，住哪都是小事，只要顧默默喜歡就好。

這間宅院最後顧默默以一千一百兩的價格買下，一應手續黃牙人自會去辦好。黃牙人一直恭維道：「牛夫人好眼光，這房子用料好，房子又新又乾淨，傢俱物什齊全，直接能住人……」

笑著送走黃牙人，顧默默回頭看看院子，心情還算不錯。

「娘子，咱們今天就搬過來嗎？」牛大壯抱著蛋蛋跟在旁邊問。

「那怎麼行？看著再乾淨也要打掃，再說屋裡的傢俱物什要全部換掉，還有我不喜歡拔步床，幾個臥房全部換成炕，廚房也要盤新灶。」

顧默默一邊說，一邊思索這幾間房子要如何安排，牛大壯抱著蛋蛋，眼裡含笑的看著自己娘子安排家裡的事物。

顧默默在心裡計劃正屋怎麼安排，自己住哪間，蛋蛋住哪間，牛大壯住哪間……突然一頓，她忘了問牛大壯的意思了。

「夫君想怎麼安排？」顧默默轉過去笑著問。

牛大壯憨憨的說：「娘子覺得好的，為夫都覺得好……不過娘子喜歡乾淨，打掃後要不再請人重新粉刷？」

其實這房子的顏色還有八成新，不過當然是重新粉刷更好，但是……「這樣會不會花費太過？」她皺眉問道。

牛大壯憨笑著說：「還有錢呢，總要讓娘子住起來舒服才好。」

顧默默心裡有些感動，這人的心眼真的很實，對自家娘子真好。

夫妻倆說幹就幹，牛大壯先去租借了牛車，把宅子裡的被褥什物全部搬出來，裝得滿滿一大車拿繩捆了運走，臨走前再三叮囑，「娘子，妳力氣小又辛苦一個多月趕路，家裡的活兒都留著，等為夫回來幹。」說完撓撓後腦杓，憨憨的說：「為夫沒別的好處，就是力氣大。」

顧默默說：「你不是有兩個親兵，要不請他們來幫忙？」

「平時為夫當差，他們盡心盡力的跟前跟後，如今為夫請了一句假接娘子，也讓他們有時間和家人聚聚。」

這話是牛大壯的心裡話，親兵調教得好了，便是真正的心腹，所以恩威並用很重要，可惜顧默默不知道牛大壯的心思，只是看他趕牛車出門便有些感動，內心直道——一個老實的好人。

牛大壯出門後，顧默默思量著不能讓他辛辛苦苦的幹活，回來後連碗水都沒得喝，因此她帶著蛋蛋去買鍋碗水桶等，還買了點綠豆。

店裡幫忙送貨的夥計跟著顧默默來到新家。

「原來這宅子是夫人家買了，您相公真是好本事。」夥計羨慕的恭維道。

顧默默笑笑沒說話，那夥計又熱情的說：「不知府上官人怎麼稱呼？以後府上要買東西，店裡也好送來。」

牛大壯的品級在京城實在算不上高，但也能免去很多麻煩，再說這也沒什麼好瞞人的，因此顧默默笑道：「我家官人姓牛，是正五品的將軍。」

夥計聽了連忙跪倒，「小的有眼無珠，冒犯宜人。」

顧默默笑著說：「快快請起，我夫君剛升遷，我也沒有封誥，小二哥不用這麼稱呼。」

夥計又行了一禮，這才起來說：「牛夫人也不必著急，牛大人定能連年高升，牛

夫人也必定能誥命加身。」

既是官家，夥計熱心的幫顧默默打水刷鍋，安置好才笑嘻嘻的領賞道謝走了。

原來主家廚房還留著些柴火，顧默默洗乾淨綠豆，添上清水，坐在灶下燒火。

「蛋蛋喜歡爹爹嗎？」顧默默給灶洞添上柴火，任它自己慢慢熬。

蛋蛋凝神想了下這兩天，慢慢點頭。

顧默默拉著他的手教導道：「一會兒爹爹回來了，蛋蛋要說『爹爹辛苦了』好不好？」她留意到蛋蛋還沒叫過牛大壯。

蛋蛋想了想，把自己架在脖子上看雜耍，給他買各種好吃好玩的，抱著他笑、抱著他親的大鬍子男人，那人看他的眼神，讓蛋蛋覺得自己像被泡在蜜罐裡。

他小幅度的點了點頭，又說：「蛋蛋最愛娘。」

顧默默笑著把蛋蛋攬進懷裡，「娘也最愛蛋蛋。」

牛大壯這一趟去的時間有些長，綠豆湯都涼了還沒回來。顧默默有點擔心，領著蛋蛋在門口張望。

等了沒一會兒就見到他趕著牛車，拉了一車子衣衫陳舊的人回來，後邊還有幾個推著小車的人跟著。那些人面露感激，見了顧默默全都揖手屈膝的行禮。

「夫人真是慈悲菩薩心腸，小人們給夫人道謝。」

牛大壯在一旁憨厚的對滿臉詫異的顧默默說：「娘子不是說，家裡舊物都要換，為夫曾經路過外城西北的乞兒胡同，知道那裡的人生計艱難，就把被褥舊衣物全送給他們。」

那些人聽完牛大壯的話，不住的給顧默默道謝，「都是老爺、夫人慈悲心腸，那樣上好的被褥衣服竟一大車的送給咱們。」

是牛大壯做了好事，這些人卻不停地給自己道謝，是怕自己為難他嗎？顧默默真沒有想到牛大壯這樣一個粗憨的人，會有這樣的細心和善良。

「然後為夫想著家裡的傢俱物什，不如也送給他們。」牛大壯對顧默默憨憨的說道。

一些桌椅、杯盞、盆盂亂七八糟的小東西也就算了，有兩張拔步床和三個衣櫃，應該是原主人用的，用料都很不錯，就算是賣舊貨也能賣出二十來兩銀子。

顧默默原本打算……算了，牛大壯有這樣的善心，自己難道還在乎那點銀子？看著眼前憨笑看著自己的漢子，顧默默決定讓牛大壯好人做到底。她換上笑顏道：

「原也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，諸位不嫌棄就好。天氣熱，諸位和將軍一路過來想是有些口渴，妾身熬了綠豆湯，現在涼了……」

顧默默還沒說完，那些跟來的窮人吃驚之後對著牛大壯紛紛納頭便拜，「小人們不識將軍尊駕，將軍請恕小人們冒犯之罪。」

「本將軍原也是平頭百姓，大夥兒不用多禮，快起來、快起來。」牛大壯連忙去扶。

這些人跟著牛大壯一路過來，已經和牛大壯混熟了，雖說將軍對他們來說是高高在上的，但是牛大壯的偽裝功夫實在了得，這些人倒也不太排斥害怕他。

有些膽大的還問牛大壯將軍是怎麼來的，牛大壯笑得大氣，「也沒什麼，就是跟

著征北軍去打韃子，立了軍功回來皇恩浩蕩封賞的。」

原來是征北軍的英雄，這些人越發敬佩，看向牛大壯的眼光又不一樣了。

等進去搬東西，看到屋裡八成新整齊的傢俱，面面相覷，有的給嚇到，把汗濕的手掌按在腿上搓，「這……」

有一個看起來三十來歲，像是領頭的漢子叫劉佩的說：「這些東西賣舊物也能賣不少錢，將軍和夫人不如請人來收。」

顧默默笑著說：「幾十兩銀子置辦下來的東西，賣舊物不過幾兩銀子，實在可惜，不如送諸位實用。」

那幾個人紛紛看向劉佩，劉佩思索了一下說：「搬。」

眾人便一起動手收拾，桌子倒放，裡邊可以放揮子、銅盆、銅鏡、梳妝盒、碗碟筷等，最後再架上圈椅，拔步床太大，分兩次才能拉走。

來的七八個漢子手腳麻利的搬東西，牛大壯也跟著一起搬，原本大夥兒敬他是官身，讓他歇著，可是真論起力氣……三個漢子抬一邊，牛大壯一個人抬另一邊輕輕鬆鬆，牛大壯人隨和，幹起活來大家倒跟他更顯親近。

牛大壯趕著牛車去送東西，幾個婦人留下打掃房子，臨走前牛大壯再三叮囑——「娘子，妳別累著了，屋子請幾位大嫂幫忙就行，實在做不到的等為夫回來啊。」然後又不放心的拜託幾位婦人，一定不能讓他娘子做粗活，他娘子力氣小，累到就不好了。

這些婦人們沒有不羨慕顧默默的，不是羨慕她有個做官的夫君，而是羨慕她夫君的體貼愛護。

「唉，我家那口子要是有牛將軍一半用心，我呀，睡了都能笑醒。」

「可不是，我家那口子也不見為官做宰的，回到家跟大爺似的得老娘前前後後伺候！」

「妳怎麼不說妳家那口子的手藝好，在咱們那一帶算是有本事的。」

幾個婦人邊幹活邊聊，手下一刻不停。顧默默注意到有一個婦人穿著最差，上身是鐵鏽紅的斜襟半長上衣，下身穿著暗藍色褲子，顏色都褪了許多，腰間一條深色布巾做腰帶，不說衣服有多舊，這許多婦人中只有她的衣衫打著補丁。

但她收拾得很乾淨，頭髮梳得整整齊齊，用布巾包緊，人雖瘦，卻很有精神，活幹得尤其麻利細緻，只看她幹活就知道，是個俐落的婦人。

有人見顧默默看了冷氏好幾次，便趁著喝水的功夫跟顧默默說她。

這冷氏夫家姓周，不過由於她家那帶姓周的人多，故外人多稱她娘家姓為冷嫂子。夫君原本是篾匠，手藝不錯，冷氏也勤謹，家裡還有個小兒子，日子過得很讓人豔羨，可是天有不測風雲，三年前冷氏的相公伏天貪涼，一桶涼颼颼的井水兜頭澆下，一冷一熱激壞了肺，不過五日就要了性命。

冷氏的公婆受不了老來喪子，一起病倒，請醫問藥，不過半年兩位老人也雙雙喪命。冷氏為了公婆傾盡家財，還欠下不少銀兩，於是搬到雜居的小院，賃一間屋子安身。

那講述的婦人也是欽佩，「冷嫂子人和氣又能幹，為了不讓兒子受人白眼，也因

為放不下原來的恩愛，硬是不肯改嫁。」婦人看一眼冷氏幹活的屋子說：「也是真能吃苦，當年一個人帶著四五歲的兒子，走街串巷收些衣服漿洗賺錢，硬是還完欠債，現在攢錢要供兒子上學堂。」

有骨氣的人，顧默默也有些佩服，最主要是有遠見，現在辛苦點讓孩子讀書識字，將來不說大出息，就是找活計也比別人強些。

那婦人接著說：「街坊們念她不容易，這些年也置不起家私，便把夫人家的好被褥分了兩床給她，厚棉衣也給了幾身，這不，她非得來做些活計，謝謝將軍、夫人的好意。」

幹活麻利又乾淨，知恩圖報人品也好，顧默默想了想說道：「麻煩這位嫂子幫我問問，冷嫂子可願意來我家幫傭，可以帶著兒子一起來，將來和我家慶年一起讀書。」

那婦人簡直就是意外之喜，這可是天大的好事，有安穩的住處有吃喝有工錢，孩子還能跟少爺一起讀書。她急急忙忙的說：「夫人且稍候，我這就去叫她。」轉身小跑去了，生怕顧默默改了心思。

冷氏聽了那婦人的话，略一思索便滿臉喜色，這家夫婦明顯都是和善的人，自己要是能跟兒子在這裡安穩幾年，攢些工錢，待兒子大了，什麼日子都好過。

她過來後滿臉感激的給顧默默磕頭道謝。

顧默默倒有些不好意思，不過該說的話還是要說。「一來我家確實人手不夠，要麻煩冷嫂子，二來也是想給慶年找個讀書的伴……」

冷氏點頭說：「小婦人明白夫人的意思，一則是伴，也是書僮。」

顧默默笑著說：「還有令郎我也要先看看。」孩子最容易受身邊人影響，顧默默自然要仔細些。

冷氏笑著說：「明天我就把和兒領來給夫人過目。」她兒子叫周和。

「這幾天家裡忙亂，怕是招呼不了冷嫂子，還是等收拾妥當再說吧。」顧默默笑著說。

冷氏卻爽利的道：「搬家自然忙亂，因此我們母子才要早早來，若是夫人看得上，我們也好早點為夫人分憂。」

這邊顧默默找了一個幫傭，那邊那些漢子又忘了牛大壯的身分，說得熱鬧，知道顧默默想重新粉刷房子，盤炕盤灶，漢子們情緒熱烈的紛紛表示要來幫忙。

「何必雇人那麼麻煩，咱們乞兒胡同什麼匠人沒有，儘管交給我們。」

第二天果然來了一幫人，能粉刷的，會彩繪的，還有泥瓦匠，都自己帶著傢伙，匡匡噹噹的就開始了。

冷氏也領著她家不足八歲的兒子周和一起來了。

周和也是衣衫有補丁，但是乾乾淨淨的，有點瘦的孩子看起來目光清澈、身形端正，說話也不像一般的孩子跳躍。顧默默歎口氣，果然窮人的孩子早當家，小小年紀便很懂事。

人多活就幹得快，因為他們不肯要工錢，顧默默便大魚大肉的毫不吝嗇，甚至臨走的時候一人還拎了一條肉，顧默默說也讓家裡人嘗嘗。

顧默默不知道，她和顏悅色的跟那些窮人說話的時候，牛大壯看著她，眼裡含了多少喜悅和情意，如果說原來是感激她而要心疼她一輩子，那麼現在他真心心悅於她。

不過五天時間，有乞兒胡同一千人幫忙，顧默默的新家便煥然一新，連新傢俱也買回來擺放整齊了。乞兒胡同的人雖然很窮，但志氣不短，也是牛大壯看人準，他選擇幫助的劉佩很有義氣。

昨天傢俱買回來幫忙放好後，劉佩領著一群人在宅子吃了一頓豐盛的飯菜，臨別時，劉佩對牛大壯拱手說道：「承蒙牛將軍、夫人看得起，對咱們一視同仁，相識一場是緣分，我們乞兒胡同的一千人湊了十兩銀子當喬遷賀禮。」

這十兩銀子其實是那些舊傢俱賣錢所得，那些傢俱在富人眼裡很一般，但是乞兒胡同的人卻捨不得用。他們把那些桌椅床櫃、插屏擺件通通費心的倒賣出去，得銀三十餘兩。

劉佩思索再三，二十多兩給來幫忙的人，按幹活精細多寡分了，就這樣也比他們平時的報酬豐厚得多，剩下的做賀禮。也有人說直接給二十兩，剩下的分分就行，可是劉佩認為，再多就太虛了，窮就是窮，硬撐起來怕是人家也不好接受。

牛大壯愣了一下，臉上隨即笑開，「多謝劉大哥和諸位弟兄，這可是我收到的第一份賀禮。」

劉佩鬆了一口氣，他還怕人家看他們窮，不肯接受。

今天一早，牛大壯駕著車載著妻兒去添置些零碎東西，臨出客棧前，周阿慈怯怯的過來問安。

「夫人，帶奴婢一起去吧，好讓奴婢伺候。」

顧默默淡笑著說：「周姑娘，妳還是另謀他路。京裡活計很多，何必與人為奴？如果周姑娘決意為奴，也可以自賣自身。」

周阿慈悲悲切切的跪下，「夫人於奴婢有救命之恩……」

「小事罷了。」顧默默摸出個銀錠子，「這裡有一兩銀子，周姑娘自謀生路去吧。」

「娘子。」牛大壯有些同情的看看周阿慈，又看著顧默默，「這位姑娘……」

已經「瞭解」牛大壯的顧默默丟過去一個眼神，牛大壯訕訕的閉上嘴。雖然周阿慈失敗了可憐，可是他絕不想讓顧默默懷疑起自己。

路上，顧默默把蛋蛋環在懷裡，坐在馬車門口教育牛大壯，「那位姑娘有問題，如果養父母已經不待見了要趕她出來，何不將她賣了還能換點銀子？」

牛大壯撓撓頭，「也許有別的為難處？」

顧默默歎口氣，「你怎麼這麼沒心眼，盡把人往好處想，就算有別的為難事，但不肯說出來，誰知道她是什麼來歷？這種人絕不可信。」說完有些頭疼，「你這樣怎麼為官，別人把你賣了你還幫人數錢呢，要不你跟我回鄉下算了。」

聽了顧默默的話，牛大壯心裡那個美滋滋：嘻嘻，娘子心疼我。不過官還是要做的，他還想封侯拜將光耀門庭呢，還要給娘子掙誥命。

「為夫不笨的，再說為夫只要老老實實當差就行了，反正那些人說話奇奇怪怪的，為夫聽不懂也不理他們，陛下說為夫這樣很好。」

顧默默歎口氣，心裡想著自己還是要多幫他留些心。她叮囑道：「以後別人跟你這傻大個兒說了什麼，記得回家跟我說。」

「是夫君。」牛大壯糾正。

顧默默也是無奈，這憨人在稱呼上特別較真。

「以後別人跟夫君說了什麼，記得回家跟妾身說。」

「嗯，」牛大壯乖乖點頭，「為夫什麼都聽娘子的。」

牛大壯確實什麼都聽顧默默的，不管進什麼店，都是顧默默領著蛋蛋在前邊挑選，他在後邊大包小盒的拎東西，當然付銀子的也是顧默默，因為牛大壯全部身家都上交了，癟癟的荷包裡是顧默默看不過眼給他放了兩個小銀錠。

只是到了綢緞布匹店，顧默默挑好布料，牛大壯卻拎著東西不肯走。

「妾身的衣裙夠穿，而且不是還買了幾塊綾羅做夏衣？」顧默默勸道。

牛大壯像是腳生根似的不肯走，「為夫聽別人說，他家娘子一季都做了好些衣服，每次出門都不重樣。」說完委屈的看著顧默默，「別人娘子有的，我的娘子也要有。」

一旁的夥計見了，伶俐的對顧默默說：「牛大人愛妻誰不知道，夫人還沒來，大人有空便上街給自己置辦新衣裳，想討夫人歡心，還給夫人買首飾。」

「是了，娘子要是不自己買，為夫就自己給娘子買。」

顧默默懷疑的看向牛大壯，「你不是沒銀子了？」

「嘿嘿。」牛大壯笑著說：「沒關係，東西送回家，娘子有銀子。」

竟然還有點小心機？顧默默斜睨了一眼牛大壯，牛大壯低頭，但就是不動腳。

顧默默心裡甜甜的無奈：真傻，算了，他喜歡就買，反正自己不怕缺銀子，再說光他的那些戰利品，要是折賣也能賣出千兩銀子。

她於是又挑了些，想想冷嫂子和周和衣服都舊得不行，也替他們扯了兩身布，最後又看著牛大壯的身形，挑選夏麻布。

牛大壯看見顧默默挑選的顏色，就知道是給自己看的，他的心裡說不出的甜，提著大包小包的東西，挪到顧默默旁邊，喊了聲，「娘子。」

顧默默從布料上挪開眼睛，笑著對他說：「給你挑幾塊布，做衣褲在家裡穿，再挑一塊細葛布做長袍出門穿。」

「娘子真好。」

顧默默笑笑沒說話，轉頭對跟著的夥計說：「把這塊淺棕色和那塊錫灰色包起來。」

「好哩。」夥計一邊笑著應道，一邊麻利的將布包起來。

顧默默領著蛋蛋轉到細葛布那邊挑選，牛大壯也跟著，他湊過去低聲說：「為夫想穿娘子親手縫製的衣裳。」

顧默默愣了下，想了想，牛大壯的確沒穿過自家娘子一針一線給他縫的衣物。她低頭挑選顏色，輕輕的道：「好。」

牛大壯這一刻心裡甜成了蜜：娘子答應了。他真是傻傻的笑了，牙齒分外的白。

第十六章 當面拆穿

等他們離開綢緞店，店裡的夥計客人紛紛議論，牛將軍愛妻還真不是假的，瞧那眼神，恨不能把自家娘子包住。

一位中年夫人笑著和同伴唏噓，「我家那口子要是有牛將軍那麼一指甲蓋兒，我就樂瘋了。」

「呵，不是聽人說，妳家那口子最近又買了個丫頭給妳？」

「我呸！給我買的丫頭？」

這一路下來，顧默默收穫了無數豔羨的眼神，京城裡關於牛將軍愛妻則又再一次傳了開來。

買了一堆東西，雖然有牛大壯趕車拎東西，顧默默也有些累，更何況還有個蛋蛋。日頭熱起來，牛大壯把馬車趕到茶肆外停下，回頭對顧默默說：「娘子，咱們去茶肆歇歇，順帶吃個冰碗解燥。」

一家三口挑通風處坐下，顧默默要了雪泡豆兒水，牛大壯是雪泡梅花酒，蛋蛋還小，顧默默幫他叫了稻葉熟水。

這熟水是先把稻葉放鍋裡微炒，然後水燒開，放一小撮稻葉進去蓋上蓋子燜一會兒，之後把葉子撈出來扔掉，水裝進瓦罐裡吊到深井裡，喝起來很涼爽並有點淡淡的香味，也不會喝壞肚子。

桌上還放著些乾果茶點，一家人一邊享受初夏的涼風，一邊喝涼茶吃點心，聽說書的眉飛色舞地講話本。

隔天也是牛大壯休沐的最後一天，家裡的東西已經置辦得差不多，但是新盤的炕還有點潮，因此顧默默他們晚上還是住在客棧，倒是冷嫂子領著周和已經住進來了，幫著看家，顧默默讓他們母子住在一進的倒座房裡。

因為蛋蛋慢慢大了，顧默默就要牛大壯在桐樹下支一個秋千架，所以一大早牛大壯就去買木料，冷嫂子在前院，幫著縫被褥，顧默默在後院裁剪新衣，周和領著蛋蛋在院裡看螞蟻，這兩個孩子都安靜，剛好能玩在一起。

初夏的院子靜謐而安詳。

牛大壯扛著木頭領著一個十六七歲、相貌普通的姑娘進院子來找顧默默，「娘子不喜歡周阿慈，為夫又給妳買了一個婢女。」

顧默默皺眉，打量跟在牛大壯身後低眉順眼的姑娘，「家裡有冷嫂子幫忙，不用了。」

「別人家娘子都有婢女，我的娘子也要有！娘子一定要有。」牛大壯一副倔強說不通的樣子。周阿慈被顧默默打發了，就得有替補，牛大壯也只能自己出手了。

顧默默疑惑，「你有銀子買婢女？」

「叫夫君。」

顧默默只好道：「夫君。」

見到顧默默改口，牛大壯憨憨的撓撓後腦杓，「為夫沒有銀子，牙婆在外邊等著呢。」

顧默默真是既心疼又好笑：沒錢你就把人領回來了？

她起身打發了外邊的牙婆，讓新來的婢女阿蠻跟著冷嫂子做活計。

顧默默縫了一會兒衣服，覺得天有些熱，叫蛋蛋進來喝水。

看了眼屋外光著膀子，抱著一根木頭往坑裡放的牛大壯一眼，端了一碗綠豆湯出去給他。

晶瑩的汗珠從他麥色的脊背上滾落，隨著他胳膊用力，背上的肌肉一塊一塊鼓起，可是最吸引顧默默目光的，卻是他背上密密麻麻的傷疤。

「有勞娘子。」牛大壯抬起胳膊抹了抹額上的汗珠，接過湯碗仰頭咕咕嘟嘟的喝了。

顧默默看著他，那胳膊隆起的肌肉上有一道長長的刀痕。

牛大壯一口氣喝完，見她看自己的傷疤，把碗遞給她後不在意摸了一把的說：「這是為夫第一次上戰場，有些心慌沒注意到，後來就沒事了。」

顧默默接過碗，問：「後背呢？」

「哦，那個。為夫是將軍的親兵，為了保護將軍，以身擋箭造成的，看著多有盔甲呢，沒事。」牛大壯說得輕輕鬆鬆。

顧默默接過碗轉身回屋，既然沒事，你又何必以身相護？即便是心慌也不退縮，只為保家衛國，即便是危險，也要忠於自己的職責。顧默默對牛大壯生起了不一樣的感情。

這天晚上回到客棧，牛大壯又戀戀不捨的看著顧默默，顧默默的手扶著門扇準備關門，道：「快點去訂房。」

「娘子。」

「快去，一會兒太晚了。」

牛大壯不但眉毛耷拉下來，連炸蓬蓬的鬍子都耷拉下來，「娘子……」

見顧默默不為所動，牛大壯只能一臉委屈的慢慢轉身離開，顧默默看著一點一點往前磨蹭的牛大壯，那樣魁梧的人，背影看起來竟有幾分恓恓惶惶。

真的要一直拒絕嗎？為了蛋蛋，夫妻就要做下去，更何況……顧默默想起這幾日他對自己的點點滴滴，想起他細心的幫助乞兒胡同的窮人，想起他身上的傷疤，再說有蛋蛋在，他還能怎樣？

「大壯。」

「娘子！」剛才還磨磨蹭蹭，似乎要磨蹭到天荒地老的人，風一樣出現在顧默默眼前。

顧默默有些難為情，畢竟沒有經驗，不過她還是撐起淡定的表情問道：「你想留下？」

「嗯！」牛大壯使勁點頭。

「留下可以，但是你這輩子不能有別的女人，否則我閽了你。」

牛大壯笑了，「我這一輩子只要顧默默。」

只是人留下是留下了，等洗漱過後換好寢衣，顧默默又有些難為情。她把蛋蛋放在床中間，「蛋蛋睡在爹娘中間好不好？爹和娘一起陪蛋蛋。」

牛大壯自然不願意，不過不等他反對，蛋蛋先不願意了。

蛋蛋看看床外邊的大鬍子爹，皺皺眉，繞過顧默默到最裡邊躺下，牛大壯見狀差點沒憋住笑，虧他多年訓練才沒露餡。

「娘子睡中間，為夫在外邊一定不會讓娘子掉下去。」

顧默默僵硬的躺下，蛋蛋半爬起來，拉著顧默默一隻胳膊，把她拉得側向自己這邊睡，娘倆抱在一起挨得緊緊的，牛大壯無奈的看著空了好多的床，再看看後背緊繃的顧默默，無聲的笑笑：娘子，為夫抓到妳了。

顧默默抱著蛋蛋，側著身子一動也不敢動，時間久了，身子僵硬得渾身酸痛。蛋蛋累了一天，早早就睡著了，小小的鼻翼淺淺翕動，長長的睫毛安靜的變成半月。身後傳來綿長的呼吸，她悄悄吐口氣動了動身子，還好牛大壯睡在床邊，不至於讓她碰到。

她歎口氣，慢慢闔上眼睛，萬籟俱靜。

夜裡，顧默默朦朦朧朧醒來，發現自己的衣領大開，還多了……耳邊傳來牛大壯有些遺憾的低語——

「有點小。」他動動手指，捏了捏惋惜的說：「都不夠為夫一隻手。」

顧默默十分震驚，什麼睡意都被嚇跑了。

牛大壯繼續評價，「不過滑滑的軟軟的，嘿嘿，雖然有點小，為夫也不嫌棄。」說完又把身體向顧默默這裡挪了挪。

呵！顧默默心裡冷笑一聲，伸出大拇指和食指，指甲在他作怪的手背上一掐——「嗯。」牛大壯閉嘴悶哼一聲，全身僵硬，他急忙低低的痛呼，「娘子，痛、痛、痛……」

顧默默掐起他的手背，翻過身來皮笑肉不笑的低語，「嫌我的小摸你自己的，你沒有？」說完她往牛大壯的胸口洩憤似的狠狠擰了一下。

牛大壯被擰得渾身一個激靈，激動的抱住顧默默就要親，顧默默使勁別過頭，用手抵住他的毛臉。

「滾！一臉鬍子。」

牛大壯著急了，「娘子，鬍子很有意思的，妳試試。」

「試個鬼！我最討厭鬍子了。」

兩夫妻你進我推，你來我擋，正在糾纏，後邊忽然響起了童稚的聲音——

「娘，妳在做什麼？」

牛大壯迅速掩上顧默默的衣領，顧默默則有些僵硬，她尷尬的轉身，「娘……娘……」

「爹身上癢，你娘幫爹撓癢癢呢。」牛大壯替顧默默解圍道。

「呵呵。」顧默默乾乾的笑道：「是啊。」

蛋蛋疑惑的皺起小眉頭，他半爬起來，把顧默默拉到自己身邊，側向自己讓她的胳膊抱著自己，說道：「晚上要睡覺。」

屋裡又安靜下來，牛大壯仰面躺著，暗暗的搓搓手指，指尖似乎還殘存著滑膩綿軟的觸覺。他無聲的笑了：整個用手包起來感覺真好，嘿嘿。

第二天，天還未明牛大壯輕輕推醒顧默默，壓低聲音在她耳邊說道：「娘子，為夫要去操練，九天後才能回來，妳在客棧裡多住幾天，等家裡炕完全乾了再回去。」被搖醒的顧默默聽到牛大壯的聲音，原本要開口冷嘲，可是他話裡的關心和不捨，讓她心軟下來：算了，就是個沒心眼的憨貨，和他計較什麼？

「娘子，為夫不在妳自己要小心。」牛大壯把她抱進懷裡，聲音低沉失落的道：

「娘子，為夫捨不得妳。」

許是受到他的情緒影響，顧默默竟也有些難過，但她還是打起精神安慰他，「我會帶好蛋蛋的，你放心去吧。」

「是夫君。」牛大壯糾正。

顧默默忍，這笨蛋就是這點執著。「夫君放心去，妾身會帶好蛋蛋。」

「娘子。」嘿嘿，娘子沒有拒絕，牛大壯得寸進尺的抱著蹭蹭她，可憐兮兮的說：

「為夫下次回來，就想穿娘子親手縫的衣服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娘子能提前替為夫晾好綠豆湯嗎？娘子煮的綠豆湯最好喝。」再蹭蹭。

「……好。」

「下次回來就咱們倆睡好不好？」

好你個頭！顧默默從他懷裡退出來，冷笑道：「你到底還去不去？」

「是夫……」

顧默默冷眼瞪他，牛大壯有眼色的閉上嘴，訕訕起身。

「為夫走了，娘子一定要好好的，別省銀子，等為夫回來就把月俸帶回來了。」看著他憨厚的樣子，顧默默終究心軟了，她和顏悅色的說：「快走吧，我和蛋蛋等你回來。」

看到她心軟的樣子，牛大壯心裡「嘿嘿嘿」：我家娘子心地最好。

他逮著機會，冷不防抱住顧默默「啵」的親了一口，然後轉身就跑，「娘子等為夫回來啊……」

話音還在，人已經沒影了，反應過來，一手提著枕頭準備丟他的顧默默啞然：算你跑得快！

放下枕頭，顧默默的臉色忽然微紅，她用手背碰了碰微燙的臉頰，原來被大鬍子親是這樣的感覺……

時間還早，顧默默躺下，看著蛋蛋悄悄的笑了。

牛大壯說的操練是指在親衛營，凡是親衛軍都有九天在城外的親衛營操練，期間是不能隨意出營的，除非正四品及以上的才有資格，然後第十天休沐，下一個十天則是九天在宮城當值，下值可以出宮回營或者回家。

家裡有冷嫂子在，早早的預備了早飯，在京裡和鄉下不同，這裡吃三頓飯。顧默默領著穿戴整齊的蛋蛋，和低眉順眼的阿蠻——牛大壯堅持：娘子出門，就要有婢女跟著，別人家都這樣——一起回了就在客棧附近的新家。

吃過早飯天還涼爽，阿蠻跟周和帶著蛋蛋玩秋千，冷嫂子幫著顧默默縫新衣。冷嫂子針線活雖做得很好，卻是裁剪不出新樣式，而顧默默原主女工很好，她只要裁出來，讓冷嫂子動手縫就好了。

蛋蛋雖然喜歡玩不倒翁，但是對自己在秋千上晃來晃去的沒興趣。他讓人停後，又去樹下看螞蟻。

這樣安靜的孩子，實在不用費心，阿蠻便拿了鞋底，一邊看孩子一邊納鞋底——因為家裡有井，顧默默要阿蠻在家裡時得隨時注意蛋蛋。

顧默默來回看了一圈，回到屋裡想了想，拿出給牛大壯買的布料。那憨人臨別時眼巴巴的樣子，讓她會心一笑。

五月初五這天，顧默默正在家裡縫衣裳，京城有名的「得月齋」有夥計送來兩盒綠豆糕。

「這是牛將軍前幾日定好的，說是今日送到。」夥計拱手彎腰對顧默默笑著說。顧默默讓阿蠻拿銀錢付帳，那夥計笑著說：「牛將軍付過的。」

得月齋的點心有名，也貴，顧默默看著桌上的點心，心裡有些感動，那樣憨的人卻處處把自己放在心上。

又過了兩日，家裡的炕乾透了，顧默默領著蛋蛋和阿蠻搬回家住。

這一天，顧默默閒來無事領著蛋蛋，後邊跟著挎著籃子的阿蠻到街上買菜。他們住在頂銀胡同，出來不遠便有街市。

京城的人果然和別處不同，自信而熱情，顧默默拉著蛋蛋仔細的挑選扁豆，那小販看了看顧默默笑著搭話，「小娘子看著很是眼生，不是這裡人吧？」

「妾身寶雞府人，才隨夫君到京城。」顧默默笑著說。

「哎呀，小娘子是寶雞府人？前些日子我才聽說了一個寶雞府的厲害婦人。」

顧默默笑笑並不應話，她對是非短長沒興趣，可是架不住那小販熱情。

「說起來就在這城牆裡邊，有一戶張姓的女子，」那小販往城牆裡指了指，「是一位牛將軍的侍妾，只因為寶雞府家裡的大婦善妒，都不敢去看一眼。」

也是巧，顧默默的新家和張婉兒的宅子就只隔了一道城牆，而這小販恰好是和紅拂閒聊過的那位。

「大膽！」阿蠻上前一步呵斥，「隨便議論官眷，你是想吃板子？」

那小販目瞪口呆。

顧默默笑著說：「恐怕妾身就是小哥口裡的妒婦。」

那多嘴的小販恨不得搗自己兩巴掌，連忙跪下求饒。

旁邊的人湊趣道：「京裡誰不知道牛將軍愛妻，哪是夫人善妒。」

顧默默讓那小販起來，直說不知者不罪，秤了扁豆再去買別的菜。

善妒又怎樣？自己籬笆裡的男人，自然不許別人窺探，當然若男人自己要花心，顧默默也不會留著他。

轉眼便是第九日，顧默默摸摸給牛大壯新縫的衣衫笑笑，也不知道那笨蛋回來看到會是怎樣的歡喜。

親衛營裡，牛大壯早早吩咐程光，「你現在就回家去說，本將軍申時末即可到家，

請夫人等本將軍一起用膳。」

「是。」程光抱拳而去。

牛大壯摩拳擦掌，今晚……嘿嘿，娘子，為夫要回來了。

「牛將軍開始午練。」

「來了。」滿身燥熱、渾身都是力氣的牛大壯走到校場。

家裡，顧默默笑吟吟的請程光坐下，喝杯涼茶祛熱。她已經想好了，決定要和牛大壯共度一生，所以洗去一直用來遮擋兼能養顏的黃粉，現在明豔照人。

程光一邊喝茶，一邊心道：夫人本就姿容姣好，如今肌膚勝雪，只怕比仙女也不差多少，牛將軍真是好豔福。

當然這是顧默默算到牛大壯該回來特意打扮的，原本十分容顏遮得只剩四五分，如今裝扮過，十分又加了兩分，纖腰細細身段風流，肌膚如玉烏髮如雲，瓊鼻朱唇眉似新月，最美的一雙眼睛如寒星似秋水，似白水銀裡養了兩丸黑水銀，眼波流轉，動人心魄。

原主其實也沒有這樣的風采，是顧默默稍加妝點，又不再掩飾自己的風華——既然決定了，自然要用最好的一面對他。

「一天熱似一天，你們也是辛苦。」顧默默笑著寒暄。

「還好，不過當兵都這樣，想當初我們將軍在征北軍做斥候……」

顧默默笑吟吟的臉僵了一下，然後笑著打斷程光，「你說，你們將軍以前是……斥候？」

「是啊，我們將軍是征北軍中最好的斥候，扮成韃子，在他們軍營進進出出都沒人能發現。」程光自豪的說。

顧默默臉上笑著，實際卻在咬牙：呵！憨厚？斥候是什麼？那是探子，真憨厚能做暗探？奶奶個腿！顧默默忽然很後悔，因為之前並不想和他過日子而沒打聽清楚。

「還是最好的斥候？」顧默默笑著問。如果是牛大壯在這裡，就能看出他娘子已經咬牙切齒了，可惜他不在，可惜程光看不出來。

白目的程光出賣自家將軍倒是出賣得很歡，「是的，我家將軍一口流利的韃靼話，扮什麼人像什麼人，而且他還有一手好箭法，不但百發百中，還能拉開四百斤的強弓，八石腰弩……」

顧默默想起牛大壯第一次抱自己，差點沒把自己勒斷氣，一個好箭法的人還能控制不好自己的力氣？敢戲弄我！牛大壯你好樣的。

「最主要是我們將軍忠勇無比，當初陪著皇長孫殿下做誘餌，危急關頭以身擋箭，讓陛下都大為稱讚，收作親衛。」

「皇長孫？」

「是啊，我們將軍在征北軍時就一直跟著皇長孫……」

皇長孫、太子殿下……顧默默忽然想起在寶雞府時看到的皇榜，孝義王娶了俞將軍的幼女，貴妃娘娘、張婉兒……熟知歷史爭鬥的顧默默一瞬間想起很多事。

為了避免自己失態，顧默默對程光說：「家裡還有事，就不耽誤你的差使了。」

顧默默坐在桌邊，一點點理順思路——牛大壯既然一直跟著皇長孫，能為皇長孫擋下箭雨，自然是死忠一派，而貴妃一個多年的寵妃，給自己兒子找了手握兵權的重臣做岳家，還給明顯是太子一系的皇帝親衛牛大壯賜妾，很顯然打的主意是能拉攏就拉攏，不能就離間。

再想想牛大壯，一開始便拿自己做擋箭牌，擋住貴妃的賞賜，最後應該是擋不住，不得不接下來，才又滿京城宣揚他的「愛妻癡心」。說來說去就是讓自己做擋箭牌！想想自己的感動，想想自己的心軟，想想自己的決定……顧默默咬牙切齒：牛大壯，你死定了！

顧默默靜靜的換下身上特意穿上的綾衣羅裙，改成窄袖的衣褲，如雲的烏髮束緊，用布巾包起來。接著讓冷嫂子帶著蛋蛋、周和、阿蠻去茶肆吃點心聽說書，自己則坐在屋裡靜候：真當我顧一默是好欺負的？

而牛大壯午練後出了一身汗，沒來得及洗漱便匆匆換了衣裳，興沖沖的策馬出營，一路疾馳。

綠豆湯，新衣裳，還有娘子，我回來了！牛大壯一甩馬鞭，馬兒跑得更歡了。

牛大壯一路疾馳，回到頂銀胡同時，比預定的時間還早了將近一刻。

「冷嫂子，請開門。」牛大壯興沖沖的喊道，一邊手拍門環，閉得緊緊的門應聲而開。

嗯？沒門門？不過也不打緊，京城的治安一向都好。

牛大壯牽著馬走進院子，忽然他機警的停下腳步，就算沒門門聽到聲音，冷嫂子也該出來迎接。想完牛大壯搖頭對自己笑笑，真是警覺都成習慣了，這裡是京城又不是邊境，也許冷嫂子進了內院，這個時候，說不定是娘子要她擺飯等自己——牛大壯心裡想得美滋滋的。

他笑著牽馬走進內院，「娘子，為夫回來了。」

院子裡靜悄悄的，不一會兒屋裡傳來顧默默的聲音，「回來好，進屋吧。」

牛大壯憨笑，「等為夫把馬拴好就來了。」

他滿臉喜色的疾走幾步，忽然發現不對勁，院子裡沒有一個人，也沒有下人出來迎接自己，而且娘子剛才的聲音雖然平和，卻沒有往日的和悅溫柔……有問題。他一邊不著痕跡的打量院子四周，一邊憨笑著和顧默默搭話，「娘子，為夫被風吹得滿臉灰，娘子能替為夫打盆水洗洗嗎？」

「進來洗。」顧默默壓抑著自己的怒火。

牛大壯心裡一沉，家裡出事了，娘子的嗓音裡明顯壓抑著憤怒。

他還是憨笑著回答，「好，等為夫拴好馬就來。」

他面上一直帶著不變的憨笑，把馬拴在出屋後最順路的秋千架上，看似拴得很牢其實是活扣，一扯就開。他已經想好了，家裡人一定是被人劫持，無論如何哪怕是拚上這條性命，也要救出娘子和蛋蛋。

他邁著隨意自在的步子，走向正屋，手裡卻悄悄的握住了隨身匕首。他看似態度

鬆散，卻渾身警戒的笑著，一步一步走到屋門前。果然！牛大壯睜眼，屋裡快速飛出一個東西，他一側身，匕首一揮，「匡噠」一聲，一個茶碗砸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

茶碗？不對，這不是正常的武器，牛大壯一眼就看到好端端站在桌旁的顧默默，屋裡也沒有埋伏，這是怎麼了？

牛大壯轉瞬就換上憨厚的表情，「娘子，為夫還不渴。」

「呵。」顧默默冷笑，老娘管你渴不渴！不對，誰給人遞水是用砸的？也不對，正常老實人不是該問「為什麼、怎麼了」？顧默默氣得胸脯一起一伏，還給我裝！娘子生氣了，生大氣了，而且還是生我的氣，看樣子故意把人都支走等著算帳呢……嘿，生氣的娘子好火辣……我喜歡。

牛大壯對顧默默是有過捉弄，但是他問心無愧，他是打心眼裡喜愛顧默默，因此問心無愧的牛大壯決定再逗逗顧默默。

他遺憾的看著地上碎掉的杯子，「娘子，你這樣給為夫端茶倒水是不對的，看，為夫沒接到，杯子碎掉了。」說完他不露痕跡的藏起匕首，從懷裡掏出錢袋，憨笑著說：「不過為夫是不會怪娘子的，這是為夫這個月的俸祿，娘子買新杯子吧。」顧默默氣得咬牙切齒，鬼才那樣給人端茶倒水，王八蛋！故意的是吧？還「不會怪罪」？還「買新杯子」？

她火冒三丈，抄起桌上的杯子一個個砸過去。

牛大壯在門口一邊上竄下跳，一邊叫道：「娘子，為夫錯了，再也不敢了。」

聲音那麼大，左鄰右舍都聽到了，顧默默怒斥，「閉嘴！」

牛大壯委屈的閉上嘴。

見顧默默坐到椅子上生氣，牛大壯期期艾艾的走過來，給她按肩膀，「為夫做錯了什麼？娘子別氣，說出來為夫一定改。」

顧默默散完火，也知道有些話還是要說清楚，她直接道：「你是斥候。」

牛大壯頓時明瞭，原來是為這個，看來娘子是知道自己捉弄她了。

感覺到肩膀上沒有一絲變化的手法和力道，想想他進屋時的反應，顧默默也是佩服的冷笑，「不愧是征北軍最好的斥候，被人當面拆穿身分，也能做到若無其事。」牛大壯停下手，轉到顧默默身側，蹲下去拉著她的手半仰頭笑道：「不管為夫是什麼樣的人，這一生註定是娘子一個人的男人，好也罷壞也罷，麻煩娘子都收著。」牛大壯眼裡的深情不容忽視，顧默默笑了，其實早就知道這憨貨的心意，否則自己怎麼還會等著和他算帳？

看到顧默默笑，牛大壯不由自主的憨笑起來，「娘子。」他知道她向來心軟，故意博取她同情。

哼！以為沒事了？顧默默問：「我從不記得你對我有多深的情誼，可是為了擋住貴妃的拉攏，你拿我做擋箭牌？畢竟你是太子一派，想取得皇上的信任，又怕得罪貴妃被她穿小鞋，所以用我當幌子。」

牛大壯眼神清亮的看著顧默默，「為夫不是任何一派，只想當好自己的差……」這個時候顧默默的來歷還沒有大白，一些事牛大壯實在還沒法跟她坦白。「本來

就不方便接受貴妃的賞賜，再說娘子不喜歡侍妾，為夫自然要為娘子守身如玉。」他雖然還蹲在顧默默腳邊，但是渾身的氣勢變得冰冰冷冷，「否則漫說消受一個，就是十個八個女人，也休想動搖本將軍一分一毫。」

「哼！」這樣的自信讓顧默默不爽，「要是懷孕有了孩子，也休想動搖你分毫？」牛大壯的氣勢又變了，變得沒有一絲人氣。「不會有孩子，就是有了也會沒的。」他的目光對上顧默默，瞬間讓顧默默覺得渾身一寒。

「娘子，妳知道怎樣的滅絕人性，才能成為一個出色的斥候？」牛大壯把臉挪開，語氣沒有一絲起伏，「我看著自己幾年的同袍，被識破被圍攻，最後為了不被抓到連累我，自裁在我面前。」

想起朱喜子，想起那些戰友活生生死在自己面前，牛大壯不知道自己心痛不痛。「甚至有鮮血濺到我的臉上，手裡的肉上，我還能面不改色的和著他的血吃下去……」

牛大壯面無表情，顧默默的心卻要疼碎了，她的腦海裡閃出四個字——戰爭創傷。她伸手捂住牛大壯的嘴，不讓他再說下去，把他的頭放在自己腿上，輕輕撫摸安慰，「好了，沒事了，都過去了。」

牛大壯悄悄的伸出手，像潛伏的獵豹慢慢靠近獵物，然後一把抱住顧默默的腰，顧默默覺得自己的腰要被勒斷了，可是她強迫自己柔順的由他抱著。

牛大壯收緊胳膊，用頭使勁的蹭了蹭這被自己掌握的溫暖和柔軟，好安全。第一次他把自己沒人知道的一面，袒露在顧默默面前。

顧默默察覺到他開始輕微的顫抖，然後這個大熊一樣的漢子低低的痛哭起來。喜子，對不起，我是真的沒辦法……那些被深深壓抑的痛苦，都浮現了出來，牛大壯覺得自己似乎是回到了母親的懷裡，那樣柔軟，那樣芬芳，他任由痛苦肆意流淌。

顧默默輕輕的撫慰，「好了，沒事了，都過去了。」

這懷抱這樣柔軟，完全屬於自己，這聲音像月下的薄霧，美麗得讓人沉醉，牛大壯覺得自己一定要做點什麼，來證明這一切都屬於自己。

他一把抱起顧默默，野獸般通紅的眼睛直視她，彷彿在崩潰爆發的邊緣。

按理這樣一個高大魁梧、滿臉鬍子的人這副樣子應該是可怕的，偏偏顧默默從那通紅的眼睛裡看到那隱藏在深處的卑微祈求，明瞭他對自己的心意，心痛他在崩潰的邊緣還記掛著自己的意願，痛惜他為了保家衛國做出的犧牲，顧默默慢慢伸出雙臂，環住他的脖子，把自己交給他。

牛大壯俯下頭，一邊毫無章法的親吻她，一邊走到炕邊。

顧默默被放到炕上，然後世界被牛大壯淹沒。

第十七章 顧默默的身世

冷嫂子一早起來，看到顧默默打扮得恍若仙子，心裡也跟著高興。年輕夫妻就是要恩恩愛愛才好，人一輩子能年輕多久呢？

後來顧默默打發他們出來，冷嫂子還在心裡暗笑，年輕真好。領著阿蠻和兩個孩子，吃吃喝喝看說書，硬是玩到戌時正才回家。

「欸，這門怎麼沒門？」冷嫂子一邊進院子一邊覺得奇怪，到了二進院子，雖然月色不太明可依然能看到秋千架上拴的馬。

「娘。」

屋門半開，屋裡卻黑漆漆的沒有燭光，蛋蛋不由得呼喚。

顧默默這會還被牛大壯纏得不知身在何處，倒是隨著慾望發洩了心內多年沉痛的牛大壯聽到了，不過……他動了動身體。

顧默默早就軟成泥，隨著他的動作顰起眉，「你夠了，要不然別想有下次。」

其實她很想有志氣的威脅說「否則等一下老娘捶死你」，不過她怕說了之後，被「捶」得更厲害的人會是她。

「是夫君。」牛大壯慢條斯理的糾正，其實他一點也不想讓娘子學乖，真的。

可惜顧默默很快就學乖了，「夫君……」

牛大壯遺憾的低語，「好吧，看在娘子這麼乖的分上，為夫快點結束。」他動作快起來。

聽到屋裡的聲音，冷嫂子躁得不行，抱起蛋蛋邊哄邊出了院門，「蛋蛋乖，夫人現在要和將軍商量事情，等會兒再來。」

「那為什麼不點燈？」蛋蛋問道。

冷嫂子裝沒聽到。

顧默默被徹底放開的時候，癱在炕上，不知怎麼想到了「豬八戒吃人參果」這句話，豬八戒覺得可惜，沒品出什麼滋味，可是她覺得自己就像那個人參果，被囫圇吞下去。

她的第一次啊！她還特意打扮得美美的，就算他長相不太符合自己的理想，就算不能花前月下，她也希望是浪漫的、纏綿的……

「現在什麼時候了？」看牛大壯下炕點燈，顧默默起來，一件件穿起衣服問道。渾身光溜溜的某人，無恥的走到炕邊想再來一個親親，被避過去了，他語調可惜的回答，「戌時二刻。」

顧默默連忙看向窗外，即便是夏天日頭長，此刻天也已經全暗了，「哎呀，冷嫂子還沒回來，蛋蛋該準備洗洗睡覺了。」

牛大壯一邊套褲子，一邊無所謂的說：「回來了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哦，他們回來時咱們……」他曖昧的笑笑，「冷嫂子真有眼力，抱著蛋蛋避開了。」

「你知道他們回來？」顧默默十分震驚。

「嗯。」牛大壯靠近她悄聲說：「就是娘子叫夫君的時候。嘿嘿，為夫的斥候不是白當的。」耳力好得很。

既然如此還纏了自己那麼久！這下怎麼見人？王八蛋！

顧默默皮笑肉不笑的說：「夫君，趕緊穿衣裳。」然後隨意的把頭髮盤起來紮出屋。

「娘子，妳幹什麼？」稍後，看著顧默默拎著棍子進來就打，牛大壯大驚失色。

顧默默提著棍子追牛大壯：去他娘的創傷，去他娘的心軟！明明自己的帳還沒算完，還有期待了那麼多年的第一次，人家纏綿悱惻鴛鴦交頸，自己就是囫圇被吞任人擺弄……還被別人知道了，這下子怎麼做人！

牛大壯逮住顧默默的手腕，「娘子是不是惱羞成怒了，其實沒什麼，冷嫂子什麼沒經歷過，要不她兒子怎麼來的？誰家兩口子不做這事？」

這一次他真的不是耍賤撩撥，可惜他一提顧默默更怒了：老娘就是惱羞成怒，怎樣？！

「放手。」顧默默咬牙。

牛大壯訕訕的放手，然後立刻從屋子竄出來，「娘子，為夫錯了。」從屋子出來是因為屋裡家什多，怕磕到絆到顧默默。

「滾，給我滾！」

聽到內院的聲音，冷嫂子連忙進來看，蛋蛋跟在後邊，看到他娘把他爹攆得滿院子跑，他靜靜的轉身拉著周和回前院的屋子。

「娘子，別生氣，為夫知道錯了。」

顧默默一棍子掄過去，「你滾不滾？」

為了讓娘子消氣，牛大壯假裝沒有躲開，被一下砸到了腿上，「哎呀，好痛啊。」這會兒顧默默看到旁邊的冷嫂子，更是羞惱難當，她跑過去撿起棍子繼續追牛大壯，「給我滾，滾得遠遠的，這輩子不許回來！」

牛大壯站在大門外幾丈處悲悲切切道：「娘子，為夫真的知道錯了，再也不敢了。」

「滾！」顧默默一棍子掄過去，砸得牛大壯跳腳。「這輩子別讓老娘再看到你。」

「砰」一聲，大門關上落門。

蛋蛋走出屋子，「娘。」

顧默默撒了一會兒火，氣消了些，而且想想其實牛大壯也沒說錯——誰家兩口子不做這事。她一邊給自己心理建設，一邊強自鎮定的對冷嫂子笑笑，牽起蛋蛋的手，和顏悅色的對他說：「蛋蛋乖，跟娘去睡覺。」

門外的牛大壯聽到顧默默的聲音笑了，看來娘子氣消得差不多了。不過他沒有去撩撥，娘子已經很累。

他含笑背靠門板坐下仰望星空，一輪彎彎的新月掛在深色的天空上，漫天的繁星就像娘子的溫柔，密密的包裹著他。

夜深人靜時，牛大壯悄悄摸進屋裡，藉著夜光纏綿的目光落在顧默默安靜美好的睡顏上。

「娘子，妳這麼美，這麼可愛，這麼善良，這麼溫柔，這麼體貼……知道嗎？為夫愛妳……愛到心痛……」牛大壯眼裡滿滿的情意，含笑的看著顧默默：妳的好，我都知道。

第二天顧默默在一陣微微的涼風中醒來。

「娘子妳醒了，為夫看有些熱，給妳和蛋蛋搗點風。」

顧默默一睜開眼就對上牛大壯那張憨厚的笑臉。

一大早能熱到哪裡去？戲精！顧默默面無表情的推開他起身。

牛大壯殷勤的替她從櫃子裡拿來輕薄漂亮的綾衣羅裙，「娘子穿這個，涼快又好看。」

顧默默不理他，自顧自的穿別的衣裙。

牛大壯捧著衣裳圍著她打轉，「娘子穿這個，吃完早飯為夫帶娘子和蛋蛋去京城裡玩。」

說到去玩，顧默默忽然想起，第一天來京城牛大壯扭捏的讓扮醜的自己下車，還說什麼「為夫想讓大家都知道我有個好看娘子」，混蛋！顧默默伸出兩根手指，捏住牛大壯的胳膊使勁一擰。

「哎喲，娘子，疼疼疼。」牛大壯小聲呼痛，顧默默再手上用力，牛大壯齜牙咧嘴的低呼，「疼疼疼，為夫錯了，再也不敢了。」

顧默默放開手，拿過牛大壯一直捧的衣裙換上。不管怎樣這混蛋一直把蛋蛋和自己放在心上，即便是疼也記得兒子還在睡覺，沒有大呼小叫。

牛大壯賠笑著摸到顧默默身邊，討好的問：「娘子，妳給為夫做的新衣袍呢？為夫出門想穿。」

呵，你一個探子在屋裡找不到自己的衣裳？顧默默沒忍住給了他一個白眼，轉過身穿衣服，不理他。

沒人搭戲，牛大壯一個人接著演，「啊！原來在櫃子裡。」

他興沖沖的捧著衣裳，跑過來道：「娘子真好，新衣裳真好看，為夫現在捨不得穿，待會兒吃完飯出門再穿。」

顧默默想起第一次見面，這混蛋說「娘子，妳真好看」然後一個熊抱，差點讓自己斷氣！她轉過來皮笑肉不笑的擰住牛大壯的耳朵一使力。

「哎喲，娘子疼疼疼。」論牛大壯的本事，顧默默自然不可能擰住他，不過誰讓牛大壯愛老婆，只要娘子高興，打打罵罵才是情。「娘子，為夫錯了，再也不敢了。」

她在牛大壯耳邊咬牙低語，「還記得剛見面時你差點勒死我？」她想著來京第一天，越想越糟心，忍不住手上使力。

牛大壯一手托著新衣裳不讓它落地，一手虛搭在被擰的耳旁，「疼、疼，娘子，為夫錯了，可是娘子不公平。」

「我怎麼不公平？」

「娘子都可以扮醜來試探為夫，為夫為什麼不能戲弄娘子，不公平……」他說得委委屈屈。

我那不是為了試探，是……想起那天牛大壯的裝扮，顧默默忽然覺得有點心虛，她放下手轉身準備去梳洗。

耳朵自由的牛大壯，把手上的衣裳扔到炕上，一把抱住顧默默，「娘子，為夫就知道娘子最好了。」說完一臉鬍子親到顧默默臉上。

簡直不能忍，顧默默一巴掌拍到牛大壯的毛臉上。

「娘，妳在幹麼？」蛋蛋醒了。

牛大壯肚裡暗笑，他替又一次僵硬尷尬的顧默默解圍，「爹的鬍子不順，你娘幫爹順順。」

顧默默暗瞪他一眼，小聲說：「滾！早飯前不要出現在我面前。」然後轉過頭和悅的說：「蛋蛋快穿衣裳，吃完飯爹娘帶你去玩。」

蛋蛋坐在牛大壯的肩膀上，夫妻倆去街上看雜耍。

這兩人男的穿著上好的細葛布袍，身形魁梧，女的穿著綾羅衣裙，一陣風吹得衣裙飄飄，站在一起從背後看竟然分外的相稱。

但是不相稱的是，女子的手正悄悄的擰男子。

牛大壯忍著疼，面不改色的說：「為夫沒說錯，那一日娘子的紅臉蛋，真的很像那隻小猴子的……」

顧默默面帶微笑的看著表演節目的小猴子，只是手上更加用力，終於成功讓某個不知死活的男人閉上嘴。

看完雜耍日頭也越來越高，一家人又去戲園看戲。這種東西顧默默一向沒興趣，也看不懂，不過一家人一起吃茶點、湊熱鬧倒是很不錯。

出門在外，牛大壯不想累著顧默默，蛋蛋都是他帶，這會兒正指著台上的伶人，和蛋蛋說著什麼，顧默默端著冰碗一小勺一小勺的細品，心裡平和安穩。

「牛將軍有禮，相逢是緣，我家主人有請。」一個年輕人走到牛大壯身邊揖手低語。

牛大壯看了來人一眼，笑笑的把蛋蛋交給顧默默。

「娘子，你們就在這裡等為夫，千萬別走開，為夫很快回來。」說完又招來戲園的夥計，亮出腰牌叮囑道：「本將軍乃是御前帶刀侍衛總旗牛大壯，若是哪個不長眼的毛賊敢衝撞我娘子，只管給本將軍打出去。」

「是、是。」夥計點頭哈腰，「牛將軍儘管放心，小的一定用心。」

揮退夥計，牛大壯不捨的又一次叮囑顧默默，「娘子，就在這裡等為夫，為夫很快回來。」實在是顧默默太過漂亮，他真的很擔心她會被欺負。

顧默默淡笑道：「妾身一個人這些年都安穩過來了，夫君快去吧。」

牛大壯隨著來人三繞四繞，進了一家茶苑的雅室，雅室裡有兩個人正在等著，一個是岳紹輝，一個是劉青城。

牛大壯見狀便知道顧默默的身世有了著落，他面不改色的揖手，「末將見過將軍。」岳紹輝揮揮手，領牛大壯來的年輕人退下，屋裡只剩三個人。

牛大壯發現岳紹輝和劉青城的臉色，似乎對自己有些同情。

娘子的身世有問題？牛大壯在心裡輕笑，不管顧默默身世有什麼問題，他都會和娘子相伴一生，因為他更相信顧默默的人品。

他坦然的笑笑，「這一趟辛苦劉校尉，說吧，我聽著。」

岳紹輝和劉青城對視一眼，更加同情牛大壯。

劉青城對牛大壯一拱手說道：「牛家娘子江南人士，出身不可考。」

岳紹輝伸手示意，和牛大壯兩人坐在桌邊靜聽。

「三歲被時任揚州知府的顧博仁……」

承平十五年揚州知府顧博仁抓住幾個拐子，救出來一批小姑娘，即將被賣去做瘦馬調教的顧默默也在其中，拐子是伏法了，可是顧默默的家人卻找不到。

按理找不到家人的孩子該送去善院，但顧博仁八歲的兒子顧青雲，無意間看到了顧默默，被她一雙烏黑清澈的眼睛吸引，便留下做了名義上的侍女。

可以說顧默默是顧青雲一手養大的，後來兩人互生情愫，顧夫人也很喜歡溫順漂亮的顧默默，意思要顧默默先做顧青雲的通房丫頭，將來有了孩子抬作姨娘，但顧青雲不願輕賤自己的心上人，堅持成婚後放顧默默良籍，正兒八經的納做良妾，甚至顧青雲不肯和新婚妻子同房，一定要把第一次留給顧默默。

當時顧博仁到陝西做布政使不足一年，而顧青雲的新婚妻子是做了五年陝西都指揮使周長武的嫡幼女。

官家女子自然不會把通房侍妾放在眼裡，可是顧青雲行為有些太出格，而且他們之間的情意和顧默默的美麗都讓周小姐深深不安。

因此周小姐請了母親來顧府討理，最終顧夫人一則因為顧青雲為了顧默默忤逆自己生氣，二則顧青雲為了顧默默確實對不起周家，因此同意打發了顧默默。

她們先將顧青雲遠遠支去江南遊學，只說考中進士，再納顧默默豈不更美？讓顧夫人心寒更加拿定主意的原因是，顧青雲竟然毫不反對，也不顧及新婚妻子的欣然答應。

顧青雲走了，顧母叫來顧默默好好說了一番，顧默默的存在已經左右了顧青雲，會影響顧青雲的仕途，如此就讓顧默默心甘情願的跟著管家走了。

顧母到底念著十幾年看著她長大的情分，也念著顧默默的溫順聽話，囑咐管家送得遠遠的就好，讓她自行做主去哪裡，但不能留下痕跡……

牛大壯臉上帶著閒適的走在街上，心裡卻想著劉青城的話——

「承平三十年，顧青雲高中金榜，回鄉後聽說顧默默沒了，三日水米不進，竟然依照正妻亡的禮制服了一年齊衰。承平三十一年，他不聽顧博仁告誡留在京城裡做修撰，而是去了揚州做一個從六品的知縣，只為緬懷和顧默默的過往。」

一般知縣是七品官，他破格得了個從六品，可見朝廷對這人才的看重。

修撰牛大壯是知道的，翰林院修撰是多少文人嚮往的位置，所謂「非翰林不得入閣」，可是又怎樣？牛大壯暗道：如果是自己，妻子沒了並不會放棄前程抱負，但一定終生守身如玉，這樣將來地下相逢才有臉去見她。

如今顧青雲嫡子庶女一個不缺，雖說是為了家族傳承，可牛大壯還是瞧不起他這樣的。

牛大壯又想起岳紹輝的話——

「顧青雲十七八隨父進京，我見過一次，長相清雅，身形頎長，性格溫文爾雅，語調清越……」

想到岳紹輝看著自己滿臉的同情，原來娘子喜歡的人是他，想嫁的人也是他。

岳紹輝還拍著他的肩膀說：「顧青雲真的是公子如玉，滿腹才華。」

可是那又怎樣，連自己喜歡的女人都保不住。

「將軍夫人的閨名還是顧青雲所取，因為她小時候就不多言多語，見人只是淺淺的抿唇笑笑，顧青雲很喜歡說『千言不如一默』，取名默默。」

想起劉青城最後的話，牛大壯心裡道：我的娘子是非分明，聰明可愛，才不是顧青雲那個溫馴的只會微笑的默默。

「你怎麼去了這麼久？戲都散場了。」沒有閒人的戲園裡，顧默默起身牽著蛋蛋皺眉問道。

牛大壯露出笑容：看，這是我的娘子，受委屈就會責問，而不是溫順不語。他接過顧默默手裡的蛋蛋說：「回來時街上有個耍把式的，為夫看耍得不錯就給忘了時候。」

顧默默忍了忍沒忍住，狠狠擰了一下牛大壯的胳膊，「一個耍把式的就讓你忘了我們娘倆？」

牛大壯心裡笑起來：我的娘子才不是顧青雲那個溫馴的默默。

「哎呀，疼疼疼，為夫錯了，再也不敢了。」他抱好蛋蛋躲避，同時老實的求饒。看他還知道顧著孩子，顧默默便放過他，一起出了戲園。

「娘子，為夫想去給妳請封誥命。」牛大壯忽然說道。

顧默默聞言愣了一下，她恐怕還不能請封——她想起一件事，牛大壯還不知道。

第二天巳時初，牛大壯騎著馬精神抖擻的去皇宮當差，他值的是午時初到申時末的差。路上遇到五城兵馬司正七品盧副指揮領著人騎馬在街上巡視。

五城兵馬司叫兵馬司其實並不管兵馬，分管的是中、東、南、西、北，內外城的治安、火禁、疏通溝渠街道等雜事。

盧副指揮勒馬站穩後抱拳笑道：「牛大人今天莫非有什麼喜事？看起來春風滿面。」

牛大壯也勒住馬拱手回禮，笑得豪爽，「盧大人好眼力，本將軍娘子從老家來了，以後衣食有著落，讓人稱心暢意。」

牛大壯愛妻拒妾的事，京城街巷早有傳言，別人或許沒聽過，可這五城兵馬司的人整日裡走街串巷，早有耳聞。

因為各有差事，兩個人並未多聊便相互告辭。

盧副指揮目送喜氣洋洋的牛大壯前去宮城，不禁搖搖頭。他聽同僚說，前天晚上牛將軍被他娘子用棍子趕出家門，就這樣一個潑辣娘子，還能讓牛將軍這樣歡喜，真是讓人想不明白。

不過也有看見的同僚說，那位牛家娘子美若天仙，許是越辣越有味？盧副指揮想了想，便覺得心裡有些癢癢的，決定晚上去找偎紅樓的相好。

牛大壯不知道盧副指揮在想什麼，不過自己心裡確實暢快不已，昨天回到家裡顧默默講了分宗的事，擔心請封誥命會繞不過楊秋娘，甚至會被人以不孝攻訐牛大

壯。

想到娘子處處為自己著想，牛大壯就開心不已。知道顧默默的身世沒有問題，牛大壯便不再隱瞞。

「娘子不是說，不記得為夫對娘子有多少情意？」牛大壯半跪在顧默默腳邊，深情的看著她，執起她的手說道：「新婚不足二十天，為夫確實對娘子沒有生出多少情意。」

他毫不隱瞞，講了自己八歲那年的往事，也說了因為不知道家鄉情形，不好做決定，派人去打探的事。

「只娘子替為夫逼得他們兩口子跪地道歉，為夫就感激娘子一輩子。」

顧默默握了握牛大壯的手以示安慰，她不知道牛大壯還有這樣的經歷。

牛大壯誠摯的看著她，「知道娘子的擇婿標準，為夫便決定此生只娘子一人，後來娘子來到京城，看妳對待窮人的和悅，看妳心疼為夫的憨笨……」他忽然痛呼一聲，是顧默默想起他裝老實騙同情，忍不住擰了他一下。

牛大壯被擰得齜牙咧嘴的呼痛，卻依然老老實實半跪在顧默默腳邊，任自家娘子洩憤。

「娘子的善良、體貼、是非分明，讓為夫愛慕不已。」說完牛大壯忽然面向南方，雙膝跪地，「我牛大壯立誓，此生唯妻顧默默一人，生同衾死同穴，生死不負。」顧默默歎氣，這混蛋雖有諸多不如意的地方，但是對妻兒確實很好，除了愛捉弄人。想到愛捉弄人，她忍不住擰著他胳膊的肉轉圈。

可是這一次牛大壯卻沒有耍寶，他面色抑鬱的說：「為夫只是沒想到那兩人竟然那樣下作的苛刻娘子。都是為夫不好，早知這樣當初走的時候就該替娘子分了家，不受那兩人折磨。」

想起原主過的那些日子，顧默默鬆開手淡淡的說：「與你無關，是她性子太過溫順，明明你走的時候說得很清楚，若是無孕可請大舅做主另嫁良人，若是有孕便求大舅主持公道，滿村都是舅家人，卻被楊秋娘隨意揉搓。」

「她？」牛大壯詫異。

顧默默神情淡淡的說：「是她，在蛋蛋生死之際，在她跪在佛前祈求的時候，她就死了，以後我都不會再是那溫馴的性子。」

「娘子……」牛大壯心疼不已的看著她，「是為夫對不住妳。」

顧默默有著原主的記憶，難免對原主的遭遇感同身受。她有些悵然的起身，走到窗邊說：「對不住她的不是你。」

第十八章 五品宜人

不管怎樣這一日夫妻倆算是交心了，雖然晚上牛大壯試圖爬上顧默默的炕，被揍得跳腳；雖然最終被趕去西廂的書房，牛大壯依然暢心悅意——

這樣潑辣的娘子是我的娘子，不是顧青雲那個溫馴的心上人。

牛大壯身穿鎧甲，手扶佩刀，站在長寧宮殿外。還沒到伏天，午後的日頭就熱得厲害，曬得鐵衣滾燙，牛大壯和眾侍衛身上的汗一層層濕透裡衣。

偏殿的殿門無聲打開，一個年輕的宮女捧著銅盤出來，笑吟吟的對著牛大壯屈膝

道：「娘娘念諸位當差不易，特命玉娥冰了些帕子，給諸位將士擦擦汗解解暑氣。」牛大壯憨厚的笑著道謝，隨即拿起一條抹汗。冰過的帕子挨到火熱的臉上，果然讓人渾身通泰不少。

牛大壯擦完汗，誠懇的道謝道：「請這位姊姊替末將和眾位兄弟謝過貴妃娘娘，實在是正想瞌睡就遇枕頭，再好沒有的。」

即便牛大壯話語粗俗，玉娥笑吟吟的面容也未曾有絲毫變色，屈膝後領著其他宮女去送冰帕子了。

牛大壯繼續站得挺直，心裡卻感歎：這肯定是徵得陛下同意的，這位貴妃娘娘實在會做人，處處都落得個好。

承平帝看起來似乎沒什麼病痛，其實身體需要十分仔細，不能冷不能熱還要心情平和，否則頭疼發作起來便十分難耐，所幸宮中有太醫常年精心調理，再加上陳貴妃用心照料，多年來極少發作。

牛大壯趁著陳貴妃去小廚房替承平帝熬藥粥的功夫，進了承平帝的書房。這書房是房中房，一座通廣的大殿高大開闊，四角放著冰山，中間用密實的竹簾隔出一座書房，涼快通風。

「末將有事啟稟陛下。」牛大壯單膝跪地，抱拳說道。

承平帝放下剛剛拿起的書卷，笑著問道：「愛卿，有何事啟奏？」

牛大壯為難的看看殿裡的宮女太監，承平帝不由得好笑，自己多年不朝，還有什麼事需要密奏？不過他還是揮退了殿內一千人等。

牛大壯悲痛得垂頭道：「末將要說的乃是家醜……」他又一次講了自己幼時的事情。

講給太子聽是為了坦誠，講給顧默默是為了夫妻相知，講給承平帝知道則是為了避免某一天被人以不孝攻訐。

「陛下是萬民之主，是岳將軍口中最睿智的人。末將得了封賞後，一直不知該怎麼辦。」牛大壯說得痛心徬徨。

承平帝多年來為了養病，心情一直盡量保持平和，此刻也不過是皺眉而已，「你的父親確實不堪。」

牛大壯滿臉迷茫，「可是他再不堪也是末將的父親，有心孝養，然而弑母殺弟之仇末將無法忘懷，只好不聞不問。」

其實牛大壯早對牛三旺沒了父子之情，也想出報復之法，只是如今時機不對。不過痛恨親爹這種事是不能讓承平帝知道，否則難以取得信任。

「若只是這些也就罷了，末將從軍後，他們為了家宅田產，苛刻末將的妻兒……」這一次牛大壯不用假裝，真的很心疼，「末將的孩兒差點溺斃渭河，末將的妻子因為多年饑饉虐待，虧空身體，將來子嗣艱難。」想到劉青城調查到的事情，那麼大的漢子眼淚說來就來。

「唉，自古財帛動人心，夫妻父子情全斷。」承平帝微微歎息。

「陛下，切莫因為末將一點微末小事壞了心情。」牛大壯連忙擦乾淚急急勸道，承平帝是不能有太大的情緒起伏的。

看到牛大壯焦急關切的樣子，承平帝微微笑了：到底是個忠直的人，即便自己傷心也記得主子。他和顏悅色的說道：「愛卿不必驚慌，朕多年養氣功夫，不會輕易心動神搖。」

「那就好、那就好。」牛大壯放心的笑笑，撓撓後腦杓說：「因為他們謀財害命，末將的妻子實在無法，就與之分宗另過，老死不相往來。」

承平帝微微點頭。

牛大壯接著說：「末將想著這樣也好，無法為母為弟報仇，可是也與他斷絕父子關係，只將來他老邁之時贈與些錢財，算是他生養我一場。」

承平帝摸著鬍子，微微點頭，「如此甚好，既對得起你娘，也沒有枉為人子。」

牛大壯磕了一個頭，「其實末將也不知道這樣決定對不對，既然陛下都認為好，末將就放心了。」說完他憨厚的笑笑，「畢竟岳將軍說過，他爺爺從來沒有判錯過事情。」

「哈哈哈！」承平帝摸著鬍子笑得暢意。

「什麼事讓陛下如此開懷，可否說來讓臣妾也聽聽。」陳貴妃領著一干宮女太監走進大殿。

牛大壯連忙哀求的看著承平帝，那意思承平帝也明白——家醜不可外揚。承平帝笑笑起身，拉著陳貴妃的手坐在書房外的榻上。

「去把這一側兩處冰山挪走。」陳貴妃聲音清潤的說道。

幾個跟隨的太監聞言有條不紊的動起來。

「愛妃也太過仔細，朕覺得無甚大礙。」

陳貴妃眼含情意的笑得溫婉，「陛下的龍體臣妾再怎麼仔細都是應該的。」說完換上調皮的笑容，「陛下別想岔開話題，剛才牛將軍說了什麼事讓陛下如此開懷？臣妾也要聽。」

承平帝覲了一眼焦急的牛大壯，故意意味深長的說：「哦。」然後看見牛大壯就差急得沒抓耳撓腮，這才含著淺笑道：「牛愛卿想給自己的亡母、妻子討誥封，因為有點著急所以求到朕這裡，想求朕一道明旨。」

這有什麼好笑的？陳貴妃滿眼疑惑。

「朕讓他去禮部按規矩來，結果這憨人不太懂，在家裡給妻子拍著胸脯保證，去了禮部才知道，即便奏請過也還得等。」

「陛下……」牛大壯很哀怨。

陳貴妃笑吟吟的看著牛大壯，「哦？牛大人的妻子來了，這麼說本宮賜給牛大人的侍妾可以領回家了。嬌妻美妾，牛大人豔福不淺。」

牛大壯握手苦笑，「微臣的妻子善妒，再說微臣答應過她，一生只得她一人。原來貴妃娘娘好意賜妾照顧微臣，如今微臣的妻子來了，那張小姐微臣不過陪著妻子看過一眼，清白還在，求貴妃娘娘收回成命，還張小姐自由。」

陳貴妃聽了這話冷下臉，「怎麼本宮一番好意，你們夫妻竟是萬般嫌棄？」

牛大壯嘆通一聲雙膝跪倒。

「微臣夫妻不敢。」牛大壯磕頭道。

陳貴妃覲到承平帝皺起的眉頭，顯見是不贊同自己的做法，連忙委屈的說道：「臣妾原本是一番好意，想著牛將軍護主有功，又有傷在身，才做了這樁好事。」說著她竟是委屈的哭了，「想那張二姑娘溫婉體貼，好好一個官家小姐，為了臣妾的好意，竟然做妾也被人嫌棄……這讓張二姑娘顏面何存，讓臣妾以後如何見人？」

美人兒一臉委屈，秋水般的眼眸被淚水半遮，晶瑩的淚珠滑下瑩潤的臉頰，好一番梨花帶雨，讓人心生憐惜。

承平帝笑得無奈，勸慰道：「彥兒都多大了，妳這當娘的還是這般愛嬌愛哭，難道有了皇孫，妳也這般說哭就哭？」

陳貴妃不好意思的嘟嘴，扯著綾帕擦淚，「臣妾明明是溫婉賢淑……陛下親口說的。」

「好好好，朕親口說的，愛妃溫婉賢淑。」承平帝拿過陳貴妃手上的帕子，仔細給她擦淚。

過了一會兒，陳貴妃又恢復端莊的樣子，對牛大壯說道：「本宮的旨意斷沒有收回的，張二姑娘確實不錯，讓她一個官家小姐去伺候你們夫妻，斷沒有委屈你們的地方。」

牛大壯心道：這是拿自己當皇后娘娘呢。心想歸心想，實際上他也只能低頭抱拳道：「是。」

看到牛大壯服軟，陳貴妃笑吟吟的說：「不過牛娘子出身鄉里，怕是有些自慚……」牛大壯一臉憨厚老實的跪著，心裡一閃而過：我娘子一手畫工了得，人又漂亮、聰慧、善良、體貼，比那看不清狀況的張小姐不知好過多少倍，有什麼好自慚？

「不如這樣，」陳貴妃笑著起身，向承平帝屈膝道：「臣妾感念牛大人英勇護主，且護的是陛下皇長孫，功勞尤其不同一般。臣妾請陛下降下明旨，封賞牛大人家眷以示皇恩浩蕩。」

承平帝笑著應了，不管怎樣，自己的女人惹了麻煩，自己總要幫她一二。

陳貴妃起身坐在承平帝旁邊的榻上，笑著喚宮娥拿來一只鑲寶金鐲，「牛娘子初來京城，這只金鐲本宮便賜給牛娘子。」

晚上交接完畢，牛大壯過了酉時一刻，回到頂銀胡同，把匣子交給顧默默。

「貴妃娘娘賜給娘子的。」說著就著阿蠻打來的水流洗。

顧默默坐下後不慌不忙的打開，拿出來看了看，不愧是宮內御造，不說成色，只做工就精細無比，可惜顧默默學的是歷史，不是考古，更何況她對飾品興趣向來只是普通，看過也就放下了，並不放在心上。

等牛大壯梳洗完畢，冷嫂子已在正屋擺好晚飯，牛大壯過來看見眼睛一亮，他笑著對顧默默說：「這是娘子親手做的吧？」

桌上不過一道涼拌豆芽，一道拆骨肉，一小盆綠豆小米粥，讓牛大壯喜悅的是一大碗勁道碧綠的菠菜涼麵，在熱了一天後，看著便讓人口齒生津。

最初涼麵叫冷淘，多是用槐葉加工，後來有人加了菠菜，菠菜比槐葉少了苦澀味，人們便漸漸改用菠菜做，名字也變成菠菜涼麵。

「嗯。」收好匣子，顧默默牽著蛋蛋過來。

牛大壯把蛋蛋抱起來放到椅子上，一家三口開始吃晚飯。

牛大壯用的是大碗公，而顧默默和蛋蛋因為是晚上，娘倆一人一小碗，再喝些稀粥加點豆芽菜也就足夠了。

牛大壯端起比自己腦袋還大的大碗公，拿筷子挑起麵抖了抖，麵條柔韌的彈了彈，一筷子送進嘴裡，用香油、陳醋、蒜泥、細鹽、醬油拌的麵爽口無比。

知道了顧默默的身世，牛大壯按捺住自己吃麵條愛吸溜的習慣，一筷子放到嘴裡咬斷，再來一筷子拆骨肉，雖然少了些吸溜起來的豪爽痛快，可是有娘子兒子相伴，也很好。

「娘子手藝最好，好吃！」

一盤拆骨肉再加上顧默默母子吃剩下的涼拌豆芽和綠豆稀飯，牛大壯全包辦了，摸著肚子稱心得很。

顧默默鬆了口氣，她很擔心牛大壯吃麵也像村裡人一樣吸溜，雖然沒有看不起的意思，可是要是讓蛋蛋學會……這裡畢竟不是鄉里。不過她也知道這是牛大壯刻意為之，否則一個村長大的怎麼會吃飯習性不同，這個人吶，其實聰明得很，心思十分細膩。

夏季日頭長，吃完飯不過戌時一刻，太陽還沒落山，牛大壯領著自家妻兒出了胡同隨意自在的閒轉消食，偶爾碰到同僚熟人便打招呼，介紹自己的妻小。

「牛大人妻兒接來又安家落戶，是不是該好好宴請慶祝一番？」

「應當、應當，等定好日子，一定請蘇大人到寒舍。」

牛大壯抱著蛋蛋和人寒暄，顧默默便微笑著站在一旁。她發現牛大壯跟人寒暄時又是不同的面貌，忠正裡夾著豪爽，和面對自己時的憨厚並不相同。看來他不管怎樣，都是以可靠的樣貌示人，這大概就是他的保護色吧。

她還發現他特別喜歡抱著蛋蛋，許是想補償這幾年的父子情分。

太陽落下山頭，淡藍色的西天鋪滿了灰色、橘色、醬色的晚霞，街上的商鋪攤販次第點起燈籠，夜幕初降，華燈初上。

「讓蛋蛋下來走走，咱們該回去了。」顧默默笑著說。

蛋蛋一手牽著爹，一手牽著娘，三口人背對著滿天的晚霞回家。

把蛋蛋交給阿蠻梳洗，牛大壯領著顧默默到書房說話。

「為夫今天請了誥封，娘子的誥命就在最近幾日會下來，家裡要準備好香案燭火。」

顧默默點頭表示知曉。

「為夫今天請貴妃娘娘收回成命，放張小姐自由，但貴妃娘娘不肯。」

顧默默聽了一愣，她沒想到牛大壯竟然這樣為人著想，按理為一個侍妾得罪寵妃實在不划算。

「還有咱們安定下來，為夫想著選個日子，宴請左鄰右舍。」

顧默默點點頭，夫妻倆慢慢商議什麼日子宴請同僚，什麼日子宴請手下。蛋蛋梳洗好，自己來找娘。除了顧默默和牛大壯，他不喜歡別人牽著他，因此阿蠻只是跟在後邊。

「娘，蛋蛋要睡覺。」

要睡覺！牛大壯眼睛瞬間亮晶晶的，「娘子天晚了，蛋蛋該睡覺，咱們去休息吧。」顧默默含笑看著牛大壯目光灼灼、滿臉欣喜期待的樣子說：「蛋蛋還是不喜歡和夫君一起睡，委屈夫君先睡書房吧。」

哼！一副賊兮兮的樣子，當誰看不出什麼意思？

本來決定做夫妻，那檔子事顧默默也不打算矯情，可是那一次人參果的經歷實在是……她完全沒體會到小說裡的美好銷魂……好吧，老實講是有銷魂那一刻，但是、但是！更多的感覺是一一沒完沒了、累得要死！再說有蛋蛋在，半夜偷偷摸摸的也不方便。

顧默默一手牽起蛋蛋轉身欲走，牛大壯連忙半蹲下來拉著蛋蛋。

「蛋蛋是想和爹一起睡的是吧。」牛大壯笑得很慈父。

小傢伙皺著小眉頭想了想，說：「娘不想和你一起睡，蛋蛋聽娘的。」然後抽出自己的胳膊，丟下一瞬間表情變得淒苦的他爹，母子倆去了正屋。

夜裡的皇宮很是幽靜，承平帝有著良好的作息，此時已經安然入睡。

長寧宮偏僻處的一間殿中，點著一盞昏黃的油燈。

一位年老的婦人倒了杯蜂蜜花茶給輕便裝扮的陳貴妃，「娘娘嘗嘗，老奴還加了點碎冰，以前娘娘夏天最喜歡這個。」那時候一點碎冰可就是稀罕的東西。

陳貴妃懶懶的端起茶盞，小啜一口，「還是奶娘做的最好喝。」

李氏滿面慈和的看著她，「怎麼，誰今天惹了娘娘？看著似乎不高興。」

「哼！牛大壯那個粗憨貨，今天讓本宮難看。」她「啪」的放下茶盞，茶盞裡的白菊隨著水波搖擺。

李氏微不可聞的歎息，轉身去拿抹布，來擦桌子上濺出來的水漬。

陳貴妃端起茶盞方便她拭擦。

看著還是如此體貼的主子，李氏忍不住道：「娘娘還記得昔日做小姐時的恬靜自在？」

陳貴妃看著奶娘拭擦完畢，懶洋洋的放下茶盞，「過去的事，還提起做什麼？」

李氏歎息的搖頭，「如今的日子可不比那時好太多，娘娘什麼仇報不了，何必……」

「哼！」她臉上顯出怒色，坐直身體，「不行，還不夠，本宮要成為大治最尊崇的女人，本宮要讓欺我的、負我的通通不人不鬼，讓本宮不痛快的通通去死！」

「娘娘……」李氏滿臉憂色。

陳貴妃換上和煦的笑顏，「奶娘不必擔心，沒有八成把握，本宮是不會讓人察覺的。」

計劃已經在她心裡演練過千百遍，有兵權者才有天下，首先得等彥兒再大一點，

等他有了兵權，等他有了野心……不急不急，這麼多年都熬過來了，陛下的聖體還不錯，她還有機會慢慢來。

李氏靜了一會兒又說：「娘娘做事一向滴水不漏，這次何必為一步廢棋和牛將軍對上？」

她冷哼一聲，「一個看家護院的也好叫將軍？本宮就是看不慣，他一副把自家娘子捧在心尖上的樣子，真要是癡情不渝，一個侍妾的誘惑會擋不住？」

李氏看著越來越偏執的主子，心痛不已。我的小姐啊，為什麼你要鑽了牛角尖？萬歲爺待你還不夠好？但是她知道這話不能提說，否則只怕主子會更加暴怒，她只能在心裡暗歎：人啊，還是要知足才能常樂。

半夜裡顧默默睡得正香，忽然察覺到有人打算抱起自己，不等她驚醒，牛大壯低低的聲音在耳邊響起——

「娘子，為夫一個人孤枕難眠，求娘子憐惜一二。」

混蛋！當偷情呢？還「憐惜一二」。顧默默伸出手去擰他，威脅道：「給我放下，要不明天沒你飯吃！」

牛大壯痛得直吸氣，可惜卻不肯放棄到嘴的美味，「娘子，親親娘子。」嘴上一邊低低的呼喚，胳膊抱著就是不肯放人，腳下一刻不停地往外走。

「牛大壯，你再繼續走我就生氣了。」顧默默淡淡的說。

牛大壯興沖沖的腳步停下，他聽出顧默默是真的惱了。

垂頭喪氣的把顧默默重新放回炕上，「娘子別生氣，為夫什麼都聽娘子的。」

顧默默聽了，又忍不住有些心軟。

「娘子，為夫不想一個人睡，我就悄悄地陪著你和蛋蛋好不好？」

顧默默心裡歎口氣，到底還是憐惜他，「炕這麼大，隨你。」

牛大壯老老實實在顧默默一臂遠的地方躺下，免得自己身上的熱氣熏到她。

娘子為什麼不喜歡？明明都說自己這樣孔武有力的最能討娘子歡心。

牛大壯思索著：怎樣才能討娘子歡心……兩口子要多做那檔子事才能恩愛甜蜜，娘子不喜歡怎麼辦？或許，或許該買些坊間的畫冊好好學學……

這幾日頂銀胡同的牛家很是熱鬧，先是夫妻倆宴請左鄰右舍。這一帶住的要麼是六七品以下的低品級官吏，要麼是商人富戶，因此來的時候無不攜帶家眷，以示鄭重。

院子裡桌椅杯盤一片，人人臉上帶笑，彎腰揖手，嘴裡賀喜話不斷，處處歡聲笑語，熱鬧非常。

正在熱鬧時門外傳來尖細悠長的聲音，「聖旨到，正五品武德將軍牛大壯及其妻顧氏接旨……」

牛大壯聞言欣喜的看向顧默默：娘子，為夫替你掙到誥命了！

顧默默雖然不在意，卻也感動於他的一腔誠摯之心，回以淺淺的笑。

院子裡的人停下高談闊論，震驚的面面相覷，要知道這些人雖然住在京城，有些人卻可能終其一生也沒有迎接聖旨的榮光，更何況牛大壯才任職多久？

牛大壯牽過蛋蛋，領著妻子，抬頭挺胸地穿過人群，去迎接身為一個男人的榮耀：封贈家人。

院子裡有品級的小官連忙指揮鄰里，挪開桌椅給太監們讓出路來，不一會兒就見牛大壯半彎腰在側前方恭請，幾個白面無鬚的男子走進來，目不斜視地直入正屋。屋裡，大太監面南而立，一手高高舉起明黃的卷軸，身後是兩個伺候的太監以及幾個侍衛，牛大壯跪在中間，顧默默和蛋蛋跪在兩邊。

「微臣牛大壯攜妻顧氏，子陳慶年接旨。」

宣旨太監這才展開聖旨宣讀道：「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：朝廷待士之恩，莫重於褒錫；人子報親之至，莫切於顯揚……」

前來祝賀的鄰人不管有沒有官階，一律靜靜的面向正屋跪好，聽著先是追贈牛大壯之母陳寶珠，又封賞牛大壯之妻顧默默，院子裡靜可落針，不知有多少人正豔羨不已，別的不說只顧默默再出來時便是正五品的宜人，這院子裡大多數人便是行下拜之禮，她也受得起。

一時宣旨完畢，太監笑著拱手，「恭喜牛將軍，恭喜牛宜人。」

牛大壯抱手拱拳笑著回禮，「公公一路辛苦，勞動幾位校尉。」他也沒忘記跟著一起來的侍衛。

顧默默則示意阿蠻取來早就準備好的紅封呈給牛大壯。

雖然牛大壯挽留吃酒，那宣旨太監看滿院子的人也不好多留，收過紅封——這種封賞都是喜慶之事，一向有此慣例，滿臉喜色的回宮覆命。

太監走後院子裡的氣氛重新活泛起來，一個個面帶笑容的拱手道賀。

「恭喜牛將軍，恭喜牛娘子。」

「呸，打嘴，如今可是誥命在身的宜人。」

「哎呀！是是，可不是說錯了，恭喜牛宜人。」

牛大壯也不掩飾地笑得開懷，「同喜、同喜。」

顧默默笑著屈膝回禮和人寒暄，這一天牛家的喜事傳遍了頂銀胡同。

到了牛大壯休沐這一日，又是不同，夫妻倆下帖子請牛大壯的同僚好友攜妻小到包下的酒樓一聚，一樓牛大壯領著蛋蛋招待男客，二樓顧默默領著阿蠻招待女客。客人無不驚奇牛大壯這樣的大漢，竟然有這樣一個精緻漂亮的兒子，尤其是小小年紀不見怯懦，臉上神情只是淡淡，一板一眼的行禮喚人，不多話不跳脫。

下午又在院裡開席，請了牛大壯的手下來吃酒，顧默默還特意做了寶雞府特有的削筋麵來款待。

「你們有口福了，這麵可是本將軍親自和麵擀麵，我娘子一片片細細切的。」

「哎喲，這算什麼，人家跟著將軍有肉吃，咱們就是麵。」一個精瘦的漢子一邊假意嫌棄，一邊端著小碗，夾了一筷子吃到嘴裡，嚼了兩下眼睛就亮了，「爽口，

勁道！」

不等他再接著吃，牛大壯過來一把搶過碗，「你這個猴崽子欠操練是吧，嫌棄別吃了。」

其他有不管不顧埋頭苦吃的，也有在一旁拍手起鬨的，喊著「將軍收拾他，揍他」，也有早就吃完端著碗去廚房再來一碗的。

顧默默不知眾人口味，因此每人先一小碗嘗嘗，寶雞府家鄉特色，喜歡吃儘管再添。

看院子裡牛大壯和手下親近的笑鬧著，顧默默笑著轉身回廚房，和冷嫂子一起預備不夠吃的桌子好去補菜補肉。

看著牛大壯和不同的人打交道，差不多的面貌中又有不同，顯然是遊刃有餘，顧默默也就放下擔心，一邊忙碌，一邊思量著什麼時候去街上買些兵書回來，史書也該買一些……

這些親兵皆是年輕精壯之人，能吃能鬧，直到月上中天才一一散去。

第十九章 缺錢用

累了一天，顧默默草草梳洗躺下後就陷入黑甜的夢鄉。

睡得正香的她忽然覺得不對，自己似乎被人抱出正屋，耳邊傳來牛大壯可憐兮兮的低語——

「娘子，今天是這一旬最後一晚，明天就要去營裡，好久不能見到娘子了……」顧默默有些心軟，來了一個月，夫妻間只有一次，也難為他忍了下來，於是閉上眼沒再拒絕，由著他將自己抱去了西屋。

娘子沒拒絕！牛大壯心裡樂開花，樂顛顛的抱著顧默默進了西屋，用後腳跟踢上門。

他一低頭要去親，卻被顧默默拿手抵住，「不許親，一臉毛鬍子。」

「娘子，妳多試幾次就發現鬍子很好玩。」

好玩個鬼！顧默默扯著他的鬍子怒視：不願意就滾！

牛大壯也不堅持，反正除了親親別的也很好玩，更何況這幾天他忙裡偷閒，去坊間買了不少好冊子……

不一會兒西屋傳來隱隱約約的低語，「你……夠了沒？要做就快點！」

「娘子……書上都說，小娘子們……最喜歡男人吃這一處……」含含糊糊的是牛大壯的聲音。

顧默默按著伏在身上的大腦袋，不知是痛苦還是歡愉的顰起眉，心裡還在思索他的話——書上？王八蛋！看的是什麼書？！

她忽然有些後悔，其實當個被囫圇吞下去的人參果挺好，這樣被人細細品嘗更磨人。

牛大壯其實也沒多少經驗，只看冊子和圖畫並沒有學會戲弄的精髓，只是跟個嬰孩似的吸吮，區別在於他的力氣大很多。

顧默默只覺得一魂出竅，二魂升天，王八蛋夠了沒啊？忍了忍，又忍了忍，忍不住情動夾緊雙腿，「滾，要做就做，不許再……」邊說邊用手去推他。

牛大壯這邊正得趣，哪裡肯放掉到嘴的鮮肉，他一隻手抓著顧默默雙腕壓過頭頂，放了點自身的重量，直壓得顧默默出氣多進氣少。

「娘子要乖哦。」邊說嘴啊手的也沒閒著。

顧默默被迫仰躺在炕上，滿心憤慨：混蛋，別想有下次！

天還未明，牛大壯看了看窗外的天色，依依不捨的起身咂咂嘴，遺憾的說：「娘子，為夫買的圖冊可好玩了，可惜今天都沒時間試。」

顧默默拉過被單蓋住自己，連一個白眼都不想給他了。

牛大壯一邊穿衣服，一邊還在可惜，「書上有一式昆雞臨場，看起來很不錯。」

說完探過來一張毛臉。「下次為夫陪娘子試試，娘子儘管放心，為夫體力很好的。」

顧默默靜靜的躺著，不理他：聽都沒聽過，肯定不是什麼好東西。

牛大壯說完又回頭繼續穿衣服，「其實老漢推車也很有意思，不過……」他轉頭看看大大的炕上越發顯得纖細的女子，遺憾的說：「娘子這身材一看就是沒力氣的，可惜了……」

顧默默氣得頭暈：可惜了？王八蛋！她起身從炕下撿起一隻鞋砸過去，「滾！」

牛大壯走了，顧默默在新家也安穩下來，偶爾早晚天不熱的時候領著蛋蛋、阿蠻去左鄰右舍家轉轉，閒話家常，或者去街上書肆、字畫店看看，給牛大壯買了些兵法謀略書，也買了些史書，還給蛋蛋買了彩繪兒童書畫。

沒想到蛋蛋小小年紀，便對看書極有興趣，有了書畫常常同周和一起或在廊下，或在屋裡翻看，阿蠻也經常讀書給他們聽，雖然還沒開始正經的去學堂，也讓冷嫂子感激不盡，做事越發勤謹。

顧默默閒暇時候多，乾脆重新置辦了筆墨顏料在家裡作畫，喜歡的便送去裝裱起來，或收藏，或掛起來裝點屋子。

頂銀胡同的牛家日子安樂祥和，可城牆內的張婉兒家裡則有些壓抑，在這燥熱的夏天越發顯得難過。

「小姐。」程氏笑著端來一碗切成小塊的西瓜，「小姐快來嘗嘗，這是井裡新湃出來的，涼森森的吃了好解暑氣。」

張婉兒揮揮手，停了紅拂、綠意打扇，懶懶的從竹榻上下來，「妳們也去吃一碗解暑。」

屋裡另外三個人為難的相視一眼，西瓜雖不是什麼稀罕物，可是自從張婉兒來到這裡，便只有出帳沒有入帳，雖說還不至於山窮水盡，日子卻也要打算起來，這兩日程氏還和紅拂、綠意商量要做些繡品去換銀錢。

至於那接顧默默來的馬車，說是張婉兒的其實是張府的，還了也就完事，還好能少些嚼用，就連做飯的廚娘也被程氏以家裡人手足夠辭退了。

張婉兒看了幾個人的神色，就知道只有自己才有，忍不住憤恨起來，家裡的銀錢不夠她不是不知道，想想哪一家官小姐會淪落到她這樣的地步，真是越想越可

恨！

她忍了忍，沒忍住心裡的羞憤，一手揮掉程氏手裡的西瓜碗。

「哎喲、哎喲，我的小姐啊……」程氏沒提防，手裡的碗摔倒地上，「匡噹」一聲西瓜撒了，碗也碎了，她惋惜的蹲在地上拼湊，「好小姐，生氣也不必和東西過不去，這樣一個上好細瓷碗百十多文呢……」

張婉兒冷冷的說：「我從家裡出來就帶著你們三人，以後但凡我有的你們也必有，要不然都沒有。」

地上的碎碗眼見是沒救了，程氏示意綠意收拾起來，自己走到張婉兒身邊，一邊扶她重回榻上，一邊勸說道：「小姐何必這樣執拗，你是貴妃娘娘賜下的貴妾，按理他們都安好新家了，咱們過去有什麼不對？」

張婉兒冷哼，「本小姐就是餓死，也不做那投懷送抱的事！」

「欸，怎麼說老爺宜人也該給咱們一個交代。」程氏歎息搖頭，「要不老奴藉著道喜去打探打探？」

「不許去！」

看著還在嘔氣的小姐，程氏也是無奈，這樣下去終究不是辦法……

最終程氏和紅拂、綠意還是做了些針線，打聽到牛大壯在家的日子，藉著張婉兒的名頭前去道喜了。

「姨娘得知老爺安下家宅並夫人得了誥命的喜事，特遣老奴來道賀。」

牛大壯的書房裡，程氏討好的笑著獻上針線活計。

牛大壯點點頭，「心意收到了，東西你且帶回去。你們小姐正當妙齡離開父母，身邊再沒有老成的人，你就幫忙看看可有合適的才俊，若是良緣能成，到時候本將軍與她添置嫁妝。」

程氏聽得目瞪口呆：還有這樣的？這可是貴妃賜下的貴妾，我們小姐若真的被嫌棄，豈不是只有死路？程氏忍不住心裡惱怒，也是想要挑撥，笑著說道：「我們小姐幼受庭訓，不比夫人在鄉下，敢隨意招惹風流少年在門前吟詩。」

關於牛大壯的這房侍妾，顧默默並不想多置一詞。那天看了一眼，不過是個心高氣傲沒長大的小姑娘罷了，說實話她還有些同情對方的遭遇，一個十五六的小女孩，有什麼錯？

她其實原本不打算管這些事，只是突然想起來牛大壯的月俸都在自己這裡，那張小姐靠什麼為生？因此前來料理，不意會聽到程氏這番話。

牛大壯道：「當年本將軍離家時，曾和娘子約定，三年不歸可另嫁良人。」

兩句話的功夫，顧默默腳下不停地走進書房。

程氏這下很是尷尬，這話接也不對，不接也不對，她訕訕起身強擠出笑顏，對顧默默屈膝行禮道：「老奴給夫人請安。」

顧默默倒還沒說什麼，牛大壯先淡淡的道——

「你還是稱呼一聲宜人。」

程氏愣住，這是拿她們當外人吶。

顧默默瞥了一眼牛大壯，知道他一向都是盡量與人為善，這程氏剛才話語裡的惡

意，看來是讓他不高興了。她淡笑著對程氏說：「國法大於家法，妳還是按國法來。」

程氏知道自己惹惱了將軍，也得罪了顧默默，心裡懊悔，但總歸顧默默還是給了她台階下，感激的重新行禮，「奴婢給宜人請安。」

顧默默走到牛大壯旁邊的椅子坐下，程氏則低著頭深蹲著，轉向顧默默的位置。

「起來吧，妳今天來得恰好，妳們姑娘自從被貴妃娘娘賜給將軍，這邊還沒給過月銀。」

程氏聞言眼睛一亮，銀子正是她此行的目的。

顧默默依舊是淡淡的說道：「以後每月妳們那裡，我會讓人送去五兩銀子。」

五兩銀子四個人用，若是平民還有得剩，再想舒服些卻是難了，牛大壯算好的，有兩份月俸，顧默默才過得綽綽有餘，因此說京官窮也不是沒有道理，若是為官廉潔，再加上一家老的小的、養上侍妾……不窮才怪。

程氏心裡不願意，以前在張府，姨娘的月例是二兩，姨娘身邊的丫鬟是一兩，自己也是一兩，光月錢加起來就是五兩，這還不算吃穿嚼用，她們四人每月至少也得給十兩銀子。

想到這裡，程氏也是心酸，張府的姨娘丫鬟出身，除了月例外，哄得老爺夫人開心還另有賞，可憐小姐堂堂戶部郎中的女兒，卻打碎一個碗都要斤斤計較。

雖然剛才挑撥過，但到底銀錢更重要，程氏厚著臉皮帶上些許討好和小心翼翼，道：「五兩銀子怕是只夠月例……」

程氏說著說著聲音沒了，因為覲見顧默默勾起的嘴角和涼涼的眼神，心知沒指望了，誰讓小姐不得寵，這個家顧默默一個人說了算。

既然要不到更多，程氏又想到一處，「那我們小姐打去年就被貴妃賜來……」她眼裡含著自己都不知道的祈求看向顧默默。

顧默默心裡感歎，面上卻不動聲色的淡淡道：「便補給妳們。」

程氏聽了大喜過望，從去年到現在九個月了，總也有四十五兩銀子，再加上家裡還剩的十來兩銀子，以後自己和紅拂、綠意省著些，小姐還是能過得好一些。

程氏歡喜的走了，牛大壯對顧默默說：「可惜娘子一番好意，那程氏怕是不能體會。」

「你知道？」顧默默不大相信的看向牛大壯，「不是我這做夫人的吝嗇苛刻？」牛大壯驕傲的抬起頭，「我的娘子何時把銀錢放在心上？」說完轉過來拉著顧默默的手，眼含深情的看著她。「娘子不過是憐惜那個心高氣傲還不懂事的小姑娘，每月五兩銀子過得普通卻也有餘，如果那個小姑娘真有志氣，就該自己想辦法把日子過好。」

顧默默忽然有些感動，原來他真的懂自己，顧默默是想給那個小姑娘一個溫飽的日子，若是她真有志氣，就該一點點學會打理自己的日子，想辦法過得比人好。程氏雖然心思有些噁心人，可那個不高興就用臉色的姑娘有什麼過錯？只不過是還沒長大罷了。

牛大壯看著眼露感動的顧默默，拉著她的手深情地說：「娘子，為夫這樣懂妳，

妳也是懂為夫的，對吧？」

顧默默懷疑的看向他，這廝絕對沒安好心。

看著心愛的娘子警覺懷疑的樣子，牛大壯在心裡偷樂：娘子果然是懂我的，面上卻依然深情一片。「娘子，為夫真的很想試試，和娘子一起看畫冊學習的樂趣……」顧默默刷地一下收回手，起身就走。

牛大壯連忙起身一把抱住她，稍微用點力她就雙腳離地，知道她不喜歡大鬍子親她，他就把臉埋在她脖子上。

顧默默被迫側著頭，一把鬍子刷得人癢癢的。

「娘子，咱們白天也試試吧，書上說白天更刺激。」他一邊忙碌，一邊含含糊糊的說。

門還開著吶，再說……顧默默憂傷的想，為什麼她覺得自己比古人還矜持，白日宣淫好意思嗎？

她伸出雙手，去推不停在自己脖子間動來動去的大腦袋，那腦袋卻依依不捨，之後還恰恰埋在了她雙峰之間……

「夫人，奴婢秤好銀子打發走了程氏，家裡還剩……」低頭進來回稟的阿蠻眼角覲見不該看的畫面，立即住嘴轉身就出屋，還體貼的拉上屋門。

完了！牛大壯心虛的放下還沒親夠的娘子，悄悄往外挪，「那個……那個……為夫還要去練會兒石鎖……」

可不待他溜走，羞憤的顧默默怒了，隨便抓了把雞毛撣子過來打，他見狀拔腿就跑。

「牛大壯，你給我站住！要是再跑出去惹得四鄰皆知，老娘打斷你的腿。」

「哎喲，疼，娘子，為夫錯了，再也不敢了，疼、疼……」

東鄰的胡家娘子在簷下做針線，聽到牛家的動靜很羨慕：兩口子感情真好。想想自家那口子還在江南販絲綢，也不知道秋天能回來不……免不了多了些愁思。

西鄰花家三十餘歲的花大郎，坐在葡萄架下嗤笑，「還是將軍呢，沒出息！」

花大娘白了他一眼，把一碗竹葉熟水放到他旁邊的石桌上。

不管左鄰右舍怎麼樣，牛家是雞飛狗跳，好在家裡人早就習慣了該幹麼就幹麼，冷氏以前還會出來勸勸，後來發現自家將軍有時候就是故意招惹夫人，人家原本就拿這個當夫妻樂趣，自己何苦沒眼色。

這院子搬來時一頓收拾，只留下房子和幾棵樹及甬道中間幾口大大小小的金魚缸，牛大壯小心的繞著魚缸和顧默默對峙。

「娘子，為夫真的知道錯了，再也不敢了……」

顧默默越聽越怒：還說，還說！先是沒臉見冷嫂子，這下又被阿蠻撞破，以後可怎麼活啊？自己怎麼就嫁了這麼個隨時能發情的混蛋。「你給我站住！」

別看牛大壯塊頭大，移動起來十分靈活，顧默默根本抓不住。

「不站。」

還學會頂嘴了？顧默默氣得倒仰，她拿雞毛撣子把魚缸敲得「噹噹」響，缸裡的魚兒受驚，嗖地游開，或者躲到蓮葉下，或者躲到魚缸底。

「你站不站？」

牛大壯也很委屈，「為夫這是為娘子好，真的打到為夫，娘子會心疼的。」

「我不心疼，不信你試試。」顧默默咬牙切齒，臉皮這麼厚一刀能劃開嗎？

牛大壯小心的移動腳步，保持和顧默默面對面的樣子，繼續委屈道：「是夫君，娘子現在都不自稱妾身了。」

妾你的頭！顧默默眼神緊盯牛大壯，手上一揚，牛大壯見了連忙閃身，不過他錯了，顧默默知道他身手好，很難打中，是以剛才不過是假動作，牛大壯一閃就知不對，但是幾個魚缸能相距多遠，不等他再回身，雞毛撣子已經砸到他身上。

「娘子好聰明！」牛大壯驚喜異常，以前顧默默能打到他全靠他相讓，這次可是顧默默自己機智。

「呵！」顧默默提著裙子繞過魚缸去追他，牛大壯趕緊拔腿就跑。

「娘子打都打了，怎麼還不消氣？娘子，賢慧啊……」賤兮兮的牛大壯邊跑邊撩。本來顧默默的氣消得差不多了，反正就嫁了個這樣的王八蛋，不認命也不行，可是一聽牛大壯說「賢慧」，又是一肚子火，不是不知道這傢伙是故意撩撥，可就是忍不住怒火蹭蹭的往上竄。

老娘原也想做個安靜的美女好嗎？混蛋，還不是你害的，每次賤兮兮的撩撥，然後每次大呼小叫的搞得四鄰皆知……

顧默默心裡的悲傷流成河：老娘好歹也是高級知識分子，如今這一帶誰不知道她是個母老虎！

寵寵寵，管他的，先讓老娘出氣再說。

顧默默撿起雞毛撣子繼續追，牛大壯連忙往外跑，只是他忽然發覺外院有人正腳步凌亂的衝進來，只不過一瞬他就迎上去擋住，否則來人定會撞到顧默默。

牛大壯這下腳步停了，被趕上來的顧默默打了一記狠的，顧默默沒想到真能打中，一時有些愣住。

來人看清抓著自己雙臂的人，忍不住跪下嚎啕大哭，「將軍、宜人，救命啊！」

顧默默看去，原來是乞兒胡同的劉佩。

牛大壯反應過來，連忙拉起他，「兄弟有話儘管說，只要本將軍能幫上忙一定幫。」顧默默也上前，眼裡含著詢問。

一路連顛帶跑到了這裡，心裡恐慌害怕和體力都到了極致，劉佩好似一灘爛泥軟綿綿的，靠著牛大壯的支撐才能站著。

還沒張口，堅強的漢子眼裡的淚就滾落下來，「將軍、宜人救命啊……」

「先說到底怎麼啦？」牛大壯又問一次。

顧默默給阿蠻示意，搬一把椅子來，外院的冷氏也過來緊張的問：「劉大哥這是怎麼了，出什麼事了？」

一個胡同裡住了好幾年，冷氏還沒見過劉佩這樣失態，怎麼說他也算是那一帶的能人。

劉佩渾身軟綿綿的拉著牛大壯的胳膊，軟到在阿蠻搬來的椅子上，他出的事得從五天前開始說。

那一天劉佩八歲的獨子劉天賜，淘氣的爬到院子裡的老柳樹上掏鳥窩，孩子爬個樹原本不是什麼大事，可是劉天賜是劉佩成親七年才得來的獨子，平時劉母看得跟眼珠子似的，她見孫子一手扶著樹幹，踩著晃悠悠的樹枝，一手去構鳥窩，嚇得魂都掉了，好在老人家有經驗並沒有聲張，就怕嚇到孩子反倒掉下來。

劉天賜站在晃悠悠的樹枝上，雙腳緊繃，一隻手使勁向斜上方構，渾身都繃成了一條直線，鳥窩裡傳來幾聲小鳥的囉喳聲，劉天賜臉上帶了點笑，只差一點點！他小心的挪動腳，慢慢的再向外移一點，扶著樹枝的那隻手緩緩鬆開，構鳥窩的那隻手已經觸到鳥窩的邊緣。

樹下的劉母看得心都不會跳了，她小心的挪到孫子的腳下，伸著手以防萬一。

劉天賜把身體繃得緊緊的，咬著唇馬上就要摸到了，結果一陣風吹來，柳條柳葉刷了他的眼睛，他一個不穩從樹上掉下來。

還好有樹枝擋著，又有他奶奶接著，雖然最終兩人都摔倒地上，畢竟劉天賜沒什麼大礙，只是有些傷筋動骨，躺些日子也就無礙，倒是劉母被帶累得不輕，閃了腰還心口疼，索性祖孫倆一起躺著養傷。

事情到這一步還不太要緊，窮人嘛自己熬熬就過去了，偏巧是伏天，乞兒胡同的房子都低矮淺窄，一到正午蒸籠似的，劉天賜哪裡受得了悶在炕上，便鬧著要吃冰碗。

劉佩兩口子都出去做活計，劉母心疼孫子，自己也有些煩躁，就忍者疼痛，拿出對他們來說挺大一筆錢出去，在小攤上買了一碗雪泡豆兒水回來。

一碗雪泡豆兒水，劉天賜吃了一大半，劉母含了兩口祛暑，祖孫倆都很樂呵，誰知道貪路邊的便宜，那冰不乾淨劉母吃得少還罷了，劉天賜從拉稀開始到拉黃水，不過半天，一夜過後就脫了形。

大夫來看了，說是想要救命得拿最少五十年的人參吊著。

五十年的人參？當時劉母就崩潰了，「早知道這樣，天賜讓我吃的時候我就都吃了，我一個老婆子，一把年紀了這把老骨頭要不要都行……」

老人本就傷了心肺，再加上暑熱驚痛，一口氣沒上來人竟沒了，到現在還擺在正屋，只怕明天就會有味了。

冷氏聽得傷心不已，二話不說轉身去屋裡拿這兩個月的月錢。

牛大壯轉頭看向顧默默，「娘子。」

顧默默點點頭說：「夫君去牽馬，妾身去拿東西。」

顧默默家的新宅子，前前後後花了將近一千四百兩，家裡所剩不過是十兩金子和幾十兩銀子，可惜給了程氏四十五兩銀子，不然還有六七十兩銀子。

顧默默把金子揣到懷裡，這些是不夠的，顧默默明白牛大壯的意思，她從匣子裡拿出那把金鑲紅綠寶石的蒙古彎刀，這把刀是最後一次伏擊韃靼時，牛大壯身負重傷，岳紹輝斬了韃靼大將繳獲戰利品後贈與他的。

就算顧默默不懂，也知道這把沉甸甸的彎刀價值不菲，更重要的是這代表了牛大壯身中十七箭的忠誠。她用手摸了摸上頭的寶石，抿唇用布細細包裹好，走出屋子。

「冷嫂子，妳幫劉大哥弄點吃的，然後雇車送他回乞兒胡同，我和將軍會買好人參去劉大哥家。」

「娘子。」牛大壯目光清明。

「扶我上馬，咱們一起去。」顧默默沉靜的說。好歹她知道一點，拉肚子最害怕是脫水，會要命的。

牛大壯二話不說攏腰抱起她，把她送到馬上。

「阿蠻，看好慶年。」顧默默再叮囑一句，牛大壯也翻身上馬。

「駕！」牛大壯攬著顧默默的細腰，心裡自豪：這是我的娘子，乾脆俐落、心地善良。

一匹駿馬載著救命的夫妻，奔馳在大街上。

「疼嗎？」顧默默忽然開口。

牛大壯愣了一下，明白顧默默問的是剛才雞毛撢子打到他的事，笑道：「不疼。」他覺得每跟顧默默多待一刻，就多愛她一分，既潑辣又溫柔，每一面都深深吸引人。

當鋪掌櫃眼睛最毒，一見便知是好物。牛大壯、顧默默雖然衣著平常，但是顧默默膚色、容顏、氣質一看就知道不是凡俗，再加上屋外的駿馬……

「不知兩位要當還是要賣？」掌櫃和氣的笑問，這東西要是能買下，也是奇貨可居。「要是兩位急缺銀錢，小店願意八百兩紋銀買下。」

顧默默淡笑，「活當四百兩，當期三個月。」

「娘子。」牛大壯看著顧默默，心裡五味雜陳：娘子明白這把刀對自己的意義，還要自己掙錢，贖回這把刀……

顧默默安撫的看了一眼牛大壯，笑著對掌櫃的說：「麻煩快點，急用。」

「兩位稍候，小的這就讓人寫票據。」掌櫃笑著轉頭，喚人辦事。看來此刀對這男子極為重要，否則三個月來贖，本金加利息就要五百八十兩。

京城只要有錢，就是再好不過的地方，不必去最大的醫館藥鋪，只要看著氣派夠大，進去就能買到全株的五十年人參，十兩金四百兩雪花銀，買了一株品相還不錯的。

路上顧默默還讓牛大壯停馬買了白糖和細鹽，牛大壯並沒有多問，只是駕馬趕路就是。

第二十章 賣畫贖刀

乞兒胡同劉家，老大夫眉頭緊皺，捻著鬍子，看炕上只胸脯還微微起伏的劉天賜。劉妻康氏木雕一般，一手支在炕上，跪坐在兒子身旁，全身唯一會動的就是搖扇的手。

院裡只有兩個和康氏關係極好的婦人，葛嫂子在門口滿臉同情的隨時等吩咐，施嫂子在院門外焦急的張望，忽然，她臉上的急色變作驚喜。

「來了！」她又確認了一下胡同口駕馬疾馳的兩人，轉身高呼小叫的奔向屋子，「來了、來了，將軍和宜人來了。」

康氏彷彿定住的眼珠動了下，嘴唇囁嚅道：「來了？」

施嫂子滿臉喜色，「來了！將軍和宜人騎馬來了，天賜有救了。」

康氏靜了一下，終於反應過來，手上的扇子掉了，她想要起身卻又倒回去，實在是長時間同一個動作，身體早就僵掉了。

「扶我、扶我。」康氏激動、欣喜、害怕，各種情緒和在一起，顫抖的對施嫂子說道。

「好、好哩。」

施嫂子架起渾身僵硬的康氏下炕，老大夫已經到了院子。

「吁。」牛大壯停下馬，抱顧默默下來，對院子裡的老大夫說：「這位想必就是魏老先生？」

「正是老朽，可曾有……」老大夫雖是問話，但眼睛卻緊盯著顧默默懷裡的盒子，這可是回春堂的盒子。

顧默默把一直抱在懷裡的盒子雙手呈給老大夫，據劉佩所言，這位老大夫不僅醫術高，醫德更高。

老大夫打開盒子，拿出人參睇著眼睛細看，又輕輕嗅聞。

康氏在施嫂子的攙扶下，倚在門框往外看，只覺得全身的力氣都在眼睛上，她緊緊的盯著老大夫手裡的人參。

「品相不錯，是好東西。」

康氏拚起渾身力氣，走出來嘆通一聲跪倒磕頭，「多謝將軍，多謝宜人，多謝……」

顧默默連忙扶起她，「我先去看看孩子，我懂一點腹瀉的應對法子。」

炕上的孩子皮膚蠟黃乾燥，眼窩深陷，嘴唇卻詭異的呈紫紅色，顧默默心道：果然已經嚴重脫水了。她輕輕扳開孩子的嘴巴，馬上聞到一股酸臭之氣。她心裡沉了沉，嚴重脫水引起的酸中毒。

老大夫把人參切了一小片，要先給孩子吊命，顧默默知道急性腹瀉，中醫一般沒有能及時止住的，只能吊著命慢慢喝藥治療。

「施嫂子，麻煩妳洗一個乾淨的碗，裝半碗溫開水來。」

康氏急忙阻止，「越喝越拉，不能喝了。」

顧默默沒理她，仍是對施嫂子說：「快去，要快。」

施嫂子也很為難，她看看康氏再看看鎮定的顧默默，想著也許官家人知道的多些，最後一咬牙，去了灶房準備。

顧默默在她身後揚聲，「一定要洗乾淨。」

老大夫進來，扳開孩子的嘴，想要把參片放到孩子舌下。

「先生且慢一步，」顧默默阻止道：「等給天賜喝點水再含。」

康氏眼看救命的東西就要到孩子嘴裡，顧默默卻阻止，幾近崩潰，「宜人，民婦知道宜人對我家有天大的恩情，可是魏老先生才是醫術高明的大夫，求宜人不要自作主張。」

「先生，從來藥醫不死病，如果天賜真有性命在，我保證我的法子能多三成機會。」顧默默冷靜的看著老大夫。

老大夫心裡暗歎一口氣，這孩子目前的情況，他也沒有多大把握，只是不忍心劉

家夫妻獨子命絕才盡力一試。

康氏看到老大夫停下，軟軟的跪倒地上給顧默默磕頭，「宜人，求妳了，天賜是我的命啊，求妳讓先生看看。」

顧默默不是不知道萬一不好，她就是罪人，但是劉佩的為人、孩子的性命，讓她堅持。

她站得如同一根青竹，「劉家大嫂，天賜這樣的我見過，我見過別人怎麼救活的。」康氏抓住顧默默的褲腳，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，她的眼睛亮得嚇人，「宜人真能救活天賜？」畢竟連魏老先生也只是說「勉力一試」。

顧默默看著康氏，臉上鎮定，心裡卻不知道怎麼回答。

牛大壯看到顧默默的神情，沉著的上前一步，低頭對跪著的康氏說道：「除非神仙，否則便是太醫也不敢說一定能救活。」

康氏的眼睛黯淡幾分，身體晃了晃，慢慢的跌坐到地上。

顧默默有些不忍心，誰家孩子不是爹娘的心頭肉，更何況劉天賜是劉佩夫妻成親多年唯一的孩子。

「劉家大嫂，有魏老先生在，我又見過別人如何救治，總是能多一兩分把握。」顧默默溫聲勸慰。

「來了、來了，溫水來了。」就在屋裡氣氛有些凝滯的時候，施嫂子端著半碗溫水急匆匆進來。

顧默默把放到桌上的兩個紙包打開，根據自己的記憶，舀了點白糖及細鹽，用瓷勺攪勻。

老大夫皺眉說道：「白糖性涼，如何給腹瀉之人用？」

顧默默一邊攪，一邊回道：「我知道，可是天賜滿嘴酸氣，此時只有此法可補救一二。」

老大夫沒想到還有這樣一說，不過劉天賜的情況確實很不好，既然牛宜人說得這麼篤定，大概是官家娘子見多識廣也不一定，老大夫默默讓開。

康氏兩天一夜沒睡，家裡驟逢巨變，此時身心憔悴，她見到要給兒子施治，強撐著打顫的胳膊要從地上起來，施嫂子見了把她扶起來，圍到炕邊去看。

只見顧默默小心的舀一勺水，餵到劉天賜嘴裡，好在只是半昏迷還知道吞嚥。

康氏半坐在炕沿，身體前傾，一手抓著胸口的衣領，焦慮緊張的看著兒子。

顧默默以前沒少給蛋蛋餵飯，有經驗，此時餵得也算順利，見她餵完水，老大夫這才把參片放到孩子舌下。

屋子很小，牛大壯在顧默默開始餵水的時候就走到院子裡，好讓屋裡寬敞些。

人參或許真有奇效吧，總之過了片刻，劉天賜慢慢的睜開眼睛，尋找他娘，「娘……難受……」

康氏的眼淚刷地一下流出來，「天賜乖，娘知道，知道我兒難受。魏爺爺在這裡呢，天賜很快就能好起來。」

見這情形，顧默默也從屋裡退出來，恰好碰到牛大壯祭拜劉母出來。

「天賜病重，得讓仙逝的人早點入土為安才好。」顧默默有些憂心，她怕夏天屋

裡有個死人會傳疫病，那更是雪上加霜。

牛大壯拉住她的手，「娘子放心，為夫今天就讓劉大哥安葬劉大娘。」

「把煎好的藥端進來。」老大夫在屋裡揚聲道。

「來了。」葛嫂子一邊應聲，一邊端著晾好的藥進屋。

屋裡地方太小，只留下施嫂子和康氏照顧劉天賜，老大夫也出來了，幾個人站在柳樹下相視一眼，都仰頭去看這棵五六丈高的旱柳，忍不住有些唏噓。

「小老兒拜見將軍、宜人。」

還在看樹的顧默默連忙回頭，就見牛大壯正在攏扶老人家。

「老先生德高望重，不必行此大禮。」

「將軍在邊境以身誘敵，保我大治百姓安寧，小老兒一拜心甘情願。」老大夫嚴肅的說完，轉向顧默默時卻多了兩分笑意，「宜人這糖鹽混水的法子，可有什麼講究忌諱？」

顧默默明白老人家是癡迷救人之術，於是溫和的笑道：「這糖鹽水並不能治病，只是急性腹瀉太厲害時，造成病人皮膚乾黃，眼窩下陷，口無津液，唇呈紫紅時，可以緩解一二。」說完她很認真的說：「此法雖不能治病，但是卻非常重要，老先生以後可以驗證，並且廣傳。」

老大夫點點頭，知道顧默默一番想要救人的苦心，「該如何用？」

顧默默將糖鹽水比例告訴對方，又說明一天視情況補充三到五次。

「天賜怎麼樣了？」門外奔進來臉色焦灼的劉佩。

院子裡的人回頭望，屋裡的施嫂子笑著出來說：「劉大嫂正給天賜搗涼呢，天賜嚷著難受。」

雖然聲音很弱，雖然還是蔫不拉嘅，但總有活著的希望不是？

劉佩一瞬間臉上浮現喜色，他急忙要進屋裡去看看，卻被顧默默攔住。

「劉大哥還是梳洗一番再進去，劉大嫂已經很憔悴，讓孩子看到精神鮮亮的爹才有好心情。」

「好好好。」

於是劉佩麻利的一番洗臉梳頭，又整理好衣裳，按著顧默默說的，笑咪咪的進了屋子。「天賜。」

劉天賜慢慢的轉過頭，「爹……難受……」

劉佩笑著說：「魏爺爺說明天就好些了，以後可不能貪涼。」

「奶奶呢……天賜難受她都不來看……」

劉佩喉頭哽了一下，強笑著說：「還不是為了你，奶奶在她屋裡都動不了身，等天賜好了就去看她。」

「好……」正說著天賜忽然變了臉色，「娘，我要拉……」不待說完身下就濕了一灘。

康氏連忙給他換衣服收拾。

劉佩忍了忍才穩住臉色沒變，硬笑著對康氏說：「妳收拾收拾，我出去招呼魏老先生和客人。」說完就轉身出屋，一出屋臉色急變，直奔到老大夫面前。

「先生，又拉了。」低低的聲音裡說不出的惶恐。

老大夫拍拍他的肩膀安慰，「本來就沒好，不妨事，老夫去看看。對了，宜人，是否要再喝糖鹽水？」

顧默默並不是學醫的，她心裡也沒有把握，但她並沒有把這種無措顯露出來，旁人看起來像是在鎮定的思索。

不過其他人沒發現，牛大壯卻能看出來，他握住顧默默汗濕的手，眼神鎮定的看著她。

顧默默定定神，笑著看了自家夫君一眼，拿定主意說道：「我來調配，再喝一碗。」

日頭慢慢偏向西山，自從劉天賜再喝了大半碗糖鹽水後，應該是止瀉藥起了作用，他一個時辰只拉了兩次。

在院子裡苦等的人，早就被曬得通紅，而劉母也在牛大壯的勸說下，被劉佩悄悄的入殮運往墳地埋了。

牛大壯心疼的給顧默默打著傘，看著她紅彤彤的臉說：「為夫給娘子雇車，先回去吧？」

顧默默笑笑，扯出帕子遞給他擦汗珠，「妾身心裡有數，再等一會兒，急病來得快去得也快。」

屋裡，劉天賜軟綿綿的說：「娘……餓……」

康氏聽了簡直如聽綸音佛語一般，「娘去做，天賜我兒想吃什麼娘都做！」

只是最終卻並沒有如劉天賜的思想吃什麼給他吃什麼，顧默默說熬些稀麵糊，或者米糊加些糖鹽，給他吃上三日。

劉天賜這幾日裡雖吃不開心，到底保住一條小命。

那根人參還剩下不少，鑒於老大夫經常給乞兒胡同和附近的窮人看診，最後顧默默把它贈予他，用來救命。

劉家兩口子對牛大壯夫妻的感恩沒法用話語來形容，待劉天賜好轉些後，夫婦倆一起來到頂銀胡同，見到牛大壯和顧默默滿臉感激的雙雙跪倒。

牛大壯和顧默默要扶，劉佩眼神定定的看著牛大壯，說：「恩公要是想讓我好過，就讓我夫妻二人跪著說。」

牛大壯和顧默默無奈相視一眼，一起後退幾步站好。

劉佩雙手抱拳，道：「將軍與夫人救了天賜，對我劉家恩同再造，此生但有機會，愚夫妻粉身碎骨定當報答。」說完他領著妻子認真的三叩首。

臨別時，康氏又給顧默默行了大禮，「民婦無知淺薄，那一日急不擇言，對不住宜人，這一生要是還不了宜人的大恩，下輩子做牛做馬也一定報答宜人。」再抬頭已是滿臉淚水。

劉佩確實是條漢子，明明貧困卻還記得欠下的人參債，從此以後每個月來還一兩銀子，顧默默極力阻止。

「宜人不必阻攔，欠債還錢天經地義，每月一兩雖慢，我還不完還有我兒子，我們劉家從不做不認帳的事。」

「劉大哥何必如此，那人參大半都被我送給了魏老先生。」

「贈予魏老先生救命，也是愚夫妻想要行善積德。」

最後顧默默決定，讓劉佩還一百兩即可。

這樣也好，原本顧默默還擔心他們隨意做好事會引來麻煩，有了這一百兩的債務，也不會被人當做濫好人盯上。

這邊事情了結，顧默默執起畫筆，她要把那把彎刀贖回來。

不過這一次她不再畫寫意的人物花鳥，京城她也來了幾個月，書畫店也經常去轉轉，太平日久，人們大多喜歡工筆且看起來富貴華麗的畫。

她換上俐落的窄袖衫褲，一頭烏髮束緊全部包在布巾裡，手執小葉筋筆站在書桌前開始白描。

她打算先畫四幅半身高，工筆重彩的美人像，分別是《西施浣紗》、《昭君出塞》、《貂蟬拜月》、《貴妃醉酒》。

工筆畫首先選紙不同於寫意，用的是熟宣或者熟絹，取其色彩不易渲染，而工筆人物第一考的便是白描功底，顧默默前世的爺爺擅長青綠山水畫，白描功底相當深厚，顧默默從小沒少練習，筆力也是非常不錯。

牛大壯下值回來正是一日當中最熱的時候，家裡的孩子大人午飯後都在小憩，顧默默卻還在一絲不苟的畫著。

屋裡沒有一絲風，她高高的挽起袖子，露出潔白似玉的胳膊，額上鼻尖的汗要經常擦拭，否則掉到畫上就糟糕了。

牛大壯知道自己娘子有一手好畫工，卻是第一次見到顧默默線描，他不過是個門外漢，卻也覺得驚歎不已，他不知道可以說「線條流暢、衣帶當風、翩若驚鴻、宛若游龍」，他就覺得那些線條一絲絲一縷縷，彷彿真的在隨風飄動。

他沒有驚動顧默默或者其他人，悄悄的去井邊打水梳洗，因為顧默默討厭邋遢，也不喜歡汗味。

然後他回到書房拿起蒲扇，看到顧默默停筆思索，走過去悄悄的幫她搗風，之所以選她停手之時過來，是怕萬一驚到她一個手抖，半天功夫不就白費了。

感到陣陣涼風，顧默默回過頭看見牛大壯，笑著說：「你回來了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別搗了，這樣我容易分神。」

「那為夫小小力的搗。」牛大壯心疼的看著顧默默拿起帕子擦汗。

顧默默想了想，笑著說：「井水冰涼，不如你打些水，把這磚地濕一濕。」

牛大壯眼睛一亮，他也想到一個辦法。

待牛大壯給屋裡灑了水，顧默默重新執起畫筆，屋裡的地面濕濕的，帶起一點涼意。

屋外房頂上，牛大壯正小心的不弄出聲音，把一桶桶涼森森的井水潑在屋頂上。想著他大熱天上上下下悄悄地搗鼓，顧默默抿唇笑笑，然後收斂心思作畫。

這幾日牛大壯天天盼著下雨，可惜每天都是萬里無雲，無垠的天空只有一輪明晃晃刺眼的太陽，連藍天都被曬成淺色，地上更是一絲風都沒有。

每天下值回到家第一件事，就是悄無聲息的給屋頂倒水，本來他有兩個親兵可以來做此事，但牛大壯怕他們弄出聲響會驚到娘子。

已經五天了，顧默默第一幅畫才快要收尾，牛大壯每每忙完就會悄悄地在旁邊看，看著顧默默手執極細的筆，一點點勾勒，他終於知道那看起來自然而然，像是真的長出來的烏黑蓬鬆的頭髮是怎麼來的——

先用細筆把一根根頭髮用極淺的墨畫出來，等乾了再用稍微重點的墨用中白雲毛筆渲染，乾了再用細筆把一根根頭髮用稍重點的墨畫出來，再乾了再用重一些的墨用中白雲毛筆渲染……如此反覆七八次才成。

一絲絲一縷縷，牛大壯每每看著顧默默全神貫注在紙筆上，額頭鼻尖的汗珠一點點沁出來，就覺得又心疼又驕傲：這是我的娘子，世上最好的娘子，心疼我的娘子，這些畫便是娘子心疼我的證明。

「娘子。」

後半夜又被牛大壯偷到西屋的顧默默懶懶的閉著眼睛，任由牛大壯給她打扇。

看著慵懶的娘子，牛大壯嘴角、眼裡全是愛意。

「娘子，明天為夫就要去親衛營操練，娘子在家不要太勞累，三月為期時間還很多，娘子早晚動筆就行……」牛大壯有點臉紅，「娘子在家熱到累到，為夫都會心疼的，為夫捨不得。」

他有些忐忑的等顧默默回覆。娘子肯為他這樣辛苦，定是心疼他，娘子會不會已經喜歡上他了？牛大壯傻笑。

「你到底還搗不搗？不搗滾一邊去，熱死了，還有我要睡覺，不許吵了。」顧默默說完翻了個身睡著了，留下牛大壯僵硬在原地。

牛大壯在顧默默這裡黑歷史太多，所以，也不能怪她壓根沒體會到他羞澀糾結的「少男心」。

不過牛大壯是誰啊，不一會兒就滿血復活殷勤的給娘子搗風。嘿嘿，娘子已經這麼心疼我，總有一天會喜歡我的。

用了將近四十天，顧默默終於完成了四幅工筆重彩美人圖，一幅沒骨牡丹，等到牛大壯休沐，夫妻倆一起去字畫店賣畫。

他們照舊沒有選京城最大最高檔的字畫店，而是選中一家中等偏上、叫「集風閣」的店，一樓青石鋪地，紅柱支撐，店面寬廣明亮又通風。

店裡三五個衣著不俗的散客正在品評，夥計殷勤的捧著些畫卷在旁邊等人鑒賞。知道這夫妻兩人是來賣畫的，夥計也不見鄙夷，依然滿臉笑容的引上二樓。

二樓分成一間間雅室，門窗上皆是鏤雕的梅蘭竹菊，用輕紗糊了，隱隱約約透出點若有若無的清香。

夥計一直領著牛大壯夫婦到了最盡頭的屋子前，恭敬地敲門，「掌櫃的，有一男一女兩夫妻來送畫。」

「請進來。」屋裡傳來一道沉穩的聲音。

推門進去卻見有三個人，一個斯文的青年，一位五十餘歲的老者，一個儒雅的中年男子。

那男子笑著抱拳，「想來是賢伉儷想要送畫。」

牛大壯不著痕跡的擋在顧默默和那青年之間，這種小白臉最會帶壞小娘子，雖然他是很放心自家娘子，想到這裡，牛大壯覺得自家娘子還是要更潑辣點才好。

顧默默體會不到牛大壯複雜拐彎的心思，她從牛大壯身後站出來笑著說：「是，掌櫃的可要看看？」

屋裡三人先是驚訝於顧默默的美麗，顧默默的美原本就在於清婉到極致，現在多了自信，則變成了明麗，一雙眼睛清澈有神，神色從容自在。

掌櫃的奇怪她為何沒有屈膝答話，不過京裡很多事不好說，也許人家有什麼來歷呢，「這位娘子打開看看。」

顧默默小心的拿出四美圖之一《西施浣紗》，慢慢的鋪到桌上。

這幾幅畫依然沒有裝裱，甚至這一次連落款都沒有。大片的墨荷淺粉的荷花間，池水清澈，一個鵝黃上襦的少女半跪在河邊，裙裾飄逸，旁邊是一盆正在浣洗的輕紗，一半在盆裡，一半散落在淺淺的草地上。

那少女並不去關心要浣洗的輕紗，只是淺淺探出上半身，雙臂抬起衣袖滑落，露出潔白潤澤的小臂，給自己臨水簪花。她眼神明亮，臉上的笑容活潑俏麗，正是還沒有被奉獻到吳國、無憂無慮的明媚少女——西施。

畫一展開，屋裡的三個人驚訝得圍著只看不說，單論筆力、著色、構圖、意態，在這京城也算得上等，可比之好的也不是找不到，但是有一點這京城裡怕是沒人做得到，就是這少女骨骼勻稱，肌膚飽滿，似是隨時能從畫中走出。

國畫講究的是意境意趣，所以常常造成人物失真，顧默默為了與眾不同，把西方畫的技法運用進去，因此這幅畫不僅有國畫的意境意趣，更兼之人物寫實，栩栩如生。

那青年看了半晌，忍不住想要去碰碰畫中少女的胳膊，看是不是溫暖柔軟的？

「子瞻。」老者淡淡的喊了一聲，那青年訝訝的收回手指。

「小娘子的其他畫作也請拿出一觀。」掌櫃的震驚過後，很快恢復笑容。

其他幾幅美人圖自然也毫不遜色，月下的貂蟬纖細、哀婉、決絕；荒涼的大漠邊上，遠處是綿延的山脈，麗人懷抱琵琶，一身大紅的披風回首望故鄉，眼裡多少鄉愁卻身姿凜冽，有著報國為家的大義。

最濃豔的是貴妃醉酒，華清池上水煙嫋嫋，遠處的簾幕重重疊疊，一個絕色美人泡在溫泉裡，圓潤的臂膀似玉雕卻多了幾分飽滿，似雪凝但多了幾分柔軟，雙臂半伏在池邊，美人輕枕芙蓉面，雙頰嫣紅美目輕闔，唇角還帶著慵懶的笑意，池邊的玉盤裡放著玉壺酒杯，靠近美人的那一只酒杯隨意的橫在池邊，水波蕩漾幾朵豔紅的玫瑰，輕輕倚在美人沒入水中的胸前。

那位老者一一看過，越看越激動，「敢問小娘子，作畫的是何人？」

顧默默笑著回道：「山野之人不提也罷。」說完又把最後一副沒骨牡丹《滿堂春》展示出來。

這幅牡丹不說色彩明亮、花瓣舒展，只一樣這花瓣「薄、透、輕」便是一絕，老人看得實在愛不釋手。

「不瞞小娘子，老夫是宮中御用畫師張亞子，實在想和這作畫之人暢談一二，不知小娘子可否代為引見？」

若論品級自然顧默默高出御用畫師太多，不過單從畫論，他卻是前輩。顧默默笑著微微屈膝，「實在是不方便，抱歉。」

牡丹花瓣要做到薄、透、輕倒是可以教，西方畫技要怎麼說？

無緣得見高人，讓老者惋惜不已。

旁邊的青年看到師傅如此可惜，忍不住說道：「雖然有些無禮，但是家師的願望，小輩還是想要完成一二。」

這青年是巨賈之後，酷愛繪畫，拜在御用畫師張亞子門下，如今見師傅失望，忍不住出來說話。

「小可願出五百兩白銀，求得高人一見。」

「抱歉。」顧默默淺淺的笑，心裡有些後悔，已經特意沒找最好的字畫店，怎麼還會引來這樣的麻煩，早知道還不如隨意多畫些來賣。

無緣一見高人，最後老者無奈用自己的畫作，賣出千兩白銀再買走了顧默默的畫。

牛大壯執意先把顧默默送回家，這才揣著千兩銀票去贖回彎刀。

第二十一章 宮中作畫

了了一樁心事，還能給家裡多存些銀子，顧默默享受這一個多月以來難得的輕鬆。她讓冷嫂子提出井裡湃的西瓜，留了一些給牛大壯繼續湃著，剩下的幾個人則分了各自回屋吃。

因為顧默默一直要靜心作畫，蛋蛋好些日子沒有親近自己的娘，這會兒便有些撒嬌。「娘。」

蛋蛋已經五歲半了，最近個子又竄高些，不過依舊非常白嫩漂亮。顧默默俯下身「啵」的親了一下，抱起他放到椅子上。

冷氏是個心思細的，她把西瓜切成小塊裝到碗裡放了銀叉，顧默默母子倆笑著吃西瓜。又涼又甜，母子倆的眼睛笑得彎彎的。

「娘子！」牛大壯興沖沖的抱著兩個錦盒進了正屋，「看，為夫給妳買了什麼。」顧默默笑著說：「你先去洗洗，井裡還給你留著西瓜。」

「好。」牛大壯放下盒子和彎刀去打水梳洗。

顧默默收拾好彎刀，也領著蛋蛋一起洗了手，順道幫牛大壯把西瓜切了，端回屋裡。

「娘子，妳看，這些日子娘子辛苦了，為夫特意買了新首飾給娘子。」牛大壯還是一副興高采烈等表揚的樣子。

顧默默看到盒子裡的東西，端著西瓜的動作一滯，旁邊的蛋蛋感覺到了，走到桌

邊踮起腳尖看。

「兒子看，漂亮吧？」牛大壯見蛋蛋有興趣，特意把盒子拿到他面前給他看。蛋蛋看了一下，只覺得明晃晃的讓人眼花繚亂。他抿了抿唇，無聲的出屋去找周和，直覺自己的爹要糟。

蛋蛋面無表情地走了，牛大壯也不在意，樂呵呵的把錦盒捧到顧默默面前，「娘子喜歡嗎？都是為夫特意挑的。」

顧默默吸了吸氣，把西瓜盤放到桌上，淡笑著從錦盒裡拿出一支小碗大的金牡丹髮簪，牡丹花瓣都用金箔打造，中間用金線串著些碎紅寶做成花蕊，漂亮富貴。還有一個金鑲寶四季花鉗，金色的海棠花中間鑲嵌著半個小指肚大小的紅寶石、藍寶石、綠寶石。

「娘子……」牛大壯又神祕兮兮的從懷裡掏出一支羊脂玉雕白蘭花做簪頭的金簪，遞給顧默默。

這支簪子很是小巧，含苞待放的玉蘭花不足一寸，打了鏤空的金簪做底托，羊脂玉細膩白潤，雕工流暢自然，顧默默點點頭，順手插在髮間。

牛大壯見顧默默喜歡，更是喜不自禁的打開另一個錦盒，「娘子喜歡玉的，這裡還有白玉金蟬蟲草簪。」

顧默默笑著點頭，不錯，白玉雕成的葉子中間有一隻活靈活現的金蟬。

娘子笑著點頭啦！牛大壯又笑嘻嘻的拿出一支簪子說道：「金鑲寶的蜘蛛簪。」

顧默默繼續笑著點頭，不錯，大拇指大的藍寶石做肚子，小拇指大的紅寶石做頭，還焊了兩隻小眼睛，八根粗些的金線做蜘蛛腿。

「還有金鑲水滴形紫水晶耳墜。」

顧默默保持笑容地點頭，紫水晶上頭還別出心裁的晃著幾片小小的金葉子。

「還有這一副金墜白玉葫蘆，剩下這幾副丁香金耳璫，是店家看為夫買得多送的。」牛大壯笑得見牙不見眼，一副「娘子快誇我」的樣子。

呵呵呵，顧默默笑著把牛大壯手上的東西接過來放到盒子裡裝好，收進櫃子裡。

「四百兩當了一個半月，合計本息四百九十兩，一千兩還剩五百一十兩。」顧默默笑著走近牛大壯，「敢問夫君，如今還剩下多少？」

牛大壯連忙從腰間解下荷包，遞給顧默默，「還剩下五兩八錢，為夫和店家講價，他們多找回兩錢所以是六兩，加上娘子給的零花一共十三兩四……疼疼疼，娘子快鬆手……」

鬆手？顧默默快氣爆了，五百一十兩花掉五百多兩！她忍不住擰著牛大壯的耳朵轉圈。

「疼疼，娘子好疼啊……」牛大壯半彎著腰，兩隻手虛虛的護著耳朵。

有老娘的心疼嗎？雖然不在意銀子，可那是辛苦了幾十天掙來的，顧默默本還打算先攢起來以防萬一呢。

「娘子……娘子這麼漂亮卻沒有像樣的首飾，都是為夫掙不來錢，太窮了……」牛大壯不喊疼了，語氣裡滿是沮喪。「這一次雖然都是娘子掙的錢，可是為夫還是全部買成首飾。為夫知道這樣不對，不過就算這樣，為夫也想讓娘子有襯得上

娘子美貌的首飾。」

說完越發垂頭喪氣，「店裡的首飾都很漂亮，可惜為夫沒錢買，對不起娘子。」

顧默默的手慢慢鬆了，這個……笨蛋。「下次不許……算了沒下次了，吃西瓜，涼的。」

娘子真好。牛大壯心裡樂開了花，面上卻委屈的說：「為夫耳朵又燒又疼……」

顧默默一看，果然整個耳朵紅得能滴血。

「娘子，給為夫吹吹吧，妳都給蛋蛋吹。」

確實紅得可憐，顧默默踮起腳尖輕輕的吹了幾口。

牛大壯幸福的瞇起眼睛，「娘子給為夫親親吧，親親就不疼了。」

得寸進尺！顧默默冷冷的問：「西瓜你還吃不？不吃我端走了。」

「吃吃吃。」牛大壯討好的對顧默默笑笑，坐下後老實的吃又涼又甜的西瓜。

伏天雖然過去，八月的太陽依然很熱，但是畢竟過了處暑，早晚涼快些的時候，顧默默會畫點東西，換些銀子回來。

這一天傍晚，顧默默坐在泡桐樹下，一邊給給蛋蛋、周和讀畫冊，一邊等牛大壯回來吃晚飯。

「娘子，貴妃宣妳明日進宮。」太陽將要落山的時候，牛大壯面無表情的回來了。八月二十八日是陳貴妃三十五歲千秋，承平帝讓畫師畫下芳容，做個留念。宮廷御用的畫師自然都是國手，貴妃也沒有什麼不滿意的，只可惜張亞子看著一眾畫稿歎息，說道有這樣一位異士畫人神形兼備，只可惜不知是何方神聖。

承平帝閒來無事，便看了張亞子呈獻的畫作，讚歎不已，陳貴妃也是心動，央求承平帝尋找這位異士。只是不等承平帝下旨，張亞子便看到來當差的牛大壯，牛大壯眼見瞞不了，只好供出畫便是顧默默所畫，於是就有了貴妃娘娘宣召顧默默一事。

「娘子，那位貴妃……」牛大壯皺眉。

「先去找阿蠻洗洗手，準備吃飯。」顧默默拍拍兩個孩子笑著說，然後又抬頭對牛大壯說：「你也去洗洗，先吃飯。」

牛大壯的話不用說完她也明白，他們兩口子在張婉兒的事情上打了陳貴妃的臉，只怕陳貴妃會刻意刁難。

想到張婉兒，顧默默也是歎息，那姑娘現在還不大，不過十六左右。大治男女結婚年齡相對其他朝代晚一些，因此張婉兒現在不要緊，可是再兩年過了十八就有問題了，顧默默也不忍心看小姑娘蹉跎青春。

這一夜，牛大壯沒有在後半夜去偷顧默默，因為他怕娘子睡不好，第二天出岔子。因為不是朝見，顧默默沒按品級裝扮，只是家常出門時的新羅裙：米白色暗紋窄袖上衫，淺橘色下裙，腰間繫著白玉雙環如意條，腳上繡梅花月牙緞鞋，單螺髻上只插了一根白玉蘭花，頰邊是白玉葫蘆耳墜輕晃，打扮得既不失禮，也不顯眼。

「娘子看起來真賢淑，為夫喜歡。」牛大壯憨憨的笑。

顧默默白他一眼，坐進雇來的馬車裡，牛大壯騎馬在外邊隨行——這也是貴妃的好意，既然兩口子都要來，那就一起來好了。不過這好意到底是為著什麼，恐怕只有當事人才知道了。

到了宮裡，有宮女領著顧默默去觀見貴妃，牛大壯則去另外的地方和手下會合。

「臣婦武德將軍牛大壯之妻顧氏，叩見貴妃娘娘千歲千歲千千歲。」一路跟著宮娥低頭到了長寧宮偏殿，顧默默依禮跪拜，然後她聽到上面傳來和煦如春風的聲音——

「牛宜人快快請起，這樣熱的天氣，為了本宮一點小事麻煩宜人。」

顧默默依制行完禮，這才站起身半低頭答話道：「一點微末技藝，能得貴妃娘娘青眼是臣婦的福分。」

「呵呵呵。」座上傳來一陣悅耳的笑聲，陳貴妃笑著說：「牛宜人只看身形裝扮，也是一位婉約賢淑的女子，怎麼到牛將軍嘴裡卻甚是善妒？」

顧默默唇邊掛起微笑，「臣婦並不善妒……」

正說著，承平帝領著一千太監宮女及牛大壯走進來。

「陛下駕到。」一聲尖細的嗓音響起。

貴妃走下座位接駕，顧默默轉身面對聖駕，低頭跪好。

「臣妾參見陛下。」

「臣婦叩見陛下。」

承平帝笑著揮手，「都起來吧，不必多禮，愛妃在和牛宜人聊些什麼？」

帝妃攜手坐上正位，顧默默禮畢半低著頭站到一旁。

陳貴妃笑得溫婉，她看向牛大壯揶揄道：「宜人剛才親口說了她不善妒，牛將軍當面欺君該當何罪？」

承平帝當然不會為這件事治牛大壯的罪，陳貴妃說這個也不過是想待會兒放過他時賣個人情，牛大壯自然也明白，他憨憨的撓撓後腦杓正要說話，顧默默卻上一步屈膝，恭敬的開口——

「臣婦從不妒忌，成親時將軍答應臣婦，此生只得臣婦一人。」她微微的笑道：

「君子一言駟馬難追，他既應承臣婦，自當做到。」

陳貴妃舉袖掩口笑道：「這妳也信？」

「臣婦信，再說他若是真的背信棄義……」

顧默默笑著微微抬頭看向牛大壯，看得牛大壯打了一個激靈直接說：「娘子，為夫錯了，再也不敢了。」

這話接得太順，殿裡的人先是一愣，然後承平帝和陳貴妃一起笑。

承平帝問道：「牛愛卿這話說得很順口，莫非平日裡常說？」

牛大壯撓撓後腦杓憨笑著說：「在親衛營操練不說，在宮裡當差見不到娘子不說，其他時候嘛……」他認真的想了想說道：「要是陪娘子上街不犯錯，一路上就說得少，在家裡……」他不好意思的低下頭笑笑，「大概一天說個七八次到十次吧，不算太多。」

承平帝無語：在親衛營和宮裡見不到你娘子，你跟誰說？一天說十次還不多？

陳貴妃聽完先是好笑，然後是不可遏制的從心底深深的羨慕，有一個男人這樣把女人放在心尖上，什麼都肯聽，不管什麼事都先認錯，不在乎自己的面子，該是多麼幸福。

顧默默要是知道陳貴妃的想法就會翻白眼，知道這混蛋一天圍著人有多愛耍賤嗎？提起牛大壯嘴賤、手賤，哪裡都賤，顧默默恨不得捏死他。可惜她不知道陳貴妃想什麼，所以且讓貴妃娘娘羨慕吧。

「宜人剛才還沒說完，若是牛將軍真的背信棄義，該當如何？」陳貴妃笑著問道。顧默默半低頭轉身，站好先屈膝，然後笑著答話，「若是言而無信，臣婦就閹了他，送到宮裡一心伺候陛下。」

牛大壯聽了下意識的夾緊雙腿，承平帝沒想到這樣一個纖細的女子能笑著說出這樣的狠話，回頭看見自己的將軍夾腿的樣子，實在是嫌棄，真沒出息呢。

陳貴妃噎了一下，她沒想到顧默默竟然這麼剽悍，不過她發現自己有些欣賞眼前的女子。女人合該如此，何必忍氣吞聲的讓自己不痛快。

「宜人實在有趣，抬起頭讓本宮看看，什麼樣的女子這般潑辣。」

顧默默面帶三分淺笑，微微抬起下顎，眼睛只往上掃了一眼便看向陳貴妃的裙角，雖然只是掃了一眼，顧默默卻不得不讚歎帝妃都是好相貌。

承平帝六十有七，但因保養得宜，看起來不過五十餘歲的樣子，頭髮依舊黑多白少，細長臉眼清鼻正，幾縷輕鬚，身材端直。

陳貴妃看起來二十六七的樣子，肌膚白嫩沒有一點瑕疵，三千青絲鬆鬆的挽著，鵝蛋臉秋水眸，眉目含情神態溫婉，端的是一位傾國傾城的美人。

陳貴妃從沒想過顧默默會是個什麼樣的長相，因為這對她一點也不重要，所以沒想到竟是這樣的一位絕色女子。

剛才顧默默抬頭不過是驚鴻一瞥，但她依然能看出，她雙眼似寒星似秋水，清亮照人。

陳貴妃的美是一種金鑲玉的美，是皇家供養出來一種溫潤尊貴的美，顧默默的美是一種青山綠水的美，清麗脫俗；貴妃的美可以用於觀賞，顧默默的美則讓人心眼明亮。

「本宮算是明白，為什麼牛將軍一生只要一人，實在是牛宜人有傾國容顏。」陳貴妃笑著說道。

顧默默很想接一句——那請貴妃收回成命，放張小姐自由，不過沒忘記牛大壯已經碰過一回釘子了，要是再讓貴妃不爽，誰知道會怎樣。她心裡暗歎，言笑晏晏的陳貴妃，可還記得張二小姐？

說了幾句話，承平帝去寢宮午憩，顧默默則鋪開宮人準備好的熟絹開始作畫。

這位貴妃不論她有何種心思，也不論她私底下面目如何，單看表面實在是一位會替人著想的美人。

長時間一動不動的擺一個姿勢，這位娘娘沒有一絲一毫的不耐煩，反倒一直靜靜的不動，給顧默默少了很多麻煩，也讓她心生警惕，這位美人很聰明也很有耐心，怕是不好對付。

正是一天正熱的時候，殿外連知了都靜悄悄的藏起來，殿內卻甚是清爽宜人。因為承平帝多年不再選秀，後宮嬪妃所剩不多，中宮不在，所以內務府對貴妃這一處供給十分富餘，別的不說，光是冰塊就能隨意取用，陳貴妃說是怕熱著牛宜人，給顧默默左右又各放了一架冰山，讓宮娥遠遠的輕撾。

整個夏季，今天是顧默默過得最涼爽的一天。

過了大半個時辰，初稿完成，陳貴妃起身來看，恰好承平帝午憩結束也一起來看，以初稿來說，外行能看出門道的實在不多，不過身形確實和陳貴妃極為相似。

「不知道太子今天過來不？朕的許多皇子公主唯他文武雙全、博學多才，尤善品畫。」

陳貴妃笑吟吟的說：「太子為長又自幼上進，才能讓陛下託付萬里江山，在後宮安心休養。」

顧默默品了品陳貴妃的話，話沒錯可是聽久了當事人怕是要不舒服。她正在想著，忽然太監傳稟道——

「太子殿下覲見皇帝陛下。」

「宣。」承平帝說完，笑著轉身坐回上位。

「兒臣參見父皇萬歲萬歲萬萬歲。」太子帶著幾個太監進來，撩袍單膝跪倒。

「起吧。」承平帝笑著說。

「謝父皇。」

「臣妾見過太子殿下。」待太子站直身體，陳貴妃笑著微微屈膝問好。

太子側身避過，抱拳笑著說：「陳母妃多禮。」

然後才是屋裡其他人給太子開始見禮。顧默默悄悄看了一眼太子，是位端正和氣的中年男子。

承平帝先沒問太子來是什麼事，逕自說：「太子來得正好，看看這幅初稿筆力如何。」

太子一向端方孝順，雖然有事也先按捺下來，先來看顧默默的初稿。他凝神看了一會兒，評道：「技法嫻熟，筆法順暢，用筆精湛，線條流暢自然，於柔細中見挺拔，於清麗中見遒勁。」他猶豫了一下接著說道：「看筆意大半是女子所畫，此畫單論技法也屬上品，不過這繪形卻前所未見，非常形似真人。」

陳貴妃笑道：「果然如陛下所說，太子最善品畫，此畫是牛將軍的娘子所作。」太子聞言看了一眼，早就注意到這陌生美人，心裡暗道：原來這就是牛家娘子，生得何止容顏姣好，已經算得上是絕色。

顧默默聽到陳貴妃提到她，向太子低頭屈膝。

太子淡笑，「牛宜人，這人物形似至此，本宮倒是未曾見過。」

顧默默再次屈膝答道：「只是無事時自己琢磨，本來難登大雅之堂，不過是貴妃娘娘垂愛罷了。」

太子聞言點點頭，不再說什麼，轉向承平帝，「兒臣有事啟稟父皇。」

殿裡其他人知趣的行禮，一一退下。

原來今年韃靼納貢朝賀的使者快要進京，太子希望承平帝能親自接見，以顯大治

國威。這也是承平帝多年來放心太子的原因，太子從來不會架空皇帝的權力，處置國家大事也向來穩妥。

回去的時候，顧默默側坐在馬上，牛大壯牽著馬走。

「太子殿下很尊重貴妃娘娘。」顧默默忽然說道。

「貴妃娘娘盡心盡力照顧陛下十餘載，讓太子殿下可以安心國事，所以太子殿下一向很尊重貴妃娘娘。」

夫妻倆一個在馬上一個在馬下，心裡卻是同一個心思：貴妃恐怕是潛伏伺機，太子毫不防備。

而宮裡陳貴妃正笑著對她的奶娘說：「本宮今天見到一個有趣的女子，一言不合就要闖了男人，夠氣派。」

「娘娘喜歡，可以常召來宮中作伴。」李氏笑得慈和。

「一個無足輕重的婦人罷了，本宮不想別人知道本宮的喜好，不必了。」陳貴妃輕彈指甲，彷彿顧默默微不足道的好似指尖的輕塵。

*牛大壯一心想跟顧默默培養感情，只是韃靼使團來訪、牛三旺一家來京城找麻煩，他們會如何出手打得對方無法還手？顧默默的往事又會扯出什麼問題？更多精彩內容請見藍海系列 E40702 《畫財有道》· 下